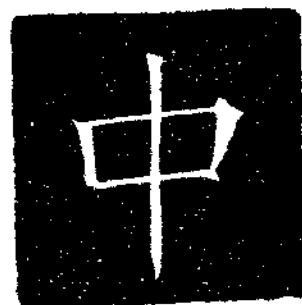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證民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中和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



藏書館北平立國

開 灤 礦 務 總 局



烟煤、魚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經理耀華機器
 製造玻璃公司
 所出著名耀華
 白片玻璃

局 址

天津英租界咪哆士道廿號

電 話

三三九一號

總局

三二六六號

天津售品處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本刊第一卷要目(一)

第一期

新學篇	荀鶴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	林同甫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沈雷
禹跡寺	知堂
畫談(上)	予向
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述	梁繩禪
清初東南沿海還界補考	謝剛主
中國畫之傳神術	蔡申之
吳音談	程樹德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第二期

釋站	柯昌泗
道德的原始	蒼巖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	叔子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	予向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	璞子
庚辰述往	一士
畫談(下)	予向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	茫子
雙的代價	慎言

第三期

上元燈語	仲文
河套民族變遷攷	謝剛主
圓明園之迴憶(上)	蔡申之
教育與犯罪	強立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考	盧傑
莊方耕學記	海波
漢天師世家跋(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第四期

座談日本史	錢稻孫
周廬	燕史
波蘭戰役始末記	銘
醫無閭摩崖巨手之書畫	予向
書序說	鏗齋
圓明園(中)之迴憶	蔡申之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瞿昭旂
崔東壁學記	海波
宋元間一段詩史	程樹德
日內瓦	蕭伯納著 白林譯

本刊第一卷要目(二)

第五期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繩禪
 王爾德文論……昭言
 英國農村問題……望生
 浙江大師佚聞(上)……予向
 訪殷墟記……故吾
 圓明園之迴憶(下)……蔡申之
 程讓堂學記……海波
 道 櫛……燕史

第六期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望生
 內閣談……一士
 炒栗子……知堂
 浙江大師佚聞(下)……予向
 童謠篇……方紀生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海波
 關於日記……止 歧

第七期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
 讀老老恒言……知堂
 中國園林建築……王璞子
 龍鳳印談……予向
 罌 粟……抑 吾
 張起菴學記……海波
 釋兒與子……徐知白
 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第八期

弔上虞羅先生……柯昌泗
 中日文化之交流……辻善之助著
 愈理初卒後……紀 生
 百年紀念……稼 江
 德蘇訂約珍聞……陳同富
 譚 壘……王璞子
 道光朝銀荒問題……太平人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陳 陸
 圓明餘憶……抽 菴
 南屋述聞(上)……水 東
 花 鹽

本刊第一卷要目(三)

第九期

- 鄭康成卒後千七百四十年紀念……………希 鄭
- 中日文化之交流(二)……………辻善之助著 紀 生譯
- 關於楊大猷……………知 堂
- 阮文達事述……………仰 彌
- 印林清話(上)……………娛 堪
- 藏園叢書題記……………藏 園
- 南屋述聞(下)……………水東花隱

第十期

- 舊畿水利述……………蔡申之
-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林 栖
- 故唐律疏義非永徽律疏……………袁仲燦
- 樞曹追憶……………呂允甫
- 天和閣聯話……………慎 言
- 中日文化之交流(三)……………辻善之助著 紀 生譯
- 印林清話(下)……………娛 堪
- 雪橋自訂年譜(一)……………楊鍾羲

第十一期

- 歐洲新秩序觀……………同 甫
- 中國溝渠史料……………盧 傑
- 科舉概詠……………才 厂
- 周秦印談……………予 向
- 記清代則例……………曹宗儒
- 小來禽館帖跋……………勺 圃
- 舊畿水利述(二)……………蔡申之
- 小泉八雲贅記……………丁 仁
- 雪橋自訂年譜(二)……………楊鍾羲

第十二期

- 焦理堂卒後百二十年紀念……………荀 生
- 釋儼……………予 向
- 撒豆……………知 堂
- 顧亭林集徵獻……………華忱之
- 鴉片戰爭之動機……………孟慶霖
- 譚龍……………徐知白
- 郭筠仙手札并跋……………楚 金
- 舊畿水利述(三)……………蔡申之
- 雪橋自訂年譜(三)……………楊鍾羲

本刊第二卷要目(一)

第一期

道光學術……………楚金
 印度的獨立問題……………望生
 釋扶桑……………陳紹帆
 庚子詩鑑(一)……………龍顧山人
 漢畫隅錄……………濱田耕作述
 劍五譯
 拳變繫日要錄(上)……………陳陸
 雲霞瑣語……………崔麟臺
 雪橋自訂年譜(四)……………楊鍾義
 趙聲伯庚子紀事長札……………
 談孽海花……………拙軒

第二期

陽識象形商受釐說……………予向
 萬葉集選譯(一)……………錢稻孫
 法屬越南……………行年
 明代北京八絕……………芸子
 詩囊碎錦……………樂靜老人
 辛巳述往……………一士
 應……………魯仁
 鼓歌……………啓埤
 庚子詩鑑(二)……………龍顧山人
 拳變繫日要錄(下)……………陳陸
 雪橋自訂年譜(五)……………楊鍾義

第三期

覃研齋師友小記……………坡鄰老人
 巴力斯坦阿猶糾紛……………望生
 之檢討
 天和閣聯話……………慎言
 萬葉集選譯(二)……………錢稻孫
 北京典當業……………桂士逸
 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五知
 交涉
 道情……………魯仁
 庚子詩鑑(三)……………龍顧山人
 天治(一)……………蔣尊禮

第四期

陳則震事輯……………謝剛主
 歐戰與蘇聯動向……………行年
 蚩尤考(上)……………孫作雲
 釋綬……………予向
 上墳船……………知堂
 萬葉集選譯(三)……………錢稻孫
 詩囊餘錦……………樂靜居士
 再談孽海花……………拙軒
 庚子詩鑑(四)……………龍顧山人
 天治(二)……………蔣尊禮



中和月刊

第二卷 第十二期 目次

圖畫

黃鶴樓

編輯前記	(一)
封神演義考證	李光壁 (四)
黃鶴樓叢話	啓 埈 (四)
林文忠遺書述	陳 陸 (五)
遼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	那波利貞著 劉德明譯 (五)
遼金土城談	崇 璋 (六)
江戶竹枝詞	龍顧山人 (六)
團練精義	治 强 (六)
近代筆記過眼錄(六)	一 士 (六)



清代州縣故事(四).....蔡申之(二〇)

別錄

天治(十).....蔣尊禱(一九)

時事叢記

吠影吠聲之美國輿論.....昭(二七)
 拿破侖征俄回憶.....建章(三〇)
 德蘇戰爭之歷史觀.....畫明(三六)
 述要(十月).....(三九)

書林偶拾

草韻辨體.....仲(三五)

專載

公餘瑣記(二).....(三七)

養和室隨筆.....渠彌(四三)

續孽海花.....燕谷老人(四四)

燕都覽古詩話.....兌之(四五)

本刊第一二卷總目索引.....(六一)

本刊代售處一覽

漢口	山西	天津	西城	北城	南城	東城	正誼商場	西單商場	東安市場
中華聯合通訊處武漢販賣部	同蒲線 大每舍	總代售處 法租界二十六號路天津書局	知行書店 成文厚	交道口亞東書局 後門爲寶書局	宜武門大街 人人書局	琉璃廠 來薰閣	隆福寺 文殿閣	永豐閣 開建書社	新智書店 佩文齋
			東方書店 亞洲書局				中華圖書社 成文厚	慎行書局 德華書社	五洲書局 五洲會記
								華鑫書社	

本刊代售

草韻辨體

此書爲明郭謨所輯。收自漢章帝以下至元朝止草體書家凡百餘人。韻以繫字。字以類從。今由丁友恭堂據明萬歷原刊本影印。線裝白紙八開本五冊。既資鑑賞。尤便利於初學應用。委託本社代售。定價每部十六元。特價十四元。願購者請從速。遲恐售罄。

黃鶴樓（乾隆刻絲天下名勝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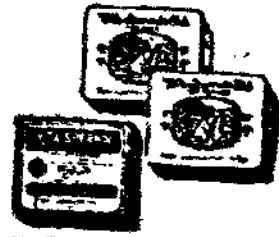



黃鶴樓（光緒辛巳未災前攝影）



Vita-Spermin

丸注射劑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本品係動物之寧元或卵巢內
 分泌與植物之維他命結晶體
 及補腦神心之精素複合製
 成有天然生理作用主治未老
 先衰腰痠背痛腦弱失眠性神
 經衰弱及婦女月經不調白帶
 不育等症靈速無比用以輔助
 戒烟尤著奇效

製監廠藥製學化誼信海上

號二八街中法津天 號九市皮西內前京北
 號八七五東路二緯路三經市南濟東山 號六八路東山島青

唯一研究經濟雜誌

中聯銀行月刊

第二卷第四期已出版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

北京西交民巷

國藝月刊

專著 考證 遊記 詩詞

筆乘 散文 藝術 戲劇

編輯 中國文藝協會

發行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本刊第二卷要目(三)

第五期

古印文字證……予 向
 菲律賓獨立的前途……望 生
 岡島冠山與中國白話文學……袁仲燦
 單肇齋師友小記補……坡鄰老人
 蚩尤考(下)……孫作雲
 程侍郎雜著輯錄……
 庚子詩鑑(五)……龍顧山人
 天治(三)……蔣尊禛
 小說偶談……蹇 農

第六期

九歌東君考……孫作雲
 石墨餘馨……俞陞雲
 陳設……王璞子
 關於紀文達……仰 彌
 時事問答……行 年
 庚子詩鑑(六)……龍顧山人
 雨(上)……徐卓羣譯
 天治(四)……蔣尊禛

第七期

古印文字證……予 向
 明湖客影錄……過 際
 萬年少與其書畫……逸 齋
 庚子役後北京城內之變遷……曹宗儒
 祁文端樞廷載筆逸稿……
 庚子詩鑑(七)……龍顧山人
 近代筆記(一)……一 士
 雨(下)……徐卓羣譯
 天治(五)……蔣尊禛

第八期

從北京之沿革觀察中國建築之進化……金
 藝苑叢鈔跋……藏 園
 巴爾幹諸國之興亡……行 年
 寶瑞臣東陵子役日記……
 耆壽民日記……
 東西兩世界……袁仲燦
 近代筆記(二)……一 士
 過眼錄(二)……一 士
 天治(六)……蔣尊禛

本刊第二卷要目(三)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魯學齋金石文跋尾……………延齡

徐榕生東陵子役日記……………

陳詒重東陵道詩註……………

讀休復居詩集……………楚金

遼幽州市容舉例……………陳陸

清代州縣故事(一)……………蔡申之

德國學術來華述略……………鄒雅南

近代筆記過眼錄(三)……………一士

天治(七)……………蔣尊禕

辛巳金石偶談……………柯昌泗

惜陰學案……………齊樹楷

治河佚談……………楚金

涼殿廣釋……………盧傑

明代地圖之研究……………青山定雄著
林絲譯

細物新箋……………

近代筆記過眼錄(四)……………一士

清代州縣故事(二)……………蔡申之

天治(八)……………蔣尊禕

遼金京城考……………周肇祥

北漢劉繼文墓誌疏要……………陳陸

太戈爾之挽歌……………望生

記陳元贊……………梁盛志

姚啓聖平臺史蹟鉤沉……………李光璧

讀鳳巢山樵集……………楚金

屠琴隔之詩與畫……………魯仁

日本儒教史……………中川久四郎著
張力溥譯

近代筆記過眼錄(五)……………一士

近代州縣故事(三)……………蔡申之

天治(九)……………蔣尊禕

編 輯 前 記

黃鶴樓勝蹟。傳於宇內。然原物已非。稽其最末被災。乃光緒辛巳之歲。距今恰六十年也。啓游君撰黃鶴樓叢話。不僅以誌撫跡懷遠之思。亦爲中國未淪古物呼籲。希讀者勿忽。並印布乾隆時刻絲及未災前攝影。俾資欣賞。

小說雖小道。而其影響於社會者則大。其內容雖不免於因襲。其描寫雖不無時代背景。然欲考察其因襲之跡與時代之關係。每難見功。李光璧君封神演義考證一文。於此二者之原委。剖析甄別。可謂盡致。

林文忠公生當承平之後。民風侈靡。鴉片流毒。已深入社會各階層。公軫痛若墜之勢。輸力掃塵。招嫉沮志。後之論者。實不勝仁去殷墟之慨。然公立功立言之旨。散見於所著各書中。而傳世者殊尠。由陳陸君林文忠公遺書述之作。亦足窺公求瘼之深慮矣。

關於遼金土城遺迹。本期又登二篇。可供研究此問題者之參印。

龍顧山人江戶竹枝詞。詠扶桑景物。爲光緒丁未所作。典雅可誦。談往者當有取焉。

如何溝通中日文化

炎

中日兩國，二千年前，已經互有往來，隋唐之際，交往更密，而中國文化之傳入日本的，亦愈見繁多。及至日本明治維新以後，中國學生到日本留學的甚衆，日本文化復傳入中國，兩國關係，益加密切。事變以來，又以溝通文化，爲建設東亞聯盟綱領之一，可見中日文化的溝通實係目下極應努力的事。茲將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史實，及溝通的方法，略舉梗概。

中日文化交流之史的考察 中日文化的交流並不是現世紀纔發生的。中國歷史久遠，自黃帝紀元以來，經過四千六百三十八年。日本自神武天皇建國，至今二千六百零一年。這當然是中國的文化較早；然而日本的確又是中國一個很早的友邦。當我國西漢的初期，由朝鮮交通中國以來，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彼此往來，已有二千餘年。自漢至六朝，中日兩國在政治上的使節常相往來，隋唐二代尤盛極一時，宋元兩朝雖然稍差，民間之交通仍繁。明清以降，直至現代，繼續着文化的交流而至於合作。日本接觸中國的文教，始於我國漢武帝時代。其後中國的儒書論語等漸由朝鮮傳入日本，因之後來才有日本的儒學。隋唐時日本人來華留學者甚多，且有日本的弘法等高僧奉命來華留學佛教以及一切學問，當時謂之「遣唐學問僧」。後來又有我國的僧人鑑真等，大弘佛教於日本，彼此相互往來；因之日本民族的佛教文化生活較中國尤爲切實而社會化。當時日本的僧侶們所由中國携歸的佛教經典以及一般儒家的典籍，藝術文字算學等傳流日本，所以歷來的儒學教育多操之於僧侶的手中。明時復有日僧桂庵等來華研究儒學，歸傳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對於這種名分義理的實學，恰又適合日本國民的性情，因之陽明的學理遂大

發揚於日本。三百年前德川時代復獎被中國的程朱之學，於是日本的儒學方得脫離佛教禪門；而且由從來在皇室和貴族階級御專用品的佛敎解放及於庶民，而進到社會的各階層。在明治維新後，既接受由基督教傳來的西洋文化，復派留學生至歐美直接採取西洋的一切學術，冶中西的文化於一爐；而成功現在的日本文化，具有現代的物資文明，而爲東方的一強盛國家。我國自清末以來，留學日本的爲數甚多，最近日本的學生來華北留學的亦日多，這也就是中日兩國的文化相互交流旋轉而融和的時期。（關於中日文化交流史事，可並參閱本刊前載中日文化之交流等文。）

今後兩國文化溝通的方法 自今以後，兩國文化的溝通，更應當竭力進行，以期發揚光大，能應時勢之需要，而樹立莊嚴璀璨的東方新文化。其應取的方法，試述大致如下：

(一) 中日兩國要有多多益善的學術團體出現，集中學者，從事組織，來相互研究和介紹彼此的文化。

(二) 書籍爲文化的產物，亦即傳播文化的原動力。爲便於兩國人士研討對方學術計，應由兩國文化機關，負責推荐優良書籍，譯供閱讀。

(三) 現在中國留日的學生，和日本留華的學生，爲數雖多，但因經濟或環境，而未能出國留學的，還所在多有，兩國當局，除提倡留學外，並應多予推荐其有名教授，互往講學，俾使不能出國留學的，也可藉之接受對方的文化。

(四) 兩國一切技術與技巧，若能各以所長，互相授受，更互相發明，其進步自必更有可觀，而大有裨於文化，故宜由兩國互遣人才，以收切磋之效。

(五) 文化的進步，日異月新，非親臨其地，加以視察觀摩不可，故宜時相接近，往來考察，凡書籍所不能載或不及載的，可由耳目得之。

(六) 如自然科學理工農醫等等，尤其是醫學同醫院的設立普遍化，我國都可效法日本來實地設施，能得到學術先進的援助，藉科學爲媒介，兩民族的精神與物質得以關聯握手，生活因而改善，語言同生活因而接近，民族的心理才無隔閡，文化的交流才能持續而進展。

封神演義考證

李光璧

封神演義考證

一 引言

二 作者之考證

- (1) 舊說之流傳
 - (2) 明刊本封神演義
 - (3) 陸西星小傳及其著述
 - (4) 陸西星之時代——抄本南華副墨之供獻
 - (5) 散仙陸壓
- ### 三 故事之演化
- (1) 前人之零星考證
 - (2) 元本伐紂平話之發現
 - (3) 封神演義著作上之地域性
 - (4) 改寫故事

四 時代之背景

- (5) 三國演義之影響
 - (6) 戲曲與小說
 - (7) 增添故事
 - (1) 汎言
 - (2) 仁宣崇道之權輿
 - (3) 成弘之方士
 - (4) 世宗之崇道
 - (5) 服煉與玄修
 - (6) 封神演義之時代反映
- ### 五 結語
- 附錄楊聯陞先生來函

跋 姚鑒

一 引言

明人神魔小說，西遊記外，自當以封神爲巨擘；蓋雖不及西遊之「雄肆」(魯迅小說史略語)，而修談神怪，自寫幻想，在我國小說中，實不多觀也。願向爲腐儒所鄙棄，目爲怪誕不經，無知而妄作者，不知此亦小說之一體，足以表現明代文學之特色，且可窺當時社會之風尚焉。予稍涉說部，雅好異聞，披蘿戴荔，雖不能感而爲騷，牛鬼蛇神，實所以愛而成癖。前因師友過從，於封神一傳，稍事留心，比來瀏覽明代掌故之籍，隨筆摘錄，續有疏記，自是管窺之見，不足以云領會也。爰以暇日，泐爲初稿，倉卒成篇，難期周審，補苴罅漏，則願俟諸異日焉。(案顧頡剛先生北平說書之分類，據當時調查說書情形分爲三類，曰大書，以講史爲主，曰小書，以俠義爲主，曰演義，以神怪爲主，此類僅含封神西遊聊齋三種，而以封神爲首，亦可見此書今日流行一般社會間之勢力矣。)

二 作者之考證

(1) 舊說之流傳

小說一道，爲時既近，託體猶卑，士君子多鄙棄之。作者奮筆有所述作，亦往往不敢署名，且有故意擾淆書中史實，或妄著名號者，使後人迷離恍惚，難以親其真實；封神一書，作者久湮，後人尙論，轉生疑傳。清梁章鉅浪跡續談云：

「吾鄉林樾亭先生嘗與余談，封神傳一書，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與西遊記水滸傳鼎立而三，因偶讀尙書武成篇惟爾有神尙克相予語，演成此傳。」

而於前所著歸田瑣記則云：

「吾鄉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醫家所有嫁其長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尙書武成篇「惟爾有神，尙克相予」語，演爲封神傳，以稿授女，後其婿梓行之，竟大獲利云。……」

小說小話以考證見長，亦依附舊說，無所發明：

「封神傳相傳爲一老儒所作，以板值代奩贈嫁女者。」此種傳說，雖不得作者之名；而要非無因(詳見故事演化章，論地域性節)。至如蔣瑞藻小說枝譚，引缺名筆記云，其謬妄則可以斷言：

「俗傳王弼州作金瓶梅，爲朝廷所知，令進呈御覽。」

弇州懼，一夜而成封神演義，以此代彼，因之頭白。此與云王實父西廂至碧雲天黃葉地一曲，思竭而死，同一無稽；然封神一書，實倉促而就者。」

是俗有王弇州作之說，筆記已斥其無稽矣。

(2) 明刊本封神演義

邇年以來，說部之學，經少數學者之提倡，漸欲動世人之注意。自宋至清，已佚未見之書，亦逐漸爲人所知。小說作者姓名，賴原本古本之發見，可藉以推測者，亦復不少。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封神演義二十卷，與國內流行之本不同。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提要云：

「此書（指封神傳）國內甚流行；然明刻舊本絕不可見；余所見明末清初刊之周之標序本，及通行之四雪草堂訂正本，文字評語，實亦與此明本全同，毫無改易；唯刪原序及撰人名，致爲憾事。此本則序題儼然，自爲驚人秘笈。：此書作者久晦，後世傳說致爲謾言。今觀此本，乃稍知其端緒。卷首李雲翔序云：「舒冲甫自楚中重資購有鍾伯敬先生批閱封神一冊，尙未竟其業，乃屬余終其事。余不愧續貂，刪其荒謬，去其鄙俚。：」所謂鍾惺曾評者，自是依託，必云購自楚中，則以惺爲景陵人耳。似作者即雲翔；

然第二卷第一葉又題「鐘山逸叟許仲琳編輯」。所題如此，其人名決非僞撰。然他卷均無此題，不知何故？觀封面識語謂：「此書久係傳說，苦無善本，事半荒唐，茲集乃某先生考訂批評，家藏秘冊。」云云。李雲翔序亦謂俗有姜子牙斬將封神之說，從未有繕本，不過傳聞於說詞者之口，冲甫由楚中購得評本，而已爲刪定評論之。按元有武王伐紂書三卷，即演此事，乃云無繕本，豈其書在明時久已不存？秘本鍾評之說，或亦誇張，且語言恍惚，無從徵其實。然編書時或會以舊本作底本而復增益之，亦未可知，意原編者爲許仲琳，改定評次者爲李雲翔。：書中所演實亦與元刊本武王伐紂書平話略同。：元刊平話數種，明時當猶流傳，意亦傳本不一，重編敷衍者，大有其人，至萬曆末，乃有此定本耶？」

諸凡所論，均甚允當；不但李序所言冲甫自楚中購得鍾批秘本，爲書賈誇飾之辭，即所言未見繕本，衡之其書即以伐紂平話爲藍本，亦是謾言。誠有所謂語言恍惚無從徵實之感。氏復據原書二卷一頁有金闕載陽舒文淵梓行字樣，考知此本爲萬曆末年，或竟在昌啓時所刊。其刊行時代之晚既如此，其言之恍惚難信又如彼，則知所謂許仲琳李雲

辨者，苟非僞託，充其量亦必爲「重編敷衍」之人。（據今所考此書爲一道士所作，觀書中多道家言，知後來縱或重編梓印，內容當無大改易。）其真正作者，固在此時以前也。

(3) 陸西星小傳及其著述

無名氏傳奇彙考順天時云：

「按封神傳係元時道士陸長庚所作，未知的否？觀傳內燃燈慈航接引準提皆稱道人，文殊普賢衛留皆稱元始弟子，其崇尚道家，疑必道家之作，但封神事屬荒唐，而商周臣宰內半實半虛，大略扭合裝點，以伐紂爲題目，蔓引釋老，以封神作演義耳！」

彙考保存作者名字之記載，至爲珍貴，蓋其所記甚確，而封神傳實係道士陸長庚作也。友人張政煊先生，遷於金石甲骨之學，曩年時相過從，藉其誨勉，獲益不少，一夕與張君談傳奇彙考載封神作者傳係陸長庚事，值其鄉人有携抄本南華副墨留置案頭求售者，張君聞予言曰：副墨作者，亦爲陸氏。檢視果然！其機緣遇合，亦云巧矣。張君旋致胡適之先生一函（載獨立評論今已無從得見），副墨一書，嗣即售與北京大學圖書館矣。長庚籍貫，由南華副墨，知爲興化人。檢興化縣志云：

「陸西星字長庚，生而穎異，有逸才，束髮受書輒悟

性與大道之旨。爲名諸生。九試不遇，遂棄儒服，冠黃冠，爲方外遊，數遇異人，授真訣，乃纂述仙釋書數十種。其南華副墨，爲近代注莊者所不及。西星於書無所不窺，爛文辭，兼工書畫。同時宗臣，最以才名，而著作之富，獨推西星云。：」

依縣志所言，知西星九試不第，棄儒爲道，與傳奇彙考所言爲道士正合，特彙考誤明爲元耳！縣志言其纂述仙釋書數十種，今已多佚，據明史藝文志所載，可稽者有：

子部道家類：陸長庚老子元覽二卷 南華副墨

八卷 陰符經測疏一卷 周易參同契測疏一卷

金丹就正篇一卷

釋家類：陸長庚楞嚴述旨十卷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除明史藝文志所收諸書外，道家類載陸氏著述，爲明史所未收者，尙有：

參同契口義一卷 方壺外史八卷 悟真篇小序一卷

龍眉子金丹印證測疏一卷 金丹大旨圖一卷

張紫陽金丹四百字測疏一卷 崔公入藥鏡測疏一卷

復檢楊守敬叢書舉要，有方壺外史叢書八卷與千頃堂書目方壺外史八卷相合。書以乾，坤，離，坎，屯，蒙，卷未，八字分爲八集，所收諸書，大都爲以上列舉之作；猶

有前者未舉出之書目，如：

無上玉皇心印妙經測疏 乾字集

呂真人百字碑測疏 蒙字集

邱真人青天歌測疏 卷字集

元禱論 未字集

先秦以來，兵法權謀之家，及六韜陰符，多傳太公陰謀。

封神演義一書，亦敷衍伐紂事，以太公爲主。由此亦可稍

窺其聲息。長庚又有楞嚴述旨一書，亦可與封神傳蔓引釋

老事相合。封神傳中演哪吒準提接引等事，皆參以釋家載

籍者，不過陸氏爲道士，仍以道家言爲主體耳。

(4) 陸西星之時代——抄本南華副墨之供獻

北京大學藏抄本南華副墨八卷，與明史藝文志所載卷數相

合。龔年張政煊君來函云：「浙江圖書館有萬曆刊本。」

未見，不知有無出入？此書按虛，靜，恬，澹，寂，寞，

無，爲八字分爲八集。卷首有讀南華雜說十數則，全書三

十三篇。陸氏於雜說中曾述其宗旨云：

「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唐書四十卷，即今行

於世者。今篇卷既不同，而世代遼遠，不復得見古人

之全書。姑準郭本定爲三十三篇；而讓王，盜跖，說

劍，漁父，亦從其實入云。」

書中多道家言，亦兼引釋典。詮解立論，則用淺近文言。

凡此諸點，均與封神演義相合，由卷首序言之材料，更可

推知陸氏之著述前後，及其時代：

南華副墨李齊芳序云「外史氏（案陸氏自稱方壺外史）予

里閉先生也。聞性命之學于溟滓先生，遂罷棄舊所，

栖真乎攝山之陽，註南華道德以適己志。」

是西星屢試不第，棄儒爲道，栖真攝山，著述自娛。其自

序所言，尤爲詳盡：

「星啓款寂聞，素無前識，而二氏之學，載之□年，

頗窺堂奧。乃復添註是經，補救偏弊，以匡昔賢之不

逮，名之副墨，相與二家之說，參訂異同，而一二同

志，僉謂發所未發，勉令卒業。游歷江海，佩之奚

囊，三易歲乃脫草。」（萬曆戊寅四月望日自序）

是副墨一書，歷三載乃成。考西星之添注南華，乃在所著

各書之後。自序云：

「外史既測道德經已，迺復測南華。」

所測道德經，蓋即明史藝文志所載之老子元覽。自序所云

未詳，副墨中尙有陸律一序云：

「方壺先生天誕之靈，夙有異骨，才雄學博，洞百氏

外家語。童時即志仙遊，嘗曰：「人世浮華石火耳，

安用名爲！」一日即長嘯入栖霞山，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鶉居數食，徐徐于于。舊註陰符，道德，參同，玄膚諸書，頃註南華。」

陸氏自序及各序均在萬曆戊寅。戊寅乃萬曆六年，既云注南華歷三年方脫藁，則是始注南華之時，當在萬曆三年左右。縣志言其注仙釋書數十種，不知始於何時，但即據序文言其注南華之前，已注有陰符道德參同契諸書，則注此數書時間大約當在嘉隆或隆萬之際（萬曆以上隆慶六年再上則嘉靖四十五年）。注書之年如此，上推其生年，則當早在嘉靖初矣。

復案楊守敬叢書舉要方壺外史所收各書，即無南華副墨，亦可爲此書最晚成之一証，叢書舉要云方壺外史爲隆慶年刊，刊書之年代如此，則陸氏之生年亦可知當在嘉靖初矣。

由陸氏自序，陸律序及方壺外史刊書時代所推論如此，再由興化縣志所載，亦可得一旁証：

興化縣志文苑陸律傳云：「陸律字子和，少從宗周受大戴禮，穎秀奇拔，日記數千言。饒於庠，試輒冠其曹。與從父西星齊名，以嘉靖四十三年貢，爲龍游訓導。」

西星爲律從父，其知名鄉閭，亦當早在嘉靖末葉，此點極重要。蓋既知陸氏爲嘉靖間人，方可進論封神演義時代之背景焉（說見後）。

(5) 散仙陸壓

封神演義既知爲陸長庚作，惜其書爲神魔小說，不能如紅樓夢儒林外史之有作者影子在內；然詳審書中，有陸壓道人，姓陸名壓，其地位實甚殊特，既非屬於闡教，不在元始門人十二代上仙之列；又不屬於被教，而其人固與通天教主以下諸仙爲敵者；亦不在準提接引以下釋流之內。其人地位，乃一散仙（自稱野人，散人，閑人）。飄然而來，悠然而去，意者豈作者之自況歟！證以名字意義之關聯，及陸壓作歌思想，蓋可信也。——案明世宗以外藩入繼大統，與武宗爲兄弟行。世宗之母蔣太后與武宗之母張太后（孝宗后）即不相得，外戚張延齡張鶴齡（張后弟）等本甚跋扈，於世宗母子亦懷忌恨。據毛奇齡彤史拾遺記：「有男子班明者奏鶴齡造符咒壓帝（世宗）星，又有劉東山者，奏張延齡爲壓星圖，壓鎮世宗及興獻后，其圖凡五十，向年班明所言皆實。」可知凡詛咒巫蠱之術，多「壓」被詛咒者之「星」。陸氏字長庚名西星，故於封神傳中託名陸壓，其名字固有意義上之關連也。而封神傳中陸壓姜太公設計

射趙公明事亦此種類似之巫蠱之術也。

復案封神演義四十八回出陸壓時，作歌甚多，茲錄兩首，以見作者之思想：

「烟霞深處訪玄真，坐向沙頭洗幻塵，七情六慾消磨盡，把功名付流水，任逍遙自在閑身，尋野叟同垂釣，覓騷人共賦吟，樂陶陶別是乾坤。」

「烟霞深處運元功，睡醒茅廬日已紅，翻身跳出塵埃境，把功名輕付蘆蓬，用些明月清風，人世間逃名士，雲水中自在翁，跨青鸞遊遍山峰。」

三 故事之演化

(1) 前人之零星考證

封神一書，世每以誕妄目之；然敷陳故事，率有所本。俞曲園小浮梅閒話引據最博，可資考鏡，今節錄一段如下：

「世俗有封神傳一書，費如許戰爭，一切仙佛，皆來助戰。余按東晉人偽作武成篇云：「維爾有神，尙克相予。」便有此意，周書克殷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悉國九十有九國，鹹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魔與人分別言之，不知所謂魔者何謂也？使易封神傳爲鹹魔傳，不亦有典有

則乎？至太公封神之說，相傳甚古，史記封禪書：

「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此即太公封神之說所自來。……元始天尊爲道教之祖，見隋書經籍志，廣成子爲古仙人，見莊子在宥篇，赤精子見漢書李尋傳。元史輿服志有東南西北天王旗，並繪神人，右手執戟，左手奉塔；則托塔天王亦有本也。哪吒事疑出於佛書，夷堅志程法師條云：值黑物如鐘，從林間直出，知爲石精，遂持哪吒火毬咒，俄而見火毬自身出與黑塊相擊。然則哪吒風火輪亦必有本。妲己見尙書牧誓，史記殷本紀，固經史明文也。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帝王世紀云：紂自焚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則妲己之外，更有二人也。此固不可考，演義謂妲己有同類姊妹三人，則適與古事有合。伯邑考事，據史記管蔡世家但云伯邑考既已前卒矣，不言其所以卒，而殷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紂既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是伯

邑考見於紂；其事乃真有之，非小說妄言也……」（案錢靜方小說考證封神傳數則，即全取之俞氏立論者，略同不錄。）

俞氏繁稱博引，頗爲綜覈，但如伯邑考事認爲真有其事，亦恐未必。皇甫謐帝王世紀，與偽古文尚書，同爲東晉偽書之尤者。司馬遷集合秦漢時人惡紂之說以爲史記；皇甫謐又採漢晉以來傳記而爲世紀，此歷史之真實性，固無若何價值；但故事逐漸演化，已漸具小說之雛形，顧頡剛先生以爲伐紂故事之發生，正可與徐文長故事同樣看待（見古史辨，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誠有識者之談也。

(2) 元本伐紂平話之發現

採集各書故事纂爲伐紂小說者，不知始於何時？吳自牧夢梁錄所載宋南渡後說話四科小說家數之中，已有靈怪一類，當時是否有伐紂話本，無從得知，今日所見最早之話本，乃元至治間建安虞氏新刊全相武王伐紂平話，是書僅存五種，日本內閣文庫藏，爲天壤間孤本。五種平話：除武王伐紂書三卷外，尚有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三卷，秦併六國秦始皇傳三卷，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三卷，及三國志三卷。前者僅三國志平話影印流傳，近來其餘四種，亦有影印，昔爲舉世嘆慕之祕籍，今乃得窺其內容，不能

不引爲欣幸也。五種平話，雖非出於一人，却俱爲一家所刊。虞氏所刊平話，既題云某書續集，自應本有正集；且五書時代亦不盡銜接，是當日所刊，必非只此五種也。今就至治本伐紂平話而論，其描寫技術，實甚俚拙。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蔣大器序云：「前代嘗以野史作爲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伐紂平話是否盡據野史而作，今置不論，而言辭鄙謬，則與蔣氏所見評話相同；但其價值，並不在描寫之技術，蓋由此可知中國小說歷史之悠久，並可窺見元代通俗文學之面目與程度。伐紂平話全書三卷，上卷敘妲己入宮忌害姜皇后，與太子殷郊反紂事，謂妲己爲蘇護之女，爲九尾狐所魅，進據其身，誘惑紂王，爲惡多端。中卷敘文王囚羑里，紂王醢伯邑考，黃飛虎反商，太公擒而縱之，及比干剖心事。卷下記文王求太公，姜尚發跡渭濱，武王伐紂，拜子牙爲師，屢經劇戰，紂子殷郊亦助周伐商，遂會諸侯於孟津，入朝歌斬紂王妲己——滅商事。寥寥三卷，僅具雛形，卷下所記，較上中二卷，尤爲粗略。然封神演義即以此爲其祖本，鄭振鐸云：

「在武王伐紂書未被發見之前，我們是完全不知道封

神傳之前更有所謂武王伐紂書的，有人且相信封神傳的事實，是許仲琳個人捏造出來的，不料許氏的書，竟有所本。」（鄭著中國文學史四十八章講史與英雄傳奇）

(3) 封神演義著作上之地域性

舊來均誤以封神爲許仲琳作，實則由虞氏平話，亦可得一消息。據鄭氏所云：

「全相平話還是偏於東南隅的福建省的產物，其在古代文化集中的杭州，與乎成爲當時都城的大都，或當更有比較上等的這一類的著作也難說。可惜我們如今已是得不到他們。」（同上）

又云：「其（指全相平話）格式爲閩中刊本所特有的式樣：一頁分爲二格，上格爲圖，下格爲文字，圖是很狹長的，圖的一格約當文字的一格的四五分之一。這個閩本的式樣，似乎起於宋，宋刊本的繪圖列女傳，便是如此。甚至萬曆中，余象斗等刻印三國志演義西遊記水滸傳，其式樣還是如此未變。」（同上）

鄭氏提出全相平話爲閩刊特具型式，頗堪注目，據小說書目，明萬曆三台館刊本余象斗皇明諸司公案傳，及明建安

書林鄭氏萃英堂刊本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等閩刊小說，皆具此種特殊風格，萬曆丙午刊本列國志傳，分三欄，上評，中圖，下文，當亦是此種格式。百尺竿頭，再進一步：試觀伐紂小說作者，率爲閩人，此絕非偶然之相合也！伐紂平話固閩建安所刊，今所見明刊本余邵魚列國志傳首卷凡十九則，所敘皆武王伐紂之事，事實與至治平話相類，當係源於平話者，然余邵魚何地人？則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也。陸四星出，增衍舊文，以成演義。古代小說爲文人遊戲筆墨，固不足登大雅之堂，而民間傳播，流風所被，宜乎接踵而起也。歷時既久，作者已湮，然而筆記中記封神者，仍爲閩人，前引梁章鉅浪跡續談，歸田瑣記所言：「吾鄉林樾亭」云云，章鉅何地人？據清史列傳（卷三十八）本傳，則亦福建長樂人；而其所傳聞，亦得自鄉人林氏之口。是伐紂故事，有所承受；本於閩土文士之作品。此從地域上之觀察，知陸四星作封神演義，受閩人作品之影響，可斷言也。

(4) 改寫故事

伐紂平話與封神演義之間，有無過渡產物？今尙不得而知。姑就封神演義與至治本伐紂平話比較觀之，亦可略見

其演化情形。茲分兩項述之：一爲改寫故事；一爲添寫故事。改寫故事者，根據舊文作爲核心，敷寫鋪陳，演爲長篇者是也。伐紂平話首兩卷描寫比較成熟，骨幹粗具，故改寫部分，亦以上中兩卷爲多。增添故事，乃封神演義之創作，平話敘伐紂事，不過佔全書四分之一，而神怪性亦不濃重，演義則特別注意神怪之描寫焉。在改寫故事之時，自不免刪削舊故事之不合理者，而改以較合理之描寫，其次則爲增添表章書札與詩詞之類，自亦爲必然之事，今不縷述。

改寫故事，例證甚多，茲舉伯邑考事爲例；平話所敘，故事既簡單質朴，文辭亦俚拙鄙野：

「紂王宣太子上殿，賜大宴飲之次，有妲己亦在簾底坐，遂問王曰：「臣聞太子何人也？」紂王曰：「此是西伯侯之子百邑考。」妲己曰：「妾聞百邑考善能彈琴，今教百邑考操琴一弄，臣欲聽之。」紂王：「依卿所奏。」令近臣取琴與百邑考。百邑考口中不道，心內思惟道，紂王不仁之君，太子爲思父七年囚勞之苦，無心操琴，太子再三告紂王曰，紂王不許，特教太子操琴，太子却不免接待，橫於膝上，正調絃彈一曲，名曰太子分愁曲，有紂王貪與妲己傳盃飲，不顧

太子，太子大怒，言曰：「爾侮慢臣賢而悅婦人也！」用琴擊紂王共妲己仆然倒地，左右宮人扶起二人，令教左右捉下太子，太子大罵紂王不仁之君，無道之王。妲己奏曰：「罪不干西伯侯之事，罪在於百邑考，今西伯侯囚於羑里城，依法受之，不會失了君臣之禮，如太子剛硬，天地難容。」紂王問妲己曰：「怎生教太子處死。」妲己曰：「處百邑考欺君之罪，合醢爲肉醬。」

及至封神演義，則摹繪聲容，曲折近情，故事亦延長數倍，今錄其鼓琴一段，以見一斑：

「……紂王見邑考悲慘，爲父陳冤，極其懇至，知是忠臣孝子，不勝感動，乃賜邑考平身。邑考謝恩，立于欄杆之外。妲己在簾內見邑考，丰姿俊雅，目秀眉清，唇紅齒白，語言溫柔。妲己傳旨捲去珠簾，左右宮人將珠簾高捲，搭上銀鈎。紂王見妲己出來，口稱御妻，今日西伯侯之子伯邑考納貢，代父贖罪，情實可矜。妲己奏曰：「妾聞西岐伯邑考善能鼓琴，真世上無雙，人間絕少。」紂王曰：「御妻何以知之？」妲己曰：「妾雖女流，幼在深閨，聞父母傳說邑考博通音律，鼓琴更精，深知大雅遺音，妾所以知，陛下可

著邑考撫彈一曲，便知深淺。」紂王乃酒色之徒，久被妖氛所惑，一聽其言，便命伯邑考叩見妲己，邑考朝拜畢，妲己曰：「伯邑考，聞你善鼓琴瑟，你今試撫一曲何如？」邑考奏曰：「娘娘在上，臣聞父母有疾，為人子者不敢舒衣安食，今犯臣父七載羈囚，苦楚萬狀，何忍蔑視其父，自圖喜悅而鼓琴哉！況臣心碎如味，安能宮商節奏，有辱聖聰？」紂王曰：「伯邑考當此情景，撫操一曲，如果雅歌，赦你父子歸國。」

邑考聽見此言，大喜謝恩。紂王傳旨取琴一張，邑考盤膝坐在地上，將琴放在膝上，十指尖尖，撥動絲絃，撫弄一曲，名曰風入松。

楊柳依依弄曉風，桃花半吐映日紅

邑考彈至曲終，只見音韻幽揚，真如夏玉鳴球，萬壑松濤，清婉欲絕，令人心胸頓爽，誠所謂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這音聞！……」

讀此段文字，頗易使人憶起儒林外史之寫荆元。其描寫手腳，已高出平話遠甚。平話敘伯邑考得罪，在於紂王與妲己傳盃飲酒，不顧太子，太子大怒以琴擊妲己仆地，至演義則敘妲己見太子丰姿俊雅，頓起淫念，百般挑逗，邑考峻詞拒之，妲己羞惱成怒，讒於紂王，方得罪處死，洋洋

洒洒，演為長篇，文學技術，視話本為進步焉。

(5) 三國演義之影響

改寫故事之中，有一比較重要之點：即封神之作，蓋有受三國演義影響處，請以三例證之：

(一) 文王聘姜尚——在至治平話寥寥三卷書中，敘太公出身，所佔篇幅，已為不少。文筆亦較描寫其他故事為生動。觀平話名為呂望興周伐紂平話，是知作者已有以姜尚為全書主人之意矣；然其敘文王之求太公，乃於文王出獵，一直相遇，太公責其不誠，文王返駕，齋戒三日，遂迎太公入朝；及至封神演義，遂受三國演義劉先主三請諸葛故事之影響。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劉玄德三顧茅廬敘司馬徽之論孔明云：「以吾觀之，只可比這二人。雲長曰：可比那二人？徽曰：可比與周朝八百餘年姜子牙，旺漢江山四百餘載張子房也。」可見子牙孔明原自有可以比擬之處也。三國演義敘先主首二次之訪孔明，途中皆有人作歌，封神敘文王求太公，亦有作歌之人：

「文王只在馬上歡飲行樂，觀望來往士女，……只見那傍一夥漁翁作歌而來：「憶昔成湯掃桀時，十一征兮自葛始，堂堂正大應天人，義旗一舉民安止。今紂六百有餘年，視網恩波將歇息，懸肉為林酒作池，鹿台

積血高千尺；內荒於色外荒禽，嘈吒四海沸哪吟，我曹本是滄浪客，洗耳不聽亡國音；日逐洪濤歌浩浩，夜觀星斗垂孤釣，孤釣不知天地寬，白頭俯仰天地老。」

與三國演義劉備問作歌者爲誰同一寫法，文王亦問作此歌者何人？答以礪溪旁有一老人，常作此歌。文王馬上思味此歌，放心不下，正行之間，又見一起樵人作歌而來，此次所歌，與三國演義先主二次訪諸葛時所遇酒店中人作歌，乃極相似，比較如下：

三國演義（弘治本）

文德風雪訪孔明

「壯士功名尙未成，嗚呼又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荆榛，石橋壯士誰能伸？廣施三百六十鈞，風雅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黃龍負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漂杆，朝歌一旦誅紂君；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中隆準公，高談大霸驚人耳，二女濯足何賢逢！入關馳騁誇雄辨，指麾衆將如轉蓬，東下齊城七十二，更有何人堪繼踪！二人功蹟尙如此，至今誰肯論英雄！」

封神演義

渭水文王聘子牙

「鳳非乏兮麟非無；但嗟治世有隆污！龍興雲出虎生風，世人慢惜訪賢路。君不見耕莘野夫心樂堯舜與犁鋤，不遇成湯三幣聘，懷抱經綸學左徒；又不見一傅岩子，蕭蕭簞笠釣寒楚，當年不入高宗夢，霖雨

徒起草中，長揖山中隆準公，高談大霸驚人耳，二女濯足何賢逢！入關馳騁誇雄辨，指麾衆將如轉蓬，東下齊城七十二，更有何人堪繼踪！二人功蹟尙如此，至今誰肯論英雄！」

終身藏版土。古來賢達辱而榮，豈特吾人終水滸！且橫木笛歌清畫，漫叱犂牛耕白雲，王侯富貴斜暉下，仰天一笑俟明君。」（案此詩俗本多誤字，茲據四雪草堂及蔚文堂本略加校正。）

由此可見封神作者，模倣三國演義中玄德訪孔明高人隱者之作歌故事，甚而其詩歌亦用同一體式（同有君不見及不見之語）。並均詠懷二古人（三國演義所詠古人且有太公）。亦可見其非偶然相同矣。

伐紂平話寫文王訪太公，一訪即遇，至封神演義則改爲初訪未遇，有童子應門，設爲問答之辭。亦是模倣三國演義之處，比較如左：（回目同上）

「玄德來至莊前下馬，親扣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新野劉備來訪。童子曰：今早

「文王下馬同宜生步行入林。……駕至門首文王以手撫門，猶恐造次，只見裡面走出一童子開門。文王笑臉問曰：老師在家否？童子曰：

少出。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踪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不准，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玄德惆悵不已！」

不在家，向道友閒行。文王問曰：甚時回來？童子答曰：不定，或就回來，或三五日，或一二月，萍踪靡定。逢山遇水，或師或友，便談論玄道，故無定期。：不見子牙，心中甚是悵快！」

可見封神作者之寫文王聘太公，處處模擬三國先主之請諸葛，所不同者，先主三顧，文王再訪而已。三國演義寫先主三顧茅廬，諸葛高臥，推睡不起，明知玄德駕到，醒時口吟詩云：「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封神亦寫文王再訪，得遇太公時，子牙背坐溪邊，文王悄悄行至，立於背後，子牙明知駕臨，故作詩曰：「西風起兮白雲飛，歲已暮兮將焉爲？五鳳鳴兮真主現，垂釣竿兮知我稀。」封神之於三國，此處亦可謂亦步亦趨矣。

(二) 文王之托孤——封神演義與三國演義兩書不同：一爲神魔小說；一爲講史小說。其敘述故事，當亦大有差別，不能全同，故謂封神受三國演義影響，自當於粗枝大

葉處觀之，不應必完全相同乃相信也。竊疑封神寫文王之托孤，亦有數點模擬三國者，今先試觀至治平話（卷下）寫文王之死，便可知封神演義改寫之根據矣：

「文王在位三年，三分天下有二矣，有一日忽思夢里城中之囚醜，百邑考之恨，想紂王不仁之政，無道極甚，遂脹於心，因此得疾染患，文王交（案即教字）請母太任并太子姬發，武王是也。文王曰：上啓母，善保歲寒，好好將息，切莫生憂！兒子不久歸於冥世。」

又囑太子武王曰：吾歸真後，你共文武和合，頒賞三軍，好看太公者，此人是大賢人也。只不得忘了無道之君，與百邑考報仇。文王囑罷，氣乃不同。」

平話所敘乃文王臨終叮囑母太任，子武王之語，根本無所謂托丞相之說，封神演義則敘文王臨死，詔丞相入宮，令子參拜，託以後事（二十九回文王托孤立武王）。是其基本觀點，受自三國演義也；至於枝節方面，不能一一比較：如平話述文王囑武王伐紂報仇，演義則寫其不主伐商，當守臣禮，頗有三國演義中劉備之假仁假義情形。封神敘文王臨終，合目則見崇侯虎立於榻前，三國寫先主之死，合目則關張立於榻前。此皆枝節問題，不足深論。總之，其根本托孤一點，爲元平話所無者，實同於三國演義也。

(三) 黃飛虎過關入周——平話敘黃飛虎事，僅具雛形，云虎妻耿氏，入宮朝賀，紂王悅其色，逼之不從，紂王大怒，將耿氏醢爲肉醬，賜與飛虎，遂叛，爲太公姜尚（時尙未入周）所擒，縱之，遂入周。案紂王醢耿氏爲肉醬，賜飛虎事，實嫌與醢伯邑考以肉賜文王事重複；故至封神演義即改爲墜樓而死。又封神演義先敘太公入周，後敘武成王叛商；故太公捉黃飛虎事亦刪去，改爲以關太師驅兵追襲之。演義中改寫之故事，最可注意者，即寫黃飛虎過五關事，爲元平話中根本不見者。此顯然係受三國演義關雲長五關斬將故事之影響者也。黃飛虎過關情事，五關名目及主將如下：

臨潼關——張鳳

潼關——陳桐

穿雲關——陳梧

界牌關——黃滾

汜水關——韓榮

三國演義敘關雲長過彘陽時，太守王植知力不敵，心生一計，以巧言將關羽迎接入城，酒食款待。殊不知王植外示和順，內懷奸詐，意圖晚間遣軍圍定驛館，四圍放火，將關羽等一律燒死。賴從事胡班洩機得脫。封神演義寫黃飛虎過穿雲關，守將陳梧亦設智擒之計：身不披甲，手不執戈，迎飛虎入城，於帥府款待留宿，四圍堆積柴薪，意圖

夜間火攻，將黃氏全家焚死。與三國全同。所微異者，黃飛虎之覺知得脫，爲黃氏妻托夢告知。蓋封神敘飛虎過臨潼關時，守將張鳳設計害之，賴舊將肖銀救之得免，至此不得不改換筆法耳！作者亦不全襲三國演義，如汜水關黃氏全家被擒，解往朝歌，中途遇救，乃故作驚險之筆，思脫三國窠臼者，不過五關間架，大體受自三國耳。

(6) 戲曲與小說

馬致遠漢宮秋雜劇云：「不說它伊尹扶湯，則說那武王伐紂。」伊尹扶湯爲關漢卿所作之雜劇，武王伐紂爲趙文殷所作之雜劇。趙文殷之名，各書不同；曹棟亭本錄鬼簿作趙文殷，王國維曲錄作趙文敬，太和正音譜作趙明鏡（統變考證因之），北大影天一閣本錄鬼簿作趙敬夫。此劇今佚，不知與平話小說有何關係？惟據同樣材料觀察：元曲選中載元無名氏錦雲堂暗定連環計，寫王允事，關目技術，較之三國平話高出遠甚。可知當時戲曲已至文人手中，爲士大夫階級所欣賞；而通俗小說則無人物描寫之可言，不過方在民間萌芽耳！移之論伐紂雜劇與平話，似無不當。又據錄鬼簿元吳昌齡有哪吒太子眼睛記，鮑天祐摘星樓比干剖腹，及無名氏猛烈哪吒三變化，灌口二郎斬建蛟；等劇。小說小話云：

「元人二郎神雜劇，因楊戩擅作威福，比之灌口神而作，而西遊記封神榜，即以灌口神爲楊戩，侈敘其神通。」

案武林舊事載宋官本雜劇段數，已有二郎神，惜此種戲曲材料，率多佚亡。今日所見，不足以資論列。姑置之以俟他日。至順天時傳奇演鄭九公土行孫事，是又受封神小說之影響者。戲曲小說關係之密，有如此者。

(7) 增添故事

增添故事，乃採元本平話以外之材料，作爲小說。爲封神演義作者之創作。元本平話本只粗具雛形；尤以下卷爲疏陋，故增寫之例，多不勝舉，今不過披拾一二例作爲說明而已。如趙公明事，卽爲平話所無，在演義中乃甚生色。實則亦有所本，俞樾東漫錄云：

「封神傳衍義有趙公明。初以爲無稽之談耳。乃讀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四卷云：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有頃奄然來至曰：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云云。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萬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直趙公明合焉。注云出搜神記；然則趙公明之名，亦流

傳有自矣。」

俞氏於茶香室續鈔復有論列云：

「梁陶弘景真誥協昌期篇，載建吉塚埋圓石文云：天帝告下土冢中直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按趙公明不知何神，乃司下土冢中事邪？余於俞樓雜纂引太平廣記所載云云，以爲趙公明流傳有自，今乃知真誥已有之矣。」

哪吒故事，亦爲至治平話中所無。演義所添寫者，在全書中，最爲出色。封神以太公爲全書主人，哪吒又爲伐紂「先行官」（據封神演義所云），故演義於敘述姜子牙下山之前，首先敘述哪吒之出世。所佔篇幅頗長，分爲陳塘關哪吒出世，太乙真人伏石磯，哪吒現蓮花化身，三回描述，知爲作者用力所在也。流麗生動，頗有文彩：如陳塘關哪吒鬧海故事，久已膾炙人口。原文過長，茲不具錄。又如寫哪吒蓮花化身，設想亦奇：

「（真人）叫金霞童子把五蓮池中蓮花摘二枝，荷葉摘三個來。童子忙忙取荷葉蓮花，放在地下。真人將花勸下瓣兒，鋪成三才；又將荷蓮梗兒折成三百骨節；三個荷葉，按上中下，按天地人。真人將一粒金丹放于居中，法用先天，氣用九轉，分離龍坎虎，罩住哪

吒魂魄，望荷蓮裏一推，只聽得响一聲，跳出一個人來：面如傅粉，唇似朱砂，眼連精光，身長一丈六尺，此乃哪吒蓮花化身！」

以上略舉二例，以見故事增添之跡，實則封神演義之以神魔著稱者，乃在所謂三十六路伐西岐事。元平話中無商討周之事，作者遂雜採釋道典籍及通俗傳說，衍爲伐周之文，爲神魔小說放一異彩。此種三十六路伐西岐，竊意當與西遊記之「八十一難」自寫幻想，作風有近似之處，據胡適之先生云：「貫申諸路伐西岐之描寫，爲其關目線索者，厥爲申公豹。識見甚卓。蓋伐周前期，尙以聞太師爲其主帥；（如太師親討以前，派張桂芳魯雄等伐西岐；諸路失敗，命駕親討，邀請金鰲島煉氣士等擺十絕陣，趙公明三霄之助戰，皆在此時。）及太師死後，書中引線，唯申公豹一人。由彼遍邀三山五岳道友，出而助紂伐周。而元話本中助周伐紂之殷太子郊，至演義中亦爲申公豹說反。此種關目，固顯然也。馬隅卿藏蔚文堂覆明本封神演義，圖五葉，十面，繡文王，武王，太公，楊戩，哪吒，雷震子，紂王，妲己，聞太師，申公豹共十人。商紂方面僅四人，申公豹即居其一，其在全書中之地位，由此可見。申公豹既爲諸路伐周之引線，故於大戰結束時，其任

務已告終了。觀其於最後惡鬥三教大會萬仙陣後，卽爲元始天尊所獲，投塞北海。作者筆法，可玩味也。元平話無聞太師，有名申屠豹者，不過崇侯虎部將之一。由此可知三十六路伐西岐之事，乃陸氏最大之創作，亦封神演義在神魔小說上最大之成功也。

四 時代之背景

(1) 汎言

文學爲社會之反映，不能游離於社會背景之外，而獨立絕緣：如金瓶梅爲萬曆中期作品，書中無意間自然流露出營皇莊，採皇木，皇帝用太僕寺馬價銀兩之當時史實，尤甚者，其敘述佛教之流行，延僧作醮，聽經宣卷，因果報應之思想，充滿全書，皆當時社會背景之反映也（吳晗金瓶梅之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又如水滸傳，爲南宋以來民間故事演化之結晶。每個英雄（如林冲武松魯智深）出身之故事，前者或已個別流行，後經天才作家集合寫定，方有今日之面目。故水滸一書，民間思想，充滿其間，亦社會背景之反映也。小說之受社會影響如此，同時小說盛行之後，其所予社會之影響亦甚巨：如明末崇禎時代，適爲饑民，曠徒，奴隸各種下層民衆，對於豪強，官紳對抗暴動

時代，暴徒流民之思想，即水滸傳中所寫之反抗意識；故明季起事者之綽號，光怪陸離，無奇不有：如獨行狼，混世王，草上飛，一文青之類，所受自水滸傳之影響，實不可忽視，羅爾綱有水滸傳與天地會一文，即論水滸傳影響於當時社會者。蓋文學與社會交互影響，有如此者。

欲知封神演義之社會背景，不可不先解決其產生時代，欲探索其著作時代，不能不先明瞭作者所見聞之時代。據前所考，封神作者陸長庚於隆慶年間已著書甚富，並據縣志，嘉靖晚年，已名動鄉里。故封神演義之著作時代，或在嘉隆之際遲亦當在萬曆初年之間。要言之，無論此書作於嘉隆之際，或萬曆初年；但作者既爲道士，約生於嘉靖初年，嘉靖晚年知名鄉閭，則得見聞當時社會風尚，而受社會意識之影響，乃無可致疑者。實則西星九試不第，棄儒服，冠黃冠，幡然爲方外之遊，何嘗非社會意識之影響耶！

(2) 仁宣崇道之權輿

明初開國，佛道並崇；然太祖本出身緇流，今觀其御製文集，雖不乏贈答道士之詩，尤以與僧人酬唱爲稍多。明初以來，諸王降生，俱覓替身剃度出家（沈德符野獲編）；燕王之國，請以僧道衍從至北平，主持慶壽寺，道衍且至晚

成祖興靖難之師（明史姚廣孝傳）。亦可稍見明初佛教之勢力矣；然太祖成祖皆英明之主，均對異教無所偏溺，道教之盛，蓋權輿於仁宣之世。野獲編補遺，道官封爵云：

「仁宗封劉淵然爲沖虛至道元妙無爲光範演教莊靖普濟長春大真人，而弇州異典誤以爲宣德間事。又封道士沈道寧爲混元純一冲虛湛寂清淨無爲承宣布澤助國佑民廣大至道高士，階正三品。宣德元年，從禮部尚書胡濙請，進封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崇虛守淨洞元真人張宇清爲大真人，領天下道教。：至三年，又賜張懋承爲正一嗣教崇修至道演法真人，周思得爲履和養素高士。蓋道教之崇，仁宣二廟已然，世宗朝之邵元節，陶仲文，已權輿於此矣。」

然淵然道寧皆淡泊自甘，不失戒行。此其異於後來成化嘉靖間，邪妄雜進，恩寵濫加者也。

(3) 成弘之方士

憲宗於釋道二教，並崇俱信。趙翼明史劄記論當時方技授官之濫云：

「憲宗好方技，初即位即以道士孫道玉爲真人。其後季攷省以符籙進官至禮部侍郎。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珏，亦皆以方術得幸，官至太常卿。其他雜流

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尙書者，不可勝計，每令中官傳旨，一傳至百十人。時謂之傳奉官。……是時改省尤寵倖，朝臣毀譽多出其口，士大夫遂多附之。又有僧繼曉，以秘術進，賜號通元翊教廣善國師。其後西番僧簡巴堅參封萬行莊嚴功德最盛智慧圓明端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

（案野獲編補遺有簡巴堅參條明史繼曉傳亦同）出則金吾仗呵導，錦衣玉食者幾千人，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

直至孝宗即位，方嚴加裁汰。革去法王，禪師，刺麻，真人，高士等二千數百人（明史繼曉傳）。似乎朝政爲肅矣；然觀明史徐溥傳，有於弘治十年諫繼任中官李廣惑於燒煉齋醮事，帝感其言召見溥及劉建李東陽等，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謂爲盛事，然終溥在位，亦只此一召而已！（明史葉紳傳亦有諫李廣事）劉吉傳亦有諫斥異教及祈禱事。何喬遠名山藏典謨記有弘治十七年陞太常寺卿羽流崔志端爲禮部尙書仍掌寺事。（弘治中有「禮部六尙書，一員黃老」之語指崔言。）蓋孝宗自八年以後，視朝漸晏，故給事中張宏至有初政漸不克終之疏也。

(4) 世宗之崇道

武宗繼孝宗即位，篤好佛教，會造萬壽寺於禁苑，身與番僧頌誦其中（野獲編：主上崇異教條）。至自稱大慶法王（野獲編僧道異恩）。世宗即位之初，卽簿錄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財資，毀玄明宮佛像。蓋奮然思矯武宗以來釋教之弊也；然抑釋揚道，迷而不返，遂造成明代道教最盛之局。至神宗萬曆間之好佛，則又世宗崇道之反響也。爰攷世宗初政，卽有齋宮之設。徐學謨世廟識餘錄云：

「上於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虔修齋醮，調度彌廣。」（明史記事本末世宗崇道教謂是三年夏四月事）

至嘉靖八年太常寺堂上官俱以道流充之，而進士出身者不復與。世廟識餘錄：

「太常寺堂上官，故用科目人，由吏部選轉。自嘉靖己丑（八年）後，上以科目人不閑于籥萬，于是有旨專以道流爲之。」

復觀明會典所載太常寺贊禮郎，舊設六員，嘉靖間增至三十三員，司樂舊設二員，嘉靖間增至三十九員。當時齋醮之盛，於此可想。

世宗最寵信之道士，有邵元節陶仲文二人。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也。世宗好鬼神，日事齋醮，於嘉

靖三年詔元節入宮，祈禱有驗。五年封真人，十五年封致一真人，如道號，授禮部尚書（明史侯幸本傳）。陶仲文，黃崗人，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元節素善仲文，因薦之於帝，以符水喚劍絕宮中妖，莊敬太子患痘，禱之而瘥，帝深驚異，尋封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乘一真人，復進禮部尚書，不二歲而登三孤，復以加恩封忠誠伯（明史陶仲文傳）。不俱道士陶仲文等有道號，世宗亦於嘉靖三十五上皇考道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皇妣號為二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後加號……紫極仙翁……開化伐魔忠孝帝君……（明史陶仲文傳）。五花八門，茲不具錄。

仲文因修藥餌封伯爵，以禮部尚書加三孤，死贈四字諡，皆為明世曠代絕典，故王弇州之「異典述」「奇事述」均屢屢道之，認為「古今所未有」者（弇州史料）。當時章奏有前後朝之說，前朝所奏者為諸司本章，方士雜流有所陳請，則從後朝進，前朝官不與聞（明史陶仲文傳）。或遇奏捷，每以「仰仗玄威」為疏首第一句（野獲編釋遺夷僧行法條）。亦可見道教之盛矣！

(5) 服煉與玄修

世宗初政，即事奉玄，遊仙之志，久而彌篤。蓋富貴已極，遂慕長生，觀世宗於生死之際，意頗憂懼。野獲編列朝編嘉靖始終不御正宮云：

「自踐祚之初，及彌留之際，皆於別宮中行吉凶禮。說者謂世宗以禁中為列聖升遐之所，意頗疑懼，而永壽則文皇舊宮，龍輿吉壤，故聖意屬之。」

世廟識餘錄云：「上一日進講畢，諭諸講官曰：今日講誦語，又越了一篇，朕知以曾子將死之事，故不講；夫生死人之常，何可忌之？上之明達如此，蓋初年事也，至晚年即陛下疾病皆以為諱矣，況以不祥語廣聽乎？」

世宗自嘉靖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後，益事玄修，移居西內，當時閣臣如夏言嚴嵩徐階等，皆以善撰青詞，迎合上意，流風所扇，當時以上青詞冀得幸者，大有人在（野獲編嘉靖青詞）。

「世宗居西內事齋醮，一時詞臣以青詞得寵幸者甚衆，而最工巧最稱上意者，無如袁文榮燁，董尚書份，然皆諛妄不典之言；如世所傳對聯云：「洛水元龜初獻瑞，陰數九，陽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

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丹鳳兩呈祥，雄鳴六，雌鳴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以世宗與元始天尊（封神傳中亦以此為尊神）爲比，宜乎最當上意也。據小說小話，有青詞宰相傳小說，演夏言事，又有驂鸞錄，演世宗崇道流事，今皆不可見，亦時代影響之產物也。

服食燒煉，導引房術，與玄修俱，何孟春餘冬錄地理類，有記當時嵩陽居民採製鉛丹之事云：

「嵩陽因產鉛之故，居民多製胡粉爲業。其法鉛塊懸酒缸內，封閉之，四十九日始開，則鉛化爲粉矣。但弗白者妙爲黃丹，黃丹渣爲密陀僧，凡此三物，收利甚博，人有資之而得富者。然其鉛氣有毒，製者必食犬肉飲酒以禦之；若枵腹中其毒，輒病至死。」

餘冬錄成於嘉靖初年，此之所記，又爲一地之事，至嘉靖末年各地情形，當更有甚於此者。鉛之爲物，「望之則白，造之則朱」，中國方士向以神祕視之。勞幹中國丹砂之應用文中，列有一化學可逆反應公式，錄之於左：

鉛白加熱可得密陀僧： $PbCO_3 \rightarrow PbO + CO_2$
密陀僧再加熱，即可變爲鉛丹，而且可逆反應：

$6PbO + O_2 \rightleftharpoons 2Pb_3O_4$ (友人錢端仁先生云：據 Hohenann, Inorganic Chemistry 密陀僧加熱可變鉛丹但鉛丹變密陀僧時須先變爲過氧化鉛不得謂爲可逆反應其式如： $Pb_3O_4 + NH_4_2PbO_4 \xrightarrow{O_2} PbO + O_2$ 鉛丹再加熱變紫色強熱變黑色放冷還爲紅色在科學不昌明時代之方士視之自極神祕也)

此與丹砂加熱可成水銀，水銀與硫黃同加熱又復還爲丹砂， $Hg + S \rightleftharpoons HgS$ 有同樣之神妙焉。

明史紀事本末世宗崇道教，有謂世宗煉服女癸事：

「(三十五年)九月廢徽王載堉爲庶人。王善伺上意，上宮中有需王輒先時獻，道者南陽梁高輔，年八十餘，手甲長數寸，善導引，王厚遇之，進之上，拜散人。……王故煉女癸服之，亦需此，高輔馳求，王不與，而方自恣興土木，詐稱張世德，自走南京市美女，事聞，奪爵幽鳳陽，王聞之自殺。」

世宗以求之不得，至廢徽王爲庶人，亦見其需之迫切矣。世宗肅皇帝實錄：「三十一年十二月己酉朔，詔於京城內外并順天等八府，選民間女八歲至十四歲者三百人入宮。」說者謂世宗每選童女入宮，卽爲齋醮及備煉服女癸之資也。明史顧可學傳，又有所謂「秋石」者：

「世宗好長生，而同年生嚴嵩方柄國，乃厚賄嵩自言

能煉童男女洩爲秋石，服之延年。嵩爲言於帝，遣使齎金幣，就其家賜之，可學詣闕謝，遂命爲右通政，後拜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但食祿不治事，供藥物而已。京師人呼之爲秋石尙書。」（世廟識餘錄亦有之）

他如盛端明朱隆禧，皆以通曉藥物，因致顯宦，是不僅羽流藉以干進，卽士大夫亦有風靡趨寵者矣！陳眉公見聞錄，錄有世宗下徐階手札，及文真密疏，云是不刻於集者，遂錄一段如下：

「徐文貞公于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本日寅時，奉肅皇帝密諭云：汝茲所對數以衷言，夫神仙笑法官，正己之神未靈，却乃自生謗怨；且太上修積，不知多少歲月，彼仙者先將已煉成了後，呼風喚雨，此係秘端，汝克知之。曰不肯輕用，若次又費去，是不惜命，何謂修仙。又修仙專在二氣親，乃能結胎，我自去秋二氏各一御，至今十數月未幸一御，繼因左患，益加懼懷；然果盈宇宙不過二氣外無一妙也。題：臣適以修煉之士不肯輕用神氣上奏，伏蒙密諭，臣恭捧讀，仰惟皇上於修仙之道，已深造其精微，如臣臆說不足論也，但此義在道德經所謂「蓄」，心印經所謂「存守」。蓋已先發之，惟神仙者知而能行，衆人

不能行耳！其二氣親之功夫，臣愚昧不能通曉，然觀參同契所論，似只是鍊自己身中陰陽二氣，使交媾凝聚，至于益加懼懷，此則修仙之真基，且目下於却疾便可取效者也。謹具題以聞。本日申時奉說：汝謂果懼懷則是却病之本也，然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也。至於身中已煉，此又絕難，亦是成事之者，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家，方可爲仙修，玄聖榔梅嚼云：大道不離夫與妻焉，非二氣決不能成大道也。至如我之左患，非止病後失腹理有乘害者，所以服藥貼膏只拔去寒邪，而受害仍資符水云。題：伏蒙聖說，臣恭捧讀，皇上謂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此至言也。身中已煉，委爲絕難，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家，仰惟聖見允當；但此工夫，亦甚不易，蓋對景難于忘情，急流難于把舵，須直有入火不薰，入水不濡手段乃能之，此玄聖榔梅嚼之云，所以惟玄聖能行之也。……」

眉公云：「味語意肅皇帝志在長生，半爲房中之術所誤。」誠至論也。觀其君臣委曲條答，率引道德經參同契心印經等書，知是當時風氣，而陸西星之作爲道德元覽參同契測

疏口義心印經測疏者，此其故亦可深長思矣！野獲編記世宗之非時幸御云（宮闈封妃異典）：

「世宗晚年西宮奉玄，掖庭體例；與大內稍異，兼餌熱劑過多，稍有屬意，間或非時御幸，不能盡行冊拜，於是有未封妃嬪之呼。……聞之老內侍云：世宗一日誦經，運手擊磬，偶誤植他處。諸侍女皆俯首不敢仰。惟一幼者失聲大笑，上注目顧之，咸謂命在頃刻矣。經輟後，遂承更衣之寵，卽世所稱尚美人也。從此貴寵震天下，時年僅十三，世宗已將耳順矣！」

世宗之死，卽由於晚年多服熱劑。明史佞幸王金傳：

「時遣官求方士於四方，至者日衆，豐城人熊顯進仙書六十六冊，方士趙添壽進秘法三十二種，醫士申世文亦進三種，帝知其多妄，無殊賜，金思所以動帝，乃與世文及陶世恩陶倣劉文彬高守中偽造諸仙方，養老新書，與所製金石藥竝進，其方詭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愈，遣詔歸罪金等，命悉正典刑。」

劉若愚明宮史，載象一宮供象一帝君，乃世廟玄修之玉容，又有無梁殿，爲世廟烹煉丹藥之處，其制一木不用，皆磚石砌成，故名無梁也。

有明列帝雖多優遇方伎，然或釋道並崇，或侈心好異，未有如世宗之篤信道教，過求長生者也。卽有諫者，亦不悟，太僕寺卿楊最諫煉服丹藥，且予杖死（世宗本紀）。亦可見時主之偏溺矣。徐學謨記鄭王疏云：

「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理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有宗室訕謗者，故茲效尤，彼勤廢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真今時之西伯也。」（世廟識餘錄）亦未能拯其偏嗜。其後四十五年，戶部主事海瑞之疏，爲嘉靖朝最後建言之名疏（文長不錄）。帝得疏大怒，抵之地，少頃，復取讀之，爲之感動。嘗曰：「此人可方比干，但朕非紂耳！」（明史海瑞傳）瑞幸未遭大譴，帝殆有臨終悔過之萌，然已無及矣！

(6) 封神演義之時代反映

明中葉以還，靈怪類之小說，多神魔之作，胭粉類之小說，則多淫猥之談。其特別加重淫穢描寫，乃以前小說作者所不敢道者，皆時代風氣使然也。魯迅小說史略云：「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藥盛，妖心興，而小說多神魔之流，且每叙牀第之事也。」實有識之論。淫猥小說，不在

討論範圍之內，姑置不論。上述玄修燒煉之事，在封神傳中，觸處皆是，不煩縷列，此皆時代之反映也。至此已可根據上述作一結束。鄭振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謂羅貫中畢竟是個秀才，遂取陳壽三國志與通俗傳說之三國志平話之類書對照，加入許多陳志所有材料，遂成三國演義一書。同一情形，陸西星亦名諸生也，吾人亦可謂其棄儒爲道，乃以伐紂平話爲藍本，雜取道釋家通俗傳說，略參典籍，遂成封神演義一書。吳晗於金瓶梅之著作時代文中云：「假如金瓶梅在嘉靖時代寫成的時候，決不會偏重佛教到這個地步！」吾人亦可同樣斷言，假如封神作者未受嘉靖崇道之影響，其書決不會偏重道教如此之甚。伐紂平話中無諸路討周之神魔鬥法，亦無太公受命封神之事，下卷寥寥，只於紂紂命崇侯虎抗周師時，部下五將云後爲某神，平話所叙既甚簡陋，至道士陸西星手，自應於此等處着力，充分採擷通俗道教傳說敷衍成書也。考明史徐溥傳，載孝宗弘治八年詔撰老子三清樂章事云：（案封神有老子一變化三清事）

「是年十二月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

鬼列天神，矯誣甚矣。」

尤可注意者，孝宗時且有封神之事！明史劉吉傳云：

「帝（孝宗）惑近習言，頗崇祈禱事，發經牌令閣臣作贊，又令擬神將封號，吉等極言邪說當斥。」

據明孝宗實錄弘治四年十月略云：大學士劉吉等言前日蒙發下經牌，令作贊語，臣等已撰寫進上。今日又蒙發神將封號，令改擬，臣等亦已改擬，進呈；但此等事，外人必將驚駭，似此不經之事，未免爲聖德之累，乞勿再聽邪說。上納之。可補明史劉吉傳之不足，蓋吉等雖言邪說當斥，乃上神將封號以後之建言也。太公神將，古有流傳，而封神之說，孝宗時復有其事！反觀封神演義敘雲中子仗劍鋤妖（指妲己）不果，嘆曰：「一則成湯合滅，二則周國當興，……五則諸神欲討封號。」此段文字，總攝全書，可代表作者之宗旨，知亦特寫封神而作也。復觀世宗奉玄，諸閣臣撰青詞者，亦以諸神名號爲急務，世廟識餘錄云：

「龔佩者，嘉定人也。出家之崑山猛將廟爲道士。佩爲人顯魯無所知識，爲鄉里厭賤，然熟道書，能通曉道家神名，上方恭修玄典，佩來京師，依陶真人薦之上，改名龔中佩，娶有家室，而諸大臣撰青詞者，時

從中佩考問道家出處。……」

野獲編：釋道，道士入直內庭條，即取之此處而略加刪改謂：「其人愚憨好酒，乃羽人之下劣者，然幼熟道書，盡知諸神名號，入直諸老，時從攷問諸靈位業，馴至太常少卿，入內庭教習諸官人科儀。」以一醉慈羽士，竟能出入宮闈禁籟，而其所長，只在通熟道家神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意者孝宗封神，世宗寵貴熟習神名道士，均可影響或表現當時風氣，而西星九試不第，棄儒爲道，棲真攝山，鬱鬱不能自聊！高文典冊，或非樂習，值當時長篇通俗小說，爲新興文體，遂取伐村平話及歷來神將與周之民間故事，雜採釋道典籍，通俗傳說，作爲封神演義以自娛，或隱然以見其博學耶？

伐村故事之所以爲道家所重視，演成小說者：固有如上述之太公伐商八神將佐之，及太公兵法陰謀之傳說，可以作爲題目；實則西伯之臣事紂王，及身自入商，爲民請除炮烙之刑，被拘羑里之傳說，皆與老子之言相合。何孟春餘冬錄以爲此等傳說，即合於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將欲廢之，必姑輔之，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之思想！宜其取之作爲當時新興之通俗長篇小說也。作者似亦不滿意於當時道教之蓋。如封神演義三教大會萬

仙陣云：

「（衆仙）見截教中俱是五岳三山四海之中雲遊道流，燃燈點頭對衆仙道人嘆曰：「今日方知截教有這許多人，吾教不過屈指可數之人。」黃龍真人道：「自元始以來，僞道獨尊；但不知截教門中一意虛傳，騙及非人，真是可惜功夫，苦勞心力，枉了一生作用，不能免生死輪迴之苦，良可悲也！」

作者是否有含意，今置不論，總之，封神一書，其時代之背景，固有如上述者也。

周作人先生中國新文學源流云：

「……影響中國社會的力量最大的，不是孔子和老子，不是純粹文學，而是道教（不是老莊的道家），和通俗文學；因此，要研究中國文學，更不能置通俗文學於不顧。」

封神演義適爲道教通俗文學之作品，果爾，研究明代文學者，似不應置之於不顧也。

五 結 語

1、舊傳封神演義爲王弼州作，不可置信。明萬曆末年或昌啓時代刊本封神演義，有李雲翔序，又題許仲琳編

- 字樣，是否依託？不可確定；但充其量不過爲重編敷衍之人，而非原來之作者。
- 2、封神演義爲明陸長庚作，長庚字西星，興化人，蓋生於嘉靖初年，爲名諸生，嘉靖晚年聲蜚鄉閭，九試不第，棄儒爲道，作封神或在此時，或稍後。
- 3、陸氏著作甚富，多爲道釋家言。以南華副墨爲最有名，藉此可推考其生平，籍貫及時代。
- 4、封神傳中之陸壓道人，地位殊特，顯係作者自況，證以巫蠱壓星之術及詩歌思想而益可信。
- 5、封神演義之作，前人不知其有所本，自元至治本平話發現方知平話爲封神之藍本。今就影印本觀之，得知封神傳雖以此爲藍本，而改寫增添之故事，已多出原書遠甚。原書分量僅不過當封神十分之一耳。
- 6、封神演義最初當爲閩土特產，蓋陸西星承受梓行編著之至治平話及列國志傳等書敷衍而成。流播廣遠，爲時較後，故作者湮沒。清人筆記論封神作者事，仍爲閩人。
- 7、封神演義取伐紂平話改寫之處，多不勝舉，最要一點，爲有受三國演義影響之處。
- 8、增添故事爲陸氏創作，佔全書之大部，較平話爲神魔

- 化，着力之處，爲三十六路伐西岐事，似與西遊記八十一難作法相類。而其闕目線索，則爲聞太師及申公豹。
- 9、元曲中亦有伐紂雜劇，及其他神將之描寫。惜今日所見材料，尙不足以資論列。
- 10、明代仁宣成弘諸朝，均崇尚道士及方士；然未有如世宗之極端崇道，服煉玄修，篤慕長生者，明代道教之盛，嘉靖朝實爲登峯造極時代，不但陶仲文等之寵異，爲曠代絕典，他如羽流干進，及官爵之濫，士大夫從風邀寵，當時竟習染成爲風氣！世宗服金石藥，且至殞其身焉。
- 11、道士陸西星，即曾及見聞嘉靖道流之盛者。太公神將古有流傳，而不久以前，孝宗曾有封神之事。當時世宗又寵異熟習神號之道士，在此種崇道風氣之下，道士陸西星自然感受社會意識之影響，遂採合於道家思想之伐紂傳說，取伐紂平話爲藍本，參以道釋典籍及傳說，用新興通俗章回小說之體裁，作爲封神演義之長篇小說焉。

附錄：楊聯陞先生來函（六月十日）

長友楊聯陞先生，遊學於哈佛大學研究院。此文將脫稿時，曾將大意函知楊君，覆書到日，鄙文已成。承告宇宙風有柳君文字，並承抄示提要，亟錄於後，以資證發。

光璧大弟……關於封神柳存仁有文發表，或已見及；最近又加修正補充，特爲抄錄大意，別紙附上。柳氏之貢獻，除陸歷是長庚自傳外，當以發現宗子相集明刻本爲大。陸氏事，弟亦曾提及，未知孰爲先後。

（光璧案：陸歷應云長庚自況，不可云自傳，因長庚非真有陸歷之法力也。此意懷之已久，柳君亦有此見，可謂空谷足音，不知柳君取證爲何？楊君亦未相告。予以歷星巫蠱之術，陸歷作歌思想，及陸歷地位特殊等項記之，自覺可信，柳君有更強證據，則予說自可放棄；若仍有一得之長，似可並存以備參考也。）然終無極直接之證據，於傳奇彙考之外，直言陸作封神者，似尙未能令人十分滿足。

（光璧案：曩年與張政烺君討論時，即只覺得傳奇彙考一條，迄今更無再強有力之證，數年不晤張君，不知有新發現否？拙作論封神著作地域性節，可備一證。）弟有考證，逕寫成可布之。

封神與武王伐紂平話比較，胡適已發其端，惟彼謂聞太師申公豹爲臆造者，不知確否？（光璧案：往年侍適

之先生講席，即聆聞有此意見，今已稱引於拙文中，不知其此後有文字否？）弟所論各點甚精，材料頗新，便當整理發表也。

封神演義作者陸四星 柳存仁（宇宙風乙刊第二十

四期二十九年五月）

二十五年夏北京大學張政烺先生與胡適之先生曾有短函討論，第以未能詳加考據，始終未獲定案。二十六年春作者在北大文史週刊發表陸四星作封神考，今將原作改正，重爲發表，並附新材料二條：

- (1) 嘉慶重修一統志揚州府二古蹟摘星樓是賈似道所建，足以反映作者之揚州（興化縣）人，故賈氏有墜樓之記。（光璧案：元曲中有鮑天祐摘星樓比干剖腹，足證摘星樓並比干故事，久已流傳民間，伐紂平話中亦有比干剖心事，並有摘星樓推殺姜后，寫姜后墜樓而死，陸氏承衍舊文，似不必因揚州府有摘星樓方有此描寫也。平話中寫黃飛虎妻耿氏被醢爲肉醬，實嫌與伯邑考事重複，演義中改寫姜后被剗目烙手而死，故飛虎妻墜樓事，當由姜后脫化而來。第改耿氏爲賈氏，或當如柳君所言與賈似道建樓不無關係？）

(2) 新見萬曆三六戊申(一六〇八)刊本宗子相集十五卷，宗名臣，是西星好友，卷九五言排律有出訪陸長庚不遇一首，卷十一七絕又有寄陸長庚，卷七卷六卷四皆有與長庚詩。並可見其隱逸好道之致。卷六之末，有答五岳山人見寄一首：「片雲何處至？爲爾獨依依，寄我青山賦，悲愁采石磯(石磯娘娘所生?)。九華明自在，五月幾時歸，蕭索長途客，玄霜未授衣。」即陸壓自況之證。西星詩文見楚陽詩逸，大約應有青山賦在內。

卷十四報陸長庚書二篇，其二：「家大人書報六月大雨至使鸞鷲棲我芙蓉館中，則足下南墅當不能拒波浪浸几矣。細君諸郎豈安水居？即水中拾一二穗積，歲計何恃，大爲足下稱苦。」卷十二文部更有陸長庚母夫人叙，可見其早年貧苦之狀：「余往在草莽時，則長庚時時共余治博士家語，顧非其好也。輒太息罷，乃獨亟稱司馬子長杜少陵，當時聞其言者相與共目笑之，而余獨嗟嗟異焉，於是時時過長庚草堂，長庚輒與余几而談，細剖深語，已命侍子羹口藿飯余，或酒，余不夜不別。而別復相與握手竟談塗中。嘗見時余貧，長庚更大貧，至不能張燭啓塗，往往錯足溝穢不恨也。……後長庚與余次第應有司辟，已乃次第

罷歸，則仰天嘆息曰：余豪士豈困一箇哉，顧獨念母太夫人教我者勤也，且何以慰先君子地下！……長庚故喜爲玄言，與余言終夜不罷去，誠如其言，則咬桃餽芝，鍊形久視，長庚又有別事其母者也。余則安能知哉！余則安能知哉？」

時長庚母年六十，又弟原博字約之，文中云：「約之能詩能書能畫，又能精岐黃家言，余未見其人知其豪也，斯何愧機雲矣！」

光璧案：前引興化縣志云：「同時宗臣，最以才名，而著作之富，獨推西星云。」亦可略見宗臣與西星之關係。又按四庫提要一七二別集類：

「宗子相集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明宗臣撰，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嘉靖庚戌進士，除刑部主事。移吏部文選司，進稽勳司員外郎，以博揚繼盛忤嚴嵩出爲福建參議，遷提學副使，卒於官，年僅三十有六。明史文苑傳附載李攀龍傳中，蓋攀龍徐中行吳國倫梁有譽及臣有前五子之稱也。朱彝尊明詩綜稱臣所著有方城集，而此本實題宗子相集，其卷目與明史藝文志相合。王世貞志臣墓，稱其寢瘵疾亟，門人稍次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則其集乃臣未沒時所訂定也。臣嘗

與吳國倫論詩不勝，歸而精思累日月，卒能卓然成家，爲嘉靖七子之一。其詩跌宕俊逸，頗能取法青蓮，而意蘊未深，閒傷淺俗，靜志居詩話謂使其不遇王季，充之不難與昌穀蘇門伯仲，自入七子之社，漸染習氣，日以窘弱，最可惋惜。所言誠切中其病；然天才婉秀，吐屬風流，究無剽剗填砌之習，本質猶未盡漓也。惟竹閒諸篇體近纖仄，未免汨沒於時趨耳！至其西門西征諸記，指陳時弊，反覆詳明，蓋臣官闕中時弊倏具有方略，故言之親切如是，是又不可以文字論矣。」（案前考陸西星之時代於此亦可得一證明：宗臣舉進士在嘉靖庚戌（二十九年）其生年約當在嘉靖初，西星與之同時，由此亦可推知也）。

惜未見其書，柳君發現明槧本，實爲最佳之材料。又北京大學近購入李盛鐸木犀軒藏書，正在整理編目，尙不能借閱，友人吳庚年先生曾參與整理工作，昨與談及宗子相集，承告以李氏書中有此書，亦萬曆刊本，預想編目竣事後，或可見到此佳槧也。

跋

光璧學長封神演義考文成，出示命讀後書一跋尾，然余素不能文，且於小說文學之道久疏，婉辭者再。奈終不獲

許，不得已退而窺索枯腸，忽念道像變遷之跡，若稍事推尋，或能略明封神演義佛道兩教混融之背景，請試書之。蓋嘗竊思道教本出於方士仙家之思想，兩漢道教雖尙未組成，然神仙思想常表現於漢鏡銘及圖像中，如上泰山見仙人，上有仙人不知老等銘句，及神獸鏡中之飛仙西王母東王公等圖像，然此不過神仙之圖像耳。迨至六朝佛教極盛，造像隨興，六朝之神獸鏡因有變爲佛獸鏡者，此時道教興起未久，固不能與外來思想對抗，因而銅鏡中神仙圖像反爲佛像取而代之，反之道家且做佛家造像之事亦起而造象：如蕭寶實僭年號之玉皇象，是爲世知道像之最早者，降至李唐，自以其出於老子李耳，故特崇道教，道教至是盛極一時，道像之製作，亦益興盛，其間消息可自舊唐書隱逸傳司馬承禎傳見之。傳云：玄宗從承禎之言，於五嶽洞府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爲之。其據道經創制之象，恐不免多受佛像之影響也。佛道之爭，六朝隋唐爲最烈，至唐末宋初，兩教已有融合之勢，此可於宋初太祖乾德六年之摩利支天經及陰符經之合刻於一石之事見之。二經之前，且皆有畫象，後世經卷前多有畫象者蓋仿於此。後太宗太平興國五年有太上老君常清靜經石刻，經首亦有畫象，中老子坐像右手持拂

子，身後背火光燄，是仿自佛像無疑，兩旁脇侍立像雙手持笏亦仿佛像旁之兩菩薩脇侍也。光背兩旁有青鳥飛翔，此又自佛像中之伽邏嬪伽而來者也。偽齊之玉皇像，雖仿自佛像，然爲相對之雙玉皇尚不作一佛兩脇侍之式，中經隋唐佛道相互融合後即道象之形式亦完全取自佛家矣。佛像又多有作三尊佛者，此種形式再略後，亦爲道像所取：如南宋末年太原昊天觀開鑿之龍山道教石窟，其中層洞爲八洞中最大者，正面卽刻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尊像，左右兩面刻三真人三侍女，藻井刻瑞雲與雙龍，此純仿佛家石窟而造者也。

最足以見佛道二教融合之圖象，而尙未爲世人所週知者，有蘭州金天觀金闕玄元太上老君應化圖之壁畫。調查經過詳陳萬里西行日記。照片現藏北京大學考古組。觀爲明肅藩建。卽自此壁畫之手法及其所繪建築之法式觀，亦可推斷爲明代物。所畫爲老子應化事蹟，自『降李生』以至於『昇太微』等圖，諸般景象，歷歷如生，使吾人有觀連續圖畫之感。此連續畫傳之製作，當源於佛傳圖無疑。其間更有一圖作瑞雲昇於屋巔之象，雲間則現老子坐像，端坐於須彌坐上，身後有光背火燄，頂放金光萬道，座下有二力士，踏於雲端，力撐其座，有二女侍，持日月扇立

於座側，稍前有二冠服尊者，持笏現於雲端左側。此圖之構造，初視似與佛傳圖別無綫索可尋，然細觀其瑞雲飛騰升自房室之象，似表現老子之得道化昇也。則此二力士力撐須彌座而使老子能端然昇化之象，亦未嘗不可索源於佛傳之太子出家圖也。蓋太子出家圖，每作太子乘白馬，馬蹄爲四夜叉所託，悄然踰城之象，其四夜叉託馬蹄之象，至此而變爲二力士支撐須彌座之象，其間痕跡不無可尋也。亦其爲變自佛傳圖之證。又有一圖繪一巨佛，立像於一殿堂內，殿外五沙彌一作跪拜式，是明爲釋家供養像而雜入此老子應化圖中者。佛道相融之消息，於此益可見矣。此壁畫既爲明代物，正可與明代小說之封神演義相發明，足證中國思想至明代佛道兩家之爭已成過去，而達融合之境也。

又封神演義中老子一氣化三清之思想，在此壁畫中亦得以見之。如其第三化爲化三清圖，在雲海瀰漫之中，現一光圖，圖中三道尊端坐雲端，是承前述龍山石窟之遺意。又其間雲氣飄渺，似仍自唐畫三仙合坐圖仙逸之象而來，如日本正倉院藏金銀平文琴表面上端嵌以方界，內作三仙人跣足盤坐樹下，周飾珍禽異卉，其上雲山飄渺，構圖頗具逸世之想，其趣正與此圖相近。正倉院藏品多爲唐代物，是此圖之

別一淵源可推察而知。蓋其三尊之形式，雖取自佛家，而其情趣，仍具中國固有仙家飄逸之致也。此三尊仍當左爲老子，右爲太上道君，正中坐者爲元始天尊。自與龍山石窟無異，封神演義元始天尊老子通天教主三尊之名，與此雖異式，仍由此三尊演化而出者。惟封神之化三清爲老子自身所化之三化身，與此三清乃三尊尊者不同，竊疑封神老子氣化之說，當同於下述諸圖象之思想：

蓋其他各老子像，除背光是取自佛家外，多有光背後作金光萬道及頭頂放清氣一道或二道之象者。此當爲道家鍊氣之說所增飾者，老子氣化之說，亦當本於此。進之更有趣者，一圖右方繪一太清宮，有一冕服尊者，跪拜於宮殿之前，其後更有侍者數人，殿內雲氣迷茫，中出清氣一道，直騰霄漢，此蓋老子一氣所化者耶？又第八化所謂「變真文圖」，老子手指且放清氣一道，其中現諸種符咒書，所謂真文者也。第三十化演金光圖，老子坐於一光圈中，圈中有火簇騰空，頂放清氣一道，光圈後更放金光萬道，兩側左右各二道特寬，每道中立冠服尊者一列，此四列尊者當亦由老子金光所化出者也。是可知所謂清氣金光者，無往而不在，且無物不可化，其神力極大，而道家之極致，蓋在於此，則封神演義一氣化三清之說，固有所本，即其出

神出怪之描寫，亦不足爲奇矣。此又在佛道融混之迹外，道教自身思想之可於圖象中考見者也。謹就漫思所及者，拉雜草成此篇，聊以塞責焉耳。二十八年八月六日姚鑿跋於魯恥齋。

光壁案：朱國禎湧幢小品云：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衆，參會衆說而備錄於後：老子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暉時化身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堯帝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文王時號靈邑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郭叔子，漢時爲河上公。右見真仙通鑑及道經。」

舉此一例，可見道家載籍之中關於老子化身之說正多，可與此壁畫化身之圖象思想互相參證，輯之可另爲專題也。

黃鶴樓叢話

啓 埜

黃鶴樓者，相傳建於孫權，而故事則不一其說，以任昉述吳記證之，蓋始於江左可無疑也。惟樓幾經陵谷之變，頻興頻燬，羨之者徒就文獻中冥求其雄麗而已。茲假得光緒辛巳未焚前之撮影及乾隆中刻絲天下名勝圖各一幀，製版景印以供覽，並爲說以誌概，希讀者於臥遊之餘，緬懷神州靈寶，豈獨一魯殿也歟。

民國辛巳七月謹識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淒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此唐崔顥登黃鶴樓詩也。詩之前四句，卽是黃鶴樓成名本事。因世傳蜀漢費文偉登仙，常駕鶴憩此，後人遂名之曰黃鶴樓，故崔詩云然。

按黃鶴樓在湖北武昌黃鶴山，山一名黃鶴，亦名黃谷，俗名蛇山，其中峯名高冠山，西北約二里，有黃鶴磯，樓卽建於磯上。水經注卷三十五江水條云：「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鶴磯西而南矣，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澹曰泖浦，是曰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會矣。船官浦東，卽黃鶴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鶴岸，岸下有灣，目之爲黃鶴灣。」並未言及黃鶴樓，祇云林澗甚美而已。

費文偉事蹟，載於三國志蜀志卷十四，志云：「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童允齊名。……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諸葛亮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以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亮卒後爲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琬自漢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封成鄉侯，復領益州刺史。十一年出住漢中，……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修在坐，禕歡飲沈醉，爲修手刃所害，諡曰敬侯。」固然正史不能與小說等量齊觀，故費文偉登仙駕鶴之事，不見於蜀志，而黃鶴山與費氏之關係，可想而知矣。

水經注又云：「黃鶴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壘藉阻，高觀枕流，上則遊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羨縣治也。」地名辭典：「按此乃江南之夏口城，非江北之夏口也。」蓋江北之夏口，即今之漢口，江南之夏口，在晉宋齊爲江夏郡。南齊書卷十五州郡志下：「夏口城據黃鶴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也。」據此則乘黃鶴者似又屬之于王子安矣。

乾隆江夏縣志卷十五引報恩錄云：「鄂辛氏市酒山頭，有道士數詣飲，辛不計酬，道士臨別取橘皮畫鶴於壁曰，客至拍手引之，鶴當飛舞以侑觴，遂致富。踰十年，道士復至，取所佩鐵笛吹數弄，須臾白雲自空飛來，鶴亦下舞，道士飄然乘鶴去。辛氏卽其地建樓，曰辛氏樓。」此又一傳說也。

梁任昉述異記卷上云：「荀瓊字叔偉，潛棲卽粧，嘗東遊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而滅。」此事亦甚奇異。

宋蘇軾亦傳一故事，曾以詩記之云：「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饑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鉉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烟，雞鳴月落風颯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未堅，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敝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竄諠，訟歸

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莫顯，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此詩題曰：「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如詩所云，則抱關老卒，志不安命矣，亦可爲妄求者戒也。

乾隆江夏縣志謂唐人閻伯理作鄂記，以文偉事爲信，鄂記筆者未見。又卷十三藝文及康熙武昌府志卷十二藝文，並載有閻伯理黃鶴樓記一篇，記云：「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常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構巍峩，高標龍嵒，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館，四闢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烟，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柱，東陽八詠，迺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鄂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政其凝，或逶迤退公，或登臨送遠，遊必於是，極長川之浩浩，見衆山之纍纍，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仙蹤可揖，嘉叔偉之芳塵，迺喟然曰，黃鶴時來，歌城郭之竝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公歷七六五）歲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觀此知樓之削男雄偉，早已著稱于宇內矣。

縣志又謂宋陸游記當時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之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然自唐宋以來，名人題詠，志乘所載極多，不勝備舉，特未知何年復建也。明方孝儒有黃鶴樓詩卷序云：「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湖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鐘鼓，肆管絃，燕會於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雄之相持，武昌莽爲盜區，屠傷殺戮，至於雞犬，求尺木寸垣於頽城敗壘間而不可得，天下之亂極矣，大統既一海內，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爲國都，旄頭屬車往來乎其土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茲焉覩其狀甚悉，雲濤煙樹，咫尺千里，夏日漢陽，蒼蒼如在目睫，展卷而臥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灑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湖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再登，爲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然則元時已復舊而復燬，明初又重建之。

明何璧有黃鶴樓序，竝載於縣志，文頗可誦，序云：「洞天別地，仙客離宮，瞰三江而吞七澤，控西蜀而踞東吳，窓俯匡衡呼吸直通霄漢，棟凌翼軫婆娑可摘星辰；五百年地老天荒，檻外之雲烟不改；三四朝星移物換，樓中之甲子還

長。山月江風，演出數番世界，南鴻北雁，閑殘幾度春秋；酒醒何處，山川還是主人非，丹竈奚存，風景何留仙子去；鶴踪寥渺，也應華表歸人，桃跡朦朧，定向瑤池結子；洲邊草長，彌正平之傲骨猶存，江口潮寒，周公瑾之雄心已冷。看雲排繡闥，迢迢總神女之情，對雪倚朱樓，片片盡郢人之曲，仙靈不散，往來鶯渚鷗江，龍氣常過，出沒蛟宮鼈空，鳥嬌芳草岸，依稀翠幕微歌，山繡綠楊波，恍惚青銅寫黛，錦城繡野，千秋之王氣稱雄，柳市梅街，三戶之人烟獨勝，雲中金扇，早朝開三千賓客，月裏笙歌，春宴散十二樓臺；朱甍碧瓦，鳴鐘列鼎之家，竹徑蓬門，載酒彈琴之地；絃歌百里，先人香火之場，砧杵萬家，帝子沐浴之邑。漁歌欸乃，響開蕪荻殘秋，僧梵摩訶，聲徹旃檀半夜；蛟螺晨渡，光搖鳧鴈之波，魍魎宵啼，吼動鼉鼉之窟；城狐潛影過，涎垂度世之舟，木魅遞形遊，膽破降魔之劍。賢王設醮，時分鬼苑之詩，詞客揮毫，常把蘭亭之牋；解鞍俠少，把酒臨風，仗劍征夫，振衣懷土；夕陽歸野寺，待度僧來，曉雪下江天，看山客到；愁娟望遠，目窮天際飛鴻，游子傷離，魂斷烟波去錫；時屬烟景，律轉陽春，山亂榆莢，還疑跨鶴之錢，隔岸鶯簧，恰似迎仙之吹；梁間綺戶，朝朝偏惹杏花風，簷外舟梯，夜夜都歌楊柳月；誰家公子醉，玉驄嘶玳瑁之筵，何處女郎歌，金轎載珊瑚之佩。賣花聲遠近，忙來深巷捲簾人，鬪草隊參差，惱殺前江移棹客；寵柳嬌花，不盡傷春之思，登山臨水，豈無懷古之悲。璧天南浪子，海內狂生，登樓作客，長羞王粲依人，入楚干時，不學蘇秦困鬼；顧十年任俠，當思飛劍之豪，而五嶽游夫，已熟炊梁之夢。道書自寫，願爲丹闕逋臣，仙籍曾標，信是元都黜帝，詩魔請戰，風雲月雪總奇兵，酒曜司權，天地山川皆小吏。偶閒情而躡屣，遂倚策以行吟。噫，風物堪憐，神仙難接，居人談往事，幾度斜陽，過客問遺踪，數聲逝水，帆檣影裏，誰爲坵壑中人，車馬塵間，幾見雲霞外客；白雲還自散，落花啼鳥總愁予，黃鶴不重來，剩水殘山誰作主；舒長嘯玩弄烟霞，逞狂吟品題風月，洞庭可接將口吸實堪，雲夢非遙只胸懷不啻。問仙翁何意，空傳三醉他樓，笑供奉無才，不敢重題此地；雲牕月牖，增樓閣於胸中，天幟地氈，擲乾坤於物外，塵寰大夢，東西南北何人，造物小兒，三萬六千幾日，丹成終是幻，寧知烟火有神仙，規畫總歸空，試看市廛皆洞府。當筵擲管，遠謝子安，八景抽詩，深漸文老。余亦尋真之士，聊付懷仙，後有攬勝之人，同成弔古。一 文辭雅馴，讀之如入畫中。

樓於嘉靖被火，隆慶五年都御史劉勳重建，汪道昆爲之記。崇禎癸未（十六年公歷一六四三年）燬於流賊之難，清順治中御史上官鉉重建。康熙三年火，總督張長庚巡撫劉兆麟重建。迨後屢經修葺，至光緒七年（公歷一八八一年）復被災，張文襄督湖廣時重建。樓有聯云：「昔賢整頓乾坤，締造都從江漢起。」「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亞歐遙。」武漢名勝誌略謂爲公所撰。

文襄重建者，今仍宛在，據鄭國翰川鄂旅行記：「樓在漢陽門內，門前臨江，院內房列如市，舊樓早焚於火，新起數樓，皆爲酒肆茶舍，午刻在樓上一層食麵飯，坐視武漢三鎮鼎立，龜蛇二峰對峙，吟蘇子赤壁賦，崔灑黃鶴詩，不禁今昔之慨。」此記作於乙卯年，則民國四年也。

按光緒七年，歲在辛巳，距今已六十年矣。然在此已前，自道咸以後，對外則有中英鴉片及英法聯軍之戰，內則有洪楊捻匪等之亂，文化遺物，摧殘殆盡，尤以建築物爲烈。如北京之圓明園，其較著者也。江浙之名勝古蹟，更不勝枚舉。而舊存之黃鶴樓，今亦不復可見，思之曷勝浩嘆，惟於圖畫或照像中，領略其一二耳。

本期本刊圖畫，一爲光緒七年未災前之攝影，一爲乾隆中刻絲天下名勝圖之一。二者相校，其峻闌傑閣，聳天峭地之姿，毫髮不爽，可知樓於此百五十年間，未嘗被災也。然有所感觸焉，以言黃鶴樓，孰不驚其修楹時起，并幹崇躋，極嵯峨之壯觀，盡梓人之神技歟。以言刻絲，孰不訝其針工精密，向背界畫，儼若渲染，生意宛然，不遜於寫真歟。夫今已矣，第不可不推及其他。蓋文化乃民族之精神所寄，遺物則文化之結晶。以中國歷史之悠久，幅之遼闊，其巍然仍存如黃鶴樓者，其遺傳名物若乾隆刻絲者，泯焉無聞，蓋不知凡幾。將何以維護而發揚光大之，則仍待於羣賢也。

林文忠遺書述

陳 陸

始筆者之寫鴉片戰與中國軍器一文也。於此役之崇仰者。惟公一人。蓋公數歷中外垂四十年。於政事無所不盡心。而其尤關天下治亂之數者。以禁鴉片爲最鉅。故今之言中國近代史者。必始自鴉片戰爭。言鴉片戰爭者。必首舉公。至其憤事也。亦往往推咎於公。殊不知其時承平日久。風化大壞。教變迭起。禍亂時作。官吏之昏庸。軍人之懦弱。莫不昭然於耳目。而朝庭尙拘泥祖法。昧於時勢。妄自尊大。如公之遵道如砥。持心若弦。奉法不避。識量清遠者。有幾人哉。卒以蜚言所阻。志未得申。茲逢百年之會。不應無所表章。然引以爲憾者。卽公之著述未能悉得也。故誌目錄。用廣採訪。其有鑿藏。尙祈慨釋緘。際。俾匡不逮。謹識。

公福建閩侯縣人也。生於清乾隆五十年（乙巳）七月二十六日。生時適閩撫徐嗣曾鳴騶過其門。故公之父名之曰則徐。字之曰元撫。一字少穆。其族村老人。則公晚年自號也。

公生卽警敏。長不滿六尺。英光四射。聲如洪鐘。每劇談。隔舍數重聆之輒了了。性孝友。事事以養志顯親爲念。自奉

儉。而資助族戚歲必數千金。尤愛士。所至必擇其秀異者召入官署。勸以學行。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讀書者。約期治膳。集而課之。曰「親社」。性聰察。摘伏如神。馭左右嚴。每黑夜潛行。躬自微察。無敢因緣爲奸。然待人以恕。接人以誠。人咸樂爲之用。與人言。必令反覆詳盡。得達其情。道人善。孜孜若不及。善飲。喜奕。服官後皆卻弗御。好勸動。與處數十年者。未嘗見其袖手枯坐也。

公以嘉慶十六年辛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榜後歸省。明年還朝。散館以編修用。自是益究心經世之學。雖居清秘。於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識者知公爲輔器矣。

嘉慶二十一年。公充江西鄉試副考官。明年記名以御史用。二十四年。充會試同考官。閏四月。奉命充雲南鄉試正考官。於途中有日記一卷。曰滇輶紀程。鄉試畢。與副考官吳慈鶴擇中式之卷文藝詩策尤雅者十四篇。爲己卯科雲南鄉試錄。而公爲之序。

公於嘉慶二十五年。補江南道監察御史。時河南儀封南岸工程未竣。公以料販囤積居奇奏請敕該地方大吏嚴密查封。平價收買以濟工需。下河南巡撫議行。先是海寇張寶授誠後。累官副將。至是擢總兵。公慮其驕蹇不可制也。特疏劾之。旋授浙江杭嘉湖道。下車後於所屬海塘水利悉心求之。遣人至閩迎養二親。公父賓日先生憚於遠行。獨公母陳太夫人板輿就養。後以賓日先生病。卽引疾奉陳太夫人馳歸。時公引疾太亟。外人不知。頗有僞同官排擠而高蹈之謠。公於答蔣礪堂書中會辯其事。自是家居一載。明年（道光元年）復出。至都引見。仍發浙江以道員用。旋簡授江南淮海道。復命署浙江鹽運使。三年擢升江蘇按察使。四年署江寧布政使。時江浙大府議濬兩省水利。奏請以公總司厥事。會陳太夫人之訃至。因亟奔喪回里。五年特旨起赴南河督修隄工。是秋。江南大府議行海運。疏稱公細密精詳。堪任其事。而公以積勞瘁作。未克任事。呈大府轉奏允予回籍調理。六年特旨命公以三品卿銜著兩淮鹽政。公以未終制懇辭。服闋北上。奉旨授陝西按察使。署布政使事。甫至陝。續奉升授江寧布政使之命。因遣人迎養賓日先生。惟公以權理陝藩。代者未至。不能遽去。而賓日先生已挈眷屬由閩赴蘇。乃以疾卒於衢州行館。公尙在陝。得訃卽自陝南奔。此道光七年事也。公服闋在道光十年。入都與龔自珍。潘曾瑩。曾沂。黃爵滋。彭蘊章。魏源。張維屏。周作楫等結宣南詩社。互相唱酬。

六月補湖北布政使。十一月調河南。明年夏調補江寧。十月授東河總督。十二年調江蘇巡撫。十五年代陶澍署理兩江總督。十七年奉命爲湖廣總督。先是公於十五年蘇撫任內會考績河庫道李湘蔭明練樸誠。辦事細緻。至是李湘蔭以庫款牽混不清。宣宗謂公註考不實。降四級留任。復以遷就湖南巡撫訥爾經額辦孫匪藍正樽案。宣宗謂公隨同附和。大不誠實。降五級留任。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上疏奏請嚴禁鴉片以塞漏卮。以培國本。宣宗著直省各督撫各抒己見。妥籌章程具奏。公平日自擊鴉片流毒。怒焉憂之。至是乃本其主張。擬章程六條。略云：

(一) 煙具先宜收繳淨盡以絕餽根也。查吸煙之竹桿謂之「槍」。其槍頭裝煙點火之具又須細泥燒成名曰「煙斗」。凡新槍新斗皆不適口。且難過。必其素所習用之具。有煙油漬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寶之。雖骨肉不輕以相讓。……今須責成州縣盡力收繳槍斗。視其距海疆之遠近。與夫地方之衝僻。戶口之繁約。民俗之華樸。由各大吏酌期定數。責以起獲。示以勸懲。……

(二) 此議定後。各省應卽出示勸令自新。仍將一年之期劃分四限。遞加罪名以免因循觀望也。查重典之設。原爲斷吸起見。果能人人斷吸。抑又何求。各省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個月爲初限。如吸煙之人於限內改悔斷絕赴官投首者。請照「習教人聲明出教」之例。准予免罪。然投首非空言也。必將家藏煙具幾副。餘煙若干。全行呈繳到官出具改悔自新毫無藏匿甘結。加具族隣保結立案報查。如日後再犯。或被告發。或經訪聞。拘訊得實。加倍重辦。其二三四限之內投首者雖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減輕。惟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卽須加重。……除初限以外。四限以內未首之犯。拏獲審實。似應按月遞加一等至軍爲止。……似此由寬而嚴。由輕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懼。置諸死地誠不足惜矣。

(三) 開館興販以及製造各罪名均應一體加重。並分別勒限繳具自首以截其流也。查開館本係死罪。興販亦應遠戍。近因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獲者轉少。今吸煙既擬重刑。若輩豈宜末減。應請一體加重。方昭平允。但澆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請自奉文之日起。開館者勒限一月。將煙具煙土全繳到官。准將原罪量減。如係拏獲。照原例辦理。地方官於一月內辦者。無論或繳或拏均免從前失察處分。倘逾限拏獲。犯照新例加重。自獲之員減等議處。

其與販之徒。路有遠近。或於新例尙未聞知。不能概限一月投首。應請酌限三個月內不拘行至何處。准赴所在有司衙門繳煙免罪。若逾限發覺亦應論死。其繳到之煙土煙膏。眼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時燒化。投灰江河。匿者與犯同罪。至製造煙具之人。近日愈夥。……雖照例懲辦而製造如故。應請概限奉文一月內。將所製大小煙具全行繳官燬化免罪。並諭煙袋作坊。瓦器器戶。以及金銀銅錫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查。如逾限不首及首後再製。俱照新例重辦。其裝成煙斗可用吸食者。即須論死。保甲知情不首與犯同罪。

(一) 失察處分。宜先嚴於所近也。文武屬員有犯。該管上司於奉文三個月內查明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議處。其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斷無不知。應勒限一個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據實舉發。即是有庇匿。除犯者加重治罪外。應將庇匿之員即行革職。本署書差有犯。限三個月內查明懲辦。逾限失察者分別降調。

(二) 地保牌頭甲長本有稽查奸宄之責。凡有煙膏煙土煙具均應著令查起也。挾仇訐告之風固難保其必無。但能起獲贖證即已有據。且起一件即少一害。雖初行之時亦恐難免滋擾。然凡事不能全無一弊。若果吸煙者懼其滋擾而皆決意斷絕。正不爲無裨也。至開館之房主及該地方保甲斷無不知之理。若不舉發。顯係包庇。應與正犯同罪。並房屋入官。

(一) 審斷之法宜豫講也。此議定後。除簡僻州縣犯者本少。即有一二無難立時審辦外。若海疆商賈馬頭及通衢繁會之區。吸食者不可勝數。告發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給。即終日承審而片刻放鬆。則穉已過矣。委人代看。則弊已作矣。是非問罪之難。而定讞之難也。要知吸煙之虛實原不在審而在熬。熬一人與熬數人數十人。其工夫一耳。且專熬一人容或有弊。多人同熬。轉無可欺。譬如省會地方擇一公所。彙提被控被拏之人。委正印以上候補者一員往審足矣。不必多員也。臨審時。恐其帶藥過癮。則必先將身上按名嚴搜。即糕點亦須敲碎。然後點入封門。如考棚之坐號。各離尺許。不准往來。問官亦只准帶一丁兩役。隨身伺候。不許擅離。自辰巳以至子丑。祇須靜對不必問供。而有穉之人。情態已皆百出矣。其審係虛誣者。何員所審。即令何員具結。倘日後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

此外公並製成戒煙方數種。施民服食。如忌酸丸。補正丸。四物飲。瓜汁飲等。亦頗有效。時各章奏未齊。定議需時。公

慮民心一放難收。卽商之湘鄂兩巡撫大舉嚴禁。計共搜獲煙槍五千五百餘桿。煙土煙膏一萬二斤餘兩。具摺入奏。宣宗甚喜。諭曰：「所辦甚屬認真。可見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實心查辦。自可漸有成效。」蓋公辦理煙禁之精神在於嚴明。死罪二字創於黃爵滋。而公尤大膽堅持之。然公初不僅以死忱民。觀其宜重禁吸煙以杜弊源片略云：

……臣歷任所經。如蘇州之南濠。湖北之漢口。皆園閭聚集之地。疊向行商舖戶暗訪密查。僉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日剩得半數。」問其一半售於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臣竊思人生日用飲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準數。若以食貧之人當中熟之歲。大約一人有銀四五分即可過一日。若一日有銀一錢則諸凡寬裕矣。吸鴉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須另費銀一錢。是每人每年卽另費銀三十六兩。以戶部歷年所奏各直省民數計之。總不止於四萬萬人。若一百分之中僅有一分之人吸食鴉片。則一年之漏卮卽不止於萬萬兩。此可覈數而見者。況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之一分乎。鴻臚寺卿黃爵滋原奏所云歲漏銀數千萬兩。尙係舉其極少之數而言耳。內地膏脂。年年如此剝喪。豈堪設想。而吸食者方且呼朋引類以誘人上癮爲能。陷溺愈深。愈無忌憚。微玩心而廻頹俗。是不得不嚴其法於吸食之人也。或謂重辦開館興販之徒。鴉片自絕。不妨於吸食者稍末未減。似亦持平之論。而臣前議條款請將開館興販一體加重仍不敢寬吸食之條者。蓋以衙門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親長隨書辦差役嗜鴉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販賣之人。若不從此嚴起。彼正欲賣煙者爲之源源接濟。安肯破獲以斷來路。是以開館應擬絞罪。律例早有明條。而歷年未聞絞過一人。辦過一案。幾使例同虛設。其爲包庇可知。（按本年二月始僅處絞廣東郭亞平一案。）卽此時之衆議難齊。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吸食者果論死。則開館與興販卽加至斬決梟示。亦不爲過。若徒重於彼而輕於此。仍無益耳。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蕩。靡惡不爲。徒治引誘之人而不錮其子弟。彼有恃無恐。何在不致復犯。故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爲先。……諺云。「朋足之市無業囂。僧寮之旁不鬻櫛。」果無吸食。更何開館興販之有哉。或謂罪名重則訛詐多。此論亦似。殊不知輕罪亦可以訛詐。惟無罪乃無可訛詐。與其用常法而有名無實。訛詐正無了期。何如執重法而雷厲風行。吸食可以立斷。吸食既斷。訛詐者又安所施乎。若恐斷不易斷。則目前之繳具已是明徵。若恐誅不勝誅。豈一年之限期猶難盡改。特視奉行者之果肯認真

否耳！誠使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於姑息。不視為具文。將見人人滌慮洗心。懷刑畏罪。先時雖有論死之法。屆期並無處死之人。即使屆期竟不能無處死之人。而此後所保全之人且不可勝計。又熟得而熟失焉。……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

知公之旨在勸示自新。又如施藥斷癰之辦法。無一非慈祥憫惻視民如傷之懷也。其所以主死罪論者。特深知火烈民畏之語之可法耳。後公入覲。賜紫禁城騎馬。召見凡十九次。乃奉諭以湖廣總督兼兵部尚書銜頒給欽差大臣關防。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公以廣東所有包買之黨口。說合之存毘。與興販各路之奸商。獲送快艇之頭目。有經京堂科道指名陳奏發交查辦者。有經密查暗訪得其蹤跡者。恐其聞風遠颺。乃在塗次開出姓名住址飛剖廣東布按兩司按單密為拘捕。宣宗恐公此去。兩廣督撫或存觀望之見。互相推諉。不肯和衷合作。降諭旨以誠之。粵督鄧廷楨乃貽書於公。中有云。「所不同心者有如海。」公甚感之。

公既抵廣州。出示慎密關防。並擇期收受有關海口事件之呈稟。久居廣州之老英商查頓聞風先遁回國。而伶仃洋面之躉船有二十餘隻。亦先後開動。作欲回國之勢。公以躉船每隻貯存鴉片不下千箱。若不將其銷除淨盡。終非了局。先以嚴諭責令洋商覺悟。復發一諭帖。令洋商呈繳鴉片。旋英領事義律來廣州。奸商顧地等希圖乘夜脫逃。經公查知截回。一面派兵嚴密圍守商館。絕其交通。一面將住泊黃埔之貨船。概行封艙停止貿易。英領義律經此困迫。始稟復情願照繳。公復念各洋商鴉片起空。無貨置貨。殊可憫憐。乃奏准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者。賞給茶葉五斤。計所賞茶葉共十餘萬斤。而公借鄧廷楨抵虎門。會同水師提督關天培督率文武委員分船收繳鴉片。約二十餘日凡收繳鴉片一萬五千八百八十九箱。又一千五百四十餘袋。覆之義律原報數目。已逾十分之八。其餘躉船內鴉片間有駛往沿海各地者。公即嚴令義律速行催到如數盡繳。並以半月為限。同時並剖廣東各學教官。速查所轄文武生員有無吸煙。命其造具名冊。五人互保。又頒發營兵吸食鴉片規條。亦着五人互保。猶恐不足。更作剴切告示曉諭粵民使速戒煙。其示先之以矜惜。恐之以刑戮。曉之以禍害。終勉以斷癰之福利。反復申論。文極委婉。粵民聞之。深為感動。

時義律催到之商船。已陸續開回虎門。由南澳駛來者三艘。共繳鴉片一千六十七箱又五百十一袋。由福建駛來者亦三

艘。共繳鴉片二千二百四箱又五十七袋。連前共收鴉片一萬九千一百餘箱又二千一百餘袋。覈與義律原報之數溢出一千袋有零。公奏請將原箱解京驗燬。嗣以御史鄧瀛言。恐中途有偷漏抽換之弊。即改令會同督撫就地銷燬。其銷燬情形。據公奏摺云：

……向來用火銷化。拌以桐油。其法未嘗不善。第訪聞焚過之後。必有殘膏餘瀝滲入地中。積慣熬煎之人竟能掘地取土。十得二三。是流毒仍難盡絕。臣等廣諮博訪。知鴉片最忌者二物。一曰鹽漬。一曰石灰。凡以煙土煎膏者。投以灰鹽即成渣沫。必不能收合成膏。是其相剋之性。正可資之以除其害也。然便逐箱煙土皆用灰鹽煮化。則鍋竈之設必須累百盈千。誠恐照管不到轉滋偷漏。如其少設。又非數月不能銷完。茲再四酌商。莫若於海灘高處。挑挖兩池。輪流浸化。其池平鋪石底。縱橫各十五丈餘尺。兩旁欄樁釘板不令少有滲漏。前面設一涵洞。後面通一水溝。池岸周圍廣樹柵欄。中設柵廠數座。爲文武員弁查視之所。其浸化之法。先由溝道車水入池。撒鹽成漬。所有箱內煙土逐箇切成四瓣投入漬中。泡浸半日。再將整塊燒透石灰紛紛拋下。頃刻便如湯沸。不鑿自然。復雇人夫多名各執鐵鋤木爬立於跳板之上。往來翻截。務使顆粒悉化。至退潮時候。啓放涵洞隨浪送出大洋。並用清水刷滌池底。不任涓滴留餘。若甲日第一池尙未刷清。乙日便用第二池。其泡浸翻截悉如前法。如此輪流替換。每化一池必清一池之底。始免套搭牽雜。上身上下均係赤露。又於停工放出時與執事工役一同搜檢。不許稍有夾帶。試行之初。每日纔化三四百箱。迨數日後手法漸熟。現在日可八九百箱至千箱不等。……

此次公所銷燬者。共約二萬箱二千餘袋凡二百三十七萬餘斤。

先是義律於繳完鴉片之後。即住居澳門。上書請公派員來澳妥議通商章程。公即派佛山同知劉開域前往與議。並將奏准頒賞之茶葉一千六百四十箱發往給賞。未至。義律復上書請准其國貨船在澳泊卸裝貨。公以其深蓄詭謀。希圖不納關稅。批駁不許。及劉開域至澳。義律以計不行。拒不見。且不收茶葉。時英船新來者。已有三十二隻。俱在尖沙嘴一帶停泊。並向村民及出海奸民零售鴉片。公聞之。飭義律查禁。義律不答。旋村民林維喜爲英水兵酒醉逞兇毆斃。公又嚴

飭義律交出兇手。按例辦理。義律諉稱不能查得。公以其抗不交兇。乃駐節香山縣。下令驅逐在澳之英人。並斷絕其柴米食物。撤其買辦工人。再諭義律交兇。並責其縱令英船赴其他沿海各地兜售鴉片。義律並不接受。乃率同在澳之英商遷居於尖沙嘴貨船及潭仔窰船上。後義律因林維喜案內不交兇手。理細勢窮。乃捏報英商三板船一隻爲海盜所搶。遺失船員八名。一人左耳被割。以爲抵卸之地。公諭其交出受傷之人。開具事主名單。並令引勘失事地點。以憑稽辦。而義律無以應也。竟欲示威。即率兵船五艘。擊九龍山師船。爲參將賴恩爵擊退之。義律乃託葡人上書轉圜。公命其具「嗣後如有夾帶鴉片。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切結。而義律不肯。然英商船已有具結入口者。竟爲義律所派兵船追回。且擊擊我尖沙嘴師船。爲提督關天培所敗。自是交涉益形惡化。而義律頗受各國商船之非難。義律乃擴大其辭。向英政府請兵。於是鴉片戰爭開矣。

戰端既開。吾國沿海各省。閩廣之外。率多空虛。蓋廣東以公在而閩則有鄧廷楨也。故英軍頗不得利。而轉攻浙江之定海。陷之。時諸大吏懼難。頗不悅公所爲。乃造蜚語上聞。公與鄧廷楨皆落職。隨軍營效力。宣宗以廣東軍務廢弛。臨事不能得力。追論歷任總督之罪。遣公及鄧氏戍伊犁。時黃河氾決。公於途中奉命折回東河効力贖罪。

公在東河。與總河王鼎相處極得。道光二十二年。東河工竣。朝旨命公仍往伊犁。鼎相送於河干。涕泣爲別。公有荷戈紀程一卷傳世。卽此行之日記也。

公在伊犁也。頗受伊犁將軍布彥泰知遇。因奏請飭公勘辦伊犁開墾事宜。公乃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伊拉里克塔爾納沁等處。酌給回民耕種。改屯兵爲操防。一年之間。計闢各路屯田三萬七千餘頃。大漠廣野。悉成沃衍。煙戶相望。耕作皆滿。合兵民而一之。歲省國家轉輸無算。而回民生計亦大裕。嗣布彥泰奏公於開墾阿齊烏蘇地畝案內會捐辦要工。又自備資斧查勘新疆南北各城開墾事務。著有勞績。卽命公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旋朝命布彥泰爲陝甘總督。未到任前。命公以三品頂帶先行署理。會野番肆劫公乃先飭鎮將防護馬廠。一面改製大礮。倣照洋礮之法。推輪運送。士氣爭奮。勦捕殆盡。此道光二十五年事也。

道光二十六年。陝西巡撫鄧廷楨卒。宣宗命公補其缺。時番務未了。故公仍留甘肅。與布彥泰籌辦善後事宜。事畢。而

陝省文關伊邇。巡撫例應監臨。所有科場事宜。亦須先期督辦。於是山蘭州遠赴西安。

時關中旱。民不能耕。爭殺牛以食。公曰：「如此則來歲又饑也。」飭官爲收牛。償其值。勸富民質牛予以息。次年乃大有秋。二十七年遷雲貴總督。滇中漢回構釁垂數十年矣。焚殺無虛日。議者各有所袒。莫能決。公至。諭之曰：「止分良莠。不分漢回。」適回民丁燦廷赴京稟控漢民沈正達等。有司提犯解訊。保山民糾衆奪犯。燬官署。搜殺回戶。并抗拒鎮道兵。公提兵出剿。途次聞趙州之彌渡有客回勾土匪滋事。遂就近剿彌渡。破其柵。殲匪數百。保山民股慄縛犯迎師。公召漢回父老各諭以恩信。復乘勢搜獲永昌順寧歷年拒捕戕官諸匪寘諸法。

道光二十九年。公以舊疾疝氣復作。告假一月。蓋公自上年鄭夫人喪後。常深悲悼。加以頻年積勞。至是舊疾乃大發也。七月公以病體未痊。奏請開缺回籍調理。宣宗不得已勉從其請。及行。滇民焚香載酒。遠近不期而集者至數萬。滇人繪像以祀。明年宣宗崩。文宗即位。降詔求賢。大學士潘世恩等均以公薦。時廣西連年饑饉。盜賊蠭起。陳亞發歐祖潤顏品匡等各率其黨羽數千人。以白布作旗。上書官逼民變等字樣。而洪秀全楊秀清亦起事於金田。通政使羅惇衍以匪氛熾盛。特疏請文宗起用公爲欽差大臣。赴桂剿辦。文宗可其奏。公聞命即行。粵民間公來。皆額手相慶。十月九日過漳州。以痔漏久。體頗羸。力疾抵潮州。痢下不止。十九日辰刻。卒於普寧行館。時年六十六歲。賜諡文忠。

公服官江南最久。以吳苦賦重。講求漕政。不遺餘力。在粵時中旨詢江南漕務。公條舉四端。曰本原。曰補救。曰本原中之本原。曰補救中之補救。宣宗極爲嘉許。擬俟粵東事畢。次第施行。然未果也。

公書具體歐陽。文喜駢儷。詩宗白傅。在官事無鉅細必躬親。家居必偏訪民間利病白諸當道。求題詠者雖踵接。不暇應也。及謫伊犁。始得肆意。遠近爭寶之。公博覽強記。纖芥事數十年不忘。著述極夥。彙誌於次

雲左山房文鈔

按閩侯縣志著錄四卷。今於北京各書肆訪之。邈不可得。公裔季武先生。現寓北京。哲嗣同甫君與筆者善。求之亦無藏本。故內容無徵。

雲左山房詩鈔八卷附詩餘一卷試帖一卷

按閩侯縣志著錄八卷。今存光緒丙戌（十二年）家刻本。首載道光三十年上諭及咸豐元年諭祭文御碑文各一道。較縣志著錄者增多詩餘一卷試帖一卷。

奏疏十卷

是書題曰林文忠公奏疏。僅見皇朝掌故彙編內編卷四十五。清史稿藝文志。閩侯縣志藝文志。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諸書。均未著錄。惟皇朝掌故彙編經籍門奏議類於公此書外。並無公所著政書。是一是一。未得詳也。姑著之以俟考。

政書三十七卷

是書題曰林文忠公政書。分甲乙丙三集。甲集爲東河奏稿一卷江蘇奏稿八卷。乙集爲湖廣奏稿五卷使粵稿八卷兩廣奏稿四卷。丙集爲陝甘奏稿一卷雲貴奏稿十卷。今傳有家刻本。首載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公本傳。並無序跋。據黃彭年陶樓文鈔卷八有林文忠公政書序爲刻本所未載。茲錄之。序云：「自古國家盛隆之世。上恬下熙。謂天下已治已安。而不復遠慮。如人方壯而病伏焉。樹方榮而蠹滋焉。牆屋方屹立而蛇鼠窟焉。於是微見遠之士。深察夫弊之所由生與害之所必至。又必得操柄。精誠專一。強毅而有為。乃能振拔於宴樂頹廢之際。而奮然以有爲。道光之中。承乾嘉之後。西域底定。海宇宴然。公卿大夫日以簿書期會相責成。而天下之利權。非中飽於私家。卽漏卮於海表。於是陶文毅公起而治其內。以爲天下之財賦。莫盛於東南。其大端曰河鹽漕。河者天事居其半。鹽漕則皆人事爲之。遂改票鹽。散議海運。而海內百餘年之積弊始彰。文毅既歿。林文忠公繼之。既治其內。復思治其外。以爲財者億兆養命之源。散在內地。藏富於民。漏向外洋。藉資寇盜。宜內樹聲威。外加慎重。陽示鎮靜。陰肅防維。必不敢耽一日之安。以貽

無窮之患。而海外數千百年之大害始著。文毅之在兩江也。鹽漕失業之徒。群起詬病。而上結宸眷。朝右爲之主持。故謗議雖多。而遇合則極盛。文忠之在兩粵也。媒孽傾軋之事日出不窮。而下得民譽。至今交相稱美。故遭際坎坷而名聲則大隆。然吾觀兩公之心。蓋深慮夫弊之日滋。害之益甚。將至於不可窮詰。憂及於國家。禍延於後世。思其患而預爲之防。文毅舉其易者爲之倡。文忠舉其難者爲之繼。其用心誠而致力果。殆死生以之。至於一身之榮辱毀譽。固有所不計也。文毅始卒。奏疏文集刊布流傳。文忠遺集。哲嗣鏡帆前輩。雖經編輯。久未刊行。迄今二十餘年。哲孫孝廉始齋刻本乞序於予。自文忠總督東河以迄雲貴。爲甲乙丙三編。都三十七卷。名之曰政書。書中於民之情僞。地方之利病。細如毛髮。鉅如邱山。無不反覆周詳。推究始末。而或興或革。言之必其可行。忠純如武鄉。詳密如安陽。明決如太岳。洵無愧古之立功立言者。咸豐以來。寇亂極矣。任事者稍得破除常見。竭其心思才力之所能至。而文忠與文毅。獨於宴安無事局守文法之時。洞見癘瘕。亟起救藥。吾知世之讀其書者。必將感發興起。思所以宏濟艱難。是則國家之厚幸也夫。」

四洲志

是書爲西人著述。文忠公所譯。見馮桂芬顯志堂稿卷十二海國圖志跋。據洋務權輿卷上云：「林則徐自去歲至粵。日使人探詢夷事。翻譯夷書。又購其新聞紙。」又據琦善奏粵省實在情形摺亦云：「從前洋人書信。祇言貿易。官員向不過問。自林則徐到粵。欲悉洋情。多方購求。」（見道光東華錄四十二）。則是書爲公在粵時所譯。殆無異議。惟皇朝掌故彙編內編卷四十五經籍門著錄海國圖志一百卷。林則徐譯。魏源撰。而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七經籍考第十一著錄海國圖志一百卷。魏源撰。林則徐重定。清史稿藝文志祇云魏源撰。而不著公名。按清史稿魏源傳云：「晚遭夷變。謂籌事必知夷情。復據史志及林則徐所譯西夷四洲志等成海國圖志一百卷。」又日人增田貢所撰清朝政典舉要卷四亦云：「魏源爲中書舍人。復據林則徐所譯洋人之四洲志等。述海國圖志。」又考馮氏跋海國圖志云：「是書以林文忠公四洲志爲藍本。不宜轉取從前之職方外紀萬國全圖等書以補其所無。不幾以春秋列國補戰國策乎。又西

人地理書皆著經緯度。真得地理要義。正恨中國古書無此。故并省沿革。多所聚訟。」此論皆本之目見。殆非虛妄。然則公實著有此書。而與魏氏之海國圖志本非一書。其言甚明。惜乎此書已佚。故所謂著者譯者重定者及與魏書之參差處。均無由案證。

日記

是書題曰林文忠日記。見閩侯縣志卷四十八藝文志。謝章铤賭棋山莊文又續集卷二有跋林文忠公日記云：「昔曾窺見一二矣。公從子訥山太學。與予有連。爲言公在官無日不治事。無日不見客。亦無日不親筆墨。所爲日記不下數千百本。隨時隨地。皆可案稽。今觀此冊。益信。公身後子姓分析爲墨寶。噫誠足寶也。雖然文忠有政書。而有年譜。似宜分年錄要補所未備。勸成一編。臚其生平出處進退大節。垂視後來。近阮文達雷塘菴會文正求闕齋兩弟子記。亦皆刪掇日記。遂成名作。子經爲公賢孫。其有意乎。」按閩侯縣志卷六九文忠傳云：「子汝舟聰彝拱樞。則徐道成。汝舟例不得隨侍。以兩弟從。聰彝字聽孫。侍父伊犁。則徐旋奉命勘辦開墾事宜。歷庫車阿克蘇烏什等八城。皆以聰彝從。聰彝聞見日廣。成西行日記。」未言公有日記。謝氏云：「昔曾窺見一二矣。」今觀此冊益信。」則昔者今者必非一本。陳康祺郎潛紀聞謂公謫戍伊犁。在道著荷戈紀程。又公於嘉慶二十四年主考雲南鄉試有滇輶紀程一卷。此二書今皆有傳本。然紀程亦排日體。謝氏昔所見者。未審卽此書否也。其云日記百數十本。子姓析爲墨寶。足證公之勤於著述矣。今不諱尙存人間否。其聰彝之西行日記。亦不知與此書是一是二也。公從子訥山。不知其名。按閩侯縣志卷七二文苑傳有林楓者「字蒂庭。道光甲辰舉人。與同里劉存仁謝章铤友善。喜爲詩。老屋三楹。炊爐不繼。有聽秋山館詩十卷。」或其人歟。

荷戈紀程一卷

此書爲公遣戍。襄辦東河河工竣事後。自西安至伊犁途中之日記也。時爲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據記知公於是年七月初

六日起程。十一月初十日到戍所。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一云：「道光二十二年西夷和議成。林文忠公則徐譴戍伊犁。躬歷庫車阿克蘇等城。縱橫三萬餘里。在道著荷戈紀程。……公當萬里投荒。漂搖失職之際。倦倦君國如此。至今讀其所著書。於山川阨塞。賢豪遺迹。與夫風土謠俗民生疾苦。凡所目擊。悉筆於書。古誼忠肝。躍然紙上。」

滇船紀程一卷

是書爲公於嘉慶二十年奉命充雲南鄉試正考官在途中之日記也。據記中言公於是年四月二十七日戊午得旨。副之者爲吳慈鶴。於五月初八日出都。八月初一日抵昆明。金安清撰公傳誤爲丙子年（嘉慶二十一年）。案是年公會充江西鄉試副考官。非雲南主考也。

畿輔水利議一卷

按李元度先正事略云：「文宗之召公也。將使籌畿輔水利。」蓋道光三十年所著。據公自叙。以爲國家建都於北。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糜數石之費。循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而經國遠猷。務爲萬年至計。竊以此爲未便也。因奮率諸書。擇其簡明切要可備設施者。條列事宜。析爲十二目。曰：「開治水田有益國計民生。直隸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歷代開治水田成效。責成地方官與辦無庸另設專官。勸課獎勵緩科輕則。禁擾累。破浮議。懲阻撓。田制溝洫。開築空壓田地計畝攤撥。禁占墾礙水淤池。推行各省。」博稽約取。不僅可資考古。兼有裨於國計民生焉。

手札

此冊未見。據黃彭年陶樓文鈔卷十一跋林文忠公手札云：「右林文忠公與潘功甫先生九札。皆撫吳時籌議賑饑事。詞義精妙。固不待言。尤喜其見事之真。慮事之密。論事之細。往時讀公撫吳諸疏。但言集紳勸輸。煮粥送賑。及觀此札。然後知精察力行之詳且盡如此。賈子云。古之爲天下者至纖至悉也。纖悉之未周。而謂吾能其大且遠者。固不然。」

矣。功甫生長名門。秉蹈高節。爲世推重。而宅心施惠已饑已溺之意。具見札中。士之獨善者。原未嘗忘兼善也。然則名賢之求志。與名臣之達道。豈有殊哉。」

信及錄

是書爲公以欽差大臣查辦廣東禁煙事件時所發之文告。及與外人往來之文件。自道光戊戌年（十八年）十一月起至庚子年（道光二十年）三月止。凡未收入政書者。胥彙集於此。都得一百二十四件。不分卷次。依年月先後排比之。是本爲最近上海神州國光社排印本。前有民國二十六年公裔孫孟工君序。謂是書原爲公所遺之鈔本。民國十八年適值虎門燒煙九十年紀念。曾一度刊行問世。但刊印不多。故流傳未廣。愚案書中所收外人呈稟文理多不通順者。如咪喇堅國夷商京稟續商向不販賣鴉片云：「咪喇堅國遠商京稟欽差大人。爲稟請敬報事。遠商幾年在廣東做貿易。從來不販賣受交鴉片坭一斤。亦絲銀都不買。又隨時到處勉勸各人。以此項毒物萬不應做矣。現在稟明欽差大人憲仁政。必不忍將遠商之貨船買辦事件阻留爲難也。亦稟明過限期。因爲遠商想望各商。一齊稟報順從。謹此稟赴欽差大人臺前查察允准施行。」諸如此類。蓋皆出當時通事之手。雖譯筆欠通。要足以窺測其真象。洵爲鴉片戰爭最珍貴之資料也。

直隸水田簡要事宜一卷

閩侯縣志著錄。

遼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

那波利貞著
劉德明譯

本文著者那波利貞先生，日本德島市人，年約五十許，現在任職京都帝國大學，擔任東洋史學教授；著作宏富，桃李甚多。念年前曾來華遊歷，足跡遍南北，所作燕吳載筆一書，對於我國之風土習俗記載頗詳。民國二十年頃，赴巴黎倫敦等地各大國立圖書館，專門研究與甘肅燉煌石室之文書；經先生手抄與拍攝之影片極夥，爲世界各國研究燉煌石室遺書人士中之最高權威者。本文係先生於民國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脫稿，載於記念高瀨惺軒博士六十歲壽辰之中國學術論叢中。近以研究遼金土城問題，承畏友石橋丑雄先生以此篇見示，展讀之後，欽感靡已，爰特抽暇譯出，冀以供我學術界之參考；惟譯者學識淺陋，兼以時間倉促，謬誤之處在所不免，尙乞讀者惠予指正，是幸。

譯者

今日北京之內外兩城，並包涵其北部西南部一帶負郭之地域，自古時卽爲都市存在之地域。其在古代歷史上所表現者，卽春秋戰國時代燕國之都城在薊，此約自西歷紀元前七二三年——卽燕之穆侯時代起，至西歷紀元前二二一年，卽燕國最後國王喜，被秦始皇所滅時止，繼續存在之都邑。

其後迄西歷紀元後七十年，即後漢明帝時代，乃置燕郡；及三國魏晉時，其郡之治所，皆置於薊；並傳幽州州治所，亦置於薊。自魏起，歷晉，南北朝，隋，唐等朝，隨時代之推移，有時稱爲燕郡，有時謂之燕國，且有時亦謂之爲幽州，稱之爲涿郡；迄於唐初復幽州之名止，名稱變革雖不一，要之燕郡及幽州之治所，相傳皆在於薊，故舊唐書地理志云：「自晉至隋。幽州刺史皆以薊爲治所。」然此說是否事實，殊難遽然斷定；依鄙見：此殆五胡時代前燕國慕容儁所奠定廣袤南北九里東西七里之薊城位置，已非春秋戰國時燕國都薊之地。其證據則如慕容儁造薊城銅馬，元一統志有：「銅馬門在舊城東南隅。昔慕容儁鑄銅馬。置之東掖門。後人因名銅馬門爲坊。」而此元一統志所謂舊城者，明係指遼南京金燕京乃至金之中都大興府城，以故遼金南京燕京乃至金中都大興府城，若爲古春秋戰國時代燕都薊之位置，其不在今北京內城北城壁德勝門外之位置，則元一統志所謂銅馬門在舊城東南隅者，前燕國國都之薊城，必位於自今北京內城西南部至外城西半部之地域；然假定春秋戰國時代之燕都薊命名古薊城，慕容儁所奠定者，則可稱爲新薊城，位置自異，而唐代幽州鎮城，實係據此所謂新薊城而建置者。

其後所建之大都市，爲本文揭題之遼金南京燕京以及金海陵王於天德三年（西歷一一五一年）擴張之中都大興府城；其後元世祖改建大都，遂又成爲明永樂帝之北京城。然當今日探討北京之都市建置沿革時，鄙意以之分爲六節，最爲便利。此即第一期以春秋戰國時代燕都薊與薊丘爲中心之研究；第二期爲五胡時代前燕國國都薊城及其與唐幽州鎮城之關係，暨唐幽州鎮城之研究；第三期爲遼南京金燕京及海陵王完顏亮在天德三年擴張以前金燕京之研究；第四期爲天德三年擴張後金中都大興府城之研究；第五期爲元大都燕京（Khan Balik）之研究；第六期爲明永樂帝改修之北京及清朝襲用此城（北京）之研究。

鄙見中對於前劃六期，茲擬縷述者，實在其第三期；惟若自研究前列六期拙稿中，僅將第三期抽出，則考證過程中爲與第二期或第四期之研究相互照應計，記敘上難免有彼此疏密之差；然仍將此自全編中抽出者，實屬不得已也。例如關於今北京外城老牆根地名與其緣起之鄙見，乃第二期唐幽州鎮城研究篇中主要之論述，然在本文關於老牆根之解釋，僅陳述鄙見之結論，至其緣起，則略而不談。本文中似此情形，尚有一二處。希望讀者予以原諒。

二

關於研究北京建置沿革業經公布之論著，爲數甚多，其由中國人著作者，以畿輔通志，大清一統志等地誌類之書籍爲始；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京漢鐵路管理局編輯之燕楚游踪錄甲編各關於順天府之條；順天府志，欽定日下舊聞考，清吳長元宸垣識略，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等，要皆爲研究此問題之書籍，且係關係書中最重要者。再屬於專考者，尙有震鈞天咫偶聞所載遼金元明都城考；清繆荃孫藝風堂文集卷二所載之遼故城考，金故城考，元故城考，明故城考，遼故宮考，金故宮考，元故宮考，明故宮考諸篇；及瞿宜穎之北京建置談叢等，爲數極多。其中繆荃孫氏以一編窺順天府志之學者，研究方面尤有相當之考覈。震鈞之著作，在中國人研究此問題之論著中，對於遺址，亦會加以調查，可謂爲有相當考據之著作。

其屬於西洋人之著作，則有人所共知，法威爾氏之北京 (Favier: Peking)，布萊德修愛兒氏考古學歷史學上北京之研究 (Bretschneider: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 on Peking. 1876)，安利高魯基氏所作馬可孛羅東方見聞錄之補註，拉薩利斯特派教會牧師梅茲氏於一九一四年二月彙編歐洲學者歷經發表關於北京地方歷史方面研究之專書 (Maes: 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g. 1914)。再如馬德樂魯之北京 (Madrolle: Peking)，薩莫埃魯庫林氏中國百科辭典 (Samuel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中，對此亦爲簡單之說明；此外寡聞之吾人尙未知曉者，恐尙不少。

再關於日本人之著作，以光緒卅四年 (西歷一九〇八年) 十二月清國駐軍司令部編纂刊行之北京誌第一章二節所載之研究，爲日本人開始公佈研究北京建置沿革之論文；其以部分的遺址研究而發表者，尙有文學博士內藤虎次郎先生之燕山楚水，於其書第四十二頁以下有所記述。

研究地理沿革時，文獻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與文獻之研究併行，且更爲必要者，是乃遺址之實地踏查研究。蓋由於遺址遺物之研究，可予文獻上以一更確實之證據，實乃極有興味之事；且有時復因遺址遺物調查之結果，可訂正文獻

上之謬誤。例如本文所論之問題，若僅根據文獻研究之，其結果僅止於全研究之半，決難謂爲完備。中國昔日之學者，動則過於重視文獻，多有輕視實地調查研究遺址遺物之嫌，卽如繆荃孫氏在遼金南京之研究上，亦尙難脫此弊。由此言之，布萊德修愛兒及法威爾氏之研究，與前述日本人北京誌之研究等，是爲比較重視遺地之研究，而以其結果再與文獻之所傳加以比較考覈。北京誌之所以創唱新說者，實以基於實地調查之結果，此種研究之態度實值尊敬。法威爾氏等西洋之學者，過於偏重遺址之實地調查，自不待言；且時有因誤解中國文獻之關係，致使費心勞力實地調查遺址之結果，適化爲無價值之情事；例如彼唐幽州鎮城子城之解釋者卽是也。順天府志寺觀篇中關於唐代憫忠寺，卽今北京外城白帽胡同北側法源寺之位置云：『法源寺……其地爲唐幽州鎮城東南隅。子城東門之東也。』白帽胡同南側，隔該胡同與法源寺相對之大雲院，卽唐朝智泉寺之記載，唐會昌六年采師倫書重藏舍利函記中云：『智泉寺。在子城東門東百餘步。大衢之北面。』可知今法源寺大雲院之位置，在唐代幽州鎮城子城東門之東。而今法源寺位置在唐幽州鎮城城內東南隅一事，據今法源寺所存唐景福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重藏舍利記銘文中，關於述說當時憫忠寺之位置者，以『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中有寶閣。橫雲巖虛』之句，已甚明確。唐憫忠寺與今法源寺之位置，完全在同一之處，遂難動搖，乃北宋欽宗與太上皇徽宗在靖康役後，被擄往北地之際，曾一時淹留之寺院也。根據上列諸記載觀之，是唐憫忠寺與智泉寺——卽今法源寺與大雲院所在之地點，適當唐朝幽州鎮城內之東南隅，同時亦正當子城東門外百餘步之地點；然在西洋學者之研究上，幾皆以前言子城，解作幽州鎮城，無視於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記之銘文，將唐代憫忠寺置於幽州鎮城東城外，以故遂將唐幽州鎮城東城壁線，擬定於今法源寺之西方。馬德樂魯氏之北京，所載唐幽州鎮城復元之地圖等，皆係如此，不論如何解釋亦係誤解也。

然如關於遼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先賢之研究已多，今末學之吾輩似無重加考究之必要，但事實上殊不盡然，例如幽州鎮城子城解釋之情形，卽僅就文獻觀之，恐亦不免相當之疑問。

民國十六年（西曆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日之期間，余奉命前往北京，實地作各種歷史上之調查及研究，於研究其他問題之同時，并致力於此遼金時代南京燕京故城疆域，在考古學與歷史學上之研究，冒暑熱遊於北京郊

塌間，竭力爲實地之踏查，並將重要之地形，悉行攝影。時維八月半至九月初旬，城外高粱矗立，既得展望，且有土匪之危險，但因時間上不克待諸高粱成熟刈取後，以故每日均至北京外城右安門外，廣安門外，西便門外，與夫內城之阜成門外等地，近則三四華里，遠則達十一二華里以上，自信關於研究燕京由來必要之地方，大致均經踏查。此即：(一)右安門外東管頭村鵝房營鳳凰嘴一帶之地，(二)西便門外蓮花池一帶地方，(三)阜成門外六道村西釣魚臺一帶之地，(四)阜成門外苑家村北方蕭太后運糧河一帶，(五)外城土地廟及土地廟斜街老牆根一帶，(六)崇文門外上四條胡同崇恩觀一帶之地方等；其主要者悉經調查，并拍攝影片三十餘幅。

其研究上最大之困難，即無尺度確實之地圖一事，凡欲爲歷史地理之研究者，必需要以科學方法繪製尺度確實之該地地圖，自不待言。例如：欲爲日本歷史地理方面之研究時，若有日本參謀本部繪製之地圖，方可將遺址遺蹟之地點記入，而成爲學術的研究；設無參謀本部製之地圖，而特借測量技師同往，以測量器械一一實測製圖者，又當別論，否則即關於日本奈良郊外條里之研究，亦有困難也。中國古來學術之地圖，爲數甚多，然多爲寫生圖，例如楊守敬之歷代地圖，水經注圖，大清一統輿圖者，固可據以大致明瞭地點存在之位置，而關於吾人在此的感覺必要程度之詳密與確實，尙未齊備。考察遼金南京燕京之疆域時，最低亦要求五萬分之一，若得一萬分之一者尤佳，繪製詳密確實之學術地圖；惟關於北京內城外城地內確實測量之地圖，曾於民國八年秋奉命赴華時，偶於琉璃廠書肆獲得中華民國二年內務部職方司測繪處製，題爲實測北京內外城地圖，營造尺八千五百分之一地圖一張。此乃一極精確貴重之地圖。北京城內之地域固可以此圖而得充分明瞭，但郊外方面者，尙嫌不足。去秋抵北京後，首先焦慮者，即此北京郊外地圖也。經千方百計之苦心，始探知京漢鐵路技師布雅魯 (G. Bouillard) 氏，曾奉中華民國交通部令實測作成油墨印製非賣品之北京郊外地圖 (Carte des Environs de Peking) 一種，其後幸得陸續將北京藍靛廠萬壽山以下十一頁圖面尋獲。此爲二萬五千分之一者，頗爲精詳，度該圖原來似欲用爲軍用地圖而繪製者，地名之記載既極豐富，且將潤葉樹，針葉樹之區別，亦行記入。本文所論即係根據此二萬五千分之一之北京郊外地圖，與民國二年內務部職方司製作實測北京內外城地圖，將吾人實地踏查之結果記入後，再以之與文獻及先輩學者之研究比較考覈。此二種地圖皆由學術上之實測結果所成，與日

本參謀本部製作之日本地圖，具有同樣學術上之價值；各地點間相互距離之比例，可自圖面完全推得，再將實地踏查結果，遺址之存在地點記入，綜覽之，甚爲便利。因爲斯種地圖之獲得，拙稿始得完成也。

三

遼在今日北京地方建置南京燕京者，爲太宗會同元年（西曆九三八年）事；遼史太宗本紀：『會同元年升幽州爲南京。』遼史地理志南京道項下又曰燕京；遼史聖宗本紀：『開泰元年（西曆一〇一二年）改幽都府爲析津府。』其名稱之改廢，雖一再不止；但遼之南京燕京者，自遼太宗會同元年以來，迄天祚帝天慶保大之交，遼代滅亡時止，始終一貫，一百八十九年間，從無些許變動，乃於今北京外城西半部起至西南郊一帶之地域存在者也。自然遼代末年會一度爲金將軍郭藥師所割據，有更名燕山府路之事，且一度會入於宋朝勢力圈內；但其時間甚短。遼天祚帝保大五年，即遼德宗耶律大石延慶二年，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太宗天會三年（西曆一二二五年），金之宗望軍攻陷燕山府，金太宗因遼時宮闕略爲增減，改南京爲燕京，列於五京之一。迄金海陵王完顏亮天德三年（西曆一一五一年）三月，又命張養浩等大車擴張；貞元元年（西曆一一五三年），改爲中都大興府。關於遼金時代，尤其是海陵王以後，宮闕城郭街市之壯麗偉觀者，遼史金史地理志上，竟無記載；僅知不足齋叢書，所收南宋樓鑰之北行日錄上篇，乾道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條下之日記，尤其在下篇述說乾道六年，即金世宗完顏雍大定十年（西曆一一七〇年）庚寅之正月初一日新年拜賀情形條，記載特爲詳密。此書與彼范成大之攬轡錄，三朝北盟會編所收載南宋張棣之金虜圖經等，同爲極貴重之史料。茲錄乾道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之條下云：

『二十七日……車行六十里。過盧溝河。至燕山城外。……入城。道傍無居民。城壕外土岸高厚。夾道植柳甚整。行約五里。經端禮門外方。至南門。過城壕上大萬橋。入第一樓。七間無名。傍有二亭。兩傍青粉高屏牆甚長。相對開六門。以通出入。或言其中細軍所屯也。次入豐宜門。門樓九間。尤偉麗。分三門。由東門以入。又過龍津橋。二橋皆以石欄分爲三道。中道限以護甬。國主所行也。龍津雄壯特甚。中道及扶欄四行華表柱。皆以燕石爲

之。其色正白。而鑄鍊精巧如圖畫然。橋下一水。清深東流。橋北二小亭。東亭有橋名碑。次入宣陽門。樓九間分三門。由西門入會同館。館在內廊之西向南。

又二十九日條下云：

「入見。館之西有門。門外皆民居。宣陽門內街分三道。中有朱欄二行。跨大溝爲限。關外植柳。高麗人西夏人二館在東。與會同館相對。……長廊東西曲尺各二百五十間。廊頭各有三層樓亭。護以綠欄杆。廊有三路。貫其中。南路兩門外皆民居。中路無門而路甚闊。左爲太廟右爲三省。北路左門外有屏牆夾道。中有官府。……左掖門後爲敷德門。其東廊之外樓觀聳飛。聞是東苑。西廊有門。卽大安殿門。外左右翔龍門。門之後敷德。後爲集英門。兩門左右各又有門。集英之右曰會通。其東偏爲東宮。西有長廊。中起高樓。卽大安殿前廣祐樓也。會通門內之西廊。卽大安之東榮。爲高麗西夏茶酒幕次。其後爲承明門。北向相對爲昭慶門。東爲集禧門。西卽左嘉會門之後。相對有右嘉會門。其中卽大安殿。」（下略）

此北行日錄中所見金宮闕城郭之記載。自係金海陵王完顏亮擴張後，中都大興府城之記載。金初施於燕京者，在某種程度下，亦可據以類推遼代南京燕京之情形。前述「橋下一水清深東流」者，自爲今阜成門外苑家村北方東流，所謂蕭太后運糧河水之支流。此河現雖涸淺。但實爲北京郊間珍貴清澄之一河流也。

遼金時代，自今北京外城西半部，亘西南郊外一帶之地方，卽有如今日北京城程度之城市，其宮闕之壯麗與今之紫禁城不相上下；但自元世祖建置大都後，始漸就衰頹；今者該地已完全化爲荒草寒烟，負郭之高梁地點矣。值此滄海桑田，變遷無定，從事實地調查之際，殊不勝感慨之至也。

關於遼之南京燕京廣袤規模者，遼史卷四十地理志南京道條云：

「（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橫廣一丈五尺。敵樓戰櫓具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在西南隅。皇城內有景宗聖宗御容殿二。東曰宣和。南曰大內。內門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門曰南端左掖右掖。左掖改萬春。右掖改千秋。門有樓閣。毬場在其南。東爲永平館。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

開。北曰子北。西城巖有涼殿。東北隅有燕角樓。坊市解舍寺觀。蓋不勝書。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關。古北之口。桑乾河高粱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瑤嶼。府曰幽都。軍號盧龍。」

由於右列記載，固可得其要領，但以過於簡單，在欲爲歷史地理具體的研究者，每有隔靴搔癢之感；然不幸除此記述外，寡聞之吾人，尙未見有其他關於遼代南京燕京都城情形之史料；尤其是關於城門名稱之記載，東西南北各有二門一事雖已明瞭，而東面所謂安東門與迎春門相互位置之關係，尙欠分明。東城壁二門中之安東門在南抑在北，均不明瞭，此不得不謂史實記載之欠完全。在當時年代相隔不遠之人士，雖不一一詳記其位置，亦可知曉；而在遼滅亡八百餘年後之今人，遂難追想。關於城門名之記載，似以元史地理志記元大都者爲稍勝，凡讀元史地理志者，對於大都門名，均可一目了然。且隨讀隨可逐次將其具體的位置，記於地圖上。

遼之南京燕京者，原爲襲用唐代幽州鎮城斟酌增減而南移者，已不待言，順天府志及藝風堂文集卷二所刊清繆荃孫之遼故城考；欽定日下舊聞考，清震鈞天咫偶聞之遼金元明都城考，北京誌，Bretschneider 之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 on Peking. 1876, Favier 之 Peking, 翟宜顯之北京建置談叢等書，所說皆一，此乃毫不容疑。再如 Maes 氏之 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g, 與 Madrolle 氏之 Peking 二書，要皆爲研究此問題之著作，今似無再另行研究之餘地；然而各該說間，均有相當之差異，遂致發生應以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之疑點；例如關於南京燕京北城壁之界限，震鈞天咫偶聞所載遼金元明都城合圖上，謂此不與今內城南城壁之線一致，而歐洲學者則皆以之解作與今內城之南城壁線爲一。此二說究以何者爲是，實令人有另行研究之必要。天咫偶聞著者，不以遼南京燕京北城壁之界限與今內城南城壁線一致之理由，據遼金元明都城分圖之說明書云：

『今宣武門外之老牆根即遼城之北面。而土地廟在通元門內路西。見金史。』

此係由於金史上所見土地廟位置之記載與老牆根之地名，在今外城宣武門外而立論之結果。歐洲之中國學者據之以爲與今北京內城南城壁線一致之論據，係以今西便門外白雲觀西方附近殘存之土阜作目標，畫一合此土阜之東西直線，蓋以其視此土阜爲遼南京燕京北城城壁遺址之故，宜乎含有此阜之東西線，正與內城南城壁線一致。內城南城壁之東西

線，與含有外城老牆根之東西線，自係平行之二線，但其相互間之距離幾尙有中國之一里半以上。以之與內城南城壁一線致歟，抑與其南老牆根之線一致歟，結果則此南北九里，遼南京燕京都城之位置，遂致南北生出今華里一里半以上之差異，實一重大之問題也。據上述之研究結果既不同，則誠應另加以研究。

吾人實地調查之結果，乃如後列逐條之論述，而遺蹟中與此項研究最有價值者，厥爲今北京外城右安門外東管頭村鵝房營鳳凰嘴地方遺留之土城。此實即遼金時代南京燕京都城西南隅唯一確實之遺址。然則今若確實研究遼金時代一里之長度時，僅以此鳳凰嘴之土城隅作中心，於東方及北方劃一有遼城一邊九里實長之弧，則遼金南京燕京都城西北隅及東南隅，皆可以幾何學之方法求得，方三十六里，每邊九里之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自可不必另費苦心，而於地圖上得以恢復其原狀；但遼金時代一里之長度，迄今未能明瞭也。

從來之中國人中，原不乏研究中國古代之尺度與里程者，惟其研究之對象，概爲據中原支配中華全國之王朝時代者，卽如漢，唐，宋等時代之尺度與里程是也。至於偏閩或鼎峙及被目爲胡虜之朝代，幾均對之不加研究。遼金時代之里程等項，雖與北宋南宋里程之研究有關，但以中國人視遼金爲閩位，胡虜之朝代，以故對其里程加以研究者甚少也。因之遼代一里折合今日之若干，尙待今後之研究。遼朝爲塞外出身之民族所建設之國家，因其文化較低，恐卽沿用中原之尺度，若然，則遼朝勢當襲用唐代之尺度量；但此僅係推想，推想者有時比較妥當亦未可知，而此係非有確實左證而成立之推想，反言之，遼金兩朝或非襲用唐朝之尺度量而自有其制度也。

因有此種實際之情形，故自鳳凰嘴土城隅，畫一幾何學之弧線，以決定遼南京九里見方之疆域一事，在目前情勢之下，乃一不可能之事。反之由於追溯遺址確實之相互距離之關係，而得算出遼代尺度量之真相，亦未可知，故自遺址上研究遼南京燕京之廣袤，一方既爲決定故城疆域之研究，一方且爲決定遼代一里實長之研究，此二種研究之關係，乃呈有機的消長。而遼代一里實長若干既未明瞭，因而遺蹟之實地踏查，在故城城址疆域研究上，乃最有學術之價值，自不待言。蓋在某種情形下，可以根據遺蹟遺物實地調查之結果，訂正史籍記載上之謬誤也。本文主要之論述，係以遺蹟之實地調查爲基本，再酌用文獻上研究結果之比較妥當者。以此作爲學術上研究之方法，雖自知不免挂漏，但在目前之情

勢下，除此尙未另有可視為滿足之論證也。

四

茲先自東城壁之限界線，加以探究，若假定遼南京燕京城壁線係蹈襲唐幽州鎮城東城壁之舊，則此東限界線，自唐代憫忠寺，即今外城法源寺，與唐幽州鎮城東城壁之關係起，當成爲含有今外城爛漫胡同南北之一線，此線應在宣武門略西，與今內城城壁相交成直角。

欽定日下舊聞考及其他考證之書籍上常被引用，認係超衆考據之遼御史大夫李內貞墓誌者，乃清中葉於今外城正陽門外琉璃廠所發現，觀其上記之墓地，係葬於燕京東門外燕下鄉之海王村，今之外城琉璃廠爲遼時燕京東門外，稱爲海王村之村莊者，可以由此明瞭，今者其名仍傳。東琉璃廠西端，隔大沙土園與西琉璃廠相接處路北，有名海王村公園之小公園，其中書肆連軒，面大街之公園入口作小門，上書海王村公園五字。觀李內貞墓誌所謂之海王村，與今所存稱爲海王村之地名，可知今琉璃廠爲遼時燕京城東海王村之地，已不容疑；唯李內貞墓誌出土之地點，今則甚難明瞭。再統稱琉璃廠之東西二琉璃廠者，東西長約七百公尺（日本六町強），是今之海王村公園是否爲遼時海王村之中心，既難考察，而遼時海王村究爲一若何地域之地名一事，亦欠明瞭；以故今日之琉璃廠，僅可知爲遼南京燕京東門外之地，欲具體擬定遼南京燕京城壁之東限界時，則此墓誌在史料上之價值，難如前輩考古家推賞之貴重，蓋其對於宜行考據之地理範圍，不無邇然之嫌也。

順天府志坊巷篇外城南城條，關於今外城粉房琉璃街南方延長線上之陶然亭，即位於外城永定門內，先農壇西黑龍潭又西地點陶然亭之案文有：

『案陶然亭。在觀音庵西。偏壁嵌江藻陶然吟。序稱。京東南隅。有慈悲庵。又大興張志觀音堂在珠營湯右。曾有秋日登大悲庵後亭詩。皆即今觀音庵也。庵有遼壽昌中慈智大師石幢。稱茲地爲京東。』

此所謂遼慈智大師石幢者，正指『佛頂尊勝大悲陀羅尼幢并記』，紀年爲遼壽昌五年（西曆一〇九八年）。乃近於遼代

末年之年次。如果根據此銘文，則今陶然亭位於遼南京燕京東城外一事，已甚明瞭，而遼燕京東城壁之東限界線，勢非擬定於今陶然亭以西之地點不可，同時亦必在含有爛漫胡同之南北線以東，要即南北貫通於今日陶然亭以西，爛漫胡同以東之間，乃不容疑。爲此陶然亭之考據，較作海王村琉璃廠之考據，稍較精密；唯陶然亭以西，爛漫胡同以東之地方，東西有約一華里半之開隔，以故吾人今不得不再求稍較精密之考據。

茲幸獲發現較更貴重之史蹟存在，是爲今外城之梁家園。梁家園位於正陽門外以花柳巷出名之陝西巷韓家潭等所謂八大胡同者之西方；虎坊橋北方與麻線胡同接連之地域。此處鄰近虎坊橋驛馬市大街，係一極雜沓繁華之地帶。順天府志坊巷篇外城南城條中，曾引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

「梁園。在京城之西南廢城邊。明劉定之呆齋集。梁氏園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於朝市間。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爲蕭太后城。即梁氏園所在。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爲范陽藩鎮。安史亂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惡得非唐藩鎮舊城乎。遼金不因藩鎮以爲都而曷因乎。且稽諸載記。遼金亦何嘗創建都城乎。今其城僅存土耳其。甕皆爲人取去。其土皆眞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卽之作墓者。以其高堅也。」

此議論顯有失當之點：其以唐幽州鎮城與遼金燕京之位置完全相同者，爲其第一之錯誤；廣義上以遼之南京與金之燕京，殆認作同一之都城者，是其第二之錯誤；金燕京曾在海陵王天德三年（西曆一一五一年）擴充一事，乃如以後之論述，茲者不辨此事，概稱爲遼金都城，且欲以此種粗笨之知識，解釋梁家園西之所謂蕭太后城。再所謂元建大都之際，遼金城之東半部入於元大都城內一事，是爲其第三之錯誤。元大都南限界線，乃以今內城東西長安街之線爲限，今日之觀象臺當時尙在元大都之城外，遼之燕京東半部，又焉能入於元大都之中歟？再如金之燕京，如照後列考證論述之鄙見言，其北限界線尙未在今東西長安街之線以北，其東半部又焉能伸入元大都之中？即或云其能伸入，則亦爲金海陵王擴張後金中都大興府外郭城之東北部；然彼竟對此經緯不加重視，而竟爲粗笨之考證。中國之地理志，敘述都城沿革與其記載之方法，本皆非科學化者，對此不察，是其第四之錯誤。試觀清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亦存有此項缺點，蓋

多認爲只要襲用大體之中心地名，都城之位置殆無些許之變動，實爲通弊。順天府志謂不因唐之幽州鎮城則遼曷克創建都城之語，尤屬杜撰之甚也。此蓋大體上係因唐藩鎮之舊城；然而唐幽州鎮城之廣袤與遼之南京燕京城不同，以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與遼史地理志南京道之記載比較之，如果注意尺度之變遷，則不論遼襲用唐之尺度與否，皆可容易推察其不一致也。城之大小既異，其四周限界之位置線上自亦不同，此亦可易於察得；而乃忽於實地之調查，率爾武斷濶謂如不因唐之舊遼曷得創建燕京，以唐城與遼城合而爲一，並將其擬定於完全相同之地點等項，實可謂之爲非科學化之研究也。

據前所述，順天府志之論旨，缺點甚多，殊難遽予全部置信，僅其引用呆齋集舊城在梁家園附近之記載，可供參考。關於此舊城之記載，欽定日下舊聞考上亦有：

『梁家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

之記載，結論雖嫌粗笨，而梁家園附近之有舊城存在一事，則可信也。此舊城非唐幽州鎮城東城壁遺物，據法源寺所存唐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記之銘文，唐幽州鎮城東限界在今爛漫胡同者，已甚明瞭；結果不論梁家園附近之廢城爲遼之燕京，抑金之燕京，要之自非其二者之一不可。金海陵王完顏亮擴充之中都大興府大城東城壁所開三門之名稱，金史地理志中都路條有施仁門，宣曜門，陽春門之記載，其中雖未詳述何爲中央之門，但上列三門爲金中都大興府大城東門之名稱，已不容疑。然而元一統志中有張子有平章別墅即元詹事張九思別業之遂初亭，位於大都南郊外之記載，志云：

『遂初亭在施仁門北。崇恩福元寺西門西街北。舊隆禧院正廳後。乃張子有平章別墅也。』

再明一統志記有：

『遂初堂。在府南。元詹事張九思別業也。』

之語。元虞集之道園學古錄中，載有張九思墓誌：

『治園於南門外。作堂曰遂初。』

之語。元時稱金中都大興府城之都城爲舊城，所謂金中都大興府城之都城者，普通係指遼京東方及北方各擴張三里之都

城，非指海陵王時擴張七十五里之外郭城也，此節擬俟他日再論，金中都大興府城所謂之都城與其外郭之大城者，因在某一時代以後，東城壁原係相同，故謂遼初亭位於元大都南郊，施仁門之北；金中都大興府大城之施仁門，實即位於今內城之東長安街以南；而元一統志所謂之崇恩福元寺，在順天府志寺觀篇崇恩觀條爲：

崇恩觀。在崇文門外花兒市四條胡同。元建名崇恩福元寺。舊有碑。

此即清孫星衍之京畿金石考上所謂有元之歐陽元在成宗大德十一年（西曆一三〇七年）撰文所建元崇恩福元寺碑之寺觀。此觀今已改爲崇恩觀，尙存在，仍位於崇文門外四條胡同路北。據吾人民國十六年八月卅日實地之踏查，既未見歐陽元之碑文，而其範圍亦行縮小，已非元時莊嚴之氣象。正殿僅五間，四周之殿房皆實作染房，廊廡等處，且成爲家庭手工業者與下級勞動者之住宅。大殿前老樹下，漢白玉製之大石碑，業已傾倒，上置花盆等物，初以此即爲歐陽元撰文之元碑，及加摩挲，則文字脫落，光滑如砥，伏而窺之，僅可讀得：「同師太常寺丞王輔德」等十字與「□□三十□年歲次甲寅」。欲知元以後，迄清朝止，第三十幾年之年紀爲甲寅者，則僅有明之嘉靖三十二年，此碑想係嘉靖年代者歟。

據前引用元一統志之記載，可知不論張九思別墅之遼初亭與崇恩福元寺，要皆位於中都大興府都城東門施仁門之北方，此亦爲關於決定金中都大興府城施仁門位置超衆之史料。昔日之崇恩福元寺，雖已傾圮，但崇恩觀若爲今崇文門外上四條胡同路北今日所存者，則金代中都大興府城，東城壁之位置，亦宜在今崇文門外大街附近，呈一南北貫通之形勢，其東門之施仁門，遂在今崇恩觀附近之地點。以故梁家園附近遺留之舊城城址，俗所謂蕭太后城者，自可知其既非唐幽州鎮城之遺物，亦非金中都大興府都城之遺物，結果則可確知其係遼南京燕京東城壁之遺址。自此舊城址之俗稱蕭太后城一點，即可令人充分想作遼代之物。蕭太后爲遼景宗后，乾亨四年（西曆九八二年）景宗駕崩，十二歲之聖宗卽帝位後，伊乃實際上總攬國務，斯時也，適當宋之太宗時代，宋遼兩國，戰事正盛，聖宗卽位後四年，卽統和四年（西曆九八六年），遼在蕭太后攝政之下，曾與宋軍戰於岐溝關（河北省涿縣附近），大破之。遼代注意南京燕京防備之時代，代聖宗攝政之蕭太后，積極修整南京燕京城壁，南京燕京城俗稱蕭太后城者，想即因此而起也。據吾人民國十六年

九月五日調查梁家園附近之結果，舊城遺址，今已無存，詢諸多人並詳查梁家園之四周，終亦毫無所獲，此殆如前記順天府志坊巷篇引用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所謂：取其黃土和煤炭以爲燃料，逐年挖取之故，而致今日其基址絲毫未留者歟。昔在梁家園附近遺存之舊城，爲遼南京燕京東城壁一事，既已明瞭，茲試於梁家園西方劃一南北貫通之直線，向南延長之，則此線確係通過陶然亭之西方。今粉房琉璃街路東之崇興寺，响鼓廟等，皆在此南北擬定線以東；尤其令人最感興趣者，即此南北擬定線以東粉房琉璃街之南，尙存有黑陰溝之地名，此蓋爲遼代南京燕京東城壁外，因護城濬所起之地名，亦未可知。再陶然亭東，先農壇西，有名黑龍潭之窪地，蓋亦爲遼代城壕橫溢之遺址歟。順天府志寺觀篇壽佛寺條，關於壽佛寺之位置在梁家園者，有：

梁園。明時郡人建。在京城之西南廢城邊。舊有水道。今湮。其西卽十間房。

等記載，嘗傳舊有水道今已湮滅一事，是此水道卽爲設於遼代南京燕京東城壁外城壕之遺址，當無誤也。

遼之南京東城壁之限界，應在含有粉房琉璃街南北線上一事，卽歐洲人之中國學者之研究，對此亦無異議；獨光緒三十四年（西曆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日本之清國駐屯軍司令部編纂發行之北京誌第一章第二節第一項城池變遷條，對之抱不同之見解：

蓋在元朝，前代舊都之遺址尙存，是曰南城，而稱新都城爲北城；惟迄明代，以築外羅城，卽今外城之關係，元代南城，卽遼金以來之舊城，始歸湮廢，其四至雖難明瞭，但尙有一二可證之處。迄清朝，知外城琉璃廠之地爲遼燕京東門外之海王村。再以先農壇西黑窯廠遼慈智大師之石幢，亦以其地爲京東，可知元以前之舊京東至，當在琉璃廠黑窯廠以西，憫忠寺以東，今之宣武門大街，恰當其間；且以現在該大街南端名爲菜市口會充刑場之原因推測，自此大街至其以南之一路，恐卽舊京之東至。

此第一章若係當時京師大學堂教習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氏之手筆，自係經相當考慮之後，始將此項新學說向學術界提出者；但其確實之考據則未表明。據吾人迄今日止研究之結果，則含有今宣武門大街之南北一線，爲遼南京燕京東城壁限界線一事，實爲未徵諸既存史料之調查與遺址之實地踏查所致；尤其是以之與西城壁限界線問題合併思考時，吾人不論

如何亦以爲含有南柳巷、麻線胡同、粉房琉璃街之南北線，爲其東城壁之限界線也。

據遼史地理志觀之，東城壁有安東迎春二門，然孰爲北門，孰爲南門，則未明瞭。然據徐夢莘著三朝北盟會編有宋將郭藥師追擊遼軍，自固安渡蘆水，迫遼南京燕京，奪取燕京迎春門而入城，在憫忠寺前設陣之語。固安若在距今北京西南一百二十里之地，則迎春門與憫忠寺，可謂適當其衝，如郭藥師軍迂回遼城東南隅而出城東，恐迎春門即在今粉房琉璃街之南端，黑窯廠北端附近。今外城大雲院南，直通東西之南橫街，想即遼代燕京迎春門大街之遺址；南橫街與宣武門大街成交成直角之未通過南橫街以南者，在此推定上，甚有趣味。此亦如後列所述：遼代之燕京，乃以北城壁二門中東方之門與南城壁二門中東方之門，成爲今日貫通南北之大街，是即今北京外城之牛街。令人思作遼代迎春門大街後身之南橫街大街，在法源寺南大雲院關帝廟附近即中斷；但有小路，尙可西行，在聖寺之西真家胡同一帶與牛街成直角，再經棗林街之南而達外城之西壁。遼代真家胡同之街衢，乃與今北京東西四牌樓大街相同，其寬大繁盛恐不在其以下也。似此，可知迎春門位於東城壁之南方，安東門位於北方。天咫偶聞著者於遼金元明都城合圖中，以迎春門爲東城壁中南方之門，實與吾人之所見一致。

遼金土城談

崇 璋

遼 金 土 城 談

遼金土城在南郊者分兩部。一爲南北線。一爲東西線。南北線者。址在鳳凰嘴村。然自廣安門外深州館村小橋以南。經過南馬連道村。土城遺跡。卽隱呈道西。然非細審不辨也。再南行。至蝎子門村。則道西土崗隆起。宛如陡坡。自北徂南。雖若斷若續。而位置則成直線。坡之最高者。可三四尺。土色赤褐。與鳳凰嘴村土城之上相同。坡頂有民舍數家。土崗賴以保存。自蝎子門村再南行。至鳳凰嘴村。則巨大土壁。已列眼前。至村南而盡。詳效此段土城之北端。與蝎子門村及馬連道村之土崗。成一南北直線。疑此卽爲古城之西壁。在元大都未建時。此壁必係穿廣安門外之大馬路。仍向北行。附近之地名及古廟可爲佐證也。其一爲深州館村迤西之灣子村。村前有橋。名臥虎橋。或訛爲白虎橋。橋下爲旱河。橋北之旱河。自古刹（廟內駐警察）前向北行。地名水口子。橋南之河。則向南成直線。達鳳凰嘴村及蝎子門村之間。平日此河無水。爲南北之通行大道。伏雨季節。由洪驟至。則巨潦自水口子經臥虎橋而來。一支東流沿舊日之石道。至甘石橋村而南流。滙於右安門外之城濠及鐵匠營村附近。一支沿旱河南流。經鳳凰嘴村及鵝房營村之水田折而東至萬泉寺。此在廣安門外公路未修前之水道也。臥虎橋南之旱河。土人名之曰「蕭太后護城河」。民初時。璋教學於南郊。嘗親聆校董王虎臣先生言之。此河距蝎子門村及鳳凰嘴村之南北線土城基。近只咫尺。又適位在土城之西。其爲土城西壁之城濠。頗相似也。其二。則爲廣安門外關廂迤南。有巷曰「南觀音寺」。巷內有巨刹。曰觀音寺。寺內有遼碑。謂址爲城內。又廣安門外北。今之天寧寺。卽金代之天王寺。元一統志。謂寺址爲「舊城延慶坊內」。舊城與南城兩名詞。皆爲元人稱中都者。按以上攷之。則不只可證明鳳凰嘴村與蝎子門村之土城。爲城之西壁。而又可證明蝎子門村之土城基。可穿今之大馬路向北行。自天寧寺西方經過也。

土城之西壁既得。當再求其南壁。土城之南壁。即鵝房營村之東西線土城。此土城之最西端。與南北線之西壁南端。針鋒相對成正角形。彷彿此城壁。自鳳凰村南村口折而東者。自鵝房營向東。經萬泉寺村。鐵匠營村。東莊村。窰崗子時斷時續之土城基。皆遙遙與鵝房營村土城之東端成直線。此東西線土城之爲南城壁。則證據更確實。其自水頭莊而來之河道。至鵝房營。即沿土城經萬泉寺村。鐵匠營村。龍津橋後。東行至花園。至東莊村土城與窰崗子土城直角處。始穿鐵道向東南流。即俗所謂涼水河也。此河道之形勢。修直無歧舍。尤其是始終沿靠土城南。與土城成雙軌式。可知此爲南壁之城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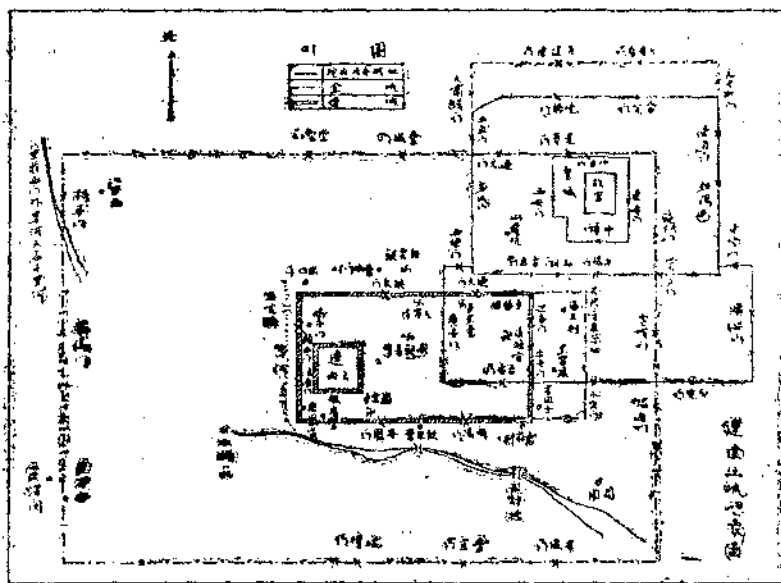
土城之南壁既得。再求其東壁。自窰崗子南北線之土城處。向北劃直線。穿城入。經南橫街菜市口。直達宣武門外大街。是爲土城之東壁。東壁之證據有三。一、爲黑窖廠慈悲菴之遼慈智大師石幢。有「葬於京東」句。二、今之海王村。爲遼李內貞墓地。其墓誌謂爲「燕京東門外」。三、北盟彙編謂。「郭藥師製遼。由固安渡盧水。奪迎春門。陳於憫忠寺……」試就上述之東壁。自窰崗子穿城入。經南橫街。菜市口。直達宣武門外大街作直線。則憫忠寺（即今法源寺）在直線西。其址爲東城內。黑窖廠及海王村。皆在直線東。其址即東郊也。又按光緒順天府志：「金天德三年。東南二面展三里……」。與奉仲巖先生之都城攷。有「三里之展築。爲東壁……」之說。則遼城之東壁。應在今法源寺與海王村之間。益較可信。而天德三年後之金內城東壁。則當越過海王村而東。臨近於永定門內大街左右也。

土城之東壁既得。再求其北壁。北壁即今宣武門外之老牆根。古蹟則有歸義寺。此刹據光緒順天府志善果寺條略云：「唐之歸義寺。在今寺之北。久成荒壟。析津志云。寺在舊城時和坊。內有大唐再修歸義寺碑。唐天寶。金陵史氏所建也……。」

據上述。則今之善果寺。乃金城之時和坊也。其地必臨近北城根。遼城北壁之東端。與東壁之北端相接成正角。其地當在今達智橋以南實報社以北一帶。是爲遼城之東北角。證以二龍坑中國學院前數年出土之唐件欽墓誌。謂其地爲「城東北五里之平原」。其說相符合。然若以金城論。則城之東北角。決不在此。當向東展三里矣。北壁之西端。自老牆根向西行。經善果寺北及營房西便門大街穿城而西。越城濠貫鐵道過小馬廠。與自廣安門外大馬路橫穿而來之土城西壁之

北端會合而相接。成正角形。是爲土城之西北角。西北角若果在此。則長春宮（白雲觀）廟址。在北壁之城外。與「長春宮臨近拱辰門」之說相吻合。尤以自西郊元通觀而來之河道。經會城門村東行穿鐵道。自白雲觀後身東流入西便門城濠。意此河即遼南京及金內城北濠之水源。清時天寧寺北。白雲觀南。有東西之大道。其形如溝。南北兩岸高可七八尺。其長度則東自護河西岸向西直達小馬廠約三里許。光緒庚子後。歐人於小馬廠置球場。及西直門至豐台車站之鐵路成。長溝之西段始被截斷而削平。只餘東段之里許。筆者隸旗籍。幼時嘗侍先人演馬射於此溝。而每屆預備軍政（馬射考試）之右翼八旗官員。亦有演射於此地者。北京之以出賃「官馬」爲業之園夫。亦每日牽馬匹聚於此。因此嘗名其溝曰「馬溝」，疑此溝即爲北壁城濠之故道。因自此河道之東端。若越西門角樓南之便城濠穿城入。則正與宣武門西之城濠西端銜接。向東行。則善果寺老牆根之北城壁。亦與此河道成並行之直線也。然自光緒季年廢止弓箭後。馬溝之箭道已夷平。變爲農田。無顯明之遺跡可尋。如圖所示。聊以見遼城金城與現在地名之關係。至遼大內位置。因志書咸謂偏處於城西南。則宮城遺蹟「燕角樓」之成說。與上述微有不同。姑假定之以待攷。又金外城之四界。則因阜成門外八里莊西門外之旱河東岸。有土城遺蹟。而俗稱之蕭太后河。又恰在土城西。故疑此爲金外城西北角。尤以今之「麗澤關」一地。與金外城之麗澤門相同。故又疑此地爲金外城之西南角。而南壁之豐宜門臨近豐台。亦爲佐證之一也。

又觀附圖。可知今鳳凰嘴及鵝房營之土城。乃遼人都城與金代宮城之西南角。似無疑議也。然鳳凰嘴土城。雖已有結論。但尙有問題可資研究者。分述於後。



一、〔門數不符。且有數門無攷者。〕：遼都城方三十六里。共八門。曰安東。曰迎春。此東門也。曰開陽。曰丹鳳。此南門也。曰顯西。曰清音。此西門也。曰通天。曰拱辰。此北門也。又金貞元元年。改燕京爲聖都。尋改曰中都。自會寧遷都於此。拓其四周七十五里。共十三門。曰宣曜。曰陽春。曰施仁。此東門也。曰豐宜。曰景風。曰端禮。此南門也。曰灑華。曰麗澤。曰彰儀。此西門也。曰通元。曰會城。曰崇智。曰光泰。此北門也。上所述。遼都共八門。金外城計十三門。此二十一箇城門內。除彰儀又名新益外。其他皆無別名。而燕京記及遼史等皆載：「郭藥師遣甄王臣。領常勝軍五千雜郊民中。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陣於憫忠寺。藥師遣人諭蕭后降。不從。巷戰至晚不解。四軍大王蕭幹亟來救援。藥師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從城而下。還者數百騎而已。是時大軍屯蘆溝。延慶聞燕城復失。求自遁之計。召諸將。諭以糧餉不繼。次日燒營及輜重。奔還。師大潰。女真阿骨打。聞宋兵潰。以全師自居庸關入。四軍大王奉蕭后。由松亭關遁。后行五十里。金兵逼城。左企弓集百官。共議未定。統軍副使蕭一信。開啓夏門放入。金遣降人韓秉傳示不殺一人。催促文武百僚耆老僧道。出丹鳳門毬場內投降。阿骨打戎服坐萬勝殿。皆拜服罪。遼亡。」按上述。則遼城有啓夏門及丹鳳門。而萬勝殿在丹鳳門外毬場內。啓夏門亦必爲遼南門之一。又燕京記附記城郭篇。有「又有寶昌門。南順門。廣陽門。清夷門。阿婆門。宣和門」等句。此數門與上述之啓夏門等名。俱不在遼都八門金外城十三門之內。其是否爲唐幽州舊門名。抑爲遼金各門之別名。或爲史志筆記所漏載。皆無詳確之攷證。又金忠獻王粘罕。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子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其門名是否即以「子城前門」「子城後門」標名。抑另有門名。亦已失傳。

二、〔燕角樓與子城之關係。〕：今廣安門內之南燕角北燕角二地名。相傳爲燕京東北之角樓舊址。天津樊間青之燕都雜詠有：「析津城已徙。誰記海陵王。燕角高樓圯。空傳白紙坊。」又詩註曰：「遼海陵王。始徙中都。在今外城西南隅白紙坊一帶。今地名燕角者。其東南角樓也。」按上述。則遼都之東門當在白紙坊西。而法源寺善果寺等。皆擯之於東城外矣。斷無是理也。或謂燕角樓爲遼大內宮城之角樓。此說似可信。然遼禁城之東面。若在今之燕角處。則東距迎春門只咫尺。遼人雖偏邦。而陪都規制。亦未必如是之狹陋。且今廣安門外之天甯寺及南觀音寺。豈皆爲遼皇宮內之佛刹乎。又順天府志會謂：「法源寺地。爲唐時幽州鎮城東南隅。子城東門之東也。」按金忠獻王之築四子城。乃在外城之

內。內城之外。金之內城。卽遼之郡城。其四子城雖不悉在內城之四隅。抑或正面。而其東子城之位置。必在內城之東城外則無疑。若今法源寺之東爲迎春門。而其西又爲子城之東門。是金人子城之位置。乃在遼宮城之外金宮城之內矣。若以燕角樓而論。如視爲遼宮城之東面。則自法源寺向西至南北燕角之界線處其間不足里許。決不容築方三里之子城。懸意以爲東子城姑不論在東南隅或正面。其址必在迎春門外。其法源寺在子城東門之東之說。未可盡信。史稱金天德三年展築三里。則法源寺與東子城。皆在內城之內矣。如此則法源寺與子城蓋相對。乃在子城西門之西焉。

三、〔四子城門名與宮城門名及今蝎子門之關係。〕：大金國志謂忠獻王粘罕。有志都燕。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子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塹。一如遼城云云。惟此四子城之形制。既無攷證。姑以正方向而論。其所謂之「前後各一門」。則四子城之城門。必因方向而各異其位置。如東子城及西子城之前後門。必有東門及西門。而無南北門也。又如南子城與北子城之前後門。則有南門及北門。而無東西門也。然遼金城門皆有名。而子城亦不能無名。至子城門之命名。以意度之蓋不出下列三者。一、或原有文雅之門名。如安東及迎春之類。而今已失傳。二、因當時(金代)社會習慣上之方便。有呼子城門爲「子門」之可能。如東子城之前後門。曰「東子城東子門」。曰「東子城西子門」之類。則西子城之前後門。必曰「西子城東子門」及「西子城西子門」。因「西子門」三字。與今地名「蝎子門」者音相同。則今之蝎子門村。其爲「西子門」之故址乎。惟「蝎子門」三字。必非城門之本名。筆者嘗詢之本地土人。「蝎子門」命名之起始。則謂「昔蝎子門村有巨門。夏日人憩其下。輒病死。某日有花椒販。憩門下之石上。及醒。則巨蝎斃其傍。因名曰蝎子門。」此乃得之於三義菴村董王姓者(三義菴村距蝎子門東北二里)。豆棚瓜架之談。不足爲據也。然就「蝎子門村有巨門」及「憩門下之石上」二語。因憶及「蕭太后皇宮」之傳說。都人之喜捕鱉者。多在南郊。以蝎子門一帶產者爲著名。民初年。供職南郊勸學所。嘗聆此輩言其地多葦塘。有白石殿座及宮門基。相傳爲蕭太后之皇宮。其刻石多爲貴者輦運於別墅。初聞之亟欲往看。因故而止焉。此事距今已二十餘年。忽逢研究土城之盛會。憶及往事。深疑蝎子門即「西子門」之叶音。殆爲遼宮城西壁之門名也。再按府志「遼大內在內城西南隅」之說。如以方向度之。此說似可成立。然吾所繪之想像圖。則將蝎子門村置於顯西門旁。並與所述今鳳凰嘴土城爲遼郡城及金內城之西南角之說。完全矛盾。而「蕭太后皇宮」

之故事至今流傳。竊以爲與遼金土城。不無關係。因誌之以待研討。

四、〔會城門村與金外城會城門之關係。〕：西便門外白雲觀迤西。過鐵道。沿小河西行。河之南岸有村落。名「會城門村」。相傳此地爲金外城北壁之城門處。然按現在西南兩郊所遺古蹟攷證之。斯說似有不符者。其理由有三。甲：今會城門村河南岸之陡坡。雖爲東西線。然其東端。不能與老驢根遙相對。此爲今會城門村非金外城北壁之見一也。乙：或謂老驢根爲遼都及金內城之北壁。其會城門村者。則爲外城之北壁。此說雖近似。然自今會城門村之南河岸爲起點。向南至老驢根向西展劃之東西長線處（即拙圖所繪之內城北壁）。則南北相距不足三里。史志等書。謂金外城方七十五里。其內城據遼地理志。謂遼南京方三十六里。行程錄則減去宮城九里。謂爲二十七里。日下舊聞攷。則又加入天德三年所展之三里。將二十七里改爲三十里。姑不論爲三十六里。抑爲二十七里。或三十里。而其里數。皆較外城之七十五里小逾一倍。將小一倍之城池。套於大一倍之城圍內。則大小二城之距離。必不止三里也。況大城與小城之間。尙有方三里之四子城耶。此爲今會城門村不能視之爲外城北壁之見二也。丙：若視會城門村爲外城之北壁。則阜城門外八里莊之西門外。旱河東岸之土城。俗稱蕭太后運糧河及蕭太后城者。將無以明之。其西壁西南角之麗澤門。亦將與今麗澤關不相關聯（麗澤關見拙圖）。而與中都南壁豐宜門有關係之長生觀（在鵝房營村東之鐵匠營村）亦失其聯系。此爲今會城門村非外城北壁之見三也。基於上述三點。故拙圖將今之會城門村。列於內城之拱辰門外。然攷每一地名之創始。必有其相沿之歷史關係。如今之海王村。爲前代之琉璃窯。故琉璃廠及廠甸兩名詞。婦孺皆知也。但事實上則琉璃窯已早無存。又如宣內之國會街。爲明清兩代象房之所在地。故俗名曰象房橋。今象房雖已不在。巷名亦改稱。而故老仍多以象房橋呼之。稽其原因。實乃歷史之相沿。與習慣之深且遠也。而會城門村命名之起始。亦不能例外。決非村人所杜撰者。然則又何故以會城門村爲非金外城北壁會城門故址耶。意以爲今之會城門村。蓋金代「會城門大街」之故址猶之今宣武門至西單或自崇文門至東單之間。曰「宣武門內大街」及「崇文門內大街」之例者。元人將金之內外城廢棄後。舊城人皆遷於大都。則向所謂會城門大街者。崇樓傑閣頓成廢墟。歌臺舞榭夷爲阡陌。若仍稱之曰街則不類。因而有會城門村之名。謬說如此。仍有待於賢達之匡教焉。

江戶竹枝詞

龍顧山人

自序

昔者訪馬轟於治東。史紀大倭之國。逢鯤人於澥表。志稱徐福之洲。巢山潛壑之氓。露紛魁頭之俗。傳諸青簡。由來舊矣。乃自洲島星分。鯨鯢踴起。甘松之市。競於販脂。孤竹之征。偶然垂翅。十萬水犀之甲。猿鶴何歸。一封金雁之書。酒龍再誓。山河黯澹。灑痛淚於朱厓。蠶鼓銷沈。弔故封於貍耳。嗟歲幣之易竭。眇春帆而永傷。於是青緇使者。黃鸞少年。悟殮讓之戾時。各湛懷而鏡往。潏潏神山之浪。萬里長風。泃泃八月之濤。一槎秋漢。方將挹其翁蔚。新我皇輿。哦隱麟之山澤。證以圖經。揭寶淪之風謠。補爲方志。啄評邑勒。資百濟而通辭。都縵干闌。叩婆羅而問禁。嶺海歸裝。儘饒新語。輶車勝侶。不廢幽尋。固已諛詭采風之牘。玉軼齊馳。班蘭記事之珠。靈蛇在握矣。僕本颯儒。烏知鴻略。飽觀桑澗。一涉蓬瀛。恣游矚者十旬。騁勝踐者五部。當夫金井春集。朱櫻滿闌。墨堤水嬉。滌波雙槳。蘇勞歌以容裔。曳妓服之續紛。川原之樂。斯爲美備。若乃觀都闈之嗶呶。驗古風所滲滋。志茂先之博物。如入寶山。訪彥章之斷兵。猶存蘭綺。崑崙繡撩。詳荆竹王之祠。嶽嶽皮冠。臨安花腿之隊。驅染靈異。百牘難詳。剗剗芬華。奇情迸發。遂乃鏤心藻績之事。侔采元黃之辭。上則鱗胸樓觀。刻畫都京。下則燕衍若蘭。詆諧溱洧。鐵峴蜂岑之勝。

風松露草之觀。香付平章。恣爲歌諷。吹海風而誰語。例諸楊鐵竹枝。織魚網而成文。終異邱遲錦段。或謂西堂詞客。詩卷未塵。東海使星。琴歌在軫。今以馬足所至。續茲蠶尾之吟。便令平子工辭。適類江東儉集。然而百年急景。陵谷已非。人籟相乘。謠吟難已。風篁搖曳。何關宮徵之音。山鳥駢旬。各有羽毛之惜。是用搜諸篋衍。錄厥楛辭。青山白紵。勞者自歌。月露風雲。壯夫所恥。待訪辰韓耆老。證茲僣侏之奇。亦如江左參軍。學作癡罔之詠云爾。光緒丁未嘉平月。嘯麓自序於蟄雲縹。

櫻田門接二重橋。鳳闕峨峨倚碧霄。王會威儀今已改。鳧旌空復話前朝。

皇宮門外之鐵橋。曰二重橋。與櫻田門最邇。日人傳說。德川時代。諸藩以時入覲。鳴鸞佩玉。朝儀甚盛。

櫻錦閣前迎玉輦。寒香亭畔動金徽。侍臣墨勅新承寵。叢菊花時賜宴歸。

赤坂別宮。亭臺幽邃。有仙錦閣寒香亭諸勝。苑中多種菊。花時每召中外大臣賜宴於此。

芝濱遙瞰品川江。駐輦松陰寶馬雙。十四使臣齊入覲。御濱御殿敞雲窗。

芝濱離宮。俗稱御濱御殿。三面臨水。松柏蒼鬱。比年款待外國使臣。輒設宴其中。駐日各國使臣。如清美英西丹德俄法義葡奧比墨和。凡十四人。

池亭鐘鼓盛如雲。鶴噴泉邊隔俗氛。月桂花時游騎集。人人指點說元勳。

日比谷花園。池亭最勝。其噴水自銅鶴嘴中激射而出。故曰鶴噴泉。園中時花數畝。有月桂一樹。標曰

東鄉大將手植。并以鐵籠護之。

靖國神祠哭國殤。銅仙兀兀立斜陽。梅林殘雪花壇月。賺得游人盡斷腸。

九段坂之靖國神社。俗名招魂社。合祀明治初年以來殉國志士及死綏之海陸軍人。每歲夏秋兩次致祭。社中有梅林花壇諸勝。任人游覽。又有故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銅像。蓋大村當明治維新時任官軍總司令官。運籌決勝。卒瘞羣寇。故後人立像。以旌其功。

金龍山畔古禪林。座上蓮花觀世音。珍界繁華都閱徧。凌雲高閣一登臨。

金龍山淺草寺。祀觀世音。金碧丹青。頗極輪奐。其地屬於淺草公園。園中珍世界。蒐集珍奇。一一羅列。又有凌雲之閣。屹立於雲表焉。

花園老卒話當時。翻海摧山氣概奇。四十七臣遺事在。摩挲泉岳寺前碑。

高輪泉岳寺。祀古義士四十七人。昔人有詩弔之曰。山岳可摧海可翻。難消四十七臣魂。迄今牧童走卒。猶崇仰遺風。香花日日不絕。寺前有碑紀其遺事云。

泛泛中流趁暮潮。沙棠雙槳木蘭橈。春風江戶

川邊路。楊柳依稀似六橋。

界牛込小石川二區之間。有江戶川。昔人稱其十里桃花。芳芳似錦。六橋楊柳。依依如絲。暮春三月。泛舟其間。潮迴容與。樂而忘返。真勝景也。

本鄉下谷界斜暉。黃蝶西園作隊飛。秋晚閒行團子坂。筠籃爭摘菊花歸。

團子坂在本鄉下谷間。住民多業種花。每歲深秋。菊花盛開。游人最夥。

雜花芳樹自周遭。抱甕村翁護惜勞。閒話藥園當日事。白山御殿夕陽高。

植物園在白山御殿町。即德川氏樂園故址。徧植中外花卉。薦紳士庶。咸得游賞。

婆羅雙樹護攢宮。門外峨峨石塔籠。閒卻殿前銀太鼓。行人墮淚話遺功。

芝公園有德川氏靈屋。自一代以至九代。多葬於此。墓前婆羅雙樹。乃由朝鮮移植者。又有石塔籠數十。以亞鉛爲之。一代享殿設銀太鼓。聞係當日戰時所用。

芝園花草恣流連。閒向圓山瞰海堧。何處雛娃

年十五。飄飄仙袂上秋千。

芝公園內有高邱。名曰圓山。登臨一望。品川灣之波光帆影歷歷在目。園設秋千。游人鱗集。春秋佳日。頗饒勝趣。

筑波山畔幾僧寮。煙雨樓臺似六朝。除卻東西雙本願。百年古刹亦寥寥。

東本願寺在淺草上野間。西本願寺在京橋區。琳宇幽邃。歷年最久。爲東京各寺之冠。

五畿七道奠河山。銅柱巍巍霄漢間。欲認前朝更磨洗。千年劍石土花斑。

芝園有伊能忠敬遺功表。建立銅柱。紀其勛閔。開坪井博士於此掘得劍形片石。屢經考古家檢驗。未能確定其年代云。

漢唐古鏡宋丹青。考古人來見典型。別爲禪林儲秘本。蠶眠小字法華經。

帝室博物館歷史部。有中國歷代古鏡。宣和院本畫。別有一樓。題曰海上禪林。中置佛像頗夥。并有細字法華經。極爲珍秘。

大橋上野富糊糠。早稻藏書更不廉。百日紅園

遺帙在。甯齋文庫又新添。

大橋上野兩區。各設圖書館。任人縱覽。早稻田大學亦附設圖書館。藏書凡十一萬卷。中有甯齋文庫。百日紅園文庫。蓋藏書之家。慮身後羣籍散佚。故寄置于此。

荷花時節勸提壺。不忍池邊好畫圖。卻笑方塘無半畝。被人強喚作西湖。

不忍池多種荷。俗呼曰小西湖。然池水清淺。難容一舸。擬以聖湖。未免不類。

駿河臺址最岩巉。綠徧春風柳萬條。赤壁江山難得似。勸君莫過御茶橋。

御茶之水橋。南負駿河臺。巖壁岩嶂。垂柳陰森。時人稱爲小赤壁。

愛宕山頭愛景光。萬松陰裏坐招涼。南洲遺事無人識。六十六階秋草荒。

市內有愛宕山。登臨男女異道。各有石階六十六級。傳聞明治元年官軍攻江戶城。其守將勝安房守。與西鄉隆盛握手登此山。同畫交城之策。江戶不遭兵禍者。二公力也。

增上禪林片榻猜。菩提非樹鏡非臺。何郎去後誰珍護。佐瀨碑銘長綠苔。

增山寺各碑銘。但精禪理。寺殿後苑有佐瀨得所遺碑銘。我國使臣何如璋所撰也。

鶯花春夢散如煙。勝地根津異昔年。素盞鳴尊剛禮罷。紫明館裏試溫泉。

根津權現祀素盞鳴尊。其地舊有妓寮頗繁盛。今改爲紫明館溫泉房矣。

璇題四字錫祇園。鐵眼禪師法號存。合護松雲矜絕技。自鑄羅漢鎮山門。

鐵眼禪師寺。有五百阿羅漢像。乃松雲上人所刻。極精巧。惜已散佚不全。

芳園上野占春光。曾是蟲沙舊戰場。東照宮前閒弔古。更從遺像識西鄉。

上野花園。林木蒼鬱。殿宇偉麗。德川氏以是地與芝增山寺并爲墓地。稱東叡山寬永寺。彰義隊之役。林

鬱勝地。夷爲戰場。事定乃改建公園。故觀漸復。園有東照宮。即德川家廟。又有西鄉隆盛銅像。

埃及東來木乃伊。二千年後讀殘碑。玉魚金盃

何曾見。賸有陶棺舊葬儀。

帝室博物館。有埃及古尸二具。一爲二千五百年前之物。一爲二千七百年前之物。標名曰木乃伊。其棺槨皆用陶器。想見古代葬儀之簡陋云。

鋒鏑曾經百戰交。兜鍪弓劍與旌旂。卽今蘭綺存遺物。考鏡應無數典嘲。

帝室博物館尙有古代軍衣戎器。以供歷史上之考證。漫矜橫海盛戈船。鐵騎卽當更備邊。記過黑村盤馬地。圍場一路草芊芊。

東京府下目黑村。有陸軍騎兵實施學校。

孟蘭歲歲薦椒漿。爛額焦頭事可傷。卻憶年時回向院。魚龍角觝正登場。

日本明治三年。江戶大火。焚斃十餘萬人。叢葬於回向院。每歲七月十七日爲設祭典。是院所以著名者。則因每年一月五日兩開角力之會也。

虎門佃島夕陽紅。雲外靈旗颺晚風。十里花香人不斷。琴平社與水天宮。

虎之門有琴平神社。佃島側畔有水天宮。香火皆極繁盛。

畫棟珠簾十萬家。黃金布地最繁華。綠楊影裏
娟娟月。銀座街頭走鈿車。

自新橋至京橋之通衢。稱曰銀座。車馬之繁盛。鋪戶
之番麗。爲東京全市冠。馳道兩傍。皆種楊柳。較各
區氣象迥殊。相傳此地以銀一升易土一升。故有銀座
之名。

溜池池水碧如油。潏潏春煙泛白鷗。容易百年
陵谷變。卽今風物似揚州。

溜池昔爲池渠。近填爲街區。教坊旗亭。駢軒接簷。
有小揚州之目。

曲曲青溪路不遙。輕輪來去逐春潮。隅田川畔
斜陽晚。送盡行人過大橋。

隅田川輪舟航路。自永代橋畔起。至千住大橋爲止。
四望清曠。綠波溶溶。頗富詩景。

金碧樓臺幾劫灰。櫻花時節寺門開。川崎爭拜
禪師像。誰見當年渡海來。

大治年間。獲弘治大師像於海底。設祠祀之。其後幾
經興廢。今爲川崎大師堂。備極輪奐。每年三月二十
一日開廟。賽者如堵。

城北風花分外妍。步虛聲裏住羣仙。綠沈青瑣
誰家宅。不是樺山是細川。

關口一帶爲城北勝境。中有山縣田中細川樺山諸侯伯
第宅。

佃島人家盡老漁。漁兄漁弟各分居。綠篔青笠
歸來晚。又向中洲喚賣魚。

隅田川之下流。有佃島焉。居民多業漁。其北又有一
嶼。曰中洲。市廛歌館。頗爲繁盛。

秋祠疊鼓近黃昏。水稻荷連穴八幡。別有少毘
兼大已。菜萸香裏拜珠旛。

水稻荷穴八幡并爲神祠。每年七月二十二日行祭禮。
神田明禪祀大已貴命及少毘古名命。隔年九月十五日
行祭禮。均極繁盛。

金枝玉葉感飄零。容易瓊樓失故釘。豐島岡前
寒食節。梨花如雪寢園屬。

豐島岡陵墓爲皇子親王葬地。

古樹荒祠向島濱。浮鷗有約去來頻。芙蓉一夕
涼颼起。采采秋蘋薦水神。

水神祠在向島之前。以水神涼颼著名。

其角清歌執繼聲。三圍祠下夕陽明。老農荷鋤
門前路。來爲春疇卜雨晴。

三圍祠祀日本歌人其角。在向島堤下。祈雨者往往至
此。

萩寺春游載酒從。菅公祠畔又停筇。藤花老屋
今誰識。卻向梅林訪臥龍。

龍眼寺俗名萩寺。其旁有龜戶天神。祀菅公遺像。地
極幽邃。舊以藤花著名。祠後梅林。老幹紛披。有臥
龍梅者。尤爲天矯。

柳島堂中柳不芽。一灣流水隔荻花。可憐敝俗
沿神怪。簫鼓松陰賽白蛇。

萩寺隔溪有廟曰柳島堂。堂內有老松。樹身朽腐。相
傳有白蛇棲此。禱之輒有靈感。賽者不絕。

芙蓉丹頂久傳疑。何用蓮華訪斷碑。三尺秋墳
名字在。蕭蕭殘柳弔梅兒。

向島以廿四景擅名。就中如丹頂芙蓉。柳圃蟲聲。均
不可考。蓮花斷碑。亦爲勝蹟。梅兒名曰梅若。於此
遇害。後人追悼。立碑弔之。

燦爛櫻雲十里間。金龍山接筑波山。鐘潭綾瀨

都看徧。八百松樓買醉還。

向島墨堤之櫻雲最爲繁盛。其地西對淺草金龍山。北
望筑波山。蒼翠滿前。鐘潭秋月。綾瀨征帆。皆其中
勝蹟也。水神祠畔有八百松樓。乃旗亭中最擅名者。

壽星梅下泛芳樽。蘆雁之金石刻存。莫笑鵬齋
題榜侈。留人最是百花園。

百花園陳列奇花。最珍異者爲鶯宿梅壽星梅。花陰各
石。鐫刻書畫。如哥澤芝金雪樵蘆雁皆是。日儒龜田
鵬齋題其楣曰。春夏秋冬花不斷。東西南北客爭來。
洵不虛哉。

牛祠新樹綠陰成。何處風來梵夾聲。長命寺連
弘福寺。香煙晴雪不分明。

向島廿四景中。有牛祠新綠長命晴雪弘福香煙諸勝。
枕橋蟾影隔春陰。繆白楊花深又深。卻望水晶
村畔路。青帘一桁是嬉林。

向島有枕橋春月嬉林酒旗諸景。昔人有句云。飛蝶還
迷三月雪。春風吹度水晶村。詠向島也。

王侯第宅易邱墟。花石傷心劫火餘。後樂園邊
新壁壘。蠻鞋小隊試拋車。

舊水戶侯第宅。今爲砲兵工廠。有園名俊樂。地勢迴
線。花石充斥。得官吏一諾者。咸得入覽。

依稀細柳與長楊。鳳輦親臨講武場。歲歲試燈
好時節。青山南北鼓笳忙。

陸軍操場。在青山南町及青山北町一帶。每歲上元節
前。車駕親臨閱兵。甚盛事也。

紛紛貂錦出朱門。玉樹芝蘭有宿根。試看寒香
亭館後。停車問字幾王孫。

赤坂別宮之後。有學習院。爲教育皇族及華族子弟之
所。日本舊制。華族門業最盛。白屋間階公卿者不多
觀也。

美術伊誰最擅場。峩峩大厦溜池旁。圖書彝鼎
皆功德。赤坂行人說八郎。

溜池西南有美術館。富豪大倉喜八郎所築。列和漢古
今珍物頗夥。又有商業學校。亦大倉捐金建之。

飛鳥山園柳萬株。登高一望盡平蕪。買來王子
桃花紙。新畫青郊十幅圖。

飛鳥山花園。櫻柳頗盛。登山一望。平野四達。其下
有丹壁煥然者。則王子製紙公司也。

明保樓中飽午餐。本門寺下小盤桓。踏青更上
星亨墓。狼籍野棠春已殘。

本門寺在池上村。旁有酒肆。曰明保野樓。過酒樓數
百步。則日本名士星亨之墓在焉。

鑛冶專家見楷模。通風機與試金爐。花旗舊事
誰能證。一幅砂山洗掘圖。

帝國大學鑛冶列品室。列通風機試金爐諸器。又有美
國金砂山洗掘圖。

龍土町前近衛營。健兒弱冠便編名。平添頻壁
人無數。昨夜防秋急點兵。

新龍土町有兵營。乃近衛聯隊所駐。日本定章。入大
學及高等學校者。可得征兵猶豫之權利。

青山學院仿歐西。斜上旁行費品題。奇字佞盧
今盡識。蠻音偶亦采勾羅。

青山學院。專授英語。東京外國語學校。則兼授清英
德法俄西義韓等國語言文字。

團練精義

治 强

中國自鴉片戰後，未容休息，而太平軍之亂繼起，蹂躪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同時諸匪蟬興，閭閻受害甚巨。良民爲其生命財產之安甯計，乃辦設團練以自衛。倡其義者爲羅澤南，成其功者則會文正公國藩也。

文正公爲湖南湘縣人，湖南西南山勢蜿蜒，土瘠民貧，其人體壯多力，勇於戰鬥，召而練之，則成精銳。時太平軍道出湖南，力攻長沙，本省之匪亦蠢起。及太平軍退出湖南，張亮基搜捕土匪，札羅澤南訓練鄉勇；時公以母喪在籍，奉旨幫辦團練，張亮基郭嵩燾亦函請公出保桑梓，公不獲已，乃出而任事，由團練之興舉，遂有湘軍之建樹，平賊定國，多賴其力。

其時湖南會匪，據公奏議卷二嚴土匪以靖地方摺云：「湖南會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粵逆入楚，凡入添弟會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尙有餘孽未盡。此外又有所謂申子會紅黑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名目繁多，往往成羣結黨，嘯聚山谷，如東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寶慶靖州，萬山叢薄，尤爲匪徒卵育之區。蓋緣近年有司亦深知會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禍自我而發，相與掩飾彌縫，以苟且一日之安，積數十年應辦不辦之案，而任其橫行，遂以釀成目今之巨寇。今鄉里無賴之民，囂然而不靖，彼見夫往年命案盜案之首犯常逍遙於法外，又見夫近年粵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爲法律不足懲，官長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謠言，煽惑人心，白日搶劫，毫無忌憚。」故公辦團練，主申明法紀，以銷亂萌；其一切規畫亦可於公全集中見之，苦心深慮，可以垂範。茲擇要錄出，以供研討。

論辦團練之難云：

「團練鄉民一節，誠爲此時急務，然團練之難，不難於操習武藝，而難於捐集費貲，小民倚財爲命，卽苦口勸諭，猶

遲疑而不應，若經理非人，更譁然而滋擾，非比嘉慶川楚之役，官給練費，不盡取之民也。」（奏議卷一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摺）

「伏查團練之法，只能防小支千餘之游匪，不能勦大股數萬之悍賊，其練丁口糧若太多，則與募勇之價相等，不必僅以團名，若太少則與兵勇之價迥殊，斷難得其死力，其團局經費，若取之於丁漕釐捐四者之中，則有礙督撫生財之道，若設法於丁漕釐捐四者之外，則更無絲毫措手之處，事權既無專屬，剛柔實覺兩難。」（奏議卷十四裁撤江南團練大臣片）

因團練經費取於民，主張不必多費錢文，故曰：

「團練一事，臣前摺略陳大槩，曾言捐錢斂費之難，近來博采輿論，體察民情，知鄉團有多費錢文者，亦有不必多費錢文者。併村結寨，築牆建礮，多製器械，廣延教師，招募壯士，常操技藝，此多費錢文，民不樂從者也。不併村落，不立礮堡，居雖星散，聞聲相救，不募勇士，農夫牧豎，皆爲健卒，糧鋤竹木皆爲兵器，此不必多費錢文，民所樂從者也。多費錢文者，不免於擾累地方，然以之禦粵匪則仍不足。不必多費錢文者，雖未能大壯聲勢，然以之防土匪則已有餘。今粵匪全數東下，各縣鄉團專以查拿土匪爲主，臣是以剴切曉諭，令其異居同心，互相聯絡，不多費錢文，不甚勞力，以冀百姓之鼓舞而聽命。」（奏議卷二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

又曰：

「團練二字須分看，團卽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簡兵請師，製械造旗，爲費頗多，故鄉民不肖舉行。本部堂每與各州縣道及，宜鄉間團而不練，城廂練而不多，庶幾有益而易行。來稟所稱募勇無事緝捕，有事堵勦，卽城廂宜練之說，但不宜太多，恐經費無出，轉難持久，惟賢有司酌裁焉。」（批牘卷一鳳凰廳稟遵辦團練緝捕由）

「民所以不樂從團練之說者，以其斂費或多，恐經手者有侵牟之弊，徒傷財而乏實效耳。但用其人，不費其財，則貧富皆樂於從事，可期漸收實效。」（批牘卷一常德府稟卑府親歷各縣巡查情形並現辦緝匪各事宜由）

省團之組織：

「於省城立一大團，認真操練，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擇其壯健而樸實者，招募來省，練一人受一人之益，練一月有一月之效。」（奏議卷一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摺）

團練董理宜得人：

「此次擬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以書信勸諭，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衛之樂，而不復以捐貲爲苦，庶幾有團練之實效，而無擾累之流弊。」（同前）

必求紳耆董理之故：

「搜查土匪一節……又以信諭紳耆，令其留心查察，本團之匪徒斷不能掩本團紳耆之耳目，紳耆密告州縣，州縣密告撫臣，即日派人勦捕，可期無案不破。」（同前）

又曰：

「此時急務，莫先於查拿匪人，以安善良。匪人難於訪求確實，不得不聯絡紳耆，藉廣耳目。該縣務宜周諮公正紳耆，縱有偶受欺蔽之時，而受益處究多也。」（批讀卷一湘陰縣稟報到任日期由）

對於紳耆之信賴，及杜防流弊：

「紳士如此齊心，則該縣之能得民心而作士氣，已可想見。本部堂現刻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鈐用關防，凡紳士來行轅具領；即可用爲約束鄉族之具，使不肖者不得藉口報復，庶公正者得以放手辦事。」（批讀卷一常甯縣稟復遵辦情形並齎分給信函各紳士姓名由）

「古人云，斯民如魚耳，見網則驚奔，今日凡立一法行一政，先防吾民之驚奔。……團練之道，不外清內匪以禦外侮，果能親公正之紳耆，禁胥吏之謁索，有犯必懲，無案不破，則境內之匪復從何處匿迹。本部堂刻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茲各發二十張，交新任景守轉交該縣收領，擇紳耆之尤可信者付給一紙，令其收執，爲查拏匪類之據。」（批讀卷一常德府督同武陵縣稟武陵縣編保練團由）

團與練之區別及其功效：

「團練二字，宜分看，團卽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製械選丁，請師造旗，爲費較多，永衡各屬，從粵匪東去者甚多，現在中途逃回本籍，難保其不再爲匪，練法縱可不精，團規斷不可不講。」（批牘卷一江華縣稟奉到團防告示並紳士信件均已分送各鄉遵照辦理由）

「團練之道，以本處不容留匪人爲第一要務，本境既清，然後練丁習藝，以備鄰境之土匪，處處如此，則匪徒自無駐足之區。」（批牘卷一嘉禾縣稟現在團練靖匪由）

又曰：

「辦理團練重在團不重在練，蓋練則製旗造器械請教師養丁壯，爲費較多，團則合志齊心，以一方之正人，治一方之匪類，雖不能大有利益，而匪類淨則地方肅清，而人得安生矣。……務須去匪而不擾民則善矣。」（批牘卷一甯鄉縣稟奉發告示業經遵照刊刷發貼由）

「辦理團練之法，重在團不重在練，蓋練則需錢較多，恐經手不得其人，不免擾民，團則齊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辦一方之匪徒，匪類去盡，則善良安生，乃所以爲團也，稟中稱有犯必懲，不敢稍存畏難苟安之心，慰甚望甚，今日疲敝瘡痍之民，吾輩居官勢不能別有撫摩噢咻之術，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無察不確，則造福於孱民多矣。」（批牘卷一零陵縣稟奉發團練告示及致各紳士信函分別發貼送交卑縣地方現無匪徒拜盟結會仍當隨時訪查認真拏辦由）

「所以不敢力言練者，恐其擾民也，苟不擾民，則能練豈不甚好。辦理不善，雖專清戶口，編造牌冊，而民已覺其煩，辦理妥善，則既清戶口，又選丁壯，又教武藝，又製器械，而民不以爲苦，有治人無治法，是在賢有司之善設方術耳。」（批牘卷一龍陽縣稟遵奉憲批傳諭紳士實力辦團稽查匪類情形由）

團練進行步驟，先立保甲，及保甲之權限：

「設立保甲之意，原以編造戶冊，經理門牌，稽查匪類，不使窩盜棍徒得以託迹。以耳目最真之人，察里閭近習之

事，專爲除莠安良起見，此外公事，皆非保甲所宜干預也。近來屢奉諭旨舉行團練，若保甲平日認真稽查，則境內之匪無處容留，加之以操練，而外侮可禦，是團練之法，正須藉保甲爲清查根本，初非有二事也。衡陽以催征錢糧責成保甲，殊失國家立法之意。保甲弱者則花戶藐抗，賠墊辛苦，累及親族，強者則勾引蠹棍，魚肉小民，措票勒折，弊端不可勝言。在國防喫緊之際，衡州各屬去歲不無從賊之徒，尤須嚴查蹤跡，以絕勾引。其衡陽保甲人等，卽着專查匪黨，不許干預糧餉催征之事，倘敢干預錢糧，反置查匪於不問，卽將該保甲等嚴拏究辦。至衡陽錢糧如何改歸保甲催征，何年何任會否具詳批准，抑由該縣自定章程，仰衡陽縣檢抄全卷齎呈，確查稟覆，以憑核辦。」（批牘卷一衡陽黃登齋等稟墊苦害極事一案）

團練保甲，以清查戶口，務安良民爲主旨：

「遠賊必有近窩，清查戶口，團練保甲，此爲第一要法，惟保甲之法，不經書吏之手，必須責成紳耆辦理，當切實訪紳耆中之公正而肯任事者，令其認真舉行一二處，行之有效，則他處皆取則矣，快役以獲盜之多寡定功過，亦有流弊，若非實指某處某賊，令其前往擒拿，泛泛海捕，恐有誣拏良民之患，不可不慎。」（批牘卷一安福縣稟到任日期並查明地方現在安靜容俟體察情形辦理保甲團練以靖盜風由）

對於流亡賊區者家屬之處理：

「竊民尾從，本是乞丐之子，從賊稍熟，卽是不軌之徒，雖其父兄亦有不能約束之勢，而遠出未歸，卽父兄亦不知其何往，今概向其父兄追究下落，責問歸期，恐強人以所難，而於事仍無益，惟清查戶口，責成各團總各族族長於冊內記出某戶某人遠出未歸字樣，以便稽查，庶他日歸來得以分別究治。」（批牘卷一常甯訓導稟請查教匪盜竊賊外更請通飭查竊民尾專賊行搶由）

對於鄉約之獎勵：

「地保牌甲之名，正人君子之所不屑居者，茲改爲鄉約，有事鄉約總理，庶冠帶禮樂之士，亦樂就之，仿照軍功品級之例，給予頂戴，事屬可行，惟須檢舉任事之後，擇其稍有事功者，詳請獎敘，庶幾慎重名器之道。近日功牌冒濫已

極，有心者正當權衡至當，發起凡例。」（批讀卷一齊遠縣稟選充保正甲長詳請給予頂戴榮身使其樂於效用及編造牌冊一切刪繁就簡期於便民是否可行請示祇遵由）

戶冊規章貴於簡便：
「至於編造簡冊，刪繁就簡，實為識體之言，究竟瑣瑣開載，於編查何嘗有裨。簡易規條，仰即妥速擬定，本部堂將刊刻頒發各屬，一體遵辦。」（同前）

綜觀上述，可見公謀慮之精矣。至團練保甲，其旨不外安定社會民生之秩序，並藉以維護中國固有之道德；然其得力處，仍在地方官之善於推進也。公於批保靖縣奉發團練告示信函現在遵照辦理稟曰：

「古人謂感人以言，其本已淺，區區文告，何敢遽冀治民之心，惟期賢有司進百姓而親訓迪之，真實惻怛之意，達於面貌，則感悅畏服之忱，動於肺腑矣。訟事完畢之後，當堂語誠，此時最足感人。今日親民官，可使之立見信從者，惟勤於聽訟，伸理冤抑，則見效甚速，即囑紳耆辦團拏匪，亦須先使信從，然後其言易入。聞該縣平日甚得民心，故復諄諄商論也。」（批讀卷一）

蓋知縣為親民之官，凡政令下宣，民意上達，悉以縣為樞紐；故公辦團練亦以縣為出發點，致奏偉大之功績焉。

保 甲 與 縣

安

保甲法之成立，遠在周代，所謂「五家鄰比」者，實其雛形；歷朝雖屢有興革，然其組織迄今未替。清魏源有云：「保甲之制，以兵法部伍其民，凡審丁查帳詰盜，皆賴以行，而施之守城尤急，以肅號令，以均力役，以稽奸細，以慎火盜。」蓋保甲之組織，乃里與里或村與村之結合，統括於縣之下。因道縣之地廣，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衆，衆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地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關於道縣，平其是非，則村里得治，而道縣亦無不得其治，推之以至於天下，亦無不治也。故保甲法乃補助農村組織之不逮，使武力為民衆之武力，實農村自衛之不二法門也。然以中國地方行政階級而論，保甲者居最次，而重心實繫於縣。蓋保甲之體用，悉聽命於縣，而佐助其化理。故保甲應以縣為單位。自歷史言之，春秋時代，縣隸於郡，郡隸於國，而三老亭吏又屬於縣；漢代一萬戶以上則置縣令，不及萬戶者置縣長以推進地方行政；良以官吏能與民衆密切接觸者，厥為縣官也，故金宣宗時曾施辟舉縣令法六則，其大意一為盜賊之平息，二為軍民之和睦，三為訴訟之減少，四為土地之開墾利用，五為人口之增加，六為賦役之平均；足見政治與經濟實居重要地位也。

近代筆記過眼錄

(六)

諫書稀庵筆記 (續)

一士

科舉時代。狀元最爲世俗所詭羨。所謂大魁天下也。陳氏紀狀元云。「山東自有清以來。狀元有六人。聊城傳以漸鄧鍾岳。濟寧孫毓桂孫如僅。濰縣曹鴻勛。鴻勛六七歲卽能作壁窠書。傳臚時。天尙未明。佇立丹陛下。聽候消息。耳中迭聞有呼其名者。回頭四顧。初無其人。無何鴻臚高唱。果爲第一人。予時家居讀禮。未得目覩。閱二十餘年。曹殿撰已開府陝西。癸卯科濰縣王壽彭繼得狀元。兩狀元皆住南關新巷。且比隣也。……王壽彭傳臚時。予正仕京曹。俗例。同鄉有應殿試者。京官必携荷包忠孝帶。以備前十名引見佩用。是日辰初。讀卷大臣魚貫進內。至辰刻。大臣手捧黃紙自內出。立於乾清門丹陛上。高呼曰。王壽彭。王驚喜變色。同鄉官代應曰。在此。乃爲之整衣佩荷包忠孝帶。扶上丹陛。肅立大臣之後。俟前十名依次傳齊。乃帶領引見。引見畢。同鄉官偕至山左會館。已見報喜人以狀元及第橫匾。及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黃紙對聯。張貼已畢。會館值年官卽籌備款項。先以五十金交新狀元。往拜前科狀元。索取歷科帳簿。簿上一切事宜帖式均詳載之。乃爲之照寫請帖。邀請各位老師。歷科鼎甲之在京者。翌日至會館飲譙。例召梨園演劇。我山東則否。以會館正廳供至聖先師位故也。翌日晨初。皇上御太和殿。先聞靜鞭三響如爆竹。黃傘隨駕至殿。鴻臚官唱喚一甲三人升殿。行三跪九叩禮。新進士在午門外行禮。聖駕退。鑾儀衛以黃亭昇黃榜。由太和門午門端門正中出。鼓樂前導。黃儀仗俱備。出東長安正中門。懸黃榜於北黃牆上。順天府尹於黃榜之左。搭彩棚。設紅案。陳酒果。手敬三鼎甲各一杯。皆立飲。爲之披紅簪花。旁有驍驢繡鞍。請三鼎甲上馬。一馬數役護之。前有紅儀仗鼓樂。導至國子監。行釋菜釋褐禮。旋至明倫堂。兩大司成正坐受三叩禮。大司成身不敢動。頭動則狀元不吉。左右手動則榜探不吉。

此說相傳久矣。自國子監出。三鼎甲聯馬而行。沿途觀者如堵。婦女則門垂湘簾。或登樓倚檻而觀。此俗所謂狀元遊街也。斯時風和日暖。天街無塵。御柳成陰。櫻桃在樹。杏花出牆。童穉跳舞歡呼曰。狀元郎來矣。負郭鄉村婦女。新衣鮮履。僕僕徒行。信口評隲曰。狀元美。榜眼偉。探花秀。又有詭稱唐宋時選駙馬者。聽其言殊可哂。……狀元騎馬歸第。榜探送之。探花復送榜眼歸第。而後自歸。於時館中懸燈結綵。酒筵畢陳。門外冠蓋盈衢。車馬填巷。大官翰林。一時借至。同鄉官爲之款接送迎。予奔波一日筋力俱疲。離諺有云。乃弟娶新婦。乃兄跑斷筋。情形似之。」狀元頭銜。敬勸朝野。儒生稽古之榮。若無以加之焉。雖授職之初。秩位猶卑。將來仕途亨屯。亦尙難預卜。而當臚唱之後。萬流仰企。群倫瞻慕。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風已舊矣。宋人(闕名)儒林公議云。「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卽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黻。爾後得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爲當得之也。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肩摩不可過。錦繡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謹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蹶。好辨人也。嘗曰。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其時狀元之榮。蓋尤有過於清代者焉。鼎甲中狀元探花。有狀元郎探花郎之稱。與人以美秀之印象。獨介乎其間之榜眼。不獲稱郎。而榜眼二字。入耳有雄偉厚重之概。此所以「狀元美。榜眼偉。探花秀」。騰於人口歟。(王壽彭固非美男子。而狀元美之印象則預存於流俗也。小說中如文康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六回(繡路春風探花及第)。寫安驥點探花。有云。「只見狀元清華丰采。榜眼凝重安詳。到了那個探花。說甚麼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只那氣宇軒昂之中。不露一些紈袴。溫文儒雅之內。不粘一點寒酸。眞眞是彝鼎圭璋。熙朝人瑞。就連那個傳臚。也生得方面大耳。一部濃鬚。像是個幹濟之才。」除探花爲主外。賓惟狀元清華丰采。傳臚亦例不稱郎者。故不妨一部濃鬚云。)袁枚隨園詩話卷三云。「汪度齡先生中狀元時。年已四十餘。面麻身長。腰腹十圍。買妾京師。有小家女陸氏。粗通文墨。觀彈詞曲本。以爲狀元皆美少年。欣然願嫁。結婚之夕。於燈下見先生年貌。大失所望。業已鬱鬱矣。是夕諸同年勸飲巨杯。先生量宏興豪。沈醉上牀。不顧新人。和衣酣寢。已而嘔吐。將新製枕衾盡污腥穢。陸女恚甚。未五更雉經而亡。或嘲之曰。國色太嬌難作

婿。狀元雖好却非郎。」汪應銓字度齡。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狀元。陸女之自誤。正以平日狀元美之觀念早儲心目間耳。（小說中。孽海花舊本第二回（金榜誤入香魂墜地）所寫「平日看見那部小說盲詞。山歌院本。說到狀元郎。好像個個貌比潘安。才如宋玉。常常心動。……開國第一個狀元。不曉得如何粉裝玉琢。繡口錦心。不覺一往情深」寧爲狀元妾。不作常人婦」之某閨秀。「忽見錦幔一掀。走進一個稍長大漢。面黑如錢。眼大如鈴。兩道濃眉。一部長鬚。且豆斑滿面。葱奧逼人。……直急得三尸出竅。六魄飛天。當時無話。知道自己錯了。等得大家睡靜。哭了一場。走到牀後。不免解下紅羅。投繯自盡。」即本此事。惟誤以江南汪應銓代山東傅以漸爲有清開國第一狀元。此回蓋金天一所撰。）陳氏之言傳臆時。指所謂小傳臚。翌日始爲正式傳臚也。王壽彭驚喜變色云云。則受寵若驚。蓋往往類是矣。聞光緒甲午。張謇掄元。其時喜極而踏焉。同治乙丑崇綺點狀元。翁同龢四月二十日日記云。「崇文山來請。遂携舊帳往。文山學程朱十年。至是氣爲之浮動。功名之際。難言哉。」亦見際此自持之不易。未知翁氏曩當此際如何。（同龢暨姪會源。均狀元。會源癸亥大魁。適爲崇綺前一科。故舊帳在其家。）至曹鴻勳耳中迭聞有呼其名者。則以書寫殿試策甚工。自揣大魁有望。念茲在茲。由心理關係而生一種精神作用耳。

其紀教官事云。文武生入泮。俗例有餽教官學禮。即古束修之義。其後相沿。失其真意。有勒索至千百緡者。予家三世爲教官。仍守古禮。聽其自行束修而已。濰邑文武學額最廣。每逢院試以後。教官勒索學禮。擇肥而噬。欲壑難盈。笑柄甚多。邑人丁六齋善實。官中書舍人。予姑丈也。極傷世風之不如。常思有以維持之。特慨捐二萬緡。發當生息。以三年息金六千餘緡。爲入泮生餽教官學禮。一以保司鐸之體制。一以爲寒士之資助。積盤之滋味不薄。芹宮之清德常存。誠美意也。六齋詩云。不惜金錢倡大義。殆即謂此。未及舉辦。六齋捐館。詰嗣星甫中表。竟成其先人之志。士論翕然。迨科舉停止。乃以此二萬緡子息移辦繼志學校。養士百餘人。成材甚衆。」學禮亦即所謂冊費也。丁氏此舉。爲離人所稱頌。可與本刊二卷第八期所載拙稿引述關於冊費者參閱。

又紀楊玉相事有云。「濰邑楊蘊軒玉相。予姻丈也。爲名孝廉。不求廉仕。家貲鉅萬。慷慨施濟。鄉黨稱爲善人。邑讀書者衆。童試逾千人。縣署不能容。乃捐萬金建試院。規模宏大。別置市房數十間。以租金爲歲修之費。士子歌

頌。至今不忘。又創牛痘局。每屆春日。在宅內開施種場。糴負而至者。日以百計。邑人得其傳。相沿至今。歲歲有施種者。實先生爲之倡也。先生享年七十有三。歿後閩邑籲請入祀鄉賢祠。私諡文惠。至今子孫猶安居樂業。無蕩佚敗家者。楊丁二氏。均好行其德。嘉惠鄉里。事可並傳。

十期拙稿引述關於戶部銀庫書吏史恩濤事。更有李慈銘所記。可資參覽。以見臺吏之聲氣與伎倆。荷學齋日記光緒十四年戊子正月初五日云。「……戶部書吏史恩濤之獄。以四御史同劾。而恩濤與滇中一翰林爲兒女姻。其兩御史皆滇人。丙子同年。實授滇人屬。并得史賄。故直劾孫侍郎。并牽連東撫。以陰爲史地。迨刑部定案。又入史重賄。史本吾越人。惟恐遞解回籍。則都中狡窟不能守。因冒籍涿州。故爲重比坐徒。因定地發京外安置。遂得消搖畿輔。往來津滬間。坐擁膏腴。此皆可裂眦者也。」木天華選。柏府清班。乃竟若是。尤足慨已。

陳氏與陳田光緒丙戌同成進士。會試同出黃思永房。而二人八字適又相同。其所紀云。「四品京堂陳田。字松珊。貴州人。與予爲會榜同年。一日房師黃殿撰慎之邀同門飲讌。命門生序齒而坐。予曰。年若干歲。松珊曰。同歲。房師復命兩人序月分。予曰幾月。松珊亦曰同月。再命序日。予曰某日。松珊亦言同日。再命序時。時亦同。八字不差一字。師乃命按本房兩人中式名次挨作。予坐其上。舉座嘆異。咸問父母兄弟子女。亦大略相同。予曰。予素不求人批命。今後更不求人批命。卽視松珊同年之命以爲命。此初登仕版時也。以後升轉又同署。商量公事。又意見相同。在署同餐。復嗜好食量相同。一年松珊斷絃。人謂予曰。松珊今歲犯陽刃。君宜設法禳除。予曰。老妻臥病已三月。已爲之備辦後事矣。是年亦斷絃。迨兩人年逾花甲。每日同桌健飯。飯酒皆不敢過三杯。夏日冰果。皆不敢入口。彼此問及睡眠。皆早睡早起。人各一妾。伺候而已。松珊竊告予曰。批吾命者皆云官至四品。吾兩人其終于此官乎。予曰。照例升轉。能謹慎無過。不患無升轉之日也。批命奚足憑。無何。逢百六之厄。下遜位之詔。兩人皆棄官退隱矣。近聞松珊猶健步遊山。惟松珊胞兄燦。清代爲甘省方伯。兄弟親如手足。松珊家財或豐。予則僅能自給。然家兄任廣文二十四年。官俸歲有所餘。今日家居。省儉度日。必使歲少有所餘。此亦可謂之相同矣。松珊之兄年近八旬。家兄亦登八旬。身尙壯健。是兄弟亦關係於八字。新有自西南來者。言松珊收藏金石字畫甚富。予聞之。卽將陶齋所贈吉金拓片百餘器。裱懸滿屋。

牀帳門楣。自撫漢壁漢瓦於上。又日携陶齋所拓埃及國五千年畫像古篆。誇示于人。此效西施之顰。非敢云賞鑒家也。使松珊見之。又當引爲同調歟。斯可稱佳話。二陳進士同年。恒慶用部屬。田入翰林。後同官臺諫。恒慶外放知府。田官至掌印給事中。均四品。(知府從四。掌印給事中正四。光緒丙午釐訂官制。將六科給事中省去科銜暨各科掌印名目。統稱給事中衙門。惟置掌印給事中一人。秩正四品。爲給事中御史升轉之階。雖非京堂。而京官已至四品。亦不妨以京堂論耳。費行簡當代名人小傳卷下清室遺臣內傳田云。「田官京朝。以淹雅稱。頗負清望。丙戌進士。官部曹。遷御史。後爲都給事中。國變後歸。好金石書畫。無錢則質衣以購之。嘗爲元史考證。猶何願船李均農之學。中歲嗜酒。衆推爲大戶。晚乃節飲。雖七十。尙健啖善步。當官不爲過行。而見義勇爲。侃侃不撓。江春霖以彈突劾罷。首糾諫官上疏爭之。疏中頗譏親貴內閣。田所屬草也。其同官陳慶桂。與生同年月日時。科第仕進。及妻子存歿。晚遇豐蓄。無一不同。是可異已。」亦以陳恒慶爲陳慶桂。其誤蓋與諫書稀庵筆記著者之誤題同源。又陳田由翰林院編修入臺。非部曹也。其官爲掌印給事中。非都給事中。明六科有都給事中。至清而廢矣。宣統二年御史江春霖以劾軍機領袖慶王奕劻回原衙門行走。翌年有所謂新內閣之設。奕劻任總理大臣。始有親貴內閣之目。至關於八字相同見於昔人記載者。如紀昀灤陽消夏錄卷二云。「八字貴賤貧富。特大概如是。其間乘除盈縮。略有異同。無錫鄒小山先生夫人。與安州陳密山先生夫人。八字干支並同。小山先生官禮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貴州布政使。均二品也。論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論祿則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補矣。二夫人並壽考。陳夫人早寡。然晚歲康強安樂。鄒夫人白首齊眉。然晚歲喪明。家計亦薄。又相補矣。此或疑地有南北。時有初正也。余第六姪與奴子劉雲鵬。生時祇隔一牆。兩窗相對。兩兒並落蓀啼。非惟時同刻同。乃至分秒亦同。姪至十六歲而夭。奴子今尙在。豈非此命所賦之祿。祇有此數。姪生長富貴。消耗先盡。奴子生長貧賤。消耗無多。祿尙未盡耶。盈虛消息。理固如斯。俟知命者更詳之。」其所遭不同處。以斡旋之筆爲之詞。紀姪與劉雲鵬事。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所紀。可參閱。據云。「德清蔡翁。精子平之學。一日史司夔過訪。蔡告以南中生一孫。推其命頗富厚。若遲一時則大貴。史叩其日時。大驚曰。予今歲得子。正其月日時也。蔡曰。此兒必入閣。卽文靖公貽直也。京師傳爲佳話。康熙辛酉。胄司携眷入都。泊舟水驛。生子。家人往來岸上。聞一鐵工家亦生一子。問其

時。正相同。歸告胄司。心識之。字之曰鐵厓。後二十餘載。文靖已官清禁。胄司南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親行訪之。則門宇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問之。則辛酉某日生者也。公歸。竟夕不寐。既乃悟。語客曰。此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氣補其缺。若生於鎔冶之地。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矣。」既貴賤大異矣。乃以水火之說作轉旋。與紀氏之解。所謂異曲同工耶。又陳衍棧上老舌有云。「日者以干支定人禍福。起於唐兵部員外李子平。然于支生剋之外。又有微妙難言者。吾鄉先輩按察使王公應時。年月日時。皆屬於火。於法不當貴。有精此術者。疑其生於江海之上。公曰。時雨潦方漲。大水入屋。母夫人架板於水而生耳。蓋干支雖極燥。而適逢大地真水。足以相制。反爲顯貴。陳公紀官會都御史。與一水夫八字相同。一日者研推兼旬。方請曰。公生時當在星斗之下。不然弗貴。驗之果然。太夫人婉公倉皇露處於園圃中也。以此觀之。干支即甚靈。又有別解矣。」既有別解。則從而爲之辭。安往而不甚靈乎。（研推之時間達兼旬。殆偵得曩事。以供緣飾。日者之談言多中。往往以此也。吳沃堯小說九命奇冤。第一二三兩回寫馬半仙爲凌貴與批命有云。「半仙道。批成本的不是含糊可以了事。……大約十天之後。方可應命。貴與……過了十天。便叫喜來到馬半仙處取批的命本。半仙見了喜來送茶送烟的同他交談起來。用言語打聽了好些貴與家事。臨了纔說。這幾天實在太忙。還不會批好。再過三天就有了。喜來只得回覆貴與。過了三天再去取來。……看的貴與手舞足蹈。如同瘋子一般。嘴裏只說這位先生真說得靈。」亦見其伎倆之一斑。茶餘客話卷八云。「莊殿撰培因。借某上舍自襄文達齋飲歸。同詣於佛寺。訪江西一相士。上舍即與莊易帽。同車行。是時業有人報知相士矣。及至廟。殿撰謂易帽恐涉輕薄。仍各冠進。相士遂言上舍爲狀元。歷巡撫尙書。而詆本淳貧賤。不列於仕籍。即日聲名大損。」此爲一相士不幸而失敗者。命相同流。亦可類觀。）水火相制之說。與阮紀史貽直事。正屬一類。惟一係命大貴。得水乃濟。一係命不當貴。賴水而顯耳。其言八字藉助於真水者。更有如錢泳履園叢話卷二十四（雜記下）云。「歸安王勿庵侍郎以銜。初生時。星家推算八字中缺水。或謂其太夫人曰。必令小兒在漁舟上乳養百日以補之。乃召一漁人婦。畀其錢米。寄養百日。及中狀元歸。侍郎忽念此婦養育之恩。使人蹤跡之。其婦尚在。年七十餘矣。招致家中。向婦四拜。不數日。此婦病。乃送回。即死。咸以爲折福所致云。」如所言。是水之有裨。不特在誕生之際。即誕生之後。仍可呈其效焉。（漁

人婦福薄。以貴人之拜而死。此種說法。亦久已通行。如宋朱弁曲洧舊聞有云。「祥符中。丁晉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時建節鉞者出入必陳其儀度。既還本鎮。鄉人爲之改觀。公在童齋時。嘗從老郁先生學。至是首入陋巷。詣先生之居。以兩朱衣掖之。拜於其下。先生惶懼。大聲呼之曰。拜殺老夫矣。既坐。話舊極款密。且云。小年狹劣。荷先生教誨。痛加榘楚。使其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賜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數月果卒。公遣吏爲辦棺斂葬埋之物甚厚。吳人至今以爲美譚。」其先例也。戲劇中如天齋齣(斷后)一齣。演包拯遇李太后(李宸妃)。疑其非真。以跪拜試驗之。白。「也罷。不免將賭婆攙扶正位。倘他受起老夫一拜。定是真太后。他若受不起老夫一拜。再將他拿下。來。將賭婆扶在正位。」復告之曰。「賭婆。你要坐穩了。」迨見其端坐受其跪拜。昂然不動。始深信無疑。以尋常貧婦萬當不得「相爺」(包未爲宰相。惟小說戲劇中均稱「相爺」)一拜耳。亦近之。)其他之言八字相同者。又如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陰陽家流。第五行術數。不得爲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爲信也。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由。徒足發賢者之一笑耳。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其所欲。爲鬪鷄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携妓從浮浪人躍犬馬。遊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浸而死。」鄭兒與蔡京先後同八字。而遭歷相異如此。而條猶不敢斷言術數之不足信也。至京既貴盛。操術者爭談格局之高。此亦常態。所謂事後有先見之明耳。京晚年貶死。操術者或又有說歟。(關於京弟下之子。術數家亦有所論。清潘永因宋稗類鈔卷一符命類云。「蔡元度娶王荊公之女。封福國夫人。止一子。談天者多言其壽命不永。元度夫婦憂之。一日盡呼術者之有名如林開之徒。集於家相與決其疑。云當止三十五歲。元度顧其室云。吾夫婦老矣。可以放心。豈復見此逆境耶。其子後竟至乾道中壽八十而終。然其初以恩倖爲徽猷閣學士。至靖康蔡氏既敗。例遭削奪。恰年三十五。蓋其祿盡之歲。緣是而知五行又不可謂盡無也。」蓋亦本於宋人記載。以官祿當壽命。亦是一種別解。如所云。凡不仕者均可謂之無壽。豈可通乎。)馬永卿

續真子云。「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爲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歎曰。同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書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閱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并案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觀其交遊飲食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并案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生。公命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又與之同。因呼爲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榻于左。公爲客。則榻于右。并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藉。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瞽之言異哉。聞之于司馬文季。」此蓋僅同年生耳。非八字全同也。貴賤不同。而居然有同席九月之際遇。亦有趣之傳說。談祿命者或稱引及之。清薛福成庸齋筆記卷三(軼聞)云。「節相恪靖侯左公。有中表弟曰吳偉才。與侯相同以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時生。所居相距九里許。兩家報喜者相遇於適中之地。其八字則壬申辛亥丙午庚寅也。少有奇童之目。與侯相同。道光壬辰。侯相與兄景橋中書(宗植)同舉於鄉。而偉才改業屠豕。侯相督閩浙時。偉才嘗一至閩。侯相勸業爛然。殺賊以千萬計。而偉才祿命中之煞刃僅用之於屠豕。昔有與文潞公同命(?)者。僅得同席而食者數十日(?)。亦此類也。偉才好大言。嘗曰。太公隱於屠沽。何獨余也。同治八年。已不在屠肆。而親舊歲時用牲。或召之。輒欣然鼓刀而往云。侯相在涇州軍次。與王孝鳳(家驥)言之。謂左宗棠自言有此同八字而業屠之中表弟。甚鑿鑿也。(煞刃之說亦所謂別解。妙在說得熱鬧。)而據王闈運所述。則會國奎亦有一屠人同八字者。湘綺樓日記光緒元年乙亥六月十七日云。「聞會沅浦移豫撫。勅剛言。其鄉中有屠人。與沅公同年月日時生。子壽云。此屠人日內必小有遷移也。」謂是會紀澤所云。何其與左事巧合之甚乎。均可與茶餘客話等所紀同覽。(黃瑜以國奎調任卜屠人必有遷移。是謂同八字者尊卑顯晦可以懸殊。而動靜則須息息相通矣。國奎時官河東河道總督。未曾改官河南巡撫。王氏所記蓋傳聞之誤耳。)明沈瓊近事叢殘云。「星命之說。純謂之

無固不然。而純謂之有亦多可疑。如秀水沈少司馬思孝。新建鄧文潔公以讚。年命八字皆同。一發於戊辰。一發于辛未。一爲會元鼎甲。晚年生子。而卒于五十八歲。一受廷杖遣戍。召還躋通顯。至今六十餘尚無恙。而竟少子。又長洲徐通政申。萬載張總制鳴岡。亦同八字。而張之科甲以癸酉庚辰。徐以丙子丁丑。兩公前後爲南通政使。而徐以己酉被論歸。張陞南少馬。今庚戌陞兩廣總制。徐富。張不及遠甚。徐之仲子登癸卯鄉科。張則未也。又嘉興岳禮部和聲。與同邑沈醫士號南山之子。八字同而貴賤迥異。但年皆四十二并未生子。此一節同耳。又山西甲戌科王長科鳳有。南昌辛未科涂御史杰。亦同八字。涂陞光祿少卿。以建言削籍。王亦選謫。而未爲京堂也。一亦可參閱。立說介於純謂之無純謂之有之間。卽常聞之不可不信亦不可盡信之調停論也。（因其涉及醫士。更聯想而及小說中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所言之黃知縣與趙醫生。外史第十七回。浦墨卿道。那黃公竟與趙爺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還有奇處。趙爺今年五十九歲。兩個兒子。四個孫子。老夫妻齊眉。只卽是個布衣。黃公中了一個進士。做任知縣。卽是三十歲上就斷了絃。夫人沒了。而今兒花女花也無。支劍峯道。這果然奇。同一個年月日時。一個是這般境界。一個是那般境界。判然不合。可見五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一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二云。「雪濤集。明高皇微行。至田舍。見一村翁。問其生庚。翁言年月日時。皆與高皇同。高皇曰。爾有子乎。曰無。有田產乎。曰無。高皇曰。然則何以自給。曰。吾養蜂耳。曰。爾蜂幾何。曰。十五桶。高皇默念。我有京省。渠有蜂桶敵之。此年月日時相合之符。又問爾於蜂歲割蜜幾次。翁曰。春夏花多。蜂易采。蜜不難結。每月割之。秋以後花漸少。故菊花蜜不盡割。割十之三。留其七。聽蜂自啖。爲卒歲計。我以春夏所割蜜。易錢角米粟。量入爲出。以餬其口。而蜂有餘蜜。得以不餒。明歲又復釀蜜。我行年五十。而恃蜂以飽。他養蜂者不然。春夏割之。卽秋亦盡割之。無餘蜜。故蜂多死。今年有蜜。明年無蜜。皆莫我若也。高皇數曰。民猶蜂也。不務休養。竭澤取之。民安得不貧以死。民死而稅安從出。是亦不留餘蜜之類也。蜂丈人之言。可以爲養民者法。」此蓋寓言。其事實上之根據固不經也。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四云。「人有生同年月日時而命絕不似者。星家因言所生之地有不同也。汪文端公廷珍。與盛京成司馬書。同年月日時生。汪進士第。成僅二舉。汪官六品。成必五品。汪五品。成必四品。成官侍郎。汪則三品。官階每成大一級。今汪官尙書。（按前舉其證。此乃曰今。蓋文端字樣。爲稿成後補入者。

故有扞格。而成猶侍郎。其爵位猶不甚相遠。所可異者。二公面貌酷肖。八字同而面貌亦同。此則罕聞事也。其曩時丁內外艱。年歲亦略相同。二人官歷雖不盡同。而亦可資星命家之附會矣。況又面貌恰似乎。生地不同之說。猶之水火相制之類耳。汲修主人（禮王昭健）嘯亭雜錄卷八云。「信恪郡王（如松）。莊慎親王（永璘）。同年月日生。莊惟後信數刻。時互以兄弟稱之。稽其福命。信先莊薨十七年。然其子恭王（淳穎）以復睿忠王爵。故因贈王爲親王。莊慎王無子。嗣其弟子承襲。信恪王少封公爵。任工部侍郎等官。莊恪王少亦賜公品級。歷副都統等官。雖文武少差。而其陞轉如一。亦一異也。」並時皇族王公。際遇略同。不爲甚異。八字既不盡同。星命家或又可以兩不盡同處而生附會之詞歟。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四云。「李密學潛與李昌武宗諤。同宗同歲月。後一日而生。二人者。休戚舒慘。一無不同。及昌武死。潛亦後一日卒。」可稱巧合。）其記星命說之不可憑信者。如竹葉亭雜記卷四云。「仕宦之通塞。實有子平所不能推者。休寧汪薰亭閣學滋毓。凡日者皆言官不過同知。困頓場屋。始就鹽場大使。乾隆戊申。赴部候選。自分風塵。夢不作大羅天上客矣。候選者每月朔望到部投供。閣學平生喜鬪馬甲。一日歡會。繼之以夜。次日爲月朔。不忍舍之散。同室有投供者。倩之代。同室人到部忘之。是月出缺。汪以月朔未投供也。不得選。懊恨無及。不得已入闈應試。是科獲售。聯捷成進士官翰林。不二十年至內閣學士。使同室者一爲投供。則早已執手版聽鼓轅門矣。然平生不知幾經精子平者推算。竟無一許其爲木天人也。亦異矣哉。或曰。凡鄉居無日規。卽有之。或遇陰晦。則誕生之時。多由意度。蓋時辰不得真也。理或然歟。」此與鐵圍山叢談所記蔡京事。有略近處。至或曰之斡旋語。則驗卽可云時辰真。不驗卽可云時辰不真耳。（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四云。「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此語誠然。……嘉慶十年。先大夫與杭州陳荔峰閣學嵩慶。同以體錄諸紋鹽庫大使。在京候銓。一夕與伊墨卿太守張船山侍御夜飲極歡。次日赴部投供。醉甚不能往。適有河南庫大使一缺。因不到扣選。閣學大失意。同人亦爲之惜。未幾連捷。遂入翰林。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壬午閣學主福建試。先大夫由石碼場大使升同安知縣。相見於鎖院。閣學謂爾日使不以醉誤事。則今日亦不過中州一令耳。」汪陳兩事極相類。頗奇。）茶餘客話卷十二云。「嵇叔子精于子平。自謂官至四品。而夫人之祿位不稱。舉孝廉。卽喪偶。媒約盈門。叔子排算其八字。俱以爲不類。某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此十惡大敗命。翁以

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于亦易。通局俱變矣。翁乃付媒往議。叔子以手推之。曰。是恭人也。遂成姻。任杭州太守。妻受四品封。叔子卒後十餘年。諸子將爲母稱七十觴。先期營辦。恭人笑止云。某日非吾眞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驚。蓋嵇氏父子爲所給者四十年矣。足以破星命之俗見。正可與其卷一所紀史貽直事對看也。（此二則一標題曰子平奇驗。一標題曰星命家謬說。相映成趣。）陳其元庸問齋筆記卷七云。「余最不信星命推步之說。以爲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一大郡。以計其戶口之數。已不下數十萬人。（如咸豐十年。杭州府一城八十萬人。）則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萬萬人。則生時同者必不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富貴貧賤之不同也。每舉是說以詰談星命者。多不能答。近見海軍李善蘭所作星命論。尤爲暢快。其略謂。大撓造甲子。不過紀日而已。並不紀年月與時也。亦無所謂五行生剋也。其並紀年月與時。且以五行配之。皆起於後代。古人並無此意也。而術士專以五行之生剋。判人一生之休咎。果可信乎。且五行肇見於洪範。不過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剋也。是干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謂人之一生可據此而定。是何言歟。至五星偕地球同繞日。而各不相關。夫五星與地球且不相關。況地球上之一人。而謂某星至某宮主吉。某星至某宮主凶。此何異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撫治下。他省之巡撫。於浙江無涉也。今試謂之曰。某巡撫移節某省。於爾大吉。某巡撫移節某省。於爾大凶。有不笑其荒誕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異是乎。其論眞屬透闢。足以啓發惑溺。與余所見正合。然此特論其理耳。世之窮民遊士。藉此以餽其口者。幾千人矣。若明著其論。則將盡無告者而飢死之。亦非仁人之用心矣。存而不論可也。」自是解惑之談。至謂窮民遊士藉以餽口。則屬於人民生計問題之範圍矣。其有以興趣而研治星命之說。與生計無關者。乃出於個人之好尚。不在此例。余因諫書稀庵筆記述及與陳田同八字事。遂漫舉昔人所記若干事。以供彙閱。拉雜之譏。知不免耳。星命之術。未嘗講求。亦非能闢之者。特未見有圓滿周匝之理論及證驗。使我心折而已。

其兩大司成一則云。「清宗室盛伯羲先生。學問宏博。群呼爲旗人中小聖人。作大司成。獎勵後進。成均士風。爲之一變。漢大司成則爲吾鄉王文敏廉生。兩人皆講金石。講考據。以故成均之士。講漢學者居多。兩人散署後昕夕晤談。端午帥亦講金石。時相辨論。又相譁也。呼兩人爲大八成。時捐例以大八成爲上也。」盛昱與王懿榮友善。均光緒間名

祭酒。然時有先後。未嘗同任斯職。(盛昱於光緒十五年解祭酒職。時王尙爲編修也。二十年以大考一等擢侍讀。旋署祭酒。翌年真除。)陳氏所敘。似同時爲滿漢祭酒矣。其紀散館云。「庶吉士如嬰兒初生。尙待生花。故俗謂散館之日卽生花之日。三鼎甲之卷。別爲一束。閱卷大臣。必置之一等。以保其功名。如文字大謬。則不能保。咸豐壬子。狀元陸增祥。以違式被黜爲知縣。群謂焉有狀元而作縣令者。乃捐升知府。……亦有寒士得庶吉士。自計不能耐清貧。散館時故意錯一字出一韻甘居三等之尾。歸部銓選知縣。謂之老虎班。得缺至速。」陸增祥爲道光庚戌狀元。授職修撰後。在籍以軍功擢用贊善。咸豐丙辰補散館。撤去贊善。仍得保留修撰。並未黜爲知縣。亦非壬子事也。(季慈銘越縵堂日記咸豐六年丙辰五月十一日云。「閱邸抄……贊善陸增祥。庚戌狀元。補散館。以詩中覓字作仄聲用。坐失粘附三等末。仍降脩撰。罰俸。」可云從寬。使先無贊善獎案。自不免於改官耳。嚴辰墨花吟館感舊懷人集感舊詩陸星農觀察前輩增祥一首云。「初踏金盞識君。方州九萬奮鵬程。誰知熟讀郊居賦。一字偏教誤一生。」自注。「君爲江蘇太倉人。道光庚戌殿撰。識君於登第之日。後得追步詞垣。適君直清秘堂。時相過從。君散館詩內用覓字。依郊居賦讀作仄音。顯廟指示閱卷者。謂非用雌覓。仍當讀平。故雖予留館。而從此不得一掌文衡。乃以觀察需次楚南。竟無所遇。余於同治乙丑道出長沙。猶及一見。」可資參印。惟以後之事則不詳。清史列傳文苑傳。附陸於瞿中溶傳後。謂「……授翰林院修撰。以母憂歸。會粵匪陷金陵。在籍團練。與知州蔡映斗破走青浦賊目周立春。復嘉定。事聞。以贊善卽補。咸豐六年充會試同考官。十年出爲廣西慶遠府知府。湘撫疏請留辦軍需釐捐鹽茶局。光緒二年補湖南辰沅永靖道。地與黔蜀接壤。增祥捕寇盜循恤苗民。有政聲。在任四年。以疾告歸。」其宦歷大致如此。未敘其散館試失意事。蓋以仍得留館。故略之耳。陸氏不僅以候補道終。亦未爲甚不遇也。)鼎甲散館。亦有以二等留館者。如狀元翁曾源張壽均是。所謂老虎班知縣者。「以知縣卽選」也。其紀李鴻章事有云。「光緒間。科舉將議停。合肥在案爲無事宰相。正開經濟特科。殷望派爲總裁。適張文襄入都。定學堂章程。大總裁一差。被其奪去。合肥鬱鬱者數日。」光緒乙未至己亥間。李以大學士在京。甚思一掌文衡。竟未如願。引爲憾事。惟經濟特科之試。張之洞爲閱卷大臣之一。(無大總裁之稱。)事在癸卯。李已卒於辛丑。張氏此差豈奪自李乎。陳氏此書。疏僻處頗不少。不備舉。蓋或以年老記憶不真。或以下筆時偶不經意。此類著述。所難盡免。要在讀者之善爲鑒別。瑕固不足掩瑜也。

清代州縣故事

(四)

蔡申之

差房

一官逢朔望行香坐朝拜牌求雨求晴護日護月祭祀等事。必須隨帶茶担鋪墊。預備棹凳茶几茶點伺候。

一差事郵到。必先束裝乘轎前去。如水路坐一快船。隨帶一差役前去。身帶官銜手本。探聽迎接。如其接到上官手本。並打聽船幾號。上下人等若干。上水平席若干。有無門包隨封。水脚若干。探聽確實。寫一清單。着差先行回署報信。以好官出境迎接。

一公館碼頭。辦差照應。必須預備燈綵。搭碼頭。隨帶差役伺候。以便呼喚吹炮手勿悞。水陸道路。俱要執事。執事吹轆手響鑼迎接。

一送差事動身起程。吹響鑼開鑼喝道。擺執事。伙食船並要裝回鋪墊碗盞執事等項。

一遞解軍流遣犯人過境者。必須查明刑具紅衣褲齊全否。

一移營點兵辦解動身。查明人數。一路小心留神。解到投文。親押犯人進城。恐其人擠之處。切勿大意。路店吃飯。路上大小便。必要跟隨。如府省進城。喚齊差役知道。恐其司院過堂。必親自前去照應。

凡部發遞解。及外省解部。並解別省軍流徒罪發回安插人犯。預差官員。務選有家業正役差送。如人犯中途患病者。原解取結方免議處。即報明所在官司。驗明出結。即着該地方留養。候病痊起解。仍將患病日期報部。(學治一得編)

管 號

- 一 跑夫務要挑選年幼之人。老弱帶病之人。不准派他上路。
- 一 要查明馬匹若干。要驗明馬匹年齒。看馬有病無病。而馬夫喂料。必要自己前去過目。方免馬夫尅扣馬料。草宜細碎。向例一馬十觔。三麩三料。應喂養均勻。吊鬮適當。(公門要略)
- 一 早晨將馬放青。不可放遠。須防緊急火號。
- 一 要驗明能跑三百里五百里者。各有幾匹。而老弱之馬。只可平常。
- 一 查明馬匹。可能駁用不駁用。如不駁用。回官採買。
- 一 令兵房開送鋪長房值日單子。問獸醫何人。
- 一 令兵房開送棚頭跑夫鋪司姓名單子。
- 一 馬王聖壽。早令兵房出票。調班子。搭台唱戲。
- 一 馬王爺聖誕。六月二十三日。只用羊祭。不用豬。(公門要略)
- 一 馬王聖誕日期。並每月朔望。先穿衣服齊整。伺候本官至號行香。
- 一 遇火牌夾板奏摺差事到時。毋論日夜。必親自過目。切勿疎忽。即令兵房鋪長房立速抄號。令廚房開飯。務要查明件數。看幾包幾件。有無擦損破爛。再者伊處來文。有無擦損字樣。再查所限時辰日子悞否。如來文悞了時辰及擦損破爛者。當時即給他廻照上批記破爛等情。某時到。悞了若干時辰。此等批記。最爲要緊也。
- 一 令馬夫即速備文備馬。轉送前站。均莫遲延。如三百里五百里之公文。定要預備雙馬雙人。謹防前途疎忽。
- 一 往來軍需火牌。差使到號。即抄明勘合。度其緩急。應付馬匹。如差使可緩。與來差商議包扛。只備夫送。(門務摘

要。

按凡緊急公文。俱加外封。正面印就某官某姓。內封緊急公文。仰沿途驛站鋪司星馳飛遞某官某姓告投。毋得遲延擦損。致於挨查重究。不貸。速速。臨投不去外封字樣。其印信用於上方之左角。及下方之右角。與普通文書不同。背面正中某年某月某時上端右旁註內若干件。下端右角自某處發。左角限日行若干里。又或正面爲某官某姓內封緊急公文。仰沿途馬夫星飛遞至某官某姓告投。毋得舛錯遲誤。致干查究。不貸。臨投不去外封。或某官某姓內封緊急公文。仰沿途驛站夫馬。毋分夜雨星飛遞至某官某姓衙門告投。毋得擦損雨濕。倘有片刻遲延。定行挨查重究不貸。火速。飛速。臨投不去外封等字樣。不過文字繁簡略有不同耳。其至急者於公文封上另粘排單一紙。令按程登註時刻。其制以麻呈文紙印藍色字。縱一尺餘。橫二尺餘。並於年月上用正印。騎縫上用斜印。若京中之於外省。則外附火票。其制用麻呈文紙印黑色字。縱橫見方約二尺許。奉文之衙門收到公文後。並應具文呈繳。今據所藏單票之式。附列篇末

一馬夫遞送公文回號。定要自己過目查點廻照。看往前站悞了未悞。途中有無擦損等情。

一跑差回號之馬。令馬夫牽去遊蕩躍玩。

往來差官。須要和顏款待過境。論交情爲之。(公門要略)

上下連站。例應兌槽。聲氣相通。彼此關照。發探差使。宜派能幹之人。(同前)

相待來差和顏悅色。善爲說辭。不可得罪。以免中途傷損馬匹。(門務摘要)

管 倉

- 一管倉之事。宜小心火燭。毋許閑人住宿。
- 一早晚查驗封條。如有破爛。隨即開查看。看畢封好。
- 一兵米倉老。每月發兵米之時。必要親自過目給發。再查明大小建。當即接銷存查。

一要知進出若干。還存若干。留簿登記數目。

管倉於接收交代之處。厰內地面。柱脚瓦椽。件件過目。俱要齊全。若傷損。務令舊任修理。當官切勿容情。如有疎失。日後官府升調。亦要件件交代下手。必致多費口舌。(長隨論)

倉內穀米。俱要乾圓潔淨。無有霉爛發熱。逐一稽查明白。其每石作米五斗之外。方可收受。倘不敷五斗。須要回明官府。聽其裁奪。又或平糶散賑等項。每逢上場。要自己調度。務使朋友勻霑實惠。(同前)

交代先問倉房。開例額收。如何規矩。各項務要自己肚內明白。(同前)

另擇吉日。官府開倉較斗。先拜倉神。次喚解役。將鐵斛較平。又復倒出。仍將綠豆灌於斛內。木本斗兜內。將綠豆較准。木鐵二斗相同。沒有大小。如此二三次。若較出大。問倉房斗級。向來如何。然以由大可以推脫過去。若較出小。則將木斛週圍細細查明。如上手作弊。平日放大。臨時收小。若是此種弊病。查出必究斗級倉老。若查不出。看與斗小幾合。通盤計算若干。穀石每石補穀若干。問舊任補足可也。(同前)

新任盤倉之際。先填潔淨一倉。以便盤倒。(同前)

盤倉新舊任各立號簿一本。或收交穀五十擔。即登號簿。已收交五十擔。兩相蓋用圖章。不致混亂。夜間停倉盤穀。領出封條封上。新任已盤之倉。門上粘記暗號。舊任未盤之倉。亦門粘暗號。以免小人從中作弊。(同前)

燥天舊任要盤。新任定然不允。如陰天新任要盤。舊任定亦不允。只好擇好天無風雨。兩相情願。始可開倉也(同前)交盤倉穀。不拘新舊任朋友。先為看明其斛是官斛否。內恐新任砌去分寸。舊任層添底板。新舊任朋友。先為看明。始可盤倉。不然為害不小。斛內若有弊端。回明上人。另請新斛。(同前)

新任交盤開倉之際。先掃其浮面鼠矢。後另搨淨。盤完倉底。亦有粗糠沙石。亦須搨淨。方可落斛。(同前)

管倉之斗級。不可任意罪責。倉穀盈絀。全憑他手中輕重。內中弊端不少。則此等之人。應結之以恩。(同前)

設積貯於民間。社義二倉尚已。然行之不善。厥害靡窮。官不與聞。則飽社長之橐。官稍與聞。則恣吏役之奸。蓋貸粟之戶。類多貧乏。出借難緩須臾。還倉不無延宕。官為鈎稽。吏需規費。筭鑰之司。終多賠累。故屆更替之期。畏

事者多方規避。牟利者百計營求。甚有因而虧欠。僅存虛籍者。此社長之害也。其或勸捐之日。勉強書捐。歷時久遠。力不能完。官吏從而追呼。子孫因之受累。此捐戶之害也。此等良法。固不宜因噎廢食。究不容刻舟求劍。欲使吏不操權。倉歸實濟。全在因時制宜。因地立法。舊有捐置者。務求社長得人。爲之設法調劑。捐戶如果無力完繳。亦不妨據實詳免。若本未捐設。斷不必慕好善虛名。創捐貽患。(清汪輝祖學治續說)

奉行猶未能盡善者。一在州縣之長賠累而不肯任事。一在上司之多拘執而不知變通。蓋米穀非銀錢可比多貯一日卽有一日之折耗。盤量一次卽有一次之虧賠。故州縣每幸數目之少而不樂於多貯。又恐出入之繁而並停其糶借則有名無實之弊見矣。又如存七糶三出陳易新最爲善政。然必當青黃不接米穀價昂之時。照市價量減二三分出糶。但使不致缺乏。自然價值漸平。又必乘秋收米多價減之際早爲買補。或令民間以米穀抵納錢糧。將糶價撥補。則於原額不但無虧。亦可稍得溢餘以抵折耗之數。乃於其糶也必詳請再三而時已過矣。又必多減價值而數已虧矣。及至秋成。則原銀既發。稽遲而不得乘賤以收買。糶價層層駁減而不問市價之低昂。於是有司病其苛刻。往往延挨推卸。或仍折價存庫。一旦需用。倉廩空虛。所由然也。(欽定州縣事宜)

管 厨

一凡管厨房。實是煩難之極。務必自己調度明白。不可因小而失大。或下鄉每日伙食若干。多少不定。不可概而論也。管厨房最難之事。或省儉者。同事中抱怨。如或稍爲豐盛時。上人責罰多償。此名爲臭水缸。總而言之。以每日應用之資。騰挪調度。上可以免責。下亦無怨。豈不兩全其美。然亦官府待人。不可一律而論。其厨子火夫。亦當寬待之。不可過於威嚴。留己人之地步也。論署中閒住朋友。切莫心焦生怨。(門務摘要)

一肉米油炭等物。原有官價。亦是各縣有各縣規矩也。

行戶當官。最爲惡習。職司民牧。首宜嚴禁。但州縣衙門。所有日用食物布帛等項。往往有概不依照時估。十而予以

四五者。亦有勸派取用。並不發給一錢者。短給而稱爲官價。白用而號爲當官。以致行戶賠墊。賈販吞聲。官既喜其省錢。役亦樂夫中飽。(欽定州縣事宜)

境當孔道。酬酢殷繁。器用食物。開有官價之名。或取自鋪戶。或供自保役。非攤派卽墊賠。原非善政。然陋習相仍。概予裁革。轉恐事多棘手。此宜量爲節制。可已則已。萬毋任令小幕客漁利。家人借端勒索。致民力不堪。激而上控。

(汪輝祖學治續說)

一朋友之中。要些椒料等物。卽可任其取用。不可惜些少之物。致令人怨恨於心。

一應預先開列菜單。至難於湊盤時。好喚厨司面商。厨房能作此菜者。方好開單送官閱看。

清國人謝金鑾教諭語一書有云。「左右使喚之人在官者曰門子曰長班也。每州縣門子一二人長班一二人。極其足用矣。非此輩無非無儀。只任呼喚。亦極利用。倘本官素有家僕信心可賴者。携爲官用。未嘗不可。然豈能多哉。今之所謂爺們可用者百不得一。官無主見。妄爲收攬。則亦聚無賴之徒以自害其身而已。」又云。「內幕先生有刑名有錢穀固矣。乃有案牘。復有錢糧總。有錢穀復有徵比。有書寫號件。復有紅黑筆。中缺衙門。必須兼攝。不能全備也。然此猶幕賓之區別。其來已久。今乃于爺們中依仿此例。甚則名目更多。如曰門上。曰簽押。曰跟班。曰倉場。曰稅務。其所分已不少。乃即門上一項。其中多至七八人。或十數人。其中又分門類。則曰案件也。錢糧也。呈詞也。雜稅也。差務也。執帖傳話也。卽簽押一項。又依此分之。其中名目更多。且竟添出號件書寫二項。其稱號與幕友同。而職事則更多于幕友。凡此頭上加頭。脚下添脚。直以官爲戲場。自取紛淆而增弊竇。以虐民害官。求其必敗而已。」按謝爲乾嘉時福建安溪學教諭。由此觀之。則長隨之勢。於乾嘉以前。尙未大盛。其盛也。蓋自嘉慶以來。清善化翟彤芸先生公餘瑣記。有記長隨趙三者一則。文云「趙三山東人。某令之司關僕也。性貪而詐。又最兇暴。令倚之如左右手。且畏之甚。每聽訟。趙視賄之多寡爲軒輊。預戒令某曲某直。當釋某杖某。罰某金。鋼某於獄。令唯唯。事無巨細。必委曲如命。間有受他人囑託。與趙意相左者。欲調停兩可。亦必婉商之趙。或少拂趙意。輒惡聲相加。甚至批其頰。令不以爲辱。反笑慰而仍

從之。己之考成不顧。民之冤抑尤不顧也。無何。撫軍聞趙惡蹟。謂令縱容家丁。將登之白簡。方伯與令有舊。爲之緩頰。極言趙招搖納賄。令實不之知。請以訪聞逮趙。無違爲令罪。令又袒趙自引咎。方伯誠令無護前。令不聽。且揚言甘心褻職。不受上臺挾制。任趙如故。撫軍怒。卒劾之。令解任後。貧不能舉火。趙不之恤。擁厚貲潛逸。人皆疑某令即驥僕。何至受其愚弄始終不悟。蓋小人工於顯勤。巧於獻媚。及主人墮其術中。而後任所欲爲。肆行無忌。故長隨論云「更有一種。自幼不務正業。遊手好閒。以致流落江湖。勉強充作長隨。不識臉面。狐假虎威。終日成群結隊。飲酒打架。賣弄風情。用心迎合上意。或以妻子少艾。打扮妖嬈。攜帶身邊。官府被其迷惑。以便從中取利。此輩不遵法度。不顧廉耻。貪財嫉妬。設計傾人。敗壞吾輩聲名。設使薰蕕不辨。則清濁無分。」然未有如趙三之甚者也。此外更有規之以財者。則所謂帶馱子者是也。清采蘅子蟲鳴漫錄云「官貧不能抵任者。覓長隨借銀。製冠裳。備舟車。凡一切費。皆取給焉。隨往署中。派司關。任重事。數年間。清償子母外。傭值必加豐。謂之帶馱子。取馬騾負重之意。世人訛馱爲肚。此輩多有恃財傲上。難保其終。」清汪輝祖學治臆說。謂「此等人既有挾而來。必攬權以逞。辭之則負不能償。用之則名爲所敗。」誠慨乎其言之。又按清代開捐時。京師金店。皆有捐櫃。捐官者率託包辦。其向金店借貸而出貲者。雖有妥保。亦恆由店中薦與長隨。而司其出納。此等長隨。更較製冠裳備舟車者爲橫。即明知作弊納賄。而不能制。又清世宗欽定州縣事宜論胥吏之奸云。「赴任之初。迎接跟隨。皆是窺探之計。即任之日。左右前後。無非伺察之人。家人親友。擇官之所親信者。而先致懇勤。舉止動靜。就官之所喜好者。而巧爲迎合。官而任性。被則激之以動怒之語。而自作威福。官而無才。彼則從旁獻策。而明操其權柄。官而多疑。彼則因事浸潤。而暗用其機謀。官喜偏聽。彼則密訐人之陰私。以傾陷其所讐。而快其私憤。官好慈祥。彼則揚言之冤苦。以周全其所託。而圖其重賄。官惡受贓犯法。彼則先以守法奉公。取官之信。官喜急公辦事。彼則先以小忠小信。結官之心。官如強幹。彼則倚官勢以凌人。官如軟弱。彼則私賣官法以徇己。官如任用家人。彼則賄通家人。以爲內應。官如聽信鄉紳。彼則聯結鄉紳。以爲外援。舞文作弊。則云一時疎忽。出票催規。則曰歷年舊例。」吏胥如此。家人何獨不然。況家人較吏胥爲近。官之性情。爲所夙知。榮或更易。是又於財色之外以施其術者也。雖然。此中不無忠義性成。拘謹自好之人。不可一筆抹煞。則在慎擇之而已。特補記於後。

兵 部 火 票

兵部爲緊要公務事照得 內閣 行宿海關監督 公文堂角事關緊要應

馬上飛遞爲此票仰沿途州縣驛遞官吏文到即選派的役晝夜星飛馳遞至該處交投

毋得擦損倘有稽遲挨站查出即行指名

題參毋違速須票

大清光緒貳拾捌年柒月初拾日

部

限 日 呈 繳

天 治(十)

蔣 尊 諱

禮 治

第二章 同前

(四) 更就凡見於五經書者證之

天 治

易之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吾國倫常禮治。起於天道之最初古訓。亦即其最初理由所在者也。前章所引易旨。但證性命德義。此則推言宇宙間莊嚴萬象。上下位序。主宰神功。人倫綱紐。所以能經天緯地。亘古不變而成其爲禮治者也。

性命德義之關於天治者。雖微而易言。倫常禮治之關於天治者。蕃繁而難剖。然而吾古聖先師。皆已研而論之。筆而著之。散見於易書詩禮春秋者甚備。茲但取而證釋之。攝要芟煩。庶有昇於實用。固不勞擗槩矻矻。自談主義也。

宣聖制定詩書禮樂。而尤專心於易。至於章編三絕。然後豁然貫通。知治道之大本。人生之樞機。乃作繫辭以喻厥旨。繫辭者。專論天地鬼神。造化翕闢。所以肇夫一切飲食男女倫理器用禮儀治化之妙宰者也。

一切人道。一切萬有。莫不循此周而復始之運化。遞嬗變遷。無有停躑。其間亦有機乎。抑無機乎。亦有樞乎。抑無樞乎。苟無機焉。何以動化。苟無樞焉。何以運機。機之所動。樞之所運。固自有其至尊之真宰以常主之。故無始而無終。亘古而常如斯也。

此至尊之真宰。隱之寄於無形。顯之見於當前。仰之昭於蒼蒼。俯之存於莽莽。類之在人與物。微之在象與兆。常則爲日月。變則爲風雨。蓋吾儒最初之禮治主體者也。不過伏羲文王畫其卦與象。至孔子而始洩其玄微耳。

繫辭開口。卽示人以天地卑高。動靜剛柔。明至尊之所在也。故於天獨曰尊。惟天尊地卑。而乾坤乃定矣。惟卑高以陳（尊惟天故不敢曰尊卑以陳也）。而貴賤乃位矣。此所謂真宰也。中樞也。惟動靜有常。而剛柔乃斷矣。此所謂動機也。運化也。

乾坤定而真宰之神。仰昭於蒼蒼。俯存於莽莽。無所不覆轉。無所不載持矣。貴賤陳而真宰之神。顯寓諸倫常。隱藏諸治化。無所不綜錯。無所不位育矣。故物聚群分。而類乎人與物。剛柔八卦。而微乎象與兆。蓋禮之大原有如斯者。

雷霆以鼓之。風雨以時之。日月運行。四時交錯。一寒一暑。一往一復。而造化施焉。男女以成之。親情以繫之。士夫易知。人民易從。有功可久。德成業就。而人道立焉。皆真宰之神。有以爲之耳。法真宰之所爲。緣造化而立人道。故曰禮之大原起於天也。（聖人言之如此。惟願人之法天。）

夫禮治始於飲食祭祀。而經於人倫事業。蓋其初皆本乎上天真宰之造化。不讀聖人繫辭。安知其精切有如斯者。不讀禮運記言。安知其廣大有如彼者。繫辭闡易。卽所以闡天道。闡天道卽所以闡人治。而禮治亦因而明焉。

乾坤定。貴賤位。高卑之序。上下之等。所由奠也。敬天報祖。祭祀之緣起。立君飭治。禮義之由立。成男成女。人倫之所始。惟有人倫。故有親。惟有親。故可久可大。天下之理得。所謂成位乎其中。禮治之精切綿密。所以皆原於上天之造化也。

人能體上天之造化。法易以行其道。實踐實修。則禮治自行。天地自位。若不能體天。悖易以逆其道。肆欲肆利。則禮治必壞。大亂必興。亘古如斯。任何時代。所不能越此範圍也。故欲以禮治斯世者。尤當先研此天治之秘要。

繫辭文下自幽明死生至萬方萬體。皆言禮治祭祀之必要。自繼善成性。至知崇禮卑。皆言禮治倫彝之必要。其辭較繁。學者自可取而研之。前所謂秘要之所在也。本編略陳大旨。恕不能徧舉而並示之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此言我國古聖制作之所由起。亦即禮意之所始者。蓋莫不本於法天取象而來也。人類最初要事。在於飲食。故禮亦始焉。上古無種植收穫。但採草木果蔬。取禽獸魚鼈以爲食。故包犧氏教以罔罟。及既稍進。而神農氏教以耒耨。種植五穀以粒食。實皆法天示卦象之益卦而來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無不利也。」

此言神農氏取法益卦之天然義旨。以教農。取法噬嗑卦之天然義旨。以教商。而人事之大略備焉。黃帝堯舜氏承神農之後。通此農商之變。使民不怠倦。擴充發明以神化之。（謂下文制衣裳等事。）使民適其時宜。所謂窮則變而通久者。簡便變爲繁茂之世。無非法天。是以亦自天祐之。無不利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此言堯舜承黃帝而制作之諸種要事。莫不法諸天示之卦象。黃帝始制章甫體統。美好璵燦。如乾天之雲霞。坤地之山川。象其華虫魚鳥。粉米蕙火。所以取諸乾坤也。自舟車牛馬之於交通。取渙取隨。至擊柝弧矢之於立威止暴。取豫取小過。

取際。莫不皆然。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此則申言中古聖人變易簡略。進爲繁美。宮室棟宇。棺槨衣衾。書契文字。吾國禮儀之所由發生而美備者也。禮之大者。莫過於朝廷宗廟。喪葬政治。宮室作而朝廟立。棺槨制而喪葬經。文契立而政治成。大壯大過與夬。亦莫不上法天地玄秘之卦象。則天治爲禮治之主明矣。

夫天道有消長。禮治有節文。取陽壯之義以爲張施。而宮室建朝廟立。故取諸大壯也。取陰過之義以爲篤親愛。而棺槨作。喪期定。故取諸大過也。取夫陽之義。以明符號。而文契興。政治理。故取諸夬也。名爲取於卦。實則法諸天耳。禮之在古昔也。蓋起於事物應用之限度。固無所謂禮之名也。所謂居處飲食。事生送死。期會交際。治事飭典。種種類別。皆緣其時世之升降。嗜欲之重輕。生活之伸縮。遂不同其事實上程度之分劑。於此分劑。加以規定之限度。而名之爲禮焉。惟在天道陰陽之有消長。故其時之運會有升降。民之嗜欲有重輕。人之生活有伸縮。就此升降重輕伸縮之差。爲之制定事物規律限度之劑。所謂禮治之節文也。故此節文之中樞。在客觀的謂之天道。在主觀的謂之天理。而要必以天爲之大本也。

上古之世。其運常升。其欲常輕。其生活常縮小而易足。故其事物需要極簡單。而不必有禮。所謂道德醇朴無爲之時。仁義尙無可見。而況於禮智之事乎。

中古以還。其運漸降。其嗜欲漸重。其生活漸伸張而難給。故其事物需要。亦漸繁縟。而必須有禮以爲之限度而調劑之。所謂同(大同)康(小康)之間。後進之會。仁義既失之時也。仁義既失。故必時時主吾天理。以爲節文。而後能不失其禮之用也。

尙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吾國古聖法天制禮。見於典籍最初之文也。禮之大原溯於天。內賦諸人性。外見諸懸象。近篤乎人倫。遠坊乎政治。故凡能行禮者。必內充其性天。外法諸懸象。近致乎倫彝。遠措諸民治。而莫不皆恰合彼天始可也。堯承軒轅顓頊之後。獨弘聖德。其得於天者純。萃諸德者篤。行乎自然。基乎本性。與真宰之分量無所間。故能安安允克。光四表。格上下。亦與天同昭也。

其所以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者。敦人倫也。人倫敦則天下歸仁。故黎民於變時雍也。禮之大經大緯。皆在乎斯。而實皆原於天德。故首明之如是耳。

其所以欽若昊天。命之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正民治也。民治正則萬物資生。故物阜民康。保其太和也。禮之大本大用皆在乎斯。而實皆法諸天象。故首示之如是耳。

我東洋禮治之意。始於軒轅。溯於顓頊。而漸備於唐虞。莫不上法於昊天之懸象。因以制作創造。吉凶軍賓嘉之禮乃立。誠正修齊治平之道亦肇。故孔子大堯之爲君。謂爲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也。

禮之秩序。在於時曆。時歷不正。人民無以措其手足。國家無以施其政令。而時歷之標準。則離却日月星辰之天象。無由窺測也。禮之經制。在於倫彝。倫彝不篤。下不信其上。國不保其民。而倫彝之本根。則捨却明親止善之天德。無由樹立也。

帝堯欽若之聖功。惟在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是卽大學明德親親新民止至善也。故宋真德秀取堯典以作衍義(大學衍義)。禮之精要。固莫有尙於此者矣。

至於取法日月星辰之昊天曆象。分命春夏秋冬之四時民物。椿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則爲萬古立天人時序之正則。夏殷因之以作洪範。姬周本之以制月令。而國家之刑賞作息。始無愆矣。

又曰。『惟十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叙。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觀此尙書所云。可知吾國古聖明王一切政治禮義彝倫法則。皆一本於最初時昊天上帝所授與之成法而制定之。此成法在初時所謂河圖洛書。稍後經聖哲闡爲條理。箕子所謂洪範九疇敷言是也。

就箕子此言證之。知伏羲氏之龜文。軒轅之鳳書。確鑿非誣。列聖因之作易立範者也。在易謂之太極。在範謂之皇極。皆上天眞宰所示人間禮治之中樞也。但須視人之是否有德。足以承受此等大經大法焉耳。

無德。故不能受。有禹有德。故遂得洪範。試觀箕子之言。一則曰帝。再則曰天。可知吾民彝倫之大本所在。世間禮法之經緯所由。而迂儒不達。必斥一切言天言神之說爲詭誕。固不足與言道。亦無能與論禮矣。

必知禮治一事。爲上天陰降下民所遺之則範。然後知聖人之制禮治事。爲必不能不本天則以爲坊也。知此意。則知禮治之切於人治。天治之切於禮治。蓋非吾人故爲是辨論。實自唐虞夏商周。而其相關。已如斯也。

『洪範曰。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兇獨而長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洪範全篇。皆法天治人之大道。各種禮制所由生者。若皆引而證之。雖連篇累牘。亘數十萬言所不能盡。茲爲天治證釋擇其尤精要者。著之於此。餘旨儘可類推已。

洪範九疇。乃夏禹商湯就上天所示圖書之數類義旨。而闡爲敷言者。九疇之中。尤以中三疇爲綦要。前三疇乃人物政治

之元素。後三疇是氣機徵兆刑賞法則之攸關。惟中三疇爲上天運行之法紀。眞宰賦予之本位。天德修行之常道。（五紀皇極三德是也。）

故前後六疇。皆根於中三疇。而爲其所運行。旋轉不已。奉行不悖。而天人之大化行焉。故中三疇之中疇爲皇極。極者樞也。猶太極之運行八卦。而爲之樞也。惟彼就數理言謂之太。此就天人治理言謂之皇。皇者。天帝授予人王之玄秘姓道也。

天帝眞宰。授其性道於人王。人王體之以爲樞紐。施之於萬民。謂之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若施之眞醇切當。則庶民皆化而各保其極。卽言崇善去惡。而共建此皇極也。然必須先富後教。先明後親。而天下人民始從其化也。

故皇極極言富庶教養之道。蓋非此無以保其皇極。天心至仁。豈不欲就生共育。若建之苟失其道。所謂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然則新民二字。談何容易。必也上體天心。內主皇極。無虐覺獨而畏高明。必使民人皆庶。正人皆富。各好於其家。卽共昌於而邦矣。

欲民人之先富庶。則不能不講物治。故有五行五事八政之疇也。物治非本天時。無以得其利。故八政之後。皇極之前。以五紀爲其中疇也。欲人民之終親善。則不能不講德治與法治。故有稽疑庶徵福極之疇也。法治非本天德。無以成其效。故稽疑之前。皇極之後。以三德爲其中疇也。

茲特引證五紀皇極之疇。而天治與禮治密切相關之旨。已自釐然各當於其際。學者如欲知三德之關於法治。不難就皇極無偏無跛無反無側之旨。以思剛克柔克之意。作福作威之治。而自知是彝是訓之聖衷矣。至於其詳。於法治物治篇中論之。茲不更贅。

洪範之爲用。語其深則爲哲理玄秘之奧竅。語其淺則爲日用事物之常識。語其大則爲政治禮義之本根。語其遠則爲造化運行之規轍。然而無一非人類生活必需之道理與事實。故曰是彝是訓。（民彝物則倫常之道）也。是彝是訓矣。而一時一事。離不得天之一字。無他。其原則出諸天。（圖書之類）其應用猶待諸天。（日月星辰曆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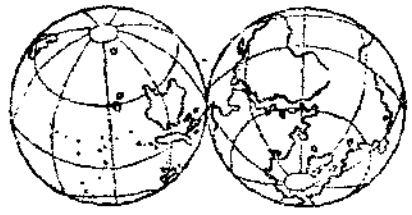
類。內反諸心德。外觀之徵兆。亦無一不準諸天。而揆乎眞宰之性相法度也。故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也。能承受皇極以建之庶民者。始可以爲天子。庶民能從此敷言。是訓是行。始足謂爲近天子之光。天子誠能以此皇極。作民父母。以王天下。而始可以稱爲天子而無少愧矣。觀經之文。往復丁寧。一則曰帝。再則曰天。三則曰天。聖意之恪恭寅畏。不敢一息忘天。亦可見矣。

『畢陶謨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此謨人人熟讀。而能追本人天以實行者。則不多觀。吾國古聖。盡明性道禮義之本原。故言禮言治。必先探本溯源。切天之理。與人之性。以爲之訓焉。故語必稱天。而事必主敬。故大經大法。垂諸千萬世。而無可改移也。豈如後世之人。予聖自雄。而恥言天者乎。

天實生人。使之有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君臣。皆自然而生。自然相愛。故曰天倫也。人主因而治之於天下。謂之爲典耳。自天而然。故曰天叙也。祭祀朝覲主賓軍戎婚喪。亦皆追本復初。天實啓之。自然而行。自然相接。故曰禮義也。人主因而治之於天下。謂之爲庸耳。自天而啓。故曰天秩也。

典雖由天所叙。必由我惇其成。我能惇。卽如受天之勅矣。禮雖由天所秩。必由我庸其功。我能庸。卽如受天之秩矣。天雖不得我。禮治方可施於天下也。惟其在我。必不容或惰。惟其由天。必不敢不惇不庸。此吾國天治對於禮治最初之督促謨訓也。



時 事 記

吠影吠聲之美國輿論

RALPH TOWNSEND 作

譯自「自尋煩惱」雜誌：SEEKING FOR TROUBLE.

昭

英國自一九一八以後，仍續向已解除武裝之德國民眾作戰，其兇悍野蠻不下於以前會施諸威廉第二治下之德意志帝國者。由此可知，英國所欲覆滅之敵乃德國國民，而與其政府之形式組織全無關連焉。

今日英人及其所雇用之在美造謠家正高唱英國為傳統的民主主義保護者。此說實絕頂荒謬，英國實民主主義最大之公敵也。

法國大革命後，派遣軍隊至法國推翻其將產生之共和政府者，英人也。兩次作戰欲打倒美國之共和政府者，亦英人也。

以倣效尤政策

民族主義初起時，倫敦報紙即公然主張，應乘其萌芽時，剪伐根除，庶不致蔓延及於英國臣民。英國之戰爭與對方之政府絕無關係，此乃顯而易見之事。英人戰勝自由荷蘭之南非共和國而吞併之，與攫取土耳其蘇丹之領土手段同。英人之作戰除為擄掠擄奪外，即是以確保其用武力獲得之壟斷世界之權益，不受新起競爭者之威脅為目的。當丹麥之海運事業日漸發達時，英人竟不惜用野蠻手段，向愛好和平之丹人作戰。

英人又云，彼等之統治異族乃因此種民族文化落後，英國之爲彼等之保護者，實爲義不容辭之事。但試問英人於上次大戰後用機槍掃射屠殺愛爾蘭人，以壓迫其獨立運動，與對待阿拉伯及印度之方法及目的均同，當作何解？

以保護者自居

今日英人自稱爲世界之保護者以免受獨裁者之蹂躪，此種口號遠溯至彼等向拿破崙作戰時即已有之，然英人向拿破崙作戰時，亦正爲其向美作戰之時，則此口號不亦自相矛盾乎？

英人誣拿破崙有征服世界之雄心。由歷史上觀之，亦嫌證據不足。彼等作此口號，不過希望多獲與國，而達到勝利之目的而已。其實，英人反對拿破崙之本心，乃恐法國強盛後，必將向其索還以前所被巧取豪奪之殖民地也。故凡民主主義所在地，英人不論其爲何種形式之政府，必往摧毀之而後快。以往事實如其對法蘭西，南非共和國等等，比比皆是，猶昭然在人耳目。

與獨裁者之結合

有時獨裁者統治下之國家因與英國志趣相同，利害相關，英亦不惜與結同盟以媚之。如其與土耳其蘇丹，昔日與俄之沙皇，今日與斯大林之結合是也。上次大戰時，英欲利

用阿拉伯人以抗土耳其，遂鄭重向阿人保證戰後允其以阿人所居地脫離土耳其帝國而獨立。但英人爲欲得猶太人經濟之援助，又將巴勒斯坦許之。於是美國之猶太系報紙大肆煽惑，以期使美捲入戰爭旋渦之中；而巴勒斯坦一地，遂成猶阿二民族之衝突中心矣。在叙利亚及美索不坦米亞一帶雖無猶阿衝突關係，英人亦未准許阿人之獨立。當阿人要求實踐諾言時，英人突反顏以兵戈相向。一九一八以後在美索不坦米亞曾有一次八千人之大屠殺，自該時起流血事件更層出不窮焉。

義士與亂民

當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以求獨立時，英人稱之爲義士；而當其向英奮鬥求踐諾言時，則美國報紙皆譽之爲亂民矣。上次大戰期中，英人爲求各民族之自決而殺人盈城；戰後則又爲防止民族自決運動而流血飄杵。以事實而論，此次英德作戰，英方之壓迫民族自決運動實爲主要原因之一。但澤自由市及波蘭走廊之大多數居民咸爲德人，英人拒絕用投票法以決定兩地之歸屬，因知一用該法，必歸於德也。故英人今日之戰德，實爲自反其上次大戰之神聖目標焉。

二十萬生靈

自一九一八以來，英人爲遏止民族自決運動所屠害之生靈約爲二十萬人。此種估計，實非過分。而在英國之書報廣播電台對此等事多輕描淡寫，不事宣揚。一般美人或以其地遼遠，或以被害之民族文化低劣，遂如秦人之視越人肥瘠，無動於衷，而自人類平等觀之，同情心不應有人種畛域之別也。

一九四〇年蘇聯與芬蘭之停戰協定成立，英國輿論莫不痛詆蘇聯之苛酷。自地圖上觀之，芬蘭此次割讓之地佔其全國總面積百分之六，人口佔全國百分之十，誠爲苛酷矣。

躬自燕而厚責於人

然自歷史上觀之，三十八年前英人敗荷人於南非取其領土百分之百，二十二年前取土耳其其之領土百分之八十，上次大戰後分裂奧匈帝國領土百分之八十五。此種記錄可與美國被收買之輿論相較，英國果爲人道主義之保護者乎？美國之書報編輯，但爲欲使美國爲英人及猶太人而向希特勒作戰，故對此種事實多不登載。各出版物一致推崇英國爲民主主義民族自決英勇作戰云云，而於此等事實則不登載。

不偏不倚之批評

余今所欲言者毫不受任何黨派或主義之影響，主要目的爲使美國大衆明瞭美國之報紙編輯電台之新出報告員及滯惑視聽之政客如何掩蔽事實真相，企圖將美國捲入動亂旋渦中。

上次大戰後，英國使奧地利陷於經濟孤立，尙有種種類似之行爲，致數千萬民衆困窮不能自給，以致因飢餓而死者數千人。此事凡稍明瞭一九一九年以後之中歐情形者，莫不知之，而美國報則毫未登載。倫敦方面統治者之目的，顯係欲消滅在德奧之德意志民族而後快。

軍事根據地之獲得

波蘭及捷克早經成爲英國之軍事根據地。英人於該兩國成立之先，已起始操縱其政府。以後又陸續借款，以使其就範。此款即係借自美國，而從未償還者也。

當英國急需美國之援助時，忍痛徇威爾遜總統之請，作民衆投票以決定少數地方之歸屬問題。於是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由英人監視下舉行西列西亞上游區全民投票，以定該地屬德或波蘭。

吾人試檢第十三版大英百科全書第三十一卷西列西亞條，足見當時箝制輿論之力尙不甚大，可畧窺事實真相。

德人之被屠殺

大英百科全書云：「波蘭圖以武力獲得該地。……投票時波人以武力押解多數德人至波蘭本土，頗有死者。……自德國各處來投票者，恒被拒絕參加，且受種種虐待，甚致有被暗殺者，投票佔優勢一方之住宅區有時被人縱火，盜賊橫行於農村，對德人擄掠並施殘虐行爲，以故慘死者甚多。」此即所謂在英人監視管理，並由其軍隊維持秩序下之選舉情形也。德人雖處於如此不利之環境，仍得有七一七，一二二票，而波人僅得四八三，五一四票。

不願投票結果

投票雖德方獲勝，而英國之陰謀早定。於是英波兩國籍軍隊之力，不願投票結果，將該地之最富庶區，有全地百分之七十五之礦產劃歸波蘭。

美國報紙之編輯及電臺之新聞評論者，終日檢討此次歐戰爆發之遠近原因，而從未一述以上之事實，因彼等深知如將真相宣佈，必將妨害美國之參戰運動，余列舉以上事實，亦僅爲喚醒民衆，勿墮入他人宣傳術中而已。

參戰之宣傳

以上所舉事實雖皆細微，但或經隱藏，或經改變，悉成爲誘美參加戰爭宣傳之材料。以上事實，自單個視之，雖皆細微，然日積月累，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遂成今日之

所謂美國輿論。由此可知，一般民衆在戰時之感情，實多基於無數謊言而成者。余所列舉之以上諸事實，一方面爲闡明英國作戰真正目的；一方面爲告知大衆，美國報紙與電臺如何使美捲入旋渦之策略，勿再盲從，知所警惕焉。

拿破侖征俄回憶

（譯自北京英文時事日報專載）

Scipio

建 章

此次德蘇戰爭開始以來，拿破侖征俄故事常被入援引，見諸報端，惟時遷世異一般人士對此戰役已經觀念渺茫。爲此將拿破侖征俄戰役的要點略述於後，以爲一般讀者參考之一助。

按事實說來，一八一二年拿破侖在東歐所處的困難環境，與一九四一年希特勒所處者諸多相同之點，因此今日東線戰局的演變當然難免需要援引拿破侖的故事，而且還可由於一百二十九年前戰役的策略中得出一些見識來。時遷世異，雙方軍事實力自然諸多變更，但是見了這些變更的情況，倒要查明同樣的情勢何以產生不同樣的結果，這是很有趣味的，而且也是很有裨益的。

拿破侖的故事雖然膾炙人口，但是因為大敗而歸，所以一般人總以成敗論英雄，對於戰役的過程得失並未予以充分注意，輕其所重重其所輕了。所以本文特論拿破侖戰前所抱的目的，所定的計劃，和實施的經過，以及失敗的程度和原因。現在先將英國富勒爾少將所著的世界大戰紀略（倫敦依爾斯巴提沃德書店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出版）原書第六三一頁所載拿破侖征俄戰役要略的原文披露如左：

敵住兩路俄軍

「俄皇亞力山大既與英國締就秘密軍事協定，於是，就在一八二二年正月十二日向拿破侖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法軍自俄國邊境撤退，因此挑起了戰爭。

「拿破侖也就起而應戰，因為他已經招齊了六十八萬大軍，其中五十萬是步兵十萬是騎兵。而事實上其中只一半是法軍，那一半却是德義波三種國籍的雜合軍隊。當年五月初旬四十五萬大軍已經集結在波蘭東部維斯土拉河流域，彼時布置未備，並且將帥意見不合，所以光陰蹉跎遲了月餘。如此大軍，參謀最應得人，可惜苦於人材難得。

「對方俄國應戰的有兩路人馬。第一路巴克雷托爾夫將軍統率十二萬七千餘名大軍散佈在沙夫利—維爾那—普魯山尼一線戰地。第二路巴格雷神將軍率六萬六千大軍駐紮普利波特澤地北方

的路茲一帶，兩路分屯，遙遙相望。

「拿破侖的計劃是進攻維爾那，抄出第一路的右方截斷他的中段軍事交通，切斷牠與第二路的聯絡。於是在六月廿四日親率四十五萬大軍在考夫諾皮羅那和哥拉德諾三處渡河。俄軍一路統帥巴克雷迫不得已全軍後退。六月廿八日拿破侖進佔維爾那駐軍直到七月十六日。只因這一次法軍糧草不濟蹉跎日月遺誤戎機，坐視俄軍的兩路統率得以在八月一日又在斯摩棱斯克兩路聯合重整旗鼓。拿破侖停軍在維他伯斯克遲至八月十四日，到了十七日纔下令進擊敵軍，而且未能切斷直通莫斯科的軍事大道，以致俄軍又得安然退去。

「一般人以為拿破侖滿應當停軍斯摩棱斯克，在此過冬以待明春進軍。然而事實上這種辦法絕不可能，第一因為法軍糧草不濟，大軍衣食無著，第二因為巴拿豆特已經與亞力山大攜手，並由英國接給軍需，攻擊拿破侖的後方。到了這種關頭只有兩種途徑可取，一是撤兵休戰，一是進兵續戰。然而撤兵休戰不啻白白便宜英國；倘若進兵續戰，不啻孤注一擲。如此斯摩棱斯克便成了拿破侖的生死存口。

沮喪俄的士氣

「拿破侖曉得俄軍屢次退却士氣已經沮喪，又因為古斯托夫行將代替巴克雷為俄軍統帥整兵再戰，所以拿破侖決定孤注一擲戰

而不和。在九月七日打了一次血仗，就是有名的莫斯科大戰，法軍死傷六七萬人。古斯托夫退出莫斯科，並將居民全數撤退。九月十四日拿破侖進了莫斯科城。

「以後的結果可以一言以蔽之：『潰滅！』從十五日起十九日止俄人火燒莫斯科，全城燬去四分之三，這場大火也許偶然而起。對於法軍後方交通，俄軍已經起始實行遊擊戰術。十月十九日拿破侖帥領著十萬八千大軍，又有許多車輛載糧食的輜重和戰利品，退出莫斯科，走向斯摩棱斯克而去。」

這次戰役失敗的原因，就是「遲慢！」不準是法軍的軍事行動本身絕對遲慢，乃是法軍比起俄軍的行動較為遲慢。

俄軍行動較為迅速

這次征俄之役始於六月廿三日，九月十四日法軍入莫斯科城十月十九日退出莫斯科，前後八十三日進入俄境五百二十英里，核計法軍每日進行六·三英里，而俄軍第一路日退九英里，第二路日退十六·二英里，第一路退軍最高速度連續五日每日退十九英里，第二路在維他布斯克一帶竟然不得與之並肩齊退，因此只有決一死戰或盡最後退而已。拿破侖進軍最速的地帶就是維爾那和維他布斯克之間，日速也達到十二·三英里。拿破侖原來逆料一場決戰之後，俄皇必定仍照一八〇七年弗力德蘭戰役的前例罷戰求和，因為以前和戰統是君王作主，與今日的國民全體戰爭不

同。爲了這種緣故，拿破侖纔傾其全力決心擊潰俄軍。每次所發軍令都是鼓勵打擊敵軍，包圍殲滅，不容寬貸。然而俄軍彼時也同今日一樣不肯採取攻勢，反而按照原定計劃秩然後退，縱使法軍佔領軍事要地誘其抵抗，俄軍也不上當反攻。打算殲滅敵人，只有兼程並進隨追隨毀；但是拿破侖始終作不到這件事，因爲他不能說服全軍迫其拚命急進。

這種初步目的既未達到，拿破侖只得攻取莫斯科以振士氣。拿破侖坐在克里森宮裏，口中雖然誇大其辭的說，要進擊俄京聖彼得堡，迫爲城下之盟，但是心中却茫然希望俄皇亞力山大答應向法求和，而俄皇只是了無回音。事實上進攻聖彼得堡之舉決難作到，因爲冰天雪地，路途遙遠，而且法軍精疲力盡，糧草不濟，加以俄軍附近遊擊，民團騷擾，情勢爲之大變，最後似乎除非拿破侖向俄求和，否則戰事恐將再續一年。因此他纔決心退兵波蘭邊境過多，以待來年。然而這種行動也不過是暫時變更原來計劃，拿破侖削平俄國之念迄未寢息，而且無論在計劃和實行方面他仍有先發制人的優勢。

兩條歸路

退軍第一個目的地便是斯摩棱斯克，爲要回歸此地，只有兩條大路可走：第一是向莫斯科的來路，中間經過維亞查瑪波洛丁諾和摩亞斯克；只是這路地帶已經前遭兵燹後經俄軍自動堅壁清野

掃得精光，法軍給養路線久已切斷，大軍到此無所取材。第二路線是在莫斯科西南，經過克路加納諾和薩爾尼亞，未遭兵燹，法軍到此或可就地籌餉，聊濟燃眉。拿破侖所探的就是這條路線。

十月十九日拿破侖退出莫斯科之時，這條路線原是通行無阻，只是因為行軍太慢，以致俄軍得以在這條路線遠處有了埋伏斷其歸路，而拿破侖却毫不知情。當先鋒由瑪親王所率的義大利勁旅到了馬洛—亞洛斯拉維茲之時，俄軍已經先行佔了此地。這一場遭遇戰中的惡鬥：「一方是一萬八千名法義聯軍夾在窄谷之內，一方是五萬俄軍居高臨下，並有雄關高懸峻巖之上俯瞰全谷，然而法軍竟擊潰了俄軍。」（參閱腓力塞格伯爵所著征俄戰史，倫敦一八二五年出版）

這場鏖戰拿破侖又死傷四千人，手下只有十萬四千兵士五百五十尊舊大炮；對方俄軍統帥古次托夫在這條路上却埋伏了十二萬六千兵士和七百尊大炮。塞格記載戰況如左：

「皇帝聽了戰況報告之時，正在格洛丁尼亞村谷附近，離著馬洛—亞洛斯拉維茲一英里之遠，他住在位織工的小舍裏，破敗就憐之至……前半夜不斷聽取前方報告。大家都認定敵人正在準備明日大戰，大家都無心應戰了。夜裏十一點白斯雷將軍進帳，他原是皇帝派出探視敵情的……奉命巡察一遍他回來報告，「敵人勢不可當，三百武夫榴彈守關，我軍大隊都難前進。」拿破侖兩臂交叉胸前，大吃一驚，垂下頭，好似懊喪萬分。法軍戰無不

勝攻無不取，皇帝本人反倒身困絕地！歸路已斷，戰略挫折，老朽的古次托夫反佔了他的上風！他不能怨天。他不是乘勝直搗俄境同此日月嗎？馬洛—亞洛斯拉維茲的大路昨日不是仍然無阻麼？這不是命運之神拋棄了他，乃是他遠避了命運之神哪！」

絕大苦惱

夜慢慢的過著。拿破侖的苦惱太大了，甚至一反常例終夜不能睡眠。清晨絕早，他上了馬，除了近侍之外，不帶扈從，身臨前線。有些哥薩克騎兵乘夜混過法軍汛地，劫毀法軍行李車輛，以致拿破侖幾乎隻身被擒。幸有幾位將官捨身拚命格開著這些騎兵，拿破侖纔得奪路而逃。直到法軍騎兵衛隊到場打退哥薩克騎兵他們纔安然退回俄軍陣地。萬馬營中竟敢冒犯天顏驚動聖駕，一觀馬洛—亞洛斯拉維茲戰地遺跡可知法軍血戰是何等驍勇，戰跡何等光榮，這些哥薩克人也太大膽了；然而拿破侖事後回憶前塵，還不禁氣促心慄呢！

馬洛—亞洛斯拉維茲堡建築在絕巖峭壁之上，四外略有一片平台，林木環繞，往下有三條小路可通，前面一條直通克路加，左方兩條直通來克他左渥，就是古次托夫元帥事前紮營的所在。本書著者塞格在那場戰爭勝利的頭一天，曾與由瑪親王參觀這片戰地，曾記載左列一段文字：

「拿破侖進到高處平台，只見一方是法軍在北方，一方是俄

軍，在南方，守著林中人口，打算將我軍追回隆冬之地。兩軍之間站定拿破侖，他就在這裏參閱地圖聽取報告。見事不祥，前途凶多吉少，他緩緩退回中軍大帳去了。五位大將伴他同歸。這好像一位能工巧匠築定的一所茅廬，裏面聚了一位皇帝兩位國王和三位元帥。他們就能決定全歐洲或一切敵軍的命運。他們的目的地是斯摩棱斯克。而問題只是從克路加一路去呢？還是從馬耶斯克一路去呢？拿破侖坐在榻前，兩手捧頭，掩住了面孔，自然也掩住了一些無上的焦急苦惱。」

諸將怒目相向

以後諸將運籌舌戰，拿破侖並未發言，諸將甚至意見衝突怒形於色。

「皇帝愁思如前，好似對於諸將爭論之事一無所覺。最後皇帝發言：「諸位愛卿，現在朕要決定一切。朕要取最短的路徑退兵。」但是在他發令全軍出動之前，他必須心中苦苦謀算咬定牙根，只在這一剎那間，他失了他那份清明的頭腦。……」

「很奇怪的，就是他竟下令北退，因為古次托夫受了馬洛一戰的打擊，沮喪之至，下令俄軍南退。實際俄軍勢成潰敗。拿破侖只需跟踪追擊就可大獲全勝，然而他竟在這千載難逢的時機後退了。」

拿破侖在格洛丁尼亞小村夜半會議中所採定的決議，足以顯示

他棄了先發制人的權力。他已勝了，敵人敗了，他反而捨了先發制人的時機，這更顯示他是已經敗得暈了。諸將會談雖然意見衝突，然而究竟還是他自己挺身而出，正在得勝的關頭自擇了敗亡之路。這一舉不但完了征俄的戰局，也成了拿破侖終身事業成敗的大局。

積極行動到此為止

一八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成了積極軍事行動的結止期。斯摩棱斯克陷落，拿破侖握了進攻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兩便要路和基地，同時也保住後方波蘭和立陶宛給養的交通網地帶。握住了這個咽喉要害。真是行軍作戰上最大的勝算，因為藉此可以掃清北自地汶那河南自尼們河上游和白力西那河澤地等中間地帶的俄軍，在白布魯斯克一帶原有波軍駐守，在莫希里夫有腓克特軍駐守，擊備東南一帶。戰役初期兩軍形勢相當，不過法軍多上一倍。攻取斯摩棱斯克，派出兩翼和留守軍隊之後，法俄兩軍比率仍不減於三比二。但是進攻莫斯科之後，這種比率已經保持不住了。這並不限於直接法軍死傷的數目，同時法軍疾病大作逃亡不絕，對方俄軍大集給養充實，法軍給養不濟。佔領莫斯科雖然暫時振作士氣，敵境作戰勢須團結，然而馬洛—亞洛斯拉維茲戰後，法俄兩軍的比率已經落到四比五，不利法軍，因為法軍內部原因作祟之故。

無論如何，俄軍始終不能防阻法軍侵俄，佔據都城。法軍始終不能消滅俄軍的戰鬥力；結果俄軍不但能以截擊法軍歸路，而且翌年正月反而攻入德境，參加來布錫格大戰（一八一三年十月十六至十九日）。

遲慢之故

假設拿破侖推定摧毀俄軍之後，必能強迫俄皇求和之說，在勢可能，然而他的失敗主要原因仍是他發軍事行動遲慢，結果失了制勝疆場的機會。其故安在，在拿破侖以前戰役何以並不如此呢！哈密爾吞將軍說過，『我以為爲作戰敏捷是由於戰前充分準備之故。但是在征俄之役情形不然；事前縱或細微準備也無濟於事。拿破侖費了一年半之久組織遠征軍，事無巨細必親自運籌。而且部下幕府俱是久歷戎行與他始終不離之人。至於兵士的戰意也是十分濃厚，戰初都有必勝的決心。』

一般軍事家也和著者富勒爾將軍一樣，以爲拿破侖的軍隊過於龐大，因此行動趨至遲慢。不過都是片面的理由，因爲拿破侖事必躬親，巨細靡遺，發號施令，已成定例。縱或例外情事發生，僚屬不能自主，難免發生遲悞，然而這還不是我們所見到的一種普遍實在的大缺點。

過分的中央集權

親自參加征俄戰役的一位將官歐地哀曾說：『大權行動集於一人之身，也無乃太過甚了。全軍之中只有一個頭腦一隻膀臂。首領本人作不完的事只可任其不完，外人不能插手。』主要原因，就在於此。拿破侖秉政以來軍政大權集於一身，無論在那次戰役也是如此，僚屬只是唯唯聽命而已，這必須意志與能力俱全的人纔能勝任。戰初因爲僚屬進行成績欠佳，所以拿破侖親自出馬指揮一切，成爲全軍的唯一動力，其後情形大同小異。哥洛丁尼亞村的夜間會議就是這種制度的頂點。

自然拿破侖向來也注重法國民意和將士士卒的意見。不過拿破侖的獨裁是個人成績和軍功取信而得來的。他秉政之前大革命已經橫行數年之久，人懷自危之心。拿破侖外禦敵侮內樹治安，權位日重，舉國傾心，因此帝國初葉天與人歸，功業彪炳一時。但是拿破侖的政體與法國立國的原則根本衝突，功業雖可掩飾缺點於一時，久而難免失效，而且戰役不絕，僚屬久受嚴令拘束，難免久而生厭，甚至親族故舊之間亦有怨言。以此之故，軍中紀律已不如初期之嚴肅。雖經他本人偶而干涉，部下仍有陽奉陰違等情形存在。（本段略譯）

感情發生變化

民心對於拿破侖也生了變化。十月二十二日夜裏馬來特將軍伴言拿破侖征俄陣亡，於是起了暴動要推翻帝國政府。當局因爲事出

倉猝頗感棘手，幸而旋起旋息。然而一般國民對於歐洲事局已不關心，對於拿破崙和留在巴黎的太子的生死存亡也都不關心了。暴動雖經迅速救平，但是市民還嫌太快，很不滿意。這時拿破崙正出莫斯科來到光洛加，聽了這種暴動的消息，大吃一驚，因為這件事足以代表他失去法國民心。於是他發出第二十九次戰報，雖然暗示軍隊大有損失，而結尾却說皇帝陛下及法王無恙。他本人立刻離開軍隊回巴黎。

年月不多。叱咤一世獨霸全歐的法國，最後因為首領與國民之間在共同的信念上發生了裂痕，結果終於遭遇失敗。

德蘇戰爭之歷史觀

(譯自北京英文時事日報專載)

Scipio

畫 明

前篇所論拿破崙推斷俄軍戰敗俄皇勢必立即求和，這種推斷在今日看來自不可能，就在彼時也有人認為推斷失當，其中尤以駐俄的法國大使考爾庫侯爵為然，因為他熟悉俄國的地理民情，所以列舉俄國決不求和的種種理由，而且很合現代戰術的眼光。依他之見，按照當時俄國現狀，法國征俄勢將慘敗，只需假定俄皇

絕對不當投降，反而利用俄國地大物博的優點，因為當時俄國確有長期抵抗和最後反攻的實力，這是任何攻略者所不能消滅的。該大使也相信當時俄廷也必定採取這種應付的對策。他所闡明的情況可以略述如左：

彼時俄國尚無今日機械化工業之可言；集體生產滿談不到，（只有徵兵一舉在法王路易第十四的時代已經試行過），一切大小槍炮統用手工製造。所用的工具也和國內一般工匠所用的一樣，另用器具打磨的內外，來福式製法當時尚未通行。所用的材料就是日常市場所陳售的銅鐵木料，若不被敵人窺奪，市面現有的存貨滿可夠用。造火藥所用的炭屑硫磺鉀的存貨採辦也是如此。至於大規模生產軍火，各國自然都有國立兵工廠，但是大半還需仰仗全國各地大小私營的火藥作坊。彼時兵工廠設備雖極簡單，然而工人須是能工巧匠，敵軍入境之時工人儘可移到別處，因此無害於軍火的生產。至於一般日用品的製造也是普在全國，大小工廠作坊散在各地。

就地籌糧

農業本為食糧的淵源，也是散在各地。因為人口稀疏，所以各地只求產出當地所需的食糧，大都市情形也是如此，食糧也不是供過於求。

交通事項也不像今日這樣被人認為國家的命脈，不過在軍事時期攻防之時稍為注意而已。

兵額不成問題。彼時全歐的人口自然和今日相差很多，而彼時戰爭的兵額更非今日之比，拿破崙的遠征軍只是現代全體戰爭龐大軍額的先鋒，在彼時似乎有點例外。然而那次戰初俄軍也不過二十四萬人馬，只是俄國三千萬人口的千分之八。縱或俄國喪失全境的一半，以其餘的人口來補充這般微小的軍隊還是毫不為難。

稍加思索就可明了，按前述各種情形看來，任何攻略者打算藉著一場大決戰而征服俄國那樣龐大的國家，絕對是不能的事，因為攻略者的物力有限，而且俘獲或殲滅敵人消其實力使之一蹶不振，還苦於沒有絕對的妙法呢！（一個國家的作戰實力包括（一）軍隊（二）兵士補充和給養。）

工業制度來臨之後，以前那種散漫難堪的情況一掃而空。一用機器，勢必將生產集中加大，零星作坊數目減少。全國中有某幾種大資本性商品的產量勢必操諸幾個生產中心地帶或公司之手。結果在戰時某國能否抗戰全在乎幾處基本工業中心地域能否保持安全而定，尤以在今日空襲下，這些地域的安全與否，更成嚴重問題。

蘇聯的技術化政策完全支配全國的工業組織，大體趨向是將生產工業集中在六七個大工業中心地帶。這種弱點危險很大，因為

除了烏克蘭一區農工物資兩足之外，其他地域各有一偏不能自足。原料和製品之間時續時斷，遺恨光陰，耗費重大。因此交通尤以火車為然，勢成主要因素。一旦敵軍臨境，縱或不至割據疆土，而這種工業區域遭遇劫掠破壞之後勢成殘廢，工業停頓。這種環境情況對於蘇聯西線作戰的策略實有難以通融的苦衷，因為烏克蘭尤甚，以及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居次，全是工業區而全在德軍直接襲擊的範圍以內，打算再用應付拿破崙的那種延宕戰略勢必無效，因為蘇聯難免喪掉過半的生產區域和工廠。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兩種辦法可行：（一）採取攻勢，（二）嚴守工事陣地以行抵抗。經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〇年這段戰爭，已經認清德軍的實力之後，蘇聯現在似乎已經採取攻守並行的戰略，一面利用大批物力生產，一面利用本國兵士的戰鬥力。蘇聯所能動員的兵額，官方迄未發表，據英美人士的推測，按照一九三九年戶口調查蘇聯現有一萬萬七千零五十萬人，全體受過訓練的兵士可達一千四百萬人，實際已經分配歐西戰區和駐守遠東。蘇聯向例採取工業總動員的制度，因此可以說軍事和工業的實力已經施展到十足的能量。

行動自由

俄國今日和一一二二年情況不同之點還不止此。因為此次戰初

幾日之內，空軍受了絕大損害，蘇軍行動的自由很受了相當的限制。因此一舉，德國空軍得以（一）在戰初打碎蘇聯最高指揮部在可能範圍以內所採取的先發制人手段；（二）增加德方軍隊的集中移動和活動範圍等等攻勢能力；（三）按照德軍作戰計劃而處置蘇方的交通和工業中心地。根據德蘇戰爭發生以迄今日所經過的戰績可以斷定，德國似乎已經充分利用了前述各種環境情況，因為德軍一面進取一面還盡力殲滅蘇聯守軍。德軍大舉採用這種策略原是主要的目的，因此越發使德軍得以發揮其效能，在蘇境得有如此的長足進步。

包圍戰術

德軍今日得以深入蘇聯腹地，所採的戰略全是首先猛沖一點，壓倒蘇聯守軍，然後再行迂迴的大包圍，一覽地圖就可看出這種戰略不斷在實施中。每次總是圍住大批蘇軍，按照殲滅戰法解決之。歷史上康泥之戰，撒馬之戰，唐恩堡之戰，不斷顯出這種戰術，牠的一種特色就是敗者的死傷總為勝者的十倍以上。蘇聯因為空軍在戰初受了絕大損失所以處於極端不利的形勢之下，史無其例，因此以後作戰所受的損失雖不確知當然也格外重大。因有此種情事，所以德國軍事最高指揮部戰報所公布的德蘇兩軍死傷的數字，雖然一般人士還按普通情理疑其不確，而可以斷其必定根據事實。

德軍所以能夠屢次使用包圍戰術勝而不敗，正是因為蘇軍抵抗不屈。這原是蘇軍的本性；然而也是因為蘇聯決定盡力保持軍需物資和生產的地域所致。除非另有外國供給軍火，否則蘇聯的抗戰物力勢必減消；但是縱或物力減消，蘇聯仍必盡力保護其餘的物資區域；而且不像當初拿破崙破命希望法俄言和，今日軸心國決不容許言和，所以蘇聯不惜任何犧牲，仍必傾其全國兵力以阻止德軍東進，倘若勞工界起而推翻過激派政府，那便是例外的變化了。

不可駁辯的事實

左列事實是不可駁辯的：

- （一）直到現在，蘇軍雖然用盡千方百計抵抗，德軍還是照樣東進，勢不可當；
 - （二）就物資而言，姑且不必說內部消耗，只說已經喪失大片的物資來源地域，蘇聯戰場的兵士和器械總會有減無增；
 - （三）蘇軍的消耗多於德軍；
 - （四）德軍已經絕對解決了軍隊和軍需的運輸問題，藉此取消了古今戰役失敗的一種主要原因。
- 交通便利，作戰順利，縱或冬季來臨，也決不會像在拿破崙的時代隆冬那樣影響作戰，因此蘇聯不會因為冬季來臨得著顯著的便宜；況且在蘇聯南部黑海和加斯便海英蘇聯絡地帶，冬季氣候的

變化對於作戰就根本不能發生重要影響。

蘇聯能否抗戰，全在乎能否守住軍需資料來源地。要求能守，必需積極能攻；攻必多有死傷；死傷加多，勢必縮短抗戰力的期限。揆諸實際，英美既不能在最近幾星期內，大批供給蘇聯抗戰所需的軍火武器，以維持抗戰的現時狀態，蘇聯似乎無論如何也不能避免全局崩潰，就是全國政治經濟軍事的總崩潰。

打算避免這種結果，只有一種條件，就是德軍不能繼續支持攻勢。倘若德軍不能繼續支持攻勢，不出兩種事變：

(一)英軍或聯軍起而攻擊軸心國，勢力强大足以壓迫德國撤退蘇境內的大部德軍；

(二)挫折軸心軍隊的士氣，迫其採取守勢。

英決無力攻德以解蘇聯之圍

英國反攻歐陸西線之舉，任何有識之士也不相信，就是英國人自己也不相信，英國給與蘇聯的援助是微乎其微，就因為德國雖然佔用大批軍隊去攻蘇聯，而在歐陸西線仍有充分軍隊準備攻英，於是英國被攻的危險迄未減消。

挫折軸心軍隊的士氣也是很不可能。而一般銜恨軸心國家的人士心目中也應當想到左列事項：

(一)德國軍隊與拿破崙的軍隊不同，此次開戰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已經成了一種「必勝軍」。這個名詞原是已故作家霍恩所想出的，用以表示統帥技術和物資三種元素協調而生的結晶品，

在此次戰役中已經由德軍表演出來。

(二)法西斯蒂的德義認定此次反赤和其他雜色國家的鬭爭乃是德義立國統一傳統的道義和政治信條的表示。今日軍政領袖就是當初倡導革命統一國家的那般人；領袖與國民不但具有同一目的和理想，而且還作同樣的事業和犧牲。因此之故，領袖的意志實際原是國民的意志。所說的國民並不限於目下有選舉權的公民，乃是概括以前壯志未伸而遽淹沒的先烈，以及現代的一切國民。

贊佩信賴以道義為基礎的領袖，這種觀念原不只為情緒熱烈的法西斯蒂人士之所同具，就是反對軸心國家的人士也欽佩這樣的領袖。左列的一段話就可以作為一個明證。英國發表了一批反軸心國的小冊子，名為牛津世事叢書，其中第三冊是恩撒 R. C. N. Enso 所著，其中有一段話是專評希特勒人格的：

「世衰道微，人懷自利之心，德之國事背景如是；而希特勒顯起其間，力挽狂瀾，以奮鬥，奉公，克己，先社會而後個人諸道德律已訓世；終亦以此而獲政權。蓋其確信精神確能支配物質有志者事竟成，以信仰抱負而風靡一世者，尚無希特勒之匹也。」

述 要 十 月

一日 保加利亞內閣召集緊急會議討論當前局勢後，軍政部長達什加洛夫中將聲明，保加利亞已起始準備保護領土之完整。

德駐土大使訪問土耳其其外長薩拉柯格魯，商討德土妥協問題。日本駐維也納總領事山路調任駐保加利亞公使。

美海長諾克斯發表演說，企圖分割世界霸權。

法副總理達爾行抵巴黎。

美國額外生力軍開抵冰島增防。

美國與巴西簽訂租借協定，內容未發表。

二日 美陸長切實否認外傳當局擬減少美國陸軍名額俾騰出配備接濟英蘇兩國之傳說。

希臘游擊隊在色雷斯區各地與保加利亞駐軍發生衝突，旋經軍警到場彈壓，始恢復該區與保國之交通。

三日 希特勒發表演說，預言必擊毀蘇聯抵抗，並稱現已放棄與敵人妥協。

美著名飛行家林白上校發表演說，痛詆美國參戰政策。

法副總理達爾赴巴黎與德國當局談話後，已回。

秘魯及厄瓜多爾爭端，自經美國、巴西及阿根廷三國調解後，成立停戰協定。

秘魯政府發表與美國成立輸出秘魯生產過剩鑛物之協定。

四日 土耳其駐瑞典公使並加克塞爾返安哥拉報告一般情勢。此事係因土國感覺處境困難，而召還各駐外大使商討對策。

五日 希特勒對保加利亞國王保里斯三世已提示最後要求，派遣保國軍隊赴東部戰線參戰。

伊朗政府要求法國駐德黑蘭公使館之閉鎖，及領員於一星期內退出伊朗。

五月三日於英軍支持下成立之伊拉克加西爾馬德快內閣總辭職，原因不明。

法政府罷免駐泰公使羅加羅，後任者為較瑞夫馬馬里特背西放。

英美遠東軍首腦部之馬尼拉會談，本日午後終了。

六日 巴拿馬政府禁止登錄巴拿馬國籍之船舶武裝，違者取消其登錄。

澳洲明極斯內閣總辭職後，勞動黨之蔣加琴繼之組閣。

英蘇兩國對阿富汗提出共同通牒，以僑居該國之德義人有不穩之策謀為理由，要求退出，德政府當局對此避免表明態度而守沉默。

英德間成立第一次傷病俘虜交換協定，第一批已交換完了。

七日 英德兩國之傷病俘虜交換突然停頓，無期延期，兩國互相推諉，真相不明。

英財政部發表本會計年度下半年期最初之四日間戰費，平均每日一千六百四十八萬七百二十鎊。

羅斯福召集副總統國務卿等多人，關於中立法問題舉行會議。

席間政見不一，故無結果。

芬蘭對英方備忘錄提議，聲明其參戰立場始終為自衛性質，未有政治義務。英外交部接獲復牒後，正在考慮中。

八日 德政府發表公報，駁斥德國擬攻擊土耳其之謠傳。土政府亦發表同樣公報。

德土二國經濟談判完成，新約已簽訂。

羅馬尼亞鐵衛團團員一千七百三十五名，曾於本年一月參加叛亂被捕，頃由當局赦免，全部開釋。

九日 羅斯福總統特別咨文，切迫要求國會廢止中立法之規定，俾授權武裝商輪。

巴拿馬總統阿里亞斯於七日飛往古巴後，今日由陸軍總司令策動不流血政變，反納粹新政府已組織成立，阿道爾夫繼任總統。

緬甸首相抵英，其任務為與英政府人員有所會商。

美國務卿赫爾對新聞記者否認對日禁輸石油。

十日 美參議院通過羅斯福所提民治國援助法補助經費五十九萬萬美元一案。

出席莫斯科會議之英美代表團返抵倫敦，同日下午英王召見英國代表團之首席代表皮佛布洛克。

墨西哥農業部長戈美芝率代表等抵華盛頓，參加兩國經濟談判。

十一日 美設立經濟戰爭局，處理國務院經濟國防事務，以國務院幫辦阿芝森為主任。

美參議員列特訪國務卿赫爾，就設立美國日本第五縱隊及其他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之決議案，求赫爾表示贊成，但赫氏認為當此日美進行交涉之際，此種決議案實屬無謂，擬予以抑止。

十二日 親美派之巴拿馬新總統及內閣已考慮准許商船武裝問題。

德政府否認德法簽訂秘密和平條約之謠傳。

古巴總統於閣員與參眾兩院領袖舉行重要會議後，聲明將立即放棄中立政策，而為美國與民治國之後盾。

蘇聯承認要塞勃里安斯克為德軍攻陷。

十三日 莫斯科會議英國首席代表皮佛布洛克廣播謂，蘇聯所需軍備原料，英美決難充分允諾。

荷印陸軍總司令白倫蕭特中將，於巴達維亞因飛機失事，墜落殞命，美荷會談因之停止一日。

法國副總理達蘭行抵巴黎，重行與德方作重要談判。

伊拉克新政府初次發表文告，述其行政方針，內容完全受英國支配。

日本駐美公使若杉訪副國務卿威爾斯，就日美關係之全般問題交換意見。

多瑙河流域成立國際委員會，會址設於多瑙河鐵門附近之奧索

華。

英國遠征軍數萬在蘇聯之白海岸海港阿爾汗哥爾夫附近上陸，但未作任何行動，英方對此避免言明。

十四日 美國務卿赫爾會見記者時稱，日美交涉並無新開展。敘利亞繼續發生暴動，反抗英佔領軍及多高爾軍隊。

十五日 美政府通告芬蘭，停止供給借款及食料品。此事因前者美政府對芬蘭請求不越舊蘇芬國境繼續戰爭，而芬政府回答不與保障之故。

十六日 蘇聯外務省人民委員會以電話通知日本大使館，速作退出莫斯科之準備。

日本近衛內閣總辭職。

蘇聯政府一部與駐莫斯科之各國外交團乘車自莫斯科出發向東行，行程未公表。

德軍司令部發表德羅兩軍占領數德薩。

十七日 日陸相東條英機奉命繼近衛組閣。

美衆議院通過廢棄禁止商船武裝案。

美海長諾克斯稱，海軍部正考慮實施對外通信之檢閱制度。

十八日 日新內閣組織完成。閣員名單爲：

總理大臣兼內務大臣陸軍大臣 東條英機

外務大臣兼拓務大臣 東鄉茂德

大藏大臣 賀屋興宣

海軍大臣 島田繁太郎

商工大臣 岸信介

遞信大臣兼鐵道大臣 寺島健

司法大臣 岩村通世

文部大臣 橋田邦彥

農林大臣 井野碩哉

厚生大臣 小泉親彥

國務大臣兼企劃院總裁 鈴木貞一

羅斯福召集重要軍事顧問會議，官方對會談事項未發表。

美駐日公使若杉訪國務卿赫爾及副國務卿威爾斯。

美海軍當局對在各水域之美商船，已發出即時直航至美領，或英領，或其他友好國家港灣內之命令。

美海軍部發表，驅逐艦加尼號在北大西洋被魚雷襲擊，但未沉沒，攻擊艦艇之國籍未言明。

法政府發表聲明云，德政府新任命古魯勞尼達爲駐法大使，刻正由其進行與法政府之交涉。

駐倫敦之荷蘭外交部宣稱，荷蘭在太平洋上立於民主主義陣營，不論發生如何事態，在此方面無變更。

德經濟部長等抵羅馬，與義政府商討經濟各問題。

十九日 羅馬尼亞軍司令部發表，將以陷落之敦德薩與在特尼耶

浦爾河東部占領地，設羅馬尼亞領新行政區，而以敦德薩爲首

府。

斯丹林嚴命莫斯科市民死守國都。

二十日 德軍發表南部地區德軍司令官霍爾茲上校被凶漢暗殺事。該將軍爲於法非占領地帶德軍首腦中目爲最重要之人。

巴拿馬政府撤回前政府之禁止巴拿馬商船武裝令。

法國維吉政府爲審判法國戰敗責任者特設之司法審議會，對前總理達拉迪，雷諾，勃倫，及前法軍總司令甘茂林，前內相曼迭爾，判處終身監禁。

二十一日 美海軍部解除十七日對現於水域航行中之一切船舶發出之避難命令。

德軍司令部公表，已佔領達哥島。此爲波羅的海最後一島。

蘇聯政府承認放棄塔干羅夫。

美國務卿赫爾於會見新聞記者席上稱，對破壞美船之敵艦決予武力攻擊。

二十二日 爲報復前於南特暗殺霍爾茲上校事件，德當局鎗殺法人五十名，內包含共產黨下議院議員米次休耶爾等多數共產主義者。法總理貝當爲此事用廣播向全國演說，望國人勿再作此中傷法國之事。

英當局發表強化太平洋領屬之軍備。

美上議院預算委員會公佈，第二次武器貸與案金額達五十八萬萬金元。

哥倫比亞新內閣成立，內閣總理由總統兼任。

埃及政府承認多哥爾政府。

二十三日 美海運委員會宣稱，自二十八日起放棄海參崴之援蘇路線，而改道阿堪遮，並將由英美軍艦護航。赫爾國務卿表示此事與日美交涉無關。

愛爾蘭否認國會將解散之傳說。

二十四日 蘇聯軍事機關遷往西伯利亞多木斯克等處。

秘魯政府前向美國訂購飛機十八架，最近被美國扣留轉讓與蘇聯，秘政府已向美提出抗議。

法政府接到基布齊總督之報告云，英軍及多哥爾軍突攻法領索馬利蘭，已佔領達西本。

美海長諾克斯演說云，太平洋上將不免戰爭，日本若繼續前進，衝突殆不可免。

二十五日 義外相訪問希特勒會談，德外長李賓特羅甫亦參加。會談內容未發表。

美上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關於使美國商船向交戰水域及交戰國諸港航行可能之商船武裝案。

美國設立資料統制局。

二十六日 美上議院完全通過修正中立法案，撤廢交戰水域，實施武裝商船。

美國遣英軍事使節團由紐約飛抵里斯本。

叙利亞軍當局指定叙土邊境為軍事地帶。

二十七日 羅斯福作重大演說，痛詆德國侵美陰謀，並激勵海軍走向宣戰之途。海長諾克斯亦演說，報告海軍建艦狀況，強調廢棄全部中立法。

土耳其與羅馬尼亞締結石油協定。

義政府發表，前耶路撒冷市長抵義後，要請義首相保護。該市長為近東反英運動之中心人物。

德外交當局否認英德和平之傳說。

枝 指 獄

上期本刊所載公餘瑣記中。有枝指冤獄一則。按薛叔耘(福成)庸齋筆記卷三(軼聞)。有六指人冤獄一則。事頗相類而不盡同。據云。嘉慶年間。浙江某縣鄉人有娶妻者。合卺之夕。新郎自洞房出如廁。至夜半。家人皆已倦臥。始聞新郎返入房中。黎明家人方起。見洞房已閉。詢之新郎早出門矣。亦未之異也。既而數日不歸。家人始怪之。相與跡至廁中。積薪之下。忽見一尸。則新郎也。大駭。詰問新人。云。花燭之夜。新郎入房片時。旋出入廁。夜半始入房就寢。天將明。詳問我金銀首飾共有若干。藏於何所。我一告之。彼云性喜早起。囑我且睡。少頃則聞其已出。今檢視首飾。皆無有矣。家人問其狀貌若何。答曰。夜半燈影朦朧。未能諦視。但見其右手六指。蓋新郎方如廁時。適有賊藏廁中。欲俟夜深行竊。既見新郎。恐其號而執之也。遽前搯其項殺之。因假其衣以入洞房。次早席卷而去。是時村中有一六指人。素無行。為眾所不齒。家人聞新人之言。以為必此人矣。遂鳴之官。捕六指人。加以刑訊。遂自誣服。獄既具。論如律。新人以新郎既死。復遭汙辱。遂自縊。新郎之母。惟一子。見子婦俱亡。亦自縊。越數年。郡人有商於閩者。遇一人於逆旅。詢之。同鄉也。其人忽問曰。吾鄉有一新郎被殺之案。其賊已得否。郡人曰。獄早定矣。賊且伏誅矣。其人面有喜色。方盥沐。不覺自匿其右手。驟視之。六指也。郡人覺有異。因窮詰之。且告以有人抵死。今雖告我何害。賊具吐其實。蓋賊與新郎相隔一村。自殺新郎後。遠適閩省。既遇同鄉。乃欲探一實音也。郡人許以不洩於他人。陰遣人報本地有司。執賊一訊即伏。閩省督撫為之具奏。移案至浙核辦。論賊如律。於是知縣以失入抵罪。至巡撫至知府皆照例處云。案情大致相似。而地點則異。情節亦尚略有出入。未知是否一事而傳聞互歧。若果各為一事。斯亦可云巧合。

壬

二十八日 僑泰國之印人一萬二千人中，約二千人陸續撤退，理由不明，英官方之撤退命令亦未發表。

二十九日 莫斯科承認由於德軍之猛進，克里米亞半島已瀕危機。

日駐蘇大使建川訪問蘇外交委員會次長威新斯基進行協議，內容不詳。

美海長諾克斯聲明，海軍部關於今後由於美國軍艦擊沉德國潛水艇事，一切均將不發表。

書林偶拾

草韻辨體

明郭謙輯

民國二十九年丁友恭堂影印明萬歷刊本

一函五冊 定價十六元

中國文字，變遷極繁。以言音韻，今古不同。以言形體，自古文篆籀，以至草書行書隸書正書，蓋凡數易。古文篆籀與自先秦；隸書則始自秦末。隸後變爲八分，八分則又正書所從出。至於草書之興，約在秦漢之際，許慎說文序云：「漢興有草書。」書勢云；「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庾肩吾書品云：「草勢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故其體介乎正隸之間，所以利其捷速也。惟自草書既興之後，工之者代不乏人，而各盡其妙；故其體勢，或一揮而成，上下牽連；或偶有不連，而氣脈不斷；字字區別，筆筆異式；求其博通精識，亦繁難矣。

此書首載明萬歷十二年御製序，中有云：「……朕夙懷好古，雅嗜工書，每于萬微之暇，緝閱法書，心慕手追，以自娛悅，間得先朝中書官郭謙所輯草韻辨體……」知爲郭謙所輯，而謙之生平則無考，僅可斷爲嘉靖以前人。復詳其韻目，如平聲祇二十二韻，曰：「一東二支三齊四魚五模六皆七灰八真九寒十刪十一先十二蕭十三爻十四歌十五麻十六遮十七陽十八庚十九尤二十侵二十一覃二十二鹽。」上聲二十二韻，曰：「一董二紙三齊四語五姥六解七賄八軫九旱十產十一銑十二篠十三巧十四哿十五馬十六者十七養十八梗十九有二十寢二十一感二十二琰。」去聲二十二韻，曰：「一送二寘

三齊四御五暮六泰七隊八震九翰十諫十一霰十二嘯十三效十四箇十五禡十六蔗十七樣十八敬十九宥二十沁二十一勘二十二釅。」入聲十韻，曰：「一屋二質三曷四轄五屑六藥七陌八緝九合十葉。」與今所傳一百零六韻者不同，稽之於明初洪武正韻所載，合若符契，故又知郭謨者，必洪武以後，嘉靖以前人也。

中國工具字書，篆隸隸體皆有專著，其以草體標名者，前乎此則有金張天錫「草書韻會」五卷，王靜菴爲著書後一篇，載於觀堂集林卷八，原書今已不知誰屬；後乎此者則有陶南望「草韻彙編」，清史稿藝文志著錄三卷，然書亦未見；今流傳者祇清石梁所輯「草字彙」十二集；石氏例畧第六條有云：「……其字有非古帖所得或雜見于「草韻」草訣等書，及近時咸相傳寫可以爲法者，取備其數……」又趙思道序石氏書亦云：「視前代中書官郭謨所輯草韻辨體一書，微同而體制似過之。」然則石氏草字彙蓋以此書爲藍本也。石氏書以偏旁繫字，此書則韻以字繫，字以類從，斯其不同之點。至字旁箋釋正書，俾資辨識，以及詳注書家姓名，用便專工，二者亦無殊，其濫觴源流益明矣。惟石氏之書所收草體名家纔五十餘人，以校此書，自漢迄元凡一百十九人；如漢史游蔡邕蔡瑛，魏太祖少帝章詵鍾繇，吳皇象賀劭，晉張華王虞衛瓘衛恒鄒鑿衛夫人王戎向秀郗超王允之陸機庾亮劉伶阮籍桓溫季式陶侃，前趙劉聰劉曜後魏劉仁之崔京伯，宋太宗蘇易簡，北齊張景仁趙仲得，梁蕭子雲沈約陶弘景王志朱忌，陳始興王毛喜永陽王王公幹，隋房彥謙薛道衡竇慶智果，唐白居易韓愈則天后裴行儉陸柬之薛稷裴休高閑賀知章張仲謀懷仁楊凝式貫休景雲，五代杜荀鶴，宋朱熹杜衍蘇舜元蘇舜欽，金趙秉之王仲九王競黨世傑張天錫任珣王庭筠趙瑞童，元虞集鄧文原張天師危素吳全節周伯琦等，石氏書均未採集，殊爲疏略；今於此書均得見其神髓焉。

此書於明史藝文志，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四庫全書總目等，均未著錄，軼傳蓋久矣。此爲萬歷刻本，字體清析，墨色純正，洵屬瓊寶。原藏丁氏友恭堂，今影印流傳，不獨世之好書者，可資鑒賞，於初學應用，尤爲便利。蓋我國文字，由圖形以至於正體，歷經嬗變，日趨繁複，而正體書寫遲緩，於時間殊不經濟。故日常所用，仍多草書，足知其影響於社會文化者至深且鉅；龔黃宗義謂草書可省工夫一半，誠至言也。惟草體既不一其形，欲求精熟，自非時時臨摹不爲功，然法帖浩如淵海，安可悉得。此書各派俱備，瓊珠畢陳，其有裨於實際者，豈淺鮮哉。

(仲)

專載

公餘瑣記

周輝熊

周司馬名輝熊。衡山人。少脫略不拘小節。父歿時積貲頗豐。不數年揮霍罄盡。先代以醫名。周世其業。試之輒不效。鄉里無過問者。計不如遠遊。較易謀衣食。快快出門。流轉至廣東。有孀婦鄭二嫂者。財雄一鄉。夫在日以豪俠聞。遇貧乏者識與不識皆推解不少吝。尤施不擇人。雖探囊覬篋市井極無賴之徒。亦加意周給之。夫卒婦席遺產。施如故。適病。醫之益危篤。家人爲之備棺衾。自分已無生理矣。或薦周往診其脈。實積滯誤服補藥。致固結不可解。亟投消導藥。病良已。婦以其活己也。感之切骨。酬二百金。資用頓饒。醫名亦大著。會土寇嘯聚。其渠魁舊受鄭惠。竟推鄭婦爲主。負固島嶼中。復聯絡海盜。勢益張。官軍當之輒敗。大府念婦本良民。或由羣兇刦制。未必甘爲叛逆。募能招降者予上賞。周聞之詣軍門自效。大府問需卒幾何。周請單騎往。既至不得入。徘徊觀望者累日。遇鄭舊僕。乃導之歷數門。皆碧瓦朱甍。壯麗如宮闕。階下健兒百餘人。甲冑執刀戟。堂上紅氍毹數寸。中設虎皮椅。婦端坐。金冠衣蟒繡。前後侍婢。亦武裝帶劍。周不覺磬折。婦命之起。猝問曰。先生胡以來。周審其詞厲。不敢直陳來意。但從容問起居。又極口譽其軍威。婦色漸和。因留周居別室。供帳極豐腆。每日召入。坐談甚洽。久之婦閱軍書或指授方略。皆不之避。漸得預機密。又月餘。乃乘間陳利害。勸使就撫。婦俯首良久曰。我亦知天威不可犯。況一孱弱婦人。焉能據此爲長策。今日之事。騎虎不得下。容徐思之。越日謂周曰。我已決志歸順。第有三事要約。先生能爲我地乎。周詰其說。婦曰一待我以不死。二官我子以武職。三放歸故鄉。還我舊產。周卽日轉陳大府。皆許之。事定。周以功授廈門縣丞。

洵升同知。踰十年解組歸。宦橐充牣。後嗣有讀書入泮者。

周文彬

周文彬長沙人。工刀筆。訟罔不勝。聲價益自高。求之者必略以重金。苟滿所欲。曲可使直。屢屈者可使伸也。某市濱江。商舶多往來其間。賈人某謀之多穀翁。議設礮市中。已釀貲卜宅矣。或以春聲壤地脈阻其議。鄉人皆附和之。禁益堅。遂訟之縣。縣尹徇衆意。戒某勿生事。某固趨利。又欲勝衆以洩忿。訟不已屢不得直。乞周代謀。周使將百金來。事無不諧。如其言。竟遂所欲。牒中扼要語云。查大清律無禁礮之條。時憲書有安礮之日。遂據爲鐵案。雖老吏無以折之也。鄰婦喪其夫。思改適。翁及夫弟雅不欲。婦患之。周使訟於縣。牒僅二十餘字。爲改節守節失節全節事。翁無姑。年非老。叔無孀。年非小。云云。官惑其言。竟許之。某氏婦席遺產。益之勤儉。積金頗富。其姪某甲以博負貸於婦。不許。甲出言不遜。婦怒批其頰。甲揮拳折婦齒。婦詣縣號冤。某令以甲毆孀逮之急。甲懼求解於周。周故辭。甲哀之。周曰倉猝無良策。子且歸。請以日夕來。容徐思之。甲不得已。俟其時復至。周閉門不納。自門隙語甲。訟牒已具。使隔窗取之。甲不解其意。姑引手探索。周忽嚙其指。甲呼痛。血涔涔滴。周不釋。又搯其腕而頓挫之。乃開門而招之入。使言孀嚙甲指不得脫。痛極強掙之。因折孀齒。對簿日互驗傷痕。無由辨虛實。獄遂解。周心計類如此。爲所陷者指不勝屈。後病顛癇。自嚼其舌唾之地。碎如割。舌盡乃死。吁。易曰。險而健。周之伎倆足以當之。一時自鳴得意。以爲世之人悉聽其顛倒播弄而不之覺。而卒罹陰譴。操是術者。可不知敬與。

高夫人

高文良夫人蔡氏。制軍諱毓榮公女。名琬字季玉。幼聰穎好學不倦。工詩兼精繪事。父母奇愛之。年十五六時隨任湖

廣。內室有樓三楹。女喜其高朗。居之。一日晝寢。公適至。見榻前度男子烏。駭極褰帷視之。女偕一袍服少年並頭臥。大怒。拔壁間劍將雙斬之。轉念節署深嚴。外人何由得入。當究其由來。方躊躇間女已驚醒。呼少年推枕起。殊無慚惶狀。細認少年似曾相識。女見父手劍。滿面怒容。急解少年袍服。乃一侍婢。詰之始悉婢承女意。竊公衣履僞男裝以爲笑樂。公擲劍。戒女後毋復然。恐有嫌疑。招物議也。先是岳州李嘗之精六壬。所占無不驗。事多前知。公耳其名。延致幕府。相得甚歡。未幾告歸。留之不可。贖以金亦不受。潮行謂曰。公槃槃大才。荷聖人特達之知。擁旄建節。事業正未可量。山野之人莫能匡益。惟願公遇拂意事無逞一時之忿。致貽後悔。緩步則險阻皆康莊。疾趨則坦途亦蹉跌。勉思鄙言。又執公手書數忍字乃別。越日登樓。覩前狀。已怒不可遏。忽憶李言。因而轉念不果殺。否則誤斃愛女情何以堪。由是益神李術。及吳三桂叛朝命公爲綏遠將軍征滇黔。復招李贊機要。事平將登之薦牘。李以性耽閒散不耐官職固辭。公亦不之強也。余謂夫人配名臣。爲一品命婦。李即不言。豈遂負屈以死。且封疆重任。關繫甚鉅。李意亦未必專指一事。惟其言近指遠耐人尋味。所宜銘之座右。若李者庶幾近道矣。安得以尋常術士目之哉。

錢氏子

紹興錢心泉以申韓術客湖南。牧令重其品學。爭延致之。心泉卒。遺一子。甫數歲。咸豐壬子夏粵寇陷道州。吾鄉人士揣其必犯長沙。爭挈眷避之武昌。錢之戚亦與焉。招錢母子與偕。已而賊踞湘城南八十餘日。城守益固。乃遁間道出臨資口。奪民船順流而下。武昌聞警。撫軍下令。即日閉關。僑寓者多不得出。猶謂鄂城高且堅。可恃以無恐。時逆餒益熾。當事坐困危城。戰守皆無方略。防兵屢請迎擊。以吝賞不許。且嚴飭之。援軍壁洪山。迭攻不得進。賊跨江造浮橋。往來江漢如平地。旋穿隧道。然火藥轟城。城陷。死於賊者十之一二。自盡者十之三四。倖免者十之二三而已。錢之母縊於寢室。縊斷絕而復蘇。僕婢皆逃匿。皆裝搜括殆盡。僅存隨身衣飾。與鄰媪潛蹤僻處得不死。賊去。探知其子入僞府。潮行挾之東下。丐某戚追贖之未果。乃附舟還長沙。每念子存亡莫卜。輒哽咽不成聲。朝夕向天祈禱。冀出其子。人多憐其癡。謂必無生還理。久之湘人脫自賊中者不一而足。詰錢蹤迹。皆以不知對。由是絕望。越十年子忽歸。

其母悲喜交集。舉家如獲珍寶。戚友賀者踵相接。皆歎爲天幸。先是錢子被擄至金陵。某賊首愛之如己出。衣必文繡。食必珍味。惟恐不當其意。子稍長。目覩羣兇殘忍。視殺人如兒戲。爲之怵惕不安。賊首旋戰歿。其黨皆潰走。錢子隻身逸出。潛竄荒野。自顧髮長三尺餘。恐爲官軍獲。遂晝伏夜行。如是者月餘矣。一夕至某處。昏黑不辨路。又體倦困。踣臥積藁中。及天明。一老叟扶杖至。撥藁呼之出。邀至其家。詳詢邦族。爲之雜髮。而與之食。錢子極道感謝。叟曰我昨夢神召。謂有匿藁中者。其人久陷虎穴。今將返其家。幸援之。且語彼使遠行。期以某日至。慎毋遷延。因贈以資斧。遣家人送之。遂兼程以歸。其母聞之。數招梨園答神祝。使厚餽老叟以報德。其尤異者。錢子甫周晷。聘同鄉某氏女。其母歸六七年。子仍無耗。乃召寒脩以婚帖還之。使另字。女之父擇壻輒低昂不就。先數月始字某氏。已誒吉迎娶。而錢子恰先日歸。乃踐先盟。爲合卺焉。

某學使

某公督學楚南。性峭厲。以才望自矜。謂人莫己若也。與院司稍款接。視道府蔑如也。牧令及學官入謁。尤不少假以詞色。每按試。場規嚴肅。生童偶有犯。必痛懲之。丁役假餘威。益吹毛求疵。往往使人難堪。而某公視爲固然。或撰楹聯譏之云。雉尾班來。司迂府迎縣搗蒜。教官懷懷如也。虎頭牌到。廩驚增戰附篩糠。童生岌岌殆哉。伏地連叩不已俗謂者謂其狀如篩糠可謂謔矣。

張山人

吾鄉陶文毅公少年時自都城南旋。道經泰安州。與吳縣潘文恭公同旅舍。方命酒對酌。忽一人掀簾入。年約四十許。輕衫布履。瀟灑絕俗。互詰姓字。自稱張山人。坐而與之言。妙論泉湧。吐屬殊風雅。邀之飲。立盡十餘觥。彼此益傾肺腑。相見恨晚。張曰。僕少讀書。屢不利於場屋。遂放浪山水間。足跡幾徧天下。昨自嵩嶽來。趁月光夜行。偶得句而難其對。公等肯賜教否。問句云何。曰茅店鷄聲催夜月。竊舊句而增易之。亦眼前真景也。文毅曰。我擬蕙葉鱸膾感秋

風何如。張口誦數過。贊爲絕對。謂文恭曰。君必有好句。何遲遲不以告也。文恭曰有之。但不佳。梧岡鳳嘯起朝陽。聊以塞責耳。張亦擊節歎賞。以爲臺閣莊雅。遠勝出語。旋起告別曰。僕閱人多矣。如兩公者。皆大富貴。陶公高牙大纛。功在封疆。潘公科名仕進。同列無出其右。福壽更未可量。幸誌之。我非輕率責諛者比也。兩公曰。子善姑布術乎。曰否。我以氣象卜之。公等善自愛。與訂後會。曰僕東西南北之人。行無定所。未可必也。乃送之出。竊疑其稱許太過。未必果驗。久而忘之矣。後兩公顯達皆如其言。文毅督兩江有年。騎箕之歲。有踵門求見者。張山人也。閩人持名刺入告。公不憶前事。以事冗辭。張曰。我固無所干請。但久不見公思一攀話。因索紙筆書前句。使關者轉達。公覽竟。出而延之上坐。暢叙久之。張曰。僕言不謬否。然秋風蓴鱸。此其時矣。公頷之。餽以金。不受而去。時公受恩深重。未能引退。踰數月薨於位。張殆預知休咎。因寓意於言外。亦奇人也。

李封翁

湘陰李壽田先生諱疇。文恭公封翁也。篤學勵行。爲邑名宿。歷任學使。皆器賞之。屢列高等。嘉慶甲子。以優行貢成均。充官學教習。客都城十餘年。僅得授東安訓導。適其戚某官皖南。歸途訪之。留連數月。遽以疾卒。封翁家中中貲。庶弟某善揮霍。擲金錢如泥沙。猶恨不得逞其志。聒翁欲析箸。因舉恒產悉予之。而藉筆耕以贍家。迨北上。太夫人賴女紅自給。文恭公年尙少。計晉至。詣戚友稱貸。無應者。百計典質。乃扶柩歸葬。封翁少時與某友最親洽。相愛如昆弟。同學城南書院。課餘輒借游。書院南里許。爲洪恩寺。極山水之勝。兩人散步寺側。倦則藉地坐。村翁嘗仰臥草中。顧某曰。樂哉斯邱也。死則我欲葬焉。君識之勿忘。數數言之。家人固不知也。既葬之明年。某歸自他鄉。聞封翁物故。悼念不置。使文恭公導之謁墓。正昔日仰臥處。始知前言爲預兆。封翁歿將期年。太夫人既傷死別。又念孤苦。常涕泗交頤。一夕夢封翁歸。太夫人訴近狀。不覺哽咽。翁不顧。回步出。太夫人挽其袖。翁揮之退曰。汝有子爲達官。行將博封誥。富貴正未有艾。何悲爲。既醒。自以委心任運。未嘗作此妄想。而不意後日之果驗也。太夫人長沙陳氏女。堯慶京脚師從姊。性賢淑。家貧時備歷艱辛。有人所難堪者。獨能安之若素。文恭貴後。猶衣粗布。紡績不

轅。遇困苦者必厚卹之。與人言詞色和藹。待婢媼尤恩至。厚德載福。信不誣也。

女仙詩冊

李文恭公氣概英偉。聲如洪鐘。見者皆知爲貴人。先世僑寓省城。封翁歿後。家計益艱窘。將回籍縣試。苦無資斧。太夫人脫布裙質錢八百。始成行。遂冠軍軍。補弟子員。乙酉登賢書。壬辰成進士。入翰林。旋以編修督學廣東。任滿。假歸。閉戶著書。且課諸公子。愜然自得。頗有終焉之志。會元夕家人扶鸞。有女仙降。賦詩多傑句。公配郭夫人及女公子皆能詩。與唱和甚洽。無夕不至。女公子爲公叩出處。仙言行將大用。未可就安泉石。問異日官階。仙謂某年授道府。某年晉藩臬。某年位督撫。惟參錯其地。如初任陝西知府。則指爲河南。繼擢河南糧道。則又指爲四川。問終身休咎。仙書蒼梧遺絕四字。後公督兩江。謝病歸。宣宗升遐。謁梓宮。中外皆以文宗眷念舊臣。公必復起。旋於召對時面陳母衰侍養。因乞歸。優詔許之。由是遂初服。日與二三知好談讌甚樂。未幾廣西賊起。奉命督師。果病卒武宣軍營。長公子梅生少有大志。仙許其必官翰林。問後遷何職。又答以翰林。梅生曰。翰林特出身耳。或外簡或內擢。未必無一階之晉。仙仍以翰林答之。次仲雲。童年患咯血。以養疴癯讀。本無意仕進。若科名則尤非所望。仙言當由舉人官三四品。次黼堂。幼以玉堂自命。仙謂他日必官至二品。問何年鄉舉。何年捷南宮。皆不答。女公子少時有星者推其甲子。決將來必富貴。惟不永年。三十六歲必物故。初猶不以介意。既審所言無不驗。心竊愛之。問之仙。謂壽踰周甲。彼臆說不足信。及仙與話別。女公子訂後會。仙約某時會於峨嵋山下。計其歲恰三十有六。因疑前言特慰已。及期斷無生理。後梅生終編修。仲雲值粵寇之亂。助饑饋又襄軍事。得旨賞舉人。叙道員。加鹽運使銜。黼堂由廩生叙知府。海擢江西藩司權巡撫。女公子適何伯源部郎。三十六歲時其翁子貞太史文督學四川。因隨任道經峨嵋。後考終年將七十矣。仙言一一不爽。其唱和諸作。裒然成帙。公暇日嘗手抄皮匣中。到處携以自隨。及身後。仲雲隨侍檢行囊。無有。意必存之家。既歸徧覓不得。詢之家人。皆云不知。公遺書暨生平珍惜之物。皆收藏內室。未嘗有疎失。獨是帙不可蹤跡。豈仙作不欲留人間。無端羽化與。

養和室隨筆

渠 彌

乾隆中煙具

吳慈鶴鳳巢山樵集有懷王樵夫詩自注云。乾隆間人隱於龍門石室。歿後鄉人葬之。以竹煙具爲殉。逾月有人自華山歸。遇樵夫以煙具屬之曰。爲我持歸謝鄉里。既至始知已死。鄉人共視即殉物也。據此則乾隆間鴉片已盛行於豫西。雖鄉人亦有煙具也。

婦教

昔人女教苦不盡傳。湘潭張九鉞陶園文集有偃師任天篤九世同居傳。記其訓婦女之法云。新婦三日廟見後。家長召至中堂。以美惡利害反覆引申其說。俟彼心領神會無間言。乃使隨衆婦後視饋佐饗。不率者再教之。弗悛暫令返母家。給以日供。使彼母氏開導。俟愧悟立迎歸。新婦入門許用簪珥紵羅。廟見次日即分貯中堂公厨局識之。俟歸寧領用。給布衣椎髻操作。予棉花紡織。隨時變易。備嫁奩貲。余按其易衣操作則是。中堂召訓得無僅託空言乎。

火腿

火腿盛行於近百年。幾無遠弗屆。然見于記載者絕鮮。吳慈鶴鳳巢山樵集有詩題云。金衢花豬甲天下。蓋土人以白飯飼之。絕不食穢。故香潔獨勝。蘭溪舟婦悉篆此。幾與同臥起。若貓大然。冬月宰之。以鹽漬其蹄。風戾以致遠。可數年不腐。味尤隼永。吳庖能和蜜煮之。甘腴無比。此指金華火腿而言。雲南之宣威腿尙無入吟詠者。

涼藥

魏象樞寒松堂集老母七十六誕日詩注有云。方名香枳湯。藥三味枳殼防風甘草也。載壽親養老新書。服一劑諸證悉痊。先是求南北醫者方俱不效。老母憚於藥。命勿進。凡兩月餘。忽秘結七日。象樞檢方得此遂投之。又七十九誕日詩注云。三月二十日晨起腰忽痛。閏四月初九日痛纔止。坐堂中。時復感寒。渾身冷戰。微汗乃止。二十三日胃痛腹脹甚。服涼劑牛黃丸三。痛止。日喫冰塊至十餘碗。服木香流氣飲不效。六月十五日起服分消丸半料。一月之內瀉百次。日喫西瓜一枚。食始進。八月二十六日起服金匱丸半料之半。九月十六日服消風敗毒散一劑。身腫漸消。九月二十四日起服神芎丸半料。腫消過半。又服半料全消。至十月初六日神氣已復。生平勤苦事悉記憶不忘。尙未能下床舉步。以上所記瑣屑甚有意致。北人氣體厚實。故能禁受涼劑如此。

稱謂

老學庵筆記云。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爲巡官。又北方市醫皆稱衙推。按此皆起於五代官職之濫。諸色人等皆假官稱以爲榮。猶之湘軍以後稱營勇皆曰副爺矣。醫稱大夫必在明代。巡官衙推宋以後不復見此名也。

延壽寮

陳巖肖庚溪詩話云。唐以前僧寺中或僧有疾病者。未有安養之所。唐末一山寺有僧臥病久。因自題其戶曰。枕有思鄉

淚。門無問疾人。塵埋床下履。風動架頭巾。適有部使者經過寺中。見其題惻然憐之。邀歸墳庵療治之。其後部使者貴顯。因言於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齋。專安養病僧也。按此病坊所自始。若非因安養病僧。吾國殆無公共療病之所也。

北京城內之徙民

順治戊子工科右給事中魏象樞因官民徙居南城。地狹民稠。賃買無房。拆蓋無地。具小民遷徙甚艱一疏。奉旨著工部督同五城御史察南城官地并民間無房空地將遷徙官民好生安插。事見魏敏果公年譜。此事不見官書。歷來志燕都掌故者皆未徵引。觀此可知當日居民受逼遷移之苦。亦見初定鼎時規模之肅。

奇癖

齊

五代范資玉堂閒話云。「光啓年中。左神策軍四軍軍師王卞。出鎮振武。置宴樂戲。既畢。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鄴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軀貌膂力。悉不能敵。主帥亦壯之。遂選三人相次而敵之。魁岸者俱勝。帥及座客稱善久之。時有一秀才。坐於席上。忽起告主帥曰。某撲得此人。主帥頗駭其言。所請既堅。遂許之。秀才降階。先入廚。少頃而出。遂掩縮衣服。擡左拳而前。魁岸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漸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愕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帥詰之。何術也。對曰。頃年客遊。曾於道店逢此人。纔近食案。踉蹌而倒。有同伴曰。怕醬。見之飄倒。某聞而志之。適詣厨求得少醬。握在手中。此人見之。果自倒。聊助宴設之歡笑耳。有邊舄判官。目覩其事。」此魁岸者之怕醬。可與本刊一卷第七期載養和室隨筆奇癖一則所引述某商性畏紅棗等事類觀。

續 孽 海 花

燕谷老人

第四十二回 保國會新翻獵官戲 內務府高挂護花旛

話說莊小燕從粵東館出來。知道徐應驥招他去談談。他曉得必有緣故。上了車。就命車夫到米市胡同徐大人那裏。原來徐應驥號用庵。是廣東人。翰林出身。現任禮部尚書。年紀科分是廣東同鄉中老前輩。他聽見粵東館開保國會。心中以爲開會結社是違禁的。本朝自康熙以來。因爲明朝的東林黨及幾社復社都是士大夫的不安分。所以懸爲厲禁。他聽見唐猷輝發起保國會。本想干涉他不準他開會。却又聽見人說龔師傅極賞識他。曾經在皇上面前密保過的。所以不敢去得罪他。現在莊小燕竟許他在粵東館開會。他自問是廣東同鄉的領袖。若付之不聞不見。將來發生事端。恐不免爲人所指摘。所以要請小燕來面談一回。討論細底。那時小燕雖在總理衙門。頗有權勢。然他是雜流出身。對於正途出身的同鄉老前輩也不肯得罪的。粵東館在南橫街。只要一拐灣就是米市胡同。小燕上車後。一瞬間已到了徐尚書門口。家人遞了名片。徐宅門上即請了進去。到了客廳。那廳上顯出廣東人富貴氣像。棹椅匠几都是花梨木嵌螺甸的。兩旁挂了一副泥金對。是大學士余同寫的。中間的扁額是老佛爺賞的御書福字。小燕正在徘徊間。只見徐尚書出來。招呼坐定。寒暄了幾句。那徐尚書說。今天粵東館是開了一個什麼會。小翁你也去了麼。小燕道。是的。是同鄉唐常肅開的保國會。徐尚書道。士大夫開會結社。是歷朝所禁。將來許有點不便罷。小燕道。起先也不知道什麼。後來黃仲濤當面來說。說是翰林

院都察院多數人贊成。連呂且聞余志清黃叔蘭聞韻高許多名士清流。都狠贊成這會。所以不便拒絕。就答應了。徐尙書道。聽說老敬王不狠贊成變法。小燕道。是的。不過龔師傅狠贊成。會在書房中密保過唐常肅。所以上頭也知道唐常肅這個人。徐尙書道。常熟不過是名士習氣。將來究竟能設辦到怎樣尙在未定呢。小燕道。我想我們是不即不離的好。鄙見借個會館不至于有重要關係罷。徐尙書道。我也不過是遠慮罷了。我的意思。將來他借別的地方開會儘不妨。我們是同鄉。總是避點兒嫌疑的好。小翁以爲如何。小燕道。是的。以後再開會。我就設法推托便了。鄙見對待他們。也不可過於反對。多生芥蒂。徐尙書欣然道。是極。是極。反對固然不可。而且敷衍也不能不敷衍。聖人所云敬而遠之。真是絕妙法門。小翁明白了。自然進退綽綽了。小燕道。以後當遵照用翁的宗旨對付便了。當即告辭起身。徐尙書送上了車就進去了。小燕上車。心中暗想。這個老頑固。將來總要淘汰的。現在不可不先去告訴常肅一下。且今天金庵演說的話。頗不贊成常肅做總理。不可不去看看他們如何應付。當即吩咐了。匆匆的廻車趕南海館而來。到了館下車進門。只見南海館客廳上聚集了不少的人。小燕一一招呼了。不見常肅超如二人。小燕坐了一回。立起身來。乘衆人不注意時。竟往常肅房中而來。走到門外。只聽得超如說道。這個總理是先生不能退讓的。若讓他人做了。今天這個會就毫無意思了。又聽常肅說道。不是我不負責。倘若因這個鬧起意見來。不是反不好麼。小燕就推門進去。說道。有不速之客一人來。超如看見了。說道。狠好狠好。讓小燕先生決一決。小燕道。什麼事。超如道。今天金庵說話的意思。或者想要做總理。先生是願意讓賢。小燕先生以爲何如。小燕呵呵笑道。這是很容易解決的。唐先生組織這個會。倘不想辦什麼事那是什麼人都可以讓得。倘要想做點事。將來比這個問題重大的尙多。顧不了許多。還是當仁不讓。請唐先生決定好了。超如道。燕公真爽快。真是分風劈流的話。我們就算決定了。我們才剛商議了會中職員。大約何理是燕翁。當然要有屈的。其餘如呂且聞余志清聞韻高。常議員是仲濤子佩勝佛敦古等。董事是唐幼博徐子勤麥孟華張立人楊淑喬等。常肅道。武都老爺狠幫忙。應當要一位置。超如道。這種人不過揣摩風氣。他的幫忙靠得住嗎。小燕道。不過也不可敷衍一下。這種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超如道。不差。就放在備議員中便了。好在備議員也不拘人數的。最要緊我們的中堅分子。第一是戴勝佛。現在他雖沒到。據說入山學道去了。我已四面託人去請他北來。我們真要辦事時。非請他來不

可。小燕道。今天籤名到會的多少。就向桌上拿着籤名簿看了一回。微笑說。有如許人。總算震動京師的盛會了。超如道。中間有一位禮部劉光地。聽說很有學問。過一天應去拜訪一下。看看他究竟是一個什麼人。小燕道。我不認得。聽說是四川人。是一個閉門讀書的。不曉得他的才識如何。恐怕不見得能辦事。超如道是。常肅道。燕公對干選擇人材。擔任職務。沒有什麼意見麼。小燕道。超如所擬的狠妥當。我今天有一個消息要報告。就是散會時我們同鄉徐用庵尙書找我去談談。他不以粵東館開會爲然。他的舊腦筋怕有火星到他身上。但他又曉得常熟狠贊成唐先生。又不敢來干涉。好笑得很。超如佛然道。粵東館又不是他的私產。我們是廣東人。用廣東人公有的地方。他怎麼能來干涉呢。小燕道。這種人知道什麼。中國糟到如此。都是這班人弄出來的。常肅道。現在的局面也不必去硬來。將來或者換一個地方開會也不妨。小燕道。照例是可以不理他的。講到息事寧人起見。我們也不值得去跟他鬧意見。我們只要穩固基礎。這班人決沒有抵抗的毅力的。正在說時。只見聞韻高進來說道。外頭有許多人要見唐先生。請唐先生出去一回。常肅立起身來道。與燕翁長談。竟忘了外面的客了。隨向小燕說道。失陪。失陪。就往外去了。韻高也隨着出去。超如向小燕說道。太后撤去了書房。顯見的有了意見了。常熟是想做清流領袖。資望却也毅。不過少些毅力。將來如有風波。恐怕未必有相當的力量。小燕道。你的眼光不差。現在他能贊成我們。當然助力不少。他的手段決不肯出頭露面的。將來我們辦事要全靠他是要失望的。我們現在借他開開門。入了門。自然要四方八面去找帮手。譬如醫家開藥方。人參甘草未必一定能去病。到是牛溲馬勃有時可以收效。常熟一則古板。二則不肯担風險。我們輪到辦事。有些也不可全聽他。真真到大利害關係上。就反對他也沒有什麼。超如道。小翁聖眷優隆。趁此機會。就可以埋伏些根苗。小燕道。我也是受常熟的青眼。所以屢次叫起兒。很邀聖眷。我看上頭的意思。很喜歡外洋的東西。所以我隨時供奉些頑意兒。希望上頭漸漸的走到維新的一面來。本來一個不出國門的少年天子。那有不喜新厭舊的。我們只要下點兒功夫。自然有點兒把握了。不過這是我二人的密談。不足爲外人道的。超如微笑道。當然。我又不是瘋子。去亂說。正在說時。只見常肅同了韻高子珮仲濤等數人進來。說道。詫異。有人似乎想做總理。已經可怪了。武都老爺他要添設副總理。他來担任。不更胡鬧麼。各位想想如何辦法。超如道。那有這個道理。他們都來了。還能辦什麼事呢。仲濤道。副總理未嘗不可

添。不過武子友的資望不配。小燕微微一咲。默不一語。韻高道。事情沒有辦成。自伙兒已發生爭奪位置。中國還有什麼希望呢。小燕立起來道。有事要先走一步。明天再談罷。他就匆匆去了。各人又談了一會。天已傍晚。各各向常肅告辭而去。不料到了第二天早上。南海館門前車馬紛紛。都是要見唐先生的。弄得常肅應接不暇。不得不擺起瀾人見客的架子。有見有不見。頓時南海館內的長班。也像中堂尙書的門公了。也有許多小官兒。竟掏出門包封兒。送給南海館的長班了。一天下午。常肅送了一班客。正要出門。只見長班進來。拿了一個名片回道。達大人拜會。常肅一看。原來是前任江西巡撫達興。現在調任浙江巡撫。進京陛見。那長班道。唐老爺是不是擋駕。常肅道請。那長班以爲照例是擋駕的。呆了一呆。一想唐老爺這兩天各部堂官都來拜會的。也就明白了。就出去請了進來。常肅出來見了。坐下。達興道。兄弟久慕大名。但兄弟常在外省。一向沒有機會暢談。今天見着了。榮幸得很。常肅道。不敢當。中丞這回是陛見來的。想還有幾天担擱。達興道。城中親友。好久不見面。總要多擔擱幾天。纔能動身。兄弟聽見保國會開了。這是很好的。兄弟也很想附驥。常肅道。如蒙中丞贊成。非常歡迎。將來想到各省去推廣。中丞如能吹噓。真是我們很大的希望。達興道。這兩天聽見一句駭聞。說保國會是保中國不保大清的。兄弟知道一定是一班無知識的人臆造謠言。常肅道。本朝三百年來。列祖列宗。愛民如子。深仁厚澤。中國即是大清。大清即是中國。那有分開的道理。說到這個話的。就是妬忌挑撥不想保全大清國的人了。達興道。是極。是極。況且龔師傅也是世受國恩的人。他那能贊成這種宗旨的呢。常肅道。中丞說到這句話。真是關切得很。最好請中丞於各王爺各大臣面前。便中題及。代爲剖白一番。我們固然感激。就是大清全國的人民。也要感激的。達興道。我是很明白各位忠君愛國的意思。自當盡力所能。隨時去剖白一下。但是這種言論。不過一時的造謠。有些知識的也決不相信的。一面就立起身來道。下次再談。匆匆的出門上車而去。常肅送客回來。也就出門拜客去了。却說達興從南海館出來。一徑是到西城楊金甫家中去的。原來楊金甫是現任戶部侍郎兼內務府大臣。他是漢軍出身。本姓是楊。官名是達三。所以也稱楊金甫。也稱達金甫。聰明圓滑。幹練有才。是內務府衙門中當家的。內務府是皇上的一個私賬房。宮中一切起居日用。都是內務府承辦。跟太監們天天來往的。楊金甫在內務府多年。凡太后皇身上邊的總管太監。都有交情。像皮小連等。尤其水乳交融。金甫既在內務府當權。一切

開支。無不經他的手。彼此心照。自然銀子像泉水一般源源而來。有一次龔和甫在戶部尚書任上。內務府來文。請撥銀四十萬兩。和甫就看看內務府來文。是什麼用度。原來是頤和園搭天篷的經費。和甫就蹙着雙眉說道。吾們家中搭一個極大喜棚。也不過二百兩銀子罷了。就算園中地方大。加着一千倍。也不過一二十萬銀子。那裏用得這許多。那時有一位滿尚書笑道。和甫又發默氣了。本來國家的工程。實在到工的。像陵工建築等不過十分之幾。像這種搭棚等款項不多。實在到工的也有限。不過在裡頭的許多人。都嗷嗷待哺。你若辦清公事。固然沒有棚匠敢承辦。倘然冒失去辦了。將來有身家性命的關係呢。和甫說。怎麼有身家性命的關係。滿尚書笑道。和甫你真是讀書人。一點不知道外頭的情弊。他們分不到錢。隨便想法兒毀你一下。你防得了麼。那和甫聽了。也就長歎一聲罷了。又一回。軍機處的王爺。因為在乾清宮召見外國使臣。別的罷了。就是乾清宮門前一片大場。當初是用大方磚。俗稱金磚的扁砌。那磚有二尺多見方。二寸多厚。扁砌了每磚占的地方很小。自然堅固。寸草不生。不料年代久遠。那磚多有剝蝕。成了窪坑。雨過後積水不退。好像蜂巢。召見時候引領了外國使臣在這場中經過。外人漆光和鏡的皮鞋上。時時濺着泥水。實在太下不去。一天王爺也知道。叫內務府去辦是惹不得的。就向總理衙門說。派一個司官修理。當時就派着作者。作者接了堂官的吩咐。領了木廠中人去看了一回。原來北京中此類建築都是木廠承辦。不分木料磚瓦的。估了工價。不過萬把兩銀子。木廠中人說道。工料及工人進出。各門上都要使費。須預先講妥。否則不能承辦。我就回了堂官。恰好總理衙門有一個蘇拉（滿語聽差）名叫德安。常常進內。跟太監們都熟悉。堂官就派他去問問。他問了回來道。他們說。宮內工程應由內務府來辦。都有老例。也不必問的。現在王爺交派。我們也不好駁回。瞧王爺的分上。每塊磚經過一重門。要一兩銀子。我們算起來。從東華門起到乾清宮門。足有十幾重門。每一塊磚就要十幾兩。當時聽見。大家吃了一驚。就由堂官回明了王爺。王爺也無可如何。只好不辦。可見內務府的習慣如此。做大臣的只要對付好了幾個總管。那有不發財的。那楊金甫在內務府多年。真真有敵國之富。他性喜豪侈。家內造了一個戲台。常常唱戲。前書所載的愛雲素雲怡雲等。固然是常來。就是京戲中的汪大頭譚叫天龍長勝余莊兒想九霄桂鳳等名角。除了內廷承值外。總是在楊金甫處的時候多。以致都中凡有堂會戲。所請的戲提調。總是與金甫相熟的人。對於各名角。煩他們唱一齣。才不至丟臉。否則不吝氣謝

謝。就是巡城都老爺也沒有法子。不要說是兵馬司等衙門了。都因為是楊金甫作他們的奧援。所以如此。閑話休題。且說達興跟金甫本來是好朋友。今天金甫約他小叙。他曉得一定有新鮮的頑意兒。打算着樂一天。達興到了楊宅。進去和金甫見了面。就說道。今天老哥來招。我喜歡得了不得。所以趕早的來了。金甫道。僮們哥兒倆好久沒有樂了。今天我招了幾個小孩子。叫他們陪我們玩一天。僮們痛痛快快喝一回。就將達興請到戲台對面的客廳上坐。達興走進廳門。只見一排粉粧玉琢的少年。見了達興。齊齊的請了一個安說道。達大人來了。達興將手招了一招。呵呵的笑道。三年不到長安。又是一番花訊了。金甫道。你認得麼。這個是素雲。這個是怡雲。達興道。這是見過的。金甫指着一個年紀不過十三四歲嬌軀秀聳柔腰婀娜秋波閃處好似金剛鑽石寶光互射的道。這叫妙芬。又指着旁邊一個高低相仿身材瘦削鵝蛋臉上一種秀色可餐的道。這是二麗。又指着一個秀眉蹙黛圓姿替月比着妙芬二麗更覺嬌小一點的道。這是韻芳。達興笑道。老哥你的艷福不小。但從何處去識拔出來如許的玉人。老哥的栽培工夫想也費盡心血了。金甫道。這幾個不愧爲後起之秀罷。可惜花部三珠。愛雲已成彩雲。三雲僅存二美了。達興道。現在口袋底兒聽說很興發。小玉依然聲價甚高麼。金甫道。可不是。真所謂時無英雄遂使孺子成名了。達興道。此回兄弟從南邊來。在上海逛了幾回。究竟是南胡胭脂粉勝過北地胭脂。只是我們北邊人。聽不慣蘇州軟語。耳朵中雖覺得很舒服。總不及僮們內城話柔媚之中加以圓爽的受聽。但是碰見有一位叫曹夢蘭的。大家稱他狀元夫人。聽說是金鑾青殿元的下堂妾。他京蘇話都能說。而且出過洋。談風健得很。比較小玉真有天壤之別呢。金甫道。小玉不過是中等人材。又不認得字。沒有什麼可取。近來許多名士捧他聲價就此增高。我前天到他那兒去。他的牆上挂了四幅條幅。馬湘蘭的蘭花。卞玉京的竹子。顧橫波的梅花。柳如是白描觀音。說是江蘇姜劍雲送他的。真是無價之寶。那段老四真被他迷住。據我看來。也是對牛彈琴。達興道。倘然狀元夫人他能來。一定哄動四城的。金甫道。可惜我是沒有機會到南邊去。我當了這個衙門的差。有什麼法兒能離開呢。達興道。內務府是一天少不得老哥的。不過你不能去。他難道不能來麼。金甫道。有什麼法子。達興道。只要設他的嚼穀。他有什麼不願意呢。兄弟臨走時。他口口聲聲說北京真好。他是時刻惦記着要來。金甫道。他能來。我好好供給他就是了。達興道。我去寫信給他。他一定很願意的。不過你割了我靴鞦子。不准忘了我。金甫呵呵笑道。那有此

理。正說得高興時。只見家人說懷大人那大人到。金甫道請。一面說道。我今天光請了少軒瑟軒兩個熟人的。達興道。很好。就見家人引着懷那二人那來。金甫道。壽山。你這回來。跟二位都已見過了罷。達興道。都見過。前天二位來。兄弟已經出門。失迎得狠。懷那二人道。太客氣了。我們想定個日子叙叙。幾時有空呢。達興道。不必客氣了。懷少軒道。你是要躲避送別敬。所以不賞臉。但是我們總是不饒你的。達興道。那末隨便什麼時候准到。並且帶了別敬面送。好不好。各人呵呵笑了。就有家人來說。席擺在什麼地方。金甫道。就在池子裡。他們是去預備了罷。家人道。都在預備了。金甫就邀他們走出客廳。到了戲台前。家人赶快將筵席擺齊。金甫邀客入座。送酒坐定。只見素雲怡雲妙芬二麗韻芳都從後台走到席前。向各人齊齊的請了一個安。懷少軒對韻芳道。一條胡同的珠少爺。跟你滾得狠熟。昨兒在那兒見的。韻芳含羞的說道。沒有的事。昨兒也沒有見過面。少軒道。你跟他沒有見面。真的麼。不過前兒東單牌樓德興堂。有兩個人起膩了一天是誰。韻芳紅了臉說道。懷大人不要造謠言。那兒有這件事。瑟軒笑道。你的消息真靈。少軒又向二麗道。老西兒昨兒什麼時候散的。二麗笑道。懷大人又來找我了。老西兒北京城有幾千。怎麼問我呢。少軒笑道。你找着了了我的差兒了。少說了一個字就挑眼兒。我問的渠老西兒。二麗道。老西兒姓渠也不止一個。知道是誰呢。少軒道。你有多少姓渠的老西兒要好。二麗含笑道。照懷大人說。是不是楚南。昨兒是在同豐堂見面的。怎麼樣。瑟軒道。到底二麗比韻芳老辣。這一來倒把少軒抵住了。少軒道。二麗可惡。他就拉了妙芬的手道。到底妙芬好。跟我真不錯。金甫道。你的話說完了沒有。今天教他們唱什麼戲。少軒道。我來做提調。素雲唱岳家莊。怡雲唱祭江。妙芬韻芳唱雙搖會。二麗可惡。叫他唱一齣紡棉花。看他三年裡頭是誰照應他的。金甫道。好好。二麗道。我不唱。金甫道。你只管唱。你就說是懷老二照應的便了。他們就到戲房裡去扮戲了。二雲因有別處堂會。先行唱了。二麗上場。手鐸一響。門帘挑處。一種窈窕嫵媚半羞半喜的臉兒。好像一朵碧桃花。含露呈嬌。迎霞帶豔。在座各人。不禁同聲喝了一個采。接着唱了各種南北小調。如綠楊深處。釋鴛百轉。令人魂消魄蕩。到了末了兒。那丑角插科道。這三年內是誰照應的。二麗就媚眼流睇。望着台前說道。這三年內照應我的很不少。你看那邊的楊二爺。懷二爺。那一個不是照應我的。你好好的謝謝他倆罷。那時座上無不呵呵大笑。二麗就轉了一個臨去秋波。入場去了。達興道。這個二麗

真不錯。少軒你這個老斗做着了。那雙靴子准是你的事了。少軒道。自有票號的少掌櫃擔當。輪不着我。瑟軒道。楚南也不過逢場作戲。他也無可無不可的。少軒道。我跟他們總不十分合式。我們相傳陰陽之說。外人以為迷信。據我看來。很有道理。純陽純陰終究是不合式的。所以外國研究電學。也分陰陽纔能吸合理。達興道。北京的陰類太沒有人才了。才剛同金甫提起。上海的狀元夫人。真真絕頂。京城裡是找不出的。瑟軒道。是不是曹夢蘭。從前的傅彩雲麼。達興道。是的。少軒道。你這回見着麼。達興道。見着了。他很願意到京裡頭來。我想去介紹他來。不過我沒有什麼利益。少軒道。你能辦到。記一大功。決不使你向隅的。達興道。你也是贊成的了。金甫也很贊成。有了你們二位。我可保他准來。少軒道。你不要吹牛。達興道。放心。准辦到。那時。妙芬韻芳雙搖會已出場。珠聯璧合。玉軟花香。唱到數點兒的時候。兩對秋波。向着那主客呈嬌送媚。使人意消。戲唱完了。已近次目的四點鐘。客人都起身告辭。二雲早已去了。二麗等三人也要同走。金甫道。今天本衙門值日。我也要進內。偕們一塊兒走罷。外邊家人車馬都已伺候。各人紛紛上車四散。却說達興回家後。隔了數日。又在他處席間。見了金甫。金甫問道。上海的信發了沒有。他看金甫的意思不是閑談。只得說道。已經發了。回家一想。金甫現在是很有權力。門路很多。將來倚仗他的事不在少處。別人要巴結他還不容易找到機會。這事總須替他辦到方好。但是托什麼人好呢。一回兒想着了。他的舊屬有一個姓徐的候補知府。正在上海當英公堂會審委員差使。這回在上海到曹夢蘭處吃酒。正是他的主人。教他去辦。沒有不盡力的。他就寄了一封信去。教他告訴夢蘭。如願意北來。當給他介紹幾個潤人。一切開消。不必顧慮。可以保他花業一定發達。那位姓徐的接到了信。自然極力的慫恿。那夢蘭自挂牌後孫三兒不再拘束他。夢蘭念他的好處。也允許他重修舊好。但那時在上海開銷太大。競爭者多。不能多錢。就和孫三兒商量。那孫三在上海唱戲。也不能算是名角。一個月包銀也只得一二百塊錢。孫三是天津出身。北京方面唱戲的人較多熟悉。至于夢蘭。他在金家許多年。曉得北京社會。王公大人很不喜歡頑兒的。只要合式。萬兒八千不算什麼。錢來得容易。現在既然有達壽山來招。並允介紹客人。他是旗人中有名喜歡頑兒的人。他的朋友當然都是潤人。手筆一定很大的。發一筆大財。很有希望。倘然遇見了合式的人。能嫁了他。總也不讓金雯青。也許勝過金雯青。他們倆商量了一回。決計進京。就把上海的房屋退租。帶了月娟素娟。由孫三兒同

着。乘了海輪。望北而來。走了三天。到了天津紫竹林。就在客棧中歇了。夢蘭馬上打了一個電報給達壽山。說明休息兩天後。坐火車進京。他在天津住了兩天。就動身。買了火車二等票。坐到了馬家堡車站。正要下車。只見一個家人拿了達興名片。走上車來。找着了夢蘭道。我們老爺叫我來迎接姑娘。所有崇文門稅局子上。已去招呼過了。就請姑娘進城好了。夢蘭道。謝謝你們大人招呼。那家人道。打算住那兒。夢蘭道。李鐵拐斜街鴻陞店我從前住過的。現在還有麼。那家人道。這個店很好。屋子也翻造過。牌子也狠老了。各省引見的老爺們大半都住他店的。夢蘭道。如此甚好。勞你駕雇幾輛車來。那家人道。老爺吩咐從宅裡套了兩輛小鞍兒車。請姑娘們坐。其餘行李跟人等。再去雇幾輛車就是了。姑娘們可先上車到店。那些行李等裝好了車隨後就來。請放心就是了。夢蘭就向孫三道。你可壓着行李同來。一面同月娟素娟上了達府的小鞍兒車。就進城去了。家人看着夢蘭走了。就叫了三輛驢車。將行李慢慢裝上。隨向孫三望了一望說道。你耐貴姓。孫三道。我姓孫。家人道。你不是老三麼。從前你不是唱戲的麼。我是跟過莊小燕莊大人的。不是常看見你的麼。孫三道。是的。已經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兩人等着裝好了行李。那家人騎着馬。孫三跨了車沿。一同進城。到了城門稅局子門口。那家人下了馬。拏了達興的名片。遞給稅局子的局差。說道。敝上說請你們大人的安。這三輛車是宅裡的親戚。才剛已經給你們大人提過了。那局差道。是的。上頭已經交派過了。既是貴府的親戚。請進城就是了。那家人掏出一個紅紙包兒遞給那局差道。敝上說請你們喝一杯茶。局差接了一看。籤上寫着紋銀十兩。就欣然道。不敢當。你們大人還這樣的客氣。那家人道。一點兒。不算什麼。一面就彎鞍上馬。只聽局差道。回去謝謝大人。那家人便揚鞭走了。孫三跟着一同進城。走了一回。到了鴻陞店門口。只見宅裡兩輛小鞍兒車已卸在門外。這三輛車就齊齊站住。那家人進了店門。喊道。夥計卸車。店中許多人。帮着車夫。將行李一二的搬入上房。夢蘭就教孫三開發了車錢。拿了四兩銀子。賞了兩個車夫。八兩銀子。賞了家人。那家人車夫等說道謝謝。就各自去了。正是。迷窟羣狐爭狡窟。舊巢歸燕定新巢。欲知夢蘭到京後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燕都覽古詩話

兌之

黑龍潭接白家灣中開百丈蜘蛛山野店荒村行跡少何人解帶爲溫泉

寶廷偶齋詩草西山紀游行黑龍潭接白家哇蜘蛛山去來溫泉池翻水如火石開山有川自注云蜘蛛山在白家灘南燒灰開山得大穴中空數百丈下有水云通山外土人呼爲地河溫泉在西寺中有池深丈餘泉湧如沸可浴

宸襟留意到梨園清脆吳歌鬧十番應爲內廷宣喚急教師同住景山垣

雪橋詩話云景山內垣西北隅有房百餘間爲蘇州梨園供奉所居盛子履學博鑿市春游詞咬春燕九集梨園十棒元宵羯鼓喧崑調居然小良輔教師傳進景山門

紙鎗花炮錦成堆鈿轂驕驄起蟄雷名畫法書皆雁物枉誇敝甸賞春來

吳穀人乾隆五十九年日記正月十一日游琉璃廠廠中書鋪甚多求善本不易得畫亦多贗物惟紙燈竹炮金魚唐花之屬粲然襍陳以供兒童戲玩而已

閒搜故事聚奎堂寶善亭中坐一床館課虛傳前輩禮巢痕回首失雕梁

雪橋詩話云明仁宜兩朝宰輔稱三楊宣德丁未親策士臨胸馬愉拜修撰天台杜寧龍溪謝璉拜編修故

事第一甲三人既就職得官必相與設宴時翰林公署未成適楊文敬構屋長安東門之南爲燕休之所江陵楊公請於其居成禮廬陵楊公遂名其堂曰聚奎衆皆賦詩紀之後兩科亦宴於斯堂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爲之建於壬子成於甲寅所以此三科均於聚奎宴賀明年卽入館矣聚奎詩卷題紀者四十四人極一時之盛本朝文治光昭因仍舊制翰林院卽明舊署乾隆九年重脩落成高宗鑾輿臨幸親灑宸翰預宴賚者各爲歌詩以紀恩遇命集古今翰苑事爲詞林典故一書光緒庚子亂後院署闌入使館而科目亦旋廢矣考庶吉士之名自永樂甲申始相傳是年命解大紳合三科選之得二十八人以應列宿其後乃著爲例至會推閣臣非詞林起家者不與明初以進士一甲先授職餘爲庶吉士謂之館選沈萊園爲館選錄後每科廣續然積重既久濫選遂多誠如來宗道所云吾詞林故事唯香茗者金銀顯顯之譏至爲外衙門人所詬病咸豐間何東洲有兩書房清秘堂及京察優等人員多由昏暮營求之奏盛極而衰亦其所也紀文達記曹宗丞逸事云余與慕堂同司翰林院事會有八九英俊與同館爭名相軋同中蜚語勢且挂白簡時余亦薄有聲譽方自危疑不能爲申雪惟坐清秘堂中與同事相歎詫慕堂起拍案曰諸公以此事爲眞耶則數人皆輕薄子耳何必爲悼惜如灼知其枉耶刻司院事者所司何事噤口如寒蟬迺邀衆同詣院長慕堂婉請曰據公所聞此數人褻不蔽辜矣然公此語從何來儻彈章一上事下刑曹無證佐不能成獄願先示名姓併列於章中院長沈吟久之事竟中止光緒間辦事翰林乃有甘爲院長作鷹犬者又何怪玉堂巢痕之全掃也復初齋集外文跋劉文正手記云故事翰林官姓名館中裝冊顏曰玉堂譜文正自書於摺因通內外庶職言之或遂呼曰官單初非有改稱官單之事方綱因語館人以舊曰玉堂譜乃復裝改題舊名至今仍之方綱壬申改庶吉士時文正爲館師初入館日謁于後堂寶善亭中設大床一諸人席列左右文

正曰吾與諸君師生也宜共坐一榻細論文於是四十一人者更迭坐於床左文正坐床右文水鄭東侯邸
寓與文正對宇而文正未識也及東侯自言姓名文正厲色曰若豈對門鄭庶常耶前輩爲館師而不余謁
豈余不足教若耶媿媿申警鄭則並榻坐踞踏甚蓋館師之於新詞林嚴其訓課而敦其禮貌如是云云後
此接見不復坐一榻不知何年所改李蠡塘謂故事大計于吏部過堂惟翰林不唱名稱某官幾員中堂以
下皆起立請回謂之過半堂然後來翰林京察則並無過堂之說新館選者於大教習外月擇前輩數人分
課之爲小教習余己丑到館小教習則福山王正孺師課題爲重修太學石經賦夫蓉十里錦雲平試律詩
文待詔西苑太液池句也所居東安門外錫拉胡同爲廣敏恪之別業貨得之曰爲翰林必當供奉內廷得
地如此之在兩掖方足以待滴漏候鳴鷄也故事南書房上書房行走者有大事召對班在軍機大臣大學
士之下尙書之上文敏旣入南齋適如宿願庚子殉難於此卽其地爲祠亦他日道古者所必記故併及之

主簿雲間顧天錫曾營堂後一枝軒玉河南去清流塞坊局班聯忍更論

雪橋詩話云詹事府署在玉河橋南王瑁湖己卯遷少詹入署詩十年前忝備宮僚歲月星流華髮凋此日
承恩趨鶴禁畫圖孝綽笑剛條玉河橋下樂賢堂白髮重來意慨慷風景不殊癡舍改依稀猶記舊宮坊明
主簿雲間顧天錫嘗於堂後構一枝軒王百穀爲作分書刻石乾隆間新出土翁覃溪拜司經局洗馬因以
枝軒名集

江南好景逮蘇門高下崖巒結構繁每到玉瀾傳御膳料應魚藻亦承恩

雪橋詩話云翁正三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奏事清漪園詩別館新晴曙剛逢奏雨來廊深湖水繞逕轉甕山
開日泛金霞影天浮碧玉堆(小金山)侍臣賜食罷卅載記蓬萊清漪園在萬壽山先臣侍郎公嘗奉派管

理園務高宗以萬壽山背山臨水因名其堂曰樂壽堂米萬鍾欲致房山大石於勺園僅達良鄉而止乾隆辛未命移置於樂壽堂名之曰青芝岫而係以詩近西軒夕佳樓皆向西山金陵觀音山永濟寺懸閣臨江飛廊緣壁因於萬壽山仿作香巖室取滕王閣序句意作六兼齋每至清漪園先坐玉瀾堂傳餐理事肖西湖蕉石鳴琴景爲勝佳榭蘇門山有邵雍安樂窩遺蹟肖其制爲邵窩餘如停靄樓無盡意軒袖嵐書屋宜雲館含新亭對鷗舫澄鮮堂圓齋澹寧堂清可軒清遙亭味閒齋知春亭構虛軒霽清軒養雲軒雲繪軒藕香榭繪芳堂尋雲亭雲松巢道名齋曠觀齋景明樓水周堂冶鏡閣寄瀾亭懷新書屋各有題詠其怡春堂則每鏡節後奉慈寧憑御處也惠山秦園最古辛未南巡歸肖其意於萬壽山東麓名曰惠山園有載時堂墨妙軒（內府三希堂帖於壬申年鑄成甲戌又刻墨妙軒帖於此）就雲樓澹碧齋水樂亭知魚橋尋詩逕涵光洞八景若暢春園則在圓明園之南聖祖所建正殿名九經三事

憂國宗臣心事違憐才宰相舊巢非七年別院吟詩地甘井長應望翠微

寶廷偶齋詩草留別故居詩七年避巷久棲遲幸許鷓鴣借一枝回首蕭齋爲底事半修諫草半吟詩歎息當年宰相家荒年墻壁任欹斜居停已似無栖燕飄泊尋巢亦可嗟自注云甘井故居原穆鶴舫相國宅後人因貧售於某匠余借居東院已七年矣

德蘇戰今後之趨勢

關於德蘇戰事、德國新聞長官戴特禮氏所聲明的「蘇聯主力已被殲滅」的消息、可以說已爲事實所證明。據希特勒總統的演說稱：「赤軍在此次作戰開始之前、已喪失捕虜二百四十萬、飛機一萬四千餘、戰車裝甲車一萬七千五百、砲二萬一千餘。」云云、又照他在這次演說裡正直宣稱的說：在進行德蘇戰之前、若按德方的預料、則認爲蘇聯能使用於第一線的飛機與戰車、至多也不過六七千、由其實際戰鬥來看、對於其武器之夥、不禁爲之一驚、這似乎是一事實。這次赤軍發揮其可以在戰史上劃一新記錄的抵抗力一事、也算確實可觀的。然而不能抵禦那動員一千萬、在第一線至少配備了四百萬大軍的德國之猛擊、與希特勒之天才的統帥、其戰力之損耗、可以說已瀕於崩潰了。像這樣、已使戴特禮新聞長官發表的所謂「德蘇戰事實上終了」的公言成了定論。希特勒總統的此次蘇聯作戰、在堂堂履行從速殲滅敵軍的戰略。其第一目標並不在於土地之占領、這一點應注意。因爲一方面堅決期待敵軍殲滅、一方面推行偉大的此次作戰、所以不是單以攻下莫斯科爲第一目標。但一方面使敵軍消耗、一面進佔戰略的要衝、這也是戰略常識。所以如果把過去二十年間造成的赤軍予以殲滅、那麼莫斯科的攻略、總可以認爲不是特別重大的問題了。喪失了已經訓練的士兵、損失了近代武器、以及主要的軍事工場與戰時必要物資、大半落於人手的蘇聯、任其人口多麼衆多、編成可以進行近代戰爭的百萬精銳軍、至少在未來十年或二十年也不能作到。那麼、史太林雖企圖實行若干遊擊戰、但假使德國在蘇駐屯三四十萬精兵、配備必要程度的空軍部隊、便可藉此充分維持國境守備。如是、若將赤軍殲滅、德國對其守備、以三四十萬兵可以足用。對於保持挪威、荷蘭、比利時、法蘭西等占領地全部、也只要有一百萬兵力便可以了。進行其餘的蘇彝士作戰、與近東作戰、另外以百萬兵力便可以够用。所以總計約二百萬陸軍、就可以應付一切。德國無後顧之憂、殆可舉其空軍全部、防備北法、將來恐怕一定要進行本格的英本土轟炸作戰。若按前此的全部機數、或將達數千架之夥。但同時數百架飛機、相連的大轟炸、是不進行

的。就是這樣、被那不間斷的德國空炸、與潛水艦所破壞、而本國艦船陷於不能由本國來修理的境地的今日英國的困窮、恐怕要超乎想像之外了。這樣一來、不待上陸作戰、英國也要滅亡。德國對蘇聯占領地的工作、似乎準備撤廢關稅、與土地國有的政策、獲得歐俄大半的德國、總動員其技術與勞力、向建設新歐洲邁進。其結果如何、縱不問之於德人、亦可知其大概了、一九四〇年一月號的外事月刊 (Foreign Affairs) 上、號稱美國第一蘇聯通的霍巴氏、曾發表結論說：「如果對蘇聯供給機械設備、與技術力、整備鐵路、那麼德國所必要的煤油、穀物、錳、木材、一切便都很充足、所缺乏者、僅僅橡皮與錫而已。蘇聯的物資、與德國的技術合作之日、則其強大鞏固、即使美國參戰、扶助英國、也無能爲力了！」這幾句話是我們十分相信的。

本刊第一二卷總目索引

一 分類索引 (按刊登先後爲序)

圖畫

卷期

- | | | |
|------------------|-----|-----|
| 金廷標雪梅高士圖…………… | 金廷標 | 一·二 |
| 松雪六札之一…………… | 趙孟頫 | 一·二 |
| 高南阜歲朝清供圖…………… | 高鳳翰 | 一·三 |
| 翁文恭集山谷句楹聯…………… | 翁同龢 | 一·三 |
| 袁江歲朝景物(三色版)…………… | 袁江 | 一·三 |
| 乾隆宜興窯加采筆筒…………… | | 一·三 |
| 陳師曾五色石…………… | 陳銜恪 | 一·四 |
| 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 | 一·四 |
| 張璠圖山水…………… | 張璠 | 一·五 |
| 吳梅村愛山臺餞飲序…………… | 吳偉業 | 一·五 |
| 翁文恭硃筆虎…………… | 翁同龢 | 一·六 |
| 楊濠叟篆書聯…………… | 楊沂孫 | 一·六 |
-
- | | | |
|------------------------|-----|------|
| 陳文恭隸書…………… | 陳宏謀 | 一·七 |
| 金冬心鍾馗…………… | 金農 | 一·七 |
| 上虞羅先生墨跡四種…………… | 羅振玉 | 一·八 |
| 董小宛書扇…………… | 董小宛 | 一·九 |
| 漸江畫山水…………… | 江紹 | 一·九 |
| 楊雪橋先生近書條幅…………… | 楊鍾震 | 一·二〇 |
| 楊雪橋先生近著手稿…………… | 楊鍾震 | 一·二〇 |
| 楊雪橋先生近影…………… | | 一·二〇 |
| 楊雪橋先生與夫人結婚五十年紀念攝影…………… | | 一·二〇 |
| 錢叔美山水…………… | 錢杜 | 一·二二 |
| 施愚山自書詩幅…………… | 施閏章 | 一·二二 |
| 郭筠仙手札之一…………… | 郭嵩焘 | 一·二三 |
| 徐天池水仙…………… | 徐渭 | 一·二三 |
| 金冬心老驥圖…………… | 金農 | 一·二二 |
| 新羅山人富貴平安圖…………… | 華嵩 | 一·二二 |
-
- | | | |
|---------------------|-----|------|
| 薛球歲寒三友圖…………… | 薛球 | 二·二 |
| 俞曲園評閱求志書院課卷俞樹…………… | 俞樹 | 二·三 |
| 王葵園評閱南菁書院課卷王先謙…………… | 王先謙 | 二·三 |
| 招銘山朱竹…………… | 招子庸 | 二·四 |
| 陳蘭甫書聯…………… | 陳澧 | 二·四 |
| 程侍郎墨跡增何子貞跋…………… | 程恩澤 | 二·五 |
| 翁文恭公朱筆虎字…………… | 翁同龢 | 二·六 |
| 閱微草堂煙斗拓本…………… | | 二·六 |
| 萬年少松石及行書立幅…………… | 萬壽祺 | 二·七 |
| 王覺斯行書…………… | 王鐸 | 二·八 |
| 石濤山水…………… | | 二·八 |
| 姚惜抱行書…………… | 姚鼐 | 二·九 |
| 王志庵蓮藕…………… | 王武 | 二·九 |
| 漢建初銅尺…………… | | 二·一〇 |
| 許文敏書聯…………… | 許振祿 | 二·一〇 |

史地

北漢劉繼文墓誌……………二二二
 屠琴陽山水……………屠倬二二二
 黃鶴樓……………二二三
 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述……………梁繩祿二二一
 清初東南沿海邊界補考……………謝剛主二二一
 法隆寺(補白)……………竹厂二二三
 河套民族變遷考……………謝剛主二二三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致……………盧傑二二三
 座談日本史……………錢稻孫二二四
 周廬……………燕史二二四
 醫無閭摩崖巨手之書畫……………予向二二四
 葉郎園客居日本詩(補白)……………渠二二四
 唐土名勝圖會(補白)……………竹二二四
 廖諫陔頤和園詞(補白)……………冉二二四
 宋元間一段詩史……………程樹德二二四
 圓明園之迴憶……………蔡申之二二五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繩祿二二五
 五山十刹(補白)……………竹二二五
 道燧……………燕史二二五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一〇六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一〇七
 中日文化之交流……………辻善之助著 紀生譯一〇八
 道光朝銀荒問題……………太平山人一〇八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陳陸一〇八
 圓明餘憶……………拙菴一〇八
 舊畿水利述……………蔡申之一〇九
 故唐律疏義非永徵律疏……………袁仲燦一〇九
 中國溝渠史料……………盧傑一一二
 記清代則例……………曹宗儒一一二
 顧亭林集徵獻……………華忱之一一三
 鴉片戰爭之動機……………孟應霖一一三
 道光學術……………楚金一一三
 拳變繫日要錄……………陳陸一一三
 單軍齋師友小記……………坡鄰老人一一三
 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交涉……………五知一二三
 崑尤考……………孫作雲一二四
 岡島冠山與中國白話文學……………袁仲燦一二五
 九歌東君考……………孫作雲一二六
 明湖客影錄……………過際一二七
 庚子役後北京城內之變遷……………曹宗儒一二七

從北京之沿革觀察……………楚金二八
 中國建築之進化……………陳陸二九
 遼幽州市容舉例……………蔡申之二九二三
 清代州縣故事……………鄒稚南二九
 德國學術來華述略……………楚金二〇
 治河佚談……………盧傑二〇
 涼殿廢釋……………青山定雄著 林絲譯二〇
 明代地圖之研究……………周肇祥二二
 遼金京城考……………李光璧二二
 姚啓聖平臺史蹟鈞沉……………中川久四郎著 張力譯二二
 日本儒教史……………崇璋二二
 遼金土城談……………那波利貞著 劉德明譯二三
 遼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海波二一
 凌次仲學記……………海波二二
 朱九江學記……………海波二三
 莊方耕學記……………海波二四
 崔東壁學記……………海波二四

傳記

王爾德文論	昭言	一·五
程讓堂學記	海波	一·五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	海波	一·六
張起菴學記	海波	一·七
意園懷舊錄	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一·七
弔上虞羅先生	柯昌泗	一·八
俞理初卒後百年紀念	稼江	一·八
鄭康成卒後千七 百四十年紀念	希鄭	一·九
阮文達事述	仰彌	一·九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	林栖	一·〇
雪橋自訂年譜	楊鍾義	一·〇二·三
小泉八雲贊記	丁仁	一·二
焦里堂卒後百 二十年紀念	荀生	一·三
焦里堂贊記	仰彌	一·三
龔飛自叙	金惠生譯	一·二二·二
陳則震事輯	謝剛主	二·四
關於紀文達	仰彌	二·六
萬年少與其書畫	逸齋	二·七
借險學案	齊樹楷	二·〇
太戈爾之挽歌	望生	二·二
記陳元寶	梁盛志	二·二
林文忠遺書述	陳陸	二·三

語文

吳音談	程樹德	一·二
顧炎武之音學(補白)	竹厂	一·二
釋站	柯昌泗	一·三
急急如律令(補白)	冉	一·三
童謠篇	方紀生	一·六
釋「兒」與「子」	徐知白	一·七
釋扶桑	陳紹帆	二·一
細物新箋		二·〇

金石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瞿昭旂	一·四
龍鳳印談	予向	一·七
印林清話	娛堪	一·九一〇
周秦印談	予向	一·二
釋籀(古印談之一)	予向	一·三
受知篇(補白)	予向	二·一
陽識象形商受解說	予向	二·三
釋綬	予向	二·四

藝術

古印文字證	予向	二·五又七
石墨餘馨	俞陸雲	二·六
魯學齋金石文跋尾	延齡	二·九
金人銘(補白)	竹厂	二·八
辛巳金石偶談	柯昌泗	二·〇
北漢劉繼文墓誌疏要	陳陸	二·二
鐵券(補白)	竹厂	二·二

藝術

畫談	予向	一·二二
中國畫之傳神術	蔡申之	一·二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	予向	一·三
中國建築之特 徵及其演變	王璞子	一·三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	茫子	一·三
漸江大師軼聞	予向	一·五六
賓廬友朋論畫札		一·五
中國園林建築	王璞子	一·八
譚壘	王璞子	一·八
漢畫隅錄	濱田耕作述 劍五譯	二·二
陳設	王璞子	二·六
地宮(補白)	仲	二·八

社會

元初西人所記臨安宮室(補白)	竹 厂 二〇〇
憫忠寺多寶塔(補白)	竹 厂 二〇二
水法(補白)	立 二〇二
黃鶴樓叢話	啓 埜 二〇三
夏禹治水之水平標(補白)	竹 厂 二〇一
竈	陳 陸 一〇三
元大都之新年(補白)	一〇三
明代北京之新年(補白)	竹 厂 一〇三
乾隆中之北京新年(補白)	一〇三
上元燈語	仲 文 一〇三
上元夫人(補白)	竹 一〇三
舊時春明燈節之盛況(補白)	冉 一〇三
明清燈事小志(補白)	藝 一〇三
癸丑修禊(補白)	冉 一〇五
禊事不限於三月(補白)	竹 一〇五
粽與五毒(補白)	思 一〇六
雄黃酒(補白)	冉 一〇六
櫻粟	抑 吾 一〇七
淘溝(補白)	竹 一〇二

撒豆	知 堂 一〇三
譚龍	徐 知 白 一〇三
十二屬(補白)	藝 二〇三
明代北京八絕	芸 子 二〇三
鼗	魯 仁 二〇三
鼓歌	啓 埜 二〇三
口技烟技(補白)	冉 二〇三
北京典當業	桂 士 逸 二〇三
道情	魯 仁 二〇三
上墳船	知 堂 二〇四
東流曲水(補白)	竹 厂 二〇四
漢晉修禊之盛(補白)	竹 厂 二〇四
鬚眉(補白)	藝 二〇五
醉鍾馗(補白)	竹 厂 二〇六
關於端午(補白)	純 二〇六
秋興(補白)	竹 厂 二〇〇
電燈與地火(補白)	冉 二〇〇
黃災(補白)	竹 厂 二〇〇
團練精義	治 強 二〇三

掌故

禹跡寺	知 堂 一〇一
舉人大挑之始(補白)	冉 庵 一〇一
李純客有懷鉛浮海之思(補白)	冉 庵 一〇一
詩案(補白)	冉 庵 一〇一
庚辰述往	一 士 一〇三
蝦(補白)	冉 庵 一〇三
張文襄之勸學(補白)	竹 一〇三
古文尙書撰異(補白)	竹 一〇四
孔子世家(補白)	冉 一〇四
諡(補白)	冉 一〇四
副榜之抽換(補白)	冉 一〇五
炒栗子	知 堂 一〇六
內閣談	一 士 一〇六
中和(補白)	渠 一〇六
海山仙館(補白)	冉 一〇六
盛伯齋幾爲狀元(補白)	冉 一〇七
上虞羅先生之自署(補白)	燕 一〇八
關於揚大瓢	知 堂 一〇九
南屋述聞	水 東 花 隱 一〇九
樞曹追憶	呂 允 甫 一〇九
附漢章京題名補	
清代三元掌故(補白)	冉 一〇〇

科舉概談……………	子	厂	二
搜遺(補白)……………	冉	一	二
畿輔先哲祠(補白)……………	盡	一	三
郭筠仙自題小像詩(補白)……………	醒	一	三
書賈李雨亭(補白)……………	冉	一	三
庚子西什庫一幕(補白)……………	純	二	一
義和拳與祁文端(補白)……………	醒	二	一
趙聲伯庚子紀事長札……………	二	一	一
辛巳述往……………	一	士	三
拳亂中之山東(補白)……………	冉	三	三
拳亂前之小站試技……………	醒	三	三
三元(補白)……………	盡	二	四
庚子史料(補白)……………	純	二	四
樞曹掌故(通訊)……………	姚石子	二	四
藤洋(補白)……………	金	二	五
翁叔平之域外交(補白)……………	立	二	五
文達(補白)……………	立	二	六
假骨董(補白)……………	冉	二	八
辱墓(補白)……………	竹	二	八
冊費(補白)……………	壹	二	八
書吏(補白)……………	盡	二	一〇
庚申史料(補白)……………	京	二	一

奇癖(補白)……………	寧	三	三
-------------	---	---	---

題跋			
藏園群書題記……………	藏園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	一	二	
漢天師世家跋……………	一	三	
明本放翁詩選前後集跋……………	一	九	
明本渭南文集跋(正德本)……………	一	九	
明本渭南文集跋(萬曆本)……………	一	九	
明本元遺山集跋……………	一	九	
明本詩話總龜跋……………	一	九	
藝苑叢鈔跋……………	二	八	
延禧室書畫經眼錄……………	黃韻士	一	三
讀老老恒言……………	知堂	一	七
小來禽館帖跋……………	勺圃	一	七
郭筠仙手札並跋……………	楚金	一	三
讀休復居詩集……………	楚金	二	九
讀鳳巢山樵集……………	楚金	二	一〇

漢書疏證……………	海波	一	一
殷墟書契續編校記……………	海波	一	一
甲骨地名通檢……………	海波	一	一
鐵雲藏龜零拾……………	海波	一	一
殷契遺珠……………	海波	一	一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	波	一	一
使華訪古錄……………	詢	一	一
龍樹菩薩眼論……………	兌	一	一
嶺雲軒增記……………	兌	一	一
五十世紀中國歷年表……………	鍾	一	一
散木居奏稿……………	壹	一	一
中國建築史……………	仲	一	一
東萊趙氏楹書叢刊……………	壹	一	一
偽書通考……………	鍾	一	一
希古樓金石萃編……………	燕	一	一
選印聊齋志異原稿……………	鍾	一	一
西清錄器拾遺……………	波	一	一
中國目錄學史……………	鍾	一	一
中英初次交戰之研究及其文獻……………	文	一	一
鴉片戰爭史……………	文	一	一
林文忠公年譜……………	文	一	一
四庫全書纂修攷……………	鍾	一	一

山東金文集存……………波一〇二	教育與犯罪……………張立一三	公餘瑣記……………二二二
眞諦三藏年譜附譯述考……………鍾一〇二	書序說……………饒齋一〇四	文藝
朝鮮金石考……………波一〇二	關於日記……………止岐一六	藝文選錄……………一〇六
大東金石書……………波一〇三	雲齋瑣語……………崔麟臺二一	燕都覽古詩話……………兌之一〇三
甲骨發存……………波一〇二	天治……………蔣尊禮三三三	雙的代價……………陳慎言一〇三
揚子江水利考……………鍾二〇二	東西兩世界……………袁仲燦二八	惠施……………徐知白一〇三
治河論叢……………鍾二〇三	札記	日內瓦……………蕭伯納著 白林譯一〇四
中國目錄學年表……………鍾二〇三	養和室隨筆……………渠綱一〇七又二〇二	紅樓真夢……………龍顧山人一〇二
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章湘沅二〇四	沈文定粵報日記……………一〇六	續夢海花……………燕谷老人一〇三
靖逆記……………五知二〇五	訪殷墟記……………故吾一〇五	談夢海花……………拙軒二〇四
四庫全書提要辨證……………鐸二〇六	寶動瑣記……………問耕一〇二	庚子詩鑑……………龍顧山人二〇一
編行堂集……………石園二〇七	夢齋漫筆……………一〇一又二〇二又三	詩蘊碎錦……………樂靜老人二〇二
國故談苑……………鍾二〇八	天和閣聯話……………慎言一〇〇又二〇三	萬葉集選譯……………錢稻孫二〇四
元大都宮殿圖考……………鍾二〇九	滌硯餘瀝……………楚金二〇六	詩蘊餘錦……………樂靜居士二〇四
世界大事年表……………奇三〇〇	祁文端樞廷載筆逸稿……………二七	程侍郎(恩澤)雜著輯錄……………二〇五
正倉院考古記……………兌三〇一	近代筆記過眼錄……………一〇七	小說偶談……………蹇農二〇五
草韻辨體……………仲三〇二	寶瑞臣東陵于役日記……………二八	雨……………W. S. Maughan著 徐卓群譯二〇六
專論	著壽民日記……………二八	凌霄一士隨筆序(補白)……………思仿二〇七
新學篇……………荀鶴一〇二	徐榕生東陵于役日記……………二九	角山文集序(補白)……………思仿二〇七
道德的原始……………蒼巖一〇三	陳詒重東陵道詩註……………二九	角山集後序(補白)……………思仿二〇七

封神演義考証……………李光璽 二·三	江戶竹枝詞……………龍顧山人 三·三	時專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林同甫 一·二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沈雷 一·二	戰爭與文明……………毅甫 一·二
莫洛托夫……………毅甫 一·二	潛水艇在國際法之地位……………承裕 一·二	墨西哥的石油銷路問題……………效韓 一·二
英法德資源問題……………慕非 一·二	法國共產黨之命運……………慕非 一·二	美國一九四〇年底國際形勢……………陳叔子 一·三
關於自沉的德國袖珍艦……………毅甫 一·三	開戰後之倫敦……………同甫 一·三	開戰後之巴黎……………同甫 一·三
開戰後之柏林……………同甫 一·三	戰時德國之旅行生活……………毅甫 一·三	戰時之歐洲經濟生活……………毅甫 一·三
布列門號歸國記……………毅甫 一·三		
德國的食糧問題……………望生 一·三	六萬五千噸的戰艦……………同 一·三	英法德三國的戰費……………同 一·三
歐戰之善後問題……………同 一·三	世界聯邦之前途……………北定 一·三	波蘭戰役始末記……………銘 一·四
德國人論經濟戰……………承裕 一·四	海上封鎖之檢討……………落木 一·四	英法海上封鎖之對德影響……………落木 一·四
英國農村問題……………望生 一·五	歐洲各同盟之檢討……………望生 一·五	印度之地位……………同 一·五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望生 一·六	美國一青年對參戰的意見……………復光 一·六	介於兩大之間的西班牙……………望生 一·六
英國之謀報機關……………化定 一·七	坦克在現代戰術中的地位……………同 一·七	德蘇訂約珍聞……………陳同富 一·八
第五縱隊活動寫真……………同富 一·九	康比尼森林停戰訂約記實……………同富 一·九	蘇俄士運河與歐局……………毅甫 一·九
德軍佔領那威記……………望生 一·〇	英屬索馬利蘭之陷落……………裕 一·〇	歐洲新秩序觀……………同甫 一·一
直布羅陀……………劉端 一·一	飢饉……………北定 一·二	愛爾蘭之國防……………望生 一·二
德軍如何擊破馬其諾防線……………楊建章 一·二	德國戰時經濟……………北定 一·二	戰時貿易繁榮之展望……………望生 一·二
印度的獨立問題……………望生 一·二	法屬越南……………行年 一·三	汎條頓民族的歐洲……………劉端 一·三
德國的音樂戰術……………毅甫 一·三	巴力斯坦阿猶糾紛之檢討……………望生 一·三	英德義海上的爭霸……………楊建章 一·三
德國女子如何服務國家……………立言 一·三	歐戰與蘇聯動向……………行年 一·四	蘇聯的海軍……………劉端 一·四
英國的戰費……………望生 一·四	菲律賓的前途……………望生 一·五	巴爾幹之戰雲……………亦行 一·五

英在海上的危機	陸忌	二五
時事問答	行年	二六
英本土上空空戰之觀察	建章	二六
潛艇對英國的威脅	裕	二六
貝當獨攬法國危局	建章	二七
紅十字會如何監視俘虜待遇	畫明	二七
美國參戰非解決世界問題之策	翁有慶	二七
巴爾幹諸國之興亡	行年	二八
美國援英商船之檢討	建章	二八
美國參戰無益論	毅甫	二八
英國與世界二次大戰	畫明	二八
希特勒誓詞	二八	二八
戰爭與革命並進中的英國	劉端	二九
比亞列斯塔克戰記略	建章	二九
斯塔林的新職	劉端	二九
空中部隊的訓練和威力	建章	二九
成爲政治手段的歐洲食糧問題	陸忌	二九
大西洋海運與世界大戰	畫明	二九
蘇聯焦土政策下的大移民	畫明	二九
英德海上的新戰術	建章	二九
映影吠聲之美國輿論	昭	二九
拿破侖征俄回憶	建章	二二
德蘇戰爭之歷史觀	畫明	二二
通信		
興趣問題	醒齋	一三
標點	靜言	一三
營造法式	俞子文	一三
徵文期限	俞子文	一三
科學實用文字	侯駿會	一四
北京之塵	慎虛	一五
擬河北棚地救災法	陶	一五
帖跋訂誤	勺圃	一九
禁煙之歷史的迴憶	綠葉	二〇
明代紅鋪	石園	二三
樞曹掌故	姚石子	二四
口技	補齋	二九

二 筆畫索引 (以文題第一字筆畫多寡爲序)

二 畫

- 十二屬(補白)..... 卷期 二·三
- 九歌東君考..... 孫作雲 二·六

三 畫

- 上元燈語..... 仲文 一·三
- 上元夫人(補白)..... 竹一 一·三
- 上虞羅先生之自署(補白)..... 燕一 一·八
- 上虞羅先生墨跡四種(圖畫)..... 羅振玉 一·八
- 上墳船..... 知堂 二·四
- 三元(補白)..... 靈 二·四
- 大東金石書(評)..... 波一 二·三
- 大西洋海運與世界大戰..... 畫明 二·〇
- 小來禽館帖跋..... 勺圃 一·七又二
-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 林栖 一·二〇

卷期

四 畫

- 小泉八雲贅記..... 丁仁 一·二
- 小說偶談..... 蕪 二·五
- 山東金文集存(評)..... 波一 二·二
- 口技(通訊)..... 補齋 二·九
- 口技烟技(補白)..... 冉 二·三
- 中日文化之交流..... 辻善之助著 一·八二〇
- 中和(補白)..... 紀生譯 一·六
- 中英初次交戰之研究及其文獻(評)..... 文一 一·八
- 中國目錄學史(評)..... 鍾一 一·七
- 中國建築史(評)..... 仲一 一·四
-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 王璞子 一·三
- 中國畫之傳神術..... 蔡申之 一·二
- 中國園林建築..... 王璞子 一·七
- 中國溝渠史料..... 盧傑 一·二
- 中國目錄學年表(評)..... 鍾一 二·三

五十年紀中國歷年表(評)..... 鍾一 三

- 五山十刹(補白)..... 竹一 一·五
- 介於兩大之間的西班牙..... 望生 一·六
- 元大都之新年(補白)..... 一 一·三
- 元大都宮殿圖考(評)..... 鍾一 二·九
- 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評)..... 章湘沅 二·四
- 元初西人所記臨安宮室(補白)..... 竹一 二·〇
- 內閣談..... 一 一·六
- 六萬五千噸的戰艦..... 同 一·三
- 天和閣聯話..... 慎言 一·〇又三·三
- 天治..... 蔣尊禛 二·十二
- 孔子世家(補白)..... 冉一 一·四
- 弔上虞羅先生..... 柯昌泗 一·八
-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 藏園 一·一
- 文達(補白)..... 立 二·六
- 日內瓦..... 蕭伯納著 白林譯 一·四
-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 梁盛志 一·七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	……	茫子	一·三
日本儒教史	……	中川久四郎者	二·二
太戈爾之挽歌	……	張力清譯	二·二
水法(補白)	……	望生	二·二
比亞利斯塔克戰記略	……	立	二·二
王爾德文論	……	建章	二·九
王爾德文論	……	昭言	一·五
王白田學記(與朱止泉合記)	……	海波	一·六
王英園評閱南書書院課卷(圖畫)	……	……	二·三
王覺斯行書(圖畫)	……	……	二·八
王志庵蓮藕(圖畫)	……	……	二·九
巴力斯坦阿猶糾紛之檢討	……	望生	二·三
巴爾幹之戰雲	……	亦行	二·五
巴爾幹諸國之興亡	……	行年	二·八
公餘瑣記	……	……	二·二一

五 畫

世界聯邦之前途	……	北定	一·三
世界大事年表(評)	……	奇	二·〇
北京之塵(通訊)	……	慎虛	一·五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	……	望生	一·六
北齊乾明夫子廟碑(圖畫)	……	……	一·四
北京典當業	……	桂士逸	二·三
北漢劉繼文墓誌(圖畫)	……	……	二·二
北漢劉繼文墓誌疏要	……	陳陸	二·二
古文尙書撰異(補白)	……	竹	一·四
古印文字證	……	予向	二·五
四庫全書纂修攷(評)	……	鍾	一·九
四庫全書提要辨證(評)	……	鐸	二·六
布列門號歸國記	……	媛	一·六
甲骨地名通檢(評)	……	海波	一·一
甲骨發存(評)	……	波	二·一
石墨餘聲	……	俞陸雲	二·六
石濤山水(圖畫)	……	……	二·八
正倉院考古記(評)	……	兌	二·二
冊費(補白)	……	壹	二·八
印林清話	……	娛堪	一·九
印度之地位	……	同	一·五
印度的獨立問題	……	望生	二·一
地宮(補白)	……	仲	二·八

六 畫

行政區域分合論	……	柯昌泗	一·六
朱九江學記	……	海波	一·三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	……	海波	一·六
西清琴器拾遺(評)	……	波	一·七
沉條頓民族的歐洲	……	劉端	二·三
江戶竹枝詞	……	龍顯山人	二·三
吳音談	……	程樹德	一·二
吳梅村愛山臺觀飲序(圖畫)	……	吳偉業	一·五
宋元間一段詩史	……	程樹德	一·四
希古樓金石萃編(評)	……	燕	一·六
希特勒誓詞	……	……	二·八
李純客有懷鉛浮海之思(補白)	……	冉庵	一·一
辛巳述往	……	一士	二·二
辛巳金石偶談	……	柯昌泗	二·〇
成爲政治手段的歐洲食糧問題	……	糜忌	二·〇
延禧室書畫經眼錄	……	黃顧士	一·三
沈文定粵報日記	……	沈桂芬	一·四
阮文達事述	……	仰彌	一·九
吠影吠聲之美國輿論	……	昭	二·三

七 畫

角山文集序(補白)……思 仿二·七
角山文集後序(補白)……思 仿二·七
貝當獨擇法國危局……建 章二·七

八 畫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攷……盧 傑一·三
使華訪古錄(評)……詢 一·三
周樂印談……予 向一·二
周盧……燕 史一·四
坦克車在現代戰術中的地位……同 一·七
帖跋訂誤(通訊)……勺 圃一·九
庚辰述往……一 士一·三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予 向一·三
庚子西什庫之一幕(補白)……純 二·一
庚子詩鑑……龍 顧山人二·一、二、六
庚子史料(補白)……純 二·四
庚子役後北京城內之變遷……曹 宗儒二·七
庚申史料(補白)……京 三·二
明本放翁詩選前後集跋……藏 園一·九
明本涓南文集跋(正德本)藏 園一·九
明本涓南文集跋(萬曆本)藏 園一·九

明本元遺山集跋……藏 園一·九
明本詩話總龜跋……藏 園一·九
明代北京之新年(補白)……竹 厂一·三
明清燈事小志(補白)……蓋 一·三
明代北京八絕……藝 子二·三
明代紅鋪(通訊)……石 園二·三
明湖客影錄……過 隙二·七
明代地圖之研究……青 山定雄著 林 絲譯 二·〇
祁文端樞廷載筆逸稿……二·七
松雪六札之一(圖畫)……趙 孟頫一·一
東萊趙氏楮書叢刊(評)……壹 一·五
東流曲水(補白)……竹 厂二·四
東西兩世界……袁 仲燦二·八
林文忠公年譜(評)……文 一·八
林文忠遺書述……陳 陸二·三
招銘山朱竹(圖畫)……二·四
雨……W. S. Maughan 二·六、二·七
徐 卓 群譯
近代筆記過眼錄……一 士二·十二
受齋篇(補白)……予 向二·二
河套民族變遷考……謝 剛主一·三
泮隆寺(補白)……竹 厂一·三
法國共產黨之命運……慕 非一·三

法屬越南……行 年二·二
治河論叢(評)……鐸 二·三
治河佚談……楚 金二·〇
波蘭戰役始末記……銘 一·四
炒栗子……知 堂一·六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 盛偉一·五
空中部隊的訓練和威力……建 章二·〇
直布羅陀……劉 端一·二
金人銘(補白)……竹 厂二·八
金冬心鍾馗(圖畫)……金 釐一·七
金冬心老驥圖(圖畫)……金 釐二·一
金廷標雪梅高士圖(圖畫)……金 廷標一·一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評)……波 一·三
岡島冠山與中國白話文學……袁 仲燦二·五
奇癖……齊 二·三

九 畫

俞曲園評閱求志書院課卷(圖畫)……二·三
俞理初卒後百年紀念……稼 江一·八
南屋述聞……水 東花隱一·八、九
急急如律令(補白)……冉 一·三

故唐律疏義非永徽律疏……袁仲燦 一〇〇
 施恩山自書詩幅(圖畫)……施開章 一〇二
 癸丑修禱(補白)……冉 一〇五
 禹跡寺……知堂 一〇二
 秋興(補白)……竹 一〇〇
 科舉概論……子 一〇二
 科學實用文字(通訊)……侯殿曾 一〇四
 紅樓真夢……龍顯山人 一〇三
 紅十字會如何監視俘虜……畫明 一〇七
 待遇……姚 一〇九
 桃借抱行書(圖畫)……姚 一〇九
 桃啓聖平臺史蹟鈎沈……李光璧 一〇二
 封神演義考……李光璧 一〇三
 美國一青年對參戰的意見……復光 一〇六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底國際形勢……陳叔子 一〇三
 美國參戰非解決世界問題之策……翁有慶 一〇七
 美國援英商船之檢討……建章 一〇八
 美國參戰無益論……毅甫 一〇八
 英法德三國的戰費……同 一〇三
 英法德資源問題……慕非 一〇二
 英法海上封鎖之對德影響……落木 一〇四

英國之謀報機關……北定 一〇七
 英國農村問題……望生 一〇五
 英國的戰費……望生 一〇四
 英國在海上的危機……滕忌 一〇五
 英國與二次世界大戰……畫明 一〇八
 英本土上空空戰之觀察……建章 一〇六
 英德義海上的爭霸……楊建章 一〇三
 英德海上的新戰術……建章 一〇二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林同甫 一〇一
 英屬馬索利蘭之陷落……裕 一〇〇

十畫

凌次仲學記……海波 一〇二
 唐土名勝圖會(補白)……竹 一〇四
 唐代日本客卿吳衡事述……梁繩禕 一〇一
 徐天池水仙(圖畫)……徐渭 一〇三
 徐榕生東陵子役日記……二九
 夏禹治水之水平標(補白)……竹 一〇二
 宵動瑣記……問耕 一〇六
 座談日本史……錢稻孫 一〇四
 拳亂中之山東(補白)……冉 一〇三

拳變繫日要錄……陳陸 一〇二
 拳亂前之小站試技(補白)……醒 一〇三
 拿破倫征俄回憶……建章 一〇三
 時事述要(廿九年八月—三十年十月)……一〇一
 時事問答……行年 一〇六
 蚩尤考……孫作雲 一〇三
 書序說……鏗齋 一〇四
 書賈李雨亭(補白)……冉 一〇三
 書吏(補白)……畫 一〇〇
 殷契遺珠(評)……波 一〇三
 殷墟書契續編校記(評)……海波 一〇一
 海上封鎖之檢討……落木 一〇四
 海山仙館(補白)……冉 一〇六
 真諦三藏年譜附譯述攷(評)……鍾 一〇二
 翁文恭硃筆虎(圖畫)……翁同龢 一〇六
 翁文恭集山谷句楹聯(圖畫)……翁同龢 一〇三
 翁文恭公硃筆虎字(圖畫)……二〇六
 翁叔平之域外交(補白)……立 一〇五
 凌霄一士隨筆序(補白)……思仿 一〇七
 涼殿廣釋……盧傑 一〇〇
 草韻辨體……仲 一〇三
 袁江歲朝景物(三色版)……袁江 一〇三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翟昭旂 一〇四
 記清代則例…………… 曹宗儒 一〇二
 記陳元寶…………… 梁盛志 二〇二
 高南阜歲朝清供圖(圖畫)高鳳翰 一〇三
 書壽民日記…………… 二〇八
 厚墓(補白)…………… 竹 二八

十一畫

乾隆中之北京新年(補白)…………… 一〇三
 乾隆宜興窯加采筆筒(圖畫)…………… 一〇三
 偽書通攷(評)…………… 鍾 一〇五
 假骨董(補白)…………… 冉 二〇八
 副榜之抽換(補白)…………… 冉 一〇五
 崔東壁學記…………… 海 波 一〇四
 康比尼森林停戰訂約記…………… 同 富 一〇九
 張起菴學記…………… 海 波 一〇七
 張文襄之勸學(補白)…………… 竹 一〇三
 張瑞圖山水(圖畫)…………… 張瑞圖 一〇五
 教育與犯罪…………… 強 立 一〇三
 海濤(補白)…………… 竹 一〇二
 清代三元掌故(補白)…………… 冉 一〇〇

清初東南沿海邊界補考…………… 謝剛主 一〇一
 清代州縣故事…………… 蔡申之 二〇九
 第五縱隊活動寫真…………… 同 富 一〇九
 莊方耕學記…………… 海 波 一〇三
 莫洛托夫…………… 毅 甫 一〇二
 訪殷墟記…………… 故 吾 一〇五
 許文敏書聯(圖畫)…………… 許振禎 二〇〇
 郭筠仙手札之一(圖畫)…………… 郭嵩焘 一〇三
 郭筠仙手札并跋…………… 楚 金 一〇三
 郭筠仙自題小像詩(補白)…………… 醒 一〇三
 陳文恭書(圖畫)…………… 陳宏謀 一〇七
 陳師曾五色石(圖畫)…………… 陳衡恪 一〇四
 陳爾甫書聯(圖畫)…………… 陳 澧 二〇四
 陳則震事輯…………… 謝剛主 二〇四
 陳設…………… 王瓊子 二〇六
 陳貽重東陵道詩註…………… 二〇九
 細物新箋…………… 二〇〇
 惜陰學案…………… 齊樹楷 二〇〇
 國故談苑(評)…………… 鍾 二〇八
 雪橋自訂年譜…………… 楊鍾靈 二〇二
 飢饉…………… 北 定 一〇三

十二畫

惠施…………… 徐知白 一〇三
 搜遺(補白)…………… 冉 一〇二
 揚子江水利考(評)…………… 鍾 二〇一
 散木居奏稿(評)…………… 登 一〇四
 朝鮮金石考(評)…………… 波 一〇三
 焦里堂卒後百二十年紀…………… 荀 生 一〇三
 念…………… 仰 彌 一〇三
 焦里堂贊記…………… 仰 彌 一〇三
 畫談…………… 予 向 一〇二
 盛伯義幾為狀元(補白)…………… 冉 一〇七
 程讓堂學記…………… 海 波 一〇五
 程侍郎雜著輯錄…………… 二〇五
 程侍郎(恩澤)墨跡附何子自跋(圖畫)…………… 二〇五
 童謠篇…………… 方紀生 一〇六
 屠琴鵬山水(圖畫)…………… 二〇二
 屠琴鵬詩與畫…………… 魯 仁 二〇二
 覃肇齋師友小記…………… 坡鄰老人 二〇五
 開戰後之倫敦…………… 同 甫 一〇三
 開戰後之巴黎…………… 同 甫 一〇三
 開戰後之柏林…………… 同 甫 一〇三

雄黃酒(補白).....	冉一六
癡行黨集(評).....	石園二七
從北京之沿革觀察中國 建築之進化.....	楚金二八
雲霞瑣語.....	崔麟臺三一
菲律賓獨立的前途.....	望生三五
黃災(補白).....	竹厂三〇
黃鶴樓(圖畫).....	三〇三
黃鶴樓叢話.....	啓埤三三
斯塔林的新職.....	劉端三九
陽識象形商受傳說.....	予向三二

十三畫

圓明園之回憶.....	蔡申之一三五
圓明餘憶.....	拙菴一八
意園懷舊錄.....	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一七
愛爾蘭之國防.....	望生二〇
新學篇.....	荀鶴二一
新羅山人富貴平安圖(圖畫).....	華嵩二二
楊雪橋先生近書條幅.....	楊鍾毅二〇
楊雪橋先生近著手稿.....	楊鍾毅二〇
楊雪橋先生近影(圖畫).....	一〇〇
楊雪橋先生與夫人結婚 五十年紀念攝影(圖畫).....	一〇〇
楊漢叟書聯(圖畫).....	楊沂孫二六二
禁烟之歷史的迴憶(通訊).....	綠葉一〇
葉郎園客居日本詩(補白).....	渠一〇
寶小苑書扇(圖畫).....	寶小苑一九
萬葉集選譯.....	錢稻孫二二
萬年少松石及行書立幅(圖畫).....	二七
萬年少與其書畫.....	逸齋二七
詩囊碎錦.....	樂靜老人二二
詩囊餘錦.....	樂靜居士二四
詩案(補白).....	冉庵二二
道光朝銀荒問題.....	太平山人一八
道光學術.....	楚金二二
道德的原始.....	蒼巖二二
道體.....	燕史一五
道情.....	魯仁二三
滌硯餘瀟.....	楚金二六
義和拳與祁文端(補白).....	醒三一
鼓歌.....	啓埤三三
靖逆記(書).....	五知三五

十四畫

電燈與地火(補白).....	冉二〇
團練精義.....	治強二〇
廖蔭陔頌和園詞(補白).....	冉一〇
漢天師世家跋.....	藏園二三
漢書疏證(評).....	海波一一
漢晉修禊之盛(補白).....	竹厂二四
漢畫閣錄.....	濱田耕作述 劍五譯 二一
漢建初銅尺(圖畫).....	二〇
漸江大師軼聞.....	予向一五
漸江畫山水(圖畫).....	江韶一九
慶事不限於三月(補白).....	竹一五
粽與五毒(補白).....	思一六
賓廬友朋論畫札.....	一五

十五畫

墨西哥的石油銷路問題.....	效韓二一
徵文期限(通訊).....	俞子文二三
德國人論經濟戰.....	承裕二四

德國的食糧問題	望生	二〇三
德國佔領那威記	望生	二〇〇
德蘇定約珍聞	陳同富	一八八
德軍如何擊破馬其諾防線	楊建章	二〇二
德國戰時經濟	北定	二〇一
德國的音樂藝術	毅	二〇三
德國女子如何服務國家	立言	二〇三
德國學術來華述略	鄒雅南	二〇九
德蘇戰爭之歷史觀	畫明	二〇三
大豆	知堂	二〇三
標點(通訊)	靜言	二〇三
權曹追憶	呂允甫	二〇〇
附漢章京題名補		
權曹掌故(通訊)	姚石子	二〇四
潛艇對英國的威脅	裕	二〇六
潛水艇在國際法上之地位	承裕	二〇一
歐洲各同盟之檢討	媛	二〇五
歐洲新秩序觀	同甫	二〇二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沈雷	二〇一
歐洲之善後問題	同	二〇三
歐戰與蘇聯動向	行年	二〇四
魯學齋金石文跋尾	延齡	二〇九

醉鍾爐(補白)	竹	二〇六
談華海花	抽軒	二〇又
閱微草堂烟斗拓本(圖畫)		二〇六
嚴輔先哲祠(補白)	蕪	二〇三
蝦(補白)	冉庵	二〇三
鄭康成卒後千七百四十年紀念	希鄭	一九
養和室隨筆	渠彌	二〇七又二〇八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	陳陸	一八
鴉片戰爭史(評)	文	一八
鴉片戰爭之動機	孟慶霖	二〇三
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交涉	五知	二〇三
十六畫		
戰爭與文明	毅甫	二〇一
戰時之歐洲經濟生活	媛	二〇三
戰時德國之旅行生活	媛	二〇三
戰時貿易繁榮之展望	媛	二〇一
戰爭與革命并進中的英國	劉端	二〇九
燕都覽古詩話	兌	二〇一又二〇三
興(補白)	醒齋	二〇三
醒齋(補白)	冉	二〇四

選印聊齋志異原稿(評)	鍾	一〇六
遼幽州市容舉例	陳陸	二〇九
遼金京城考	周肇祥	二〇二
遼金土城談	崇璋	二〇三
遼金南京燕京	那波利貞著	二〇三
故城攷	劉文輝譯	二〇三
錢叔美山水(圖畫)	錢杜	二〇二
龍鳳印談	予向	一〇七
龍樹菩薩眼論	兌	二〇三
薛球歲寒三友圖	薛球	二〇三
憫忠寺多寶塔(補白)	竹	二〇二
趙聲伯庚子紀事長札		二〇一
十七畫		
嶺雲軒瑣記(評)	兌	二〇三
擬河北掘地救災法(通訊)	陶	一〇五
營造法式(通訊)	俞子文	二〇三
舉人大挑之始(補白)	冉庵	二〇一
糠泮(補白)	金	二〇五
霞飛自叙	金惠生譯	二〇一又二〇二

十八畫

舊時春明燈節之盛況(補白)……冉一三
 舊歲水利述……蔡申之一〇〇一三
 藏園群書類記……藏園一〇二〇又九二〇八
 關於日記……止岐一〇六
 關於楊大瓢……知堂一九
 關於德國自沉的袖珍戰艦……毅甫一三
 關於端午(補白)……純二六
 關於紀文達……仰彌二六
 醫無閭摩崖巨手之書畫……予向一〇四

十九畫至二十二畫

蘇聯土運河與歐洲……毅甫一九
 蘇聯焦土政策下的大移民……宣明二二
 蘇聯的海軍……劉端二四
 釋「兒」與「子」……徐知白一七
 釋站……柯昌泗一三
 釋離(古印談之一)……予向一三
 釋扶桑……陳紹帆三一
 釋綏……予向二四
 顧亭林集徵獻……華忱之一三
 鐵雲藏龜拾零(評)……波一三
 鐵券(補白)……竹厂二二
 雙的代價……陳慎言一三
 鬚眉(補白)……鍾二五
 讀老老恒言……知堂一七
 讀休復居詩集……楚金二九
 讀鳳巢山樵詩集……楚金三二

蘇齊漫筆……一七一九又二二二又三
 藝文選錄……二二六
 藝苑叢鈔跋(藏園群書題記)……藏園二八
 寶瑞臣東陵子役日記……王璞子一八
 譚迦……徐知白一三
 譚龍……陳陸一三
 庵……抑吾一七

三 撰人索引 (以署名第一字筆畫多寡爲序)

一畫至三畫 卷期

一 士：庚辰述往……………一三

內閣談……………一六

舞齋漫筆……………一、九又二、一、二又三

辛巳述往……………二二

近代筆記過眼錄……………二、七、三

丁 仁：小泉八雲贊記……………一、二

勺 甫：小來禽館帖跋……………一、七又二

帖跋訂誤(通訊)……………一、九

子 厂：科學概論……………一、二

四 畫

子 向：畫談……………一、一、三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一、二

醫無閭摩厘巨手之書畫……………一、四

漸江大師軼聞……………一、五、六

龍鳳印談……………一、七

周秦印談……………一、二

釋離……………一、三

受知篇(補白)……………二、一

陽識象形商受解說……………二、二

釋綬……………二、四

古印文字證……………二、五、七

內藤虎次郎：意國懷舊錄(吉川幸次郎譯)……………一、七

大平山人：道光朝銀荒問題及其文獻(評)……………一、八

中英初次交戰之研究及其文獻(評)……………一、八

鴉片戰爭史(評)……………一、八

林文忠公年譜(評)……………一、八

方紀生：童謠篇……………一、六

止 岐：關於日記……………一、六

水東花隱：南屋述聞……………一、八、九

王璵子：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一、三

中國園林建築……………一、七

譚 壘……………一、八

陳 設……………二、六

王葵園：評閱南菁書院課卷……………二、三

王覺斯：行書(圖畫)……………二、八

王志卷：蓮藕(圖畫)並題句王武……………二、九

五 知：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交涉……………二、三

靖逆記(書評)……………二、五

中川久四郎：日本儒教史……………二、二

五 畫

冉 尙時春明燈節之盛況(補白)……………一、三

急急如律令(補白)……………一、三

孔子世家(補白)……………一、四

廖絲媛願和園詞(補白)……………一、四

證(補白)……………一、四

副榜之抽換(補白)……………一、五

癸丑修禊(補白)……………一、五

雄黃酒(補白)……………	一六	立：翁叔平域外交(補白)……………	二五	開戰後之柏林……………	一三
海山仙館(補白)……………	一六	文達(補白)……………	二六	歐洲新秩序觀……………	一二
盛伯毅幾爲狀元(補白)……………	一七	水法(補白)……………	二二	同富：第五縱隊活動寫真……………	一九
清代三元掌故(補白)……………	一〇	立言：德國女子如何服務國家……………	二三	康比尼森林停戰訂約……………	一九
搜遺(補白)……………	一一			江艚(即漸江)：山水(圖畫)……………	一九
書買李雨亭(補白)……………	二三			竹：上元夫人(補白)……………	一三
拳亂中之山東(補白)……………	二三			張文襄之勸學(補白)……………	一三
口技烟技(補白)……………	二三			唐土名勝圖會(補白)……………	一四
假骨董(補白)……………	二八又九			古文尙書撰異(補白)……………	一四
電燈與地火(補白)……………	二〇			五山十刹(補白)……………	一五
冉庵：舉人大挑之始(補白)……………	一一			輿事不限於三月(補白)……………	一五
李繩客有懷鉛浮海之	一一			淘灣(補白)……………	一一
恩(補白)……………	一一			學墓(補白)……………	一八
詩案(補白)……………	一一			夏禹治水之水平標……………	一一
蝦(補白)……………	一一			顧炎武之音學(補白)……………	一一
北定：世界聯邦之前途……………	一三			法隆寺(補白)……………	一三
英國之謀報機關……………	一七			明代北京之新年(補白)……………	一三
飢饉……………	一一			漢晉修禊之盛(補白)……………	一四
德國戰時經濟……………	一一			東流曲水(補白)……………	一四
白林：日內瓦(蕭伯納原著)……………	一四			醉鍾馗(補白)……………	一六
石園：明代紅鋪(通訊)……………	二三			金人銘(補白)……………	一八
編行堂集(評)……………	二七			元初西人所記臨安宮室……………	二〇
石灣：山水(圖畫)……………	二八				
		仰彌：阮文達事述……………	一九		
		焦里堂贊記……………	二二		
		關於紀文達……………	二六		
		仲：中國建築史(評)……………	一四		
		地宮(補白)……………	二八		
		草韻辨體(評)……………	二三		
		仲文：上元燈語……………	一三		
		吉川幸次郎：意國懷舊錄(內藤虎次郎原著)……………	一七		
		同：六萬五千噸的戰艦……………	一三		
		英法德三國的戰費……………	一三		
		歐戰之善後問題……………	一三		
		印度之地位……………	一五		
		坦克在現代戰術中的地位……………	一七		
		同甫：開戰後之倫敦……………	一三		
		開戰後之巴黎……………	一三		
				竹：夏禹治水之水平標……………	一一
				顧炎武之音學(補白)……………	一一
				法隆寺(補白)……………	一三
				明代北京之新年(補白)……………	一三
				漢晉修禊之盛(補白)……………	一四
				東流曲水(補白)……………	一四
				醉鍾馗(補白)……………	一六
				金人銘(補白)……………	一八
				元初西人所記臨安宮室……………	二〇

黃災(補白).....	二〇〇	沈雷：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二〇六	承裕：潛水艇在國際法上地位.....	二〇一
秋興(補白).....	二〇〇	沈桂芬：粵報日記.....	二〇六	金廷標：雪梅高士圖(圖畫).....	二〇一
憫忠寺多寶塔(補白).....	二〇二	抑吾：醫藥.....	二〇七	金農：鍾馗(圖畫).....	二〇七
鐵券(補白).....	二〇二	李光壁：姚啓聖平臺史蹟鈞沉.....	二〇二	老騷圖(圖畫).....	二〇二
辻善之助：中日文化之交流 (紀生譯).....	一〇八—一〇〇	那波利貞：遼金南京燕京故 城疆域考.....	二〇三	金惠生：霞飛自叙.....	二〇二—二〇三
亦行：巴爾幹之戰雲.....	二〇五	孟慶林：鴉片戰爭之動機.....	二〇三	拙庵：圓明餘憶.....	二〇八
行年：法屬越南.....	二〇三	林 栖：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	二〇〇	拙軒：談孽海花.....	二〇二—二〇四
歐戰與蘇聯動向.....	二〇四	林同甫：美意兩國之在地中海.....	二〇一	坡鄰老人：翠學齋師友小記.....	二〇三—二〇五
時事問答.....	二〇六	波：鐵雲藏龜零拾(評).....	二〇三	祁寓藻：樞廷載筆.....	二〇七
巴爾幹諸國之興亡.....	二〇八	殷梨遺珠(評).....	二〇三	招子庸：朱竹.....	二〇四
七 畫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評).....	二〇三	芸子：明代北京入絕.....	二〇三
兌：龍樹菩薩眼論(評).....	二〇三	西清齋器拾遺(評).....	二〇七	廷齡：魯學齋金石文跋尾.....	二〇九
兌：嶺雲軒瑣記(評).....	二〇三	山東金文集存(評).....	二〇二	奇：世界大事年表(評).....	二〇〇
正會院考古記(評).....	二〇二	朝鮮金石考(評).....	二〇三	林絲：明代地圖之研究(青 山定雄著).....	二〇〇
兌之：燕都覽古詩話.....	二〇二—二〇三	大東金石書(評).....	二〇三	京：庚申史料(補白).....	二〇一
吳偉業：愛山亭觀飲序(圖畫).....	二〇五	甲骨裂存(評).....	二〇一		
呂允甫：樞曹追憶.....	二〇〇	治強：團練精義.....	二〇三		
附漢章京題名補		知堂：禹跡寺.....	二〇一		
希 鄰：鄧康成卒後千七百四 十年紀念.....	一九九				
希特勒：誓詞.....	二〇八				
八 畫					
		炒栗子.....	二〇六		
		讀老老恒言.....	二〇七		
		關於楊大顯.....	二〇九		
		撒豆.....	二〇三		
		上墳船.....	二〇四		
		德國人論經濟戰.....	二〇四		
		糠洋(補白).....	二〇五		

周肇祥：遼金京城考……………二〇二
青山定雄：明地圖之研究……………二〇〇

九 畫

侯殿曾：科學實用文字(通訊)……………一〇四
俞子文：營造法式徵文期限(通訊)……………一〇三
俞 樾：評閱求志書院課卷……………二〇三
俞陛雲：石墨餘聲……………二〇六
思 仿：隸與五毒……………一〇六
思 仿：凌霄一士隨筆序(補白)……………二〇七
角山文集序(補白)……………二〇七
角山文集後序(補白)……………二〇七
施閏章：自書詩幅……………一〇二
昭 言：王爾德文論……………一〇五
昭 言：映影吠聲之美國輿論……………二〇三
故 吾：訪殷墟記……………一〇五
柯昌泗：釋站……………一〇三
行政區域分合論……………一〇六
弔上虞羅先生……………一〇八
辛巳金石偶談……………二〇〇

紀 生：中日文化之交流(壯善之助原著)……………一〇八
姚石子：樞曹掌故(通訊)……………二〇四
姚 肅：行書……………二〇九
建 章：英本土上空空戰之觀察……………二〇六

十 畫

貝當獨擇法國危局……………二〇七
美國授英商船之檢討……………二〇八
比亞列斯塔克戰記略……………二〇九
空中部隊的訓練和威力……………二〇〇
英德海上的新戰術……………二〇二
拿破崙征俄回憶……………二〇三
娛堪老人：印林清話……………一〇一
徐 渭：水仙(圖畫)……………一〇二
徐知白：惠施……………一〇三
釋「兒」與「子」……………一〇七
譚 龍……………一〇三
徐 埴：東陵子夜日記……………二〇九
徐卓群：兩(W. S. Mangham 著)……………二〇七
耆 齡：日記……………二〇八
海波：凌次仲學記……………二〇一

漢書疏證(評)……………一〇一
殷墟書契續編校記……………一〇二
甲骨地名通檢(評)……………一〇一
朱九江學記……………一〇三
莊方耕學記……………一〇三
崔東壁學記……………一〇四
程讓堂學記……………一〇五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一〇六
張起菴學記……………一〇七
墨西哥的石油銷路問題……………一〇一

翁同龢：集山谷句權聯(圖畫)……………一〇三
硃筆虎(圖畫)……………一〇六
翁有慶：美國參戰非解決世界問題之策……………一〇七
荀 生：焦里堂卒後百二十年紀念……………一〇三
荀 鶴：新學篇……………一〇二
茫 子：日本美術的裝飾性……………一〇三
袁仲燦：故唐律疏義非永徽律疏……………一〇〇
岡島冠山與中國白話文學……………一〇五
東西兩世界……………一〇八
高風翰：歲朝清供(圖畫)……………一〇三

桂士逸：北京典當業……………	二·三	望生：德國的食糧問題……………	一·三	陳衡恪：五色石(圖畫)……………	一·四	
孫作雲：蚩尤考……………	二·四一·五	英國農村問題……………	一·五	陳澧：書影(圖畫)……………	二·四	
純：九歌東君考……………	二·六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	一·六	陳宏謀：隸書(圖畫)……………	一·二	
庚子西什庫一幕(補白)……………	二·一	介於兩大之間的西班牙……………	一·六	陳紹帆：釋扶桑……………	二·一	
庚申史料(補白)……………	二·四	德軍佔領那威記……………	一·二〇	陳毅：東陵道詩注……………	二·九	
關於端午(補白)……………	二·六	愛爾蘭之國防……………	一·二二	陶：擬河北掘地救災法(通訊)……………	一·五	
十一畫			印度的獨立問題……………	二·一	啓：鼓歌……………	二·三
許振禕：書聯……………	二·一〇	巴力斯坦阿獨糾紛之檢討……………	二·三	黃鶴樓叢話……………	二·三	
張瑞圖：山水(圖畫)……………	一·五	英國的戰費……………	二·四	崔麟臺：雲霞瑣語……………	二·一	
張力溥：日本儒教史(中川久四郎著)……………	二·二	菲律賓獨立的前途……………	二·五	章湘沅：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評)……………	二·四	
曹宗儒：記清代則例……………	一·二	太戈爾之挽歌……………	二·二	崇璋：遼金土城談……………	二·三	
梁繼禕：庚子役後北京城內之變遷……………	二·七	郭嵩燾：手札之一(圖畫)……………	一·三	十二畫		
梁繼禕：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述……………	一·一	問耕：宵勤瑣記……………	一·六二·三	壹：散木居奏稿(評)……………	一·四	
梁盛志：日本最古之漢詩集……………	一·七	陳同富：德蘇訂約珍聞……………	一·八	東萊趙氏檄書叢刊(評)……………	一·五	
記陳元覽……………	二·二	陳叔子：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	一·三	復光：美國一青年對參戰的意見……………	一·六	
渠：葉蘭園客居日本詩……………	一·四	陳陸：竈……………	一·三	強立：教育與犯罪……………	一·三	
中和……………	一·六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	一·八	程樹德：吳音談……………	一·一	
渠：養和室隨筆……………	一·二七·二八·二九·三〇·三一	遼幽州市容舉例……………	二·九	宋元間一段詩史……………	一·四	
		拳變緊日要錄……………	二·一三	程恩澤：墨跡附何子貞跋(圖畫)……………	二·五	
		北漢劉繼文墓誌疏要……………	二·二			
		林文忠遺書述……………	二·三			
		陳慎言：雙的代價……………	一·三			

雜著輯錄……………	二·五	雪橋自訂年譜……………	一·一〇—一一	讀休復居詩集……………	二·九
華忱之：顧亭林集徵獻……………	一·三	楊建章：德軍如何擊破馬其諾防線……………	二·一	洽河佚談……………	二·〇
華嵩：富貴平安(圖畫)……………	二·三	英德義海上的爭霸……………	二·三	讀鳳巢山樵集……………	二·二
黃賴士：延禧室書畫經眼錄……………	一·一—一三	戰時德國之旅行生活……………	一·三	萬壽祺：松石及行書立幅(圖畫)……………	二·七
補齋：口技(通訊)……………	二·九	戰時之歐洲經濟生活……………	一·二	十四畫	
畫明：紅十字會如何監視俘虜待遇……………	二·七	布列門號歸國記……………	一·三	綠葉：禁烟之歷史的迴憶(通訊)……………	一·〇
英國與二次世界大戰……………	二·八	戰時貿易繁榮之展望……………	二·二	蒼巖：道德的原始……………	一·二
大西洋海運與世界大戰……………	二·〇	歐洲各同盟之檢討……………	一·五	趙孟頫：六札之一(圖畫)……………	一·一
蘇聯焦土政策下的大移民……………	二·二	落木：海上封鎖之檢討……………	一·四	趙世駿：庚子紀事長札……………	二·二
德蘇戰之歷史觀……………	二·三	英法海上封鎖之對德影響……………	一·四	銘：波蘭戰役始末記……………	一·四
屠倬：山水(圖畫)……………	二·二	董小苑：書扇(圖畫)……………	一·九	閱微草堂：烟斗拓本……………	二·六
齊：奇癖……………	二·二	裕：英屬索馬利蘭之陷落……………	二·〇	十五畫	
十三畫		詢：潛艇對英國的威脅……………	二·六	劉端：直布羅陀……………	一·二
慎言：天和閣聯話……………	一·〇	逸齋：萬年少與其書畫……………	二·七	汎條頓民族的歐洲……………	二·三
慎虛：北京之塵(通訊)……………	一·五	鄢雅南：德國學術來華述略……………	二·九	蘇聯的海軍……………	二·四
楊沂孫：篆書聯(圖畫)……………	一·六	過隙：明湖容影錄……………	二·七	斯塔林的新職……………	二·九
楊鍾羲：近書條幅……………	一·〇	楚金：郭筠仙手札并跋……………	一·三	戰事與革命并進中的英國……………	二·九
近著手稿……………	一·〇	道光學術……………	二·一	劉德明：遼金南京燕京故城攷……………	二·三
近影……………	一·〇	滌硯餘瀟……………	二·六		
結構五十年紀念攝影……………	一·〇	從北京之沿革觀察中國建築之進化……………	二·八		

慕非：英法德資源問題……………	一一	道情……………	二二	靜言：標點(通訊)……………	一一
法國共產黨之命運……………	一一	屠琴陽詩與畫……………	二二	龍顧山人：紅樓真夢……………	一一
德國的音樂戰術……………	二二	燕：希古樓金石萃編(評)……………	一六	庚子詩鑑……………	二二
戰爭與文明……………	二二	上虞羅先生之自署……………	一八	江戶竹枝詞……………	二二
莫洛托夫……………	二二	補白……………	一八	十七卷至二十四卷	
關於自沉的德袖珍戰艦……………	二三	燕史：周盧……………	一四	薛球：歲寒三友(圖畫)……………	二二
蘇聯士運河與歐局……………	一九	道樾……………	一五	謝剛主：清初東南沿海選界……………	一一
美國參戰無益論……………	一八	燕谷老人：續華海花……………	二一	補考……………	一一
蔡申之：俞理初卒後百年紀念……………	一八	盧傑：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	一三	河套民族變遷考……………	一三
圓明園之迴憶……………	一三	考……………	一三	陳則震事輯……………	二四
舊議水利述……………	一〇	中國溝渠史料……………	一一	鏗齋：書序說……………	一四
清代州縣故事……………	一〇	涼殿廣釋……………	一〇	鍾：中國目錄學史(評)……………	一七
蔣尊禛：天治……………	二二	蕭伯納：日內瓦(白林譯)……………	一四	真諦三藏年譜附譯述……………	一一
忌：英國在海上的危機……………	二五	郭筠仙自題小像詩……………	一三	考(評)……………	一一
成爲政治手段的歐洲食糧問題……………	二〇	補白……………	一三	中國目錄學年表(評)……………	二二
樂靜老人：詩囊碎錦……………	二二	義和拳與祁文端(補白)……………	二一	國故談苑(評)……………	二八
樂靜居士：詩囊餘錦……………	二四	拳亂前之小站試技……………	二二	元大都宮殿圖考(評)……………	二九
齊樹楷：借陰學案……………	二〇	醒齋：興趣問題(通訊)……………	一三	寒農：小說偶談……………	二五
劍五：漢畫隅錄(濱田耕作述)……………	二一	錢杜：山水(圖畫)……………	二二	瞿昭旂：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一四
魯仁：臆……………	二二	錢稻孫：座談日本史……………	一四	蕙：明清燈事小志(補白)……………	一三
		萬葉集選譯……………	二二	畿輔先哲祠(補白)……………	一一

十二屬(補白)……………	二·三		
三元(補白)……………	二·四		
鬚眉(補白)……………	二·五		
書吏(補白)……………	二·一〇		
藏園：文苑英華校本書後……………	一·一		
漢天師世家跋……………	一·三		
明本放翁詩選前後集跋……………	一·九		
明本渭南文集跋(正德本)……………	一·九		
明本渭南文集跋(萬曆本)……………	一·九		
明本元遺山集跋……………	一·九		
明本詩話總龜跋……………	一·九		
藝苑叢抄跋……………	二·八		
寶熙：東陵子夜日記……………	二·八		
羅振玉：墨跡四種(圖畫)……………	一·八		
鐘：偽書通考(評)……………	一·五		
選印聊齋志異原稿……………	一·六		
四庫全書纂修考(評)……………	一·九		
揚子江水利考(評)……………	二·一		
治河論叢(評)……………	二·三		
四庫全書提要辨證……………	二·六		
五十世紀中國歷年表……………	一·三		
		未署名及合撰者	
		藝文選錄……………	一·一六
		元大都之新年(補白)……………	一·三
		乾隆中之北京新年(補白)……………	一·三
		乾隆宜興窯加采筆筒(圖畫)……………	一·三
		北齊乾明夫子廟碑(圖畫)……………	一·四
		賓廬友朋論畫札……………	一·五
		時事述要(廿九年八月—三十年十月)……………	一·一〇—一·一三
		漢建初銅尺(圖畫)……………	二·一〇
		細物新箋……………	二·一〇
		北漢劉繼文墓誌(圖畫)……………	二·一
		黃鶴樓(圖畫)……………	二·三
		公餘瑣記……………	二·二—二·三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西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河北省銀行

北京分行通告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信用昭著收做各項存放款扶助農工務業附設倉庫押做雜糧貸款手續簡便利率從輕在本省商業繁盛區域均有聯行事變以後京漢津浦兩線重要地點分支行均逐漸恢復營業照常匯兌如荷 惠顧無任歡迎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電報掛號二二二二

電話南局

經理室 七八六 營業部 六五三
庶務處 一七二 傳達室 一七三〇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西河沿
王府井大街
花府井大街
西四牌樓
鼓樓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三三三〇

金城銀行

資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元
 公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萬元
 業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
 北京分行
 西交民巷 南局四三三
 南城辦事處
 西河沿 南局三五三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東局二九〇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
 北城辦事處
 鼓樓大街 東局六

北京中國實業銀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儲蓄

本行儲蓄部現為適應環境便利存

戶起見

特設 兩利儲蓄存款

國幣十圓 即可開給存單

行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南局 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北 京 中 孚 銀 行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四 號

中 華 經 濟 學 會 編 印 中 國 經 濟 評 論

● 價 目

零售每冊四

角半年六冊

二元二角全

年十二冊四

元外埠每冊

另加郵資八

分

● 發 行 所

南京如意里

三十八號

● 總 經 售 處

中央書報發

行所

文 教 月 刊

山 東 省 文 化 教 育 委 員 會

編 輯
發 行

地 址 山 東 濟 南 市 新 東 門 外 華 美 街 三 十 號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西交民巷
〔電話〕南局一六九
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王府井大街
〔電話〕東局三七七

每月科學

創刊號四月一日出版

內有馮貫一氏之「關於急降下轟炸機」蔣庭修氏之「福特汽車工廠巡禮」李季氏之「滑翔機隊之無聲空襲」萬鵬飛氏之「航空講座」及宋昆氏之「隨軍醫院」等篇。全刊四十餘頁。挿圖約一百幅。

歡迎訂閱。每年三元五角。試閱一期。可寄郵票四角。

社址：天津盛茂道九十六號

教育學報

第七期出版

論說
調查
專著
雜俎

會址：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中華民國教育總會編

電話：西局二四二一四號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大 生 銀 行

本行爲服務社會優待存戶起見敝津京兩行

「特設活期」

「特別存款」

利益優厚手續簡便國幣「拾元」即可開戶按年息「伍厘」計息惟以國幣「壹萬元」爲限另有優待加息辦法章程備索或請面洽

天津 總行 法租界六號路

電話 三二二三四號

北京 辦事處 西交民巷路南

電話南局 三四三〇號

大陸銀行

兼辦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儲蓄存款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燕京大學校內

鹽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六八三五號
電報掛號 七七七七

翼 東 銀 行

營業種類

存款	放款	匯款	代理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種存款 通知存款	商貼倉 品現庫 押押 款支款	匯電支 解報票 存滙滙 款款款	託保 收 款 項險
利益優厚	手續簡單	迅速敏捷	便利穩妥

通匯地點

國		內 國						外			
北	天	上	青	唐	厚	張	包	新	神	大	東
京	津	海	島	山	和	北	頭	京	戶	阪	京
山	遵	豐	密	灤	昌	遷	胥	奉	北	營	錦
海	化	潤	雲	縣	黎	安	各	天	票	口	州
關	樂	懷	豐	多	大	鉅	莊	鄭	通	大	哈
秦	亭	來	鎮	倫	同	鹿	平	家	遼	連	爾
皇							地	屯			濱
島							泉				

本行對顧客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請即隨時隨地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天津本行地址：法界八號路一四〇八
 電話：三局三二四一 四局〇三三七
 河東支行：特二區平安街乙十五號
 電話：二局五〇〇五 四局〇三三七
 北京本行地址：西交民巷七七號
 電話：南局四五八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同願學報

弘揚佛法

建立民衆真實信仰

第一輯已出版
定價每冊二元

編輯者 佛教同願會編譯委員會

北京沙灘嵩祝寺內

發行者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西安門大街

匯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匯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店·東馬路十四號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探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掲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逕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中和月刊

第二卷 第十二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兼
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種類	面		
	全	半	四分之一
甲	一〇〇元		
乙	八〇元	四五元	二五元
丙	六〇元	三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陸最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
刷、製本、設
備完備

中日合辦
資本金五百萬圓

出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標、綜、合、之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表電話西(二)二二三〇番

學用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最新設備